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九〇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幼學日誦五倫詩選五卷

〔明〕沈易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洪武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倫詩五卷》提要

五倫詩集序

華亭沈翼之歸自淇立親親學以淑鄉之後生小子集古今人詩有關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者俾日誦而習焉目之曰五倫詩夫自天地生民以來五者之倫不可一日廢太朴散而澆僞生於是有失其所性之天而自陷於禽獸者聖人憂之既命司徒以掌敎而又命掌樂之官播聲詩于鄉人邦國勸相之以去其僞而復其性此詩之教所以爲大也三百篇尚矣漢魏以降文人詞客之爲不知幾千百家然或珉玉並陳淫雅迭奏讀之者往往以辭害志古人聲詩之教殆將泯焉翼之游中原接名公大人之緒論于此蓋已講之詳慮之熟故勇爲是編而不也翼之之編分五倫爲五類詩各以類從有并舉二義之總敘五倫者又別爲類于后珠聯玉貫粲有條理合乎納而裨世教者采而錄之其不合者雖麗不取幼學之士卷一覽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朋友之序信昭然易見諷詠之間悠然感發天性之眞本然之善可以油然而生矣擴而充之則身可脩家可齊治國平天下之道舉不外此此古昔聖賢教人之一大機括而翼之有以得之焉吾嘗病世之儒者率以雕章繢句肆諸蒙幼之口適足以斲喪其良知良能耳翼之盍出此與天下學者共使皆明乎人之大倫而有得於涵泳從容之旨以洗世之通病其功用豈不大且溥耶昔子程子嘗欲作詩教童子洒掃應對之意使翼之及程氏之門吾知必在所予矣因爲之序洪武壬子春二月初九日東原樊浚文深敬書

五倫詩集序

予聞自太極生陰陽而有五行則五者之人倫已具於其中矣五行之生也其精之在天者為五星其質之在地者為五材曰金木水火土惟人之生也得其氣以成形五臟百骸是也得其理以成性五常百行是也理不出乎氣氣不離乎理而未嘗雜合之則一理判之則五常無適而非太極不可須臾離也此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即此也然物者形氣而則者其理所謂形色天性者是已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所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物也所謂親義別序信者則也此人生所稟於天之理而秉之為常性是即所謂懿德之可好者豈有出於人倫之外者哉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乎此也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無非道也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則所以明人倫也雲間沈翼之有感於此故特類編古今詩人有關於五倫者使人讀誦而欲其漸仁摩義淪肌浹骨以全五者之天則還淳返朴而躋之仁壽之域也可必矣其用心可敬也哉其輔教可法也哉遂拜手為之序云

洪武癸亥春二月國子監學錄吳興錢[illegible]敬書

五倫詩集序

人之大倫有五列聖垂訓載諸六經炳如日星莫非明此敎也六經惟詩以吟咏性情為教使人日歌誦之而有所感發非若他經必俟訓詁而疏釋之故大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厥有旨哉淞士沈易其知是道者歟往年游學北方間由衛輝南還鄉里以其學為童子師得束脩以養二親其教之也一以躬行為主嘗編五倫詩集俾人知所以為人在乎此五者也所謂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凡前代及今所

作有合乎是則採摭之以門類分爲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又有睦族并言務本目志比喻警省此其凡例也既以五倫為綱又復以六事為目亦豈無故哉蓋民生以務農為本而士以尚志為事二者兼盡則其為學也有所資而仰事俯育無所憂出處之間皆能合乎古人而忠孝之道立矣蓋將為鄉黨中之教非敢施於
朝廷之上者也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是矣欲取三百篇內易知易曉者冠于端又非敢以後世之作並列者尊經也合乎五倫而作在所必

取然作之雖工有弗協乎聲音節奏亦未必取是集之行于天下而皆以此教人習於幼穉之時行于家庭之間而田野之民聞其歌咏而啓發其良心由是而人倫厚風俗移也有日矣門生樊浚等既爲之序以發明之易復請余一語者意蓋在乎尊經而明聖訓諒必有裨於世教傳曰下學而上達其可以童子之業而忽之乎是爲序洪武己未春三月既望曲江居士錢惟善書

跋五倫詩集

詩具四體備六義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其爲義也之矣漢魏以降浸尚新奇薄關雎麟趾之義崇風雲月露之語其爲弊也極矣吾友沈巽之有所感焉乃輯古今人詩有關於天叙天秩者歌行近體凡若干首分門類聚編爲一帙題曰五倫詩俾童子習讀之際便知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歌詠從容油然自得以發其良知良能其爲教也深矣況堯舜之道自孝弟始巽之用心有裨名教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諸洪武癸丑正月初吉華亭縣儒學教諭吳郡東宗癸跋

五倫詩集總目　內集　外集　總一十二卷

卷中所收詩篇　全集起自四言騷作　詩選起自五言古詩

四言

騷體　古琴操

五言　古詩　絶句　律詩　長律

六言

七言　古詩　絶句　律詩　長律

集中圈點凡例

正言　如父子類中言慈孝君臣類中言忠義處○○○

帶言　如父子類中帶言君臣兄弟并可警省處｜｜｜

務本　言力耕處

尚志　言力學甘貧高尚處

幼學日誦五倫詩選卷之一

詩選於全集太山滄芥耳幼學所誦不可少也

雲間沈易[illegible]之編選

曲江錢惟善忌復校正

父子類　孝女順孫附

五言

古詩

寄東魯二稚子　李白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来向三年桃今与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阿禽与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序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歸信吟

淚墨灑為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慈烏夜啼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返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哀哉若此輩其心不如禽
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燕詩贈劉叟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是詩以諭之

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虫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嘴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趙孝子 男須上書皇天子特出懸絕然此律此詩晚唐与宋律有也 揭奚斯

廬陵趙孝子四歲父行賈一去三十年家惟大母母
大母已云歿而父行不歸兒長亦有婦母子聊相依
從父自北來汝父久已死母子哭且問父死何鄉里
聞汝父死時不知汝父處汝但欲往問京師多舊故
再拜別阿母行行至京師自念不見父兒死無歸時
乃有曾老者往昔與父善言汝父死處濱州利津縣
徒跣二千里薄言至利津朱璵張文聾一一陳所因
死以某年月瘞以某木棺姓名某所題近在城南端
城南塚纍纍騎然榛莽中極目千萬塚誰能識其蹤
行哭七日餘欲死不得所生者無由知死者豈能語
解鞍繫馬鞍負之墳墳過吾父儻有知鞍解鞍自墮
俄至一墳前鞍墮鞍自解開墳見前和題字宛猶在
既見父姓名痛絕心始安函骨陳野祭舍為驛為醱
鄰老四面來驚嘆未曾有相帥報縣官縣官歎之久
即日上大府大府咸異之次第聞中朝行子正南馳
行子行且傷哭踊如初喪路遙山川阻何時至故鄉
故鄉既云至葬祭無違禮母子永不離萬事若流水
聞者盡稱孝見者皆感泣期爾百世昌望爾百祿集
兒今一無願願母長不老歲歲父墳前洒飯原上草

示兒 趙半間

閉門避秋風開門落葉滿稚子晨發健却嫌故衣短
衣短何足嫌掩脛尚可挽爾父故多憂爾母復不懶
力作常苦飢力織未及暖窮厄世固多榮華亦滿眼
但將爾日長勉勵事編簡 此詩可見其貧而能訓子

思雲軒為汪[illegible]之以敬父子作乃祖號雲留先生思雲者思其祖也 錢惟善

兒時不識雲指雲謂為天愛雲及少壯賦詩輒成篇
藹藹春亦好英英秋逾鮮望之不可只逝將挾飛仙
碣來錦溪上留與高人眠高人去不返子孫更綿綿
弦琴松桂裏日與雲周旋見雲思祖父心旌愈懸懸
九京不可作抱雲為潸然雲或爾漂散爾無雲棄捐
帝鄉太清嶢巍含落日凄嗟余平生懷蹉跎成暮年

莫采葵 葵有多種此詩言土葵者如 周申

莫采葵莫采葵葵根深葵葉繁采葵葉傷葵根葵甘
美可食誰復為葵䘏一采葵葉荒再采葵葉赤葵根
雖云深何以禦烈日莫采葵莫采葵葵根惜葵葉

葵葉荒葵根熱蕭艾各自榮誰能侍葵陰當憂葵萎
荒勿恃葵根深緊識漆室女乃有憂葵心

送錢伯雲具與迎養　　全思誠

淵瀨知鄴本野狐能盲丘孰云萬物靈不與此心伴
君方去迎養我敢思遠遊匪無猗水歡常懷風樹憂
徘徊松江上憐君如贅旒弁山青入天白雲正悠悠
耶日見而翁耳聾雪滿頭我欲再拜之爲君苦死留
君言尚有母奉迎向餘不徧瀾五色衣甘旨資東脩
休嗟硯田薄力耕歲有秋

遊子　　袁凱

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陸行有虎豹水行有蛟螭
盜賊凌寡弱霧露乘寒飢誰云高堂安中有萬險危
寄言里中子親在勿遠離

春萱堂　　劉傑

昔年兒養親親好萱亦好近年親憶兒萱好親已老
忘憂不在花遊子早還家（其子宦遊以求詩好勉之如此）

和門生秋夜苦熱思親　　權衡

蠆尾有餘毒孽梢有餘苦那知垂老年反畏秋末暑
暑氣一何盛人氣一何衰煩歊蹇蓬室歷汗流襟懷
人言炎宵短不似炎晝長如何中夜熱起坐尤難當
遊子父母老遠在萬里道抱此中夜熱愈覺情懷惱
我子大江西亂來隔生死知汝念二親亦如我懷子
賒歎慰子心莫苦浹淋襟會有涼風發送汝雲帆深

絕句

題孫安之松楸圖　　趙孟頫

墳塋在萬里宦遊今五年誰人無父母掩卷一潸然

清明有感　　徐天逸

陂水瀲灩淺松楸感慨長西家白頭媼門外倚斜陽

律詩

孟氏　　杜甫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
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卜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孫逖

列位登青瑣還鄉展綵衣共言晨省日便是晝遊歸
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牡正騑騑

送友人下第歸覲　　劉得仁

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
岳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

守官金華思親二首　　詹无咎

孩提便怙恃匪母更誰依屢爲賓截髮嘗因子斷機
乾坤恩罔極晨夕奉無違肯被微官縛長歌賦式微
聖朝崇孝治忍廢白華詩嚙指心猶動縫衣意恐凝
兒因官遠母母歎子無兒垂髮斑頭白晨昏兩地悲

閱謝谷諸母遺訓哀別余亦有白雲之感因贈　劉以恭

天雪滿庭樹烏烏終夜鳴余生猶念母汝豈已爲僧
去住隨人異兜親過眼生絕憐兄弟弱遂道不堪憑

徂養吾得母　趙孟頫

擾亂兵戈際漂零母子分去留俱有恨生死兩無聞
淚盡江南月魂飛塞北雲抱持相見日此樂復何云

喜子中第　張師錫

御榜今朝至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
賀客留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誰不繼得慰二親難

憶父　程辰生

每憶過庭時先人有令儀教傳太史筆聽誦翰林詩
菽水嗟違願蘋蘩敢後期仰慚烏反哺惟有淚空垂

憶母

嗚呢懷慈母仙遊十五年豆籩兒自奉織紝婦能傳
屢有枝魚夢難酬剪髮賢縱承追贈誥不及拜生前

憶子

山石亂榛蕪黃埃覆紫珠夢因心上起名向醉時呼
尚擬維熊兆何由見鳳雛斷桃憐爾母淚積紫苔鋪

題思親卷　錢惟善

書出孤雲隴孟圈入夢思丁蘭稱孝子狄相是吾師
寸草何由報千金慎所遺南風無復作淚落白華詩

憶幼子　張孝允

稚子情鍾愛于今莫與同幾回吾夢寐長見汝顏容
傳道憂還喜那知西復東相思意無限揮淚眺層穹

長律

遣興　杜甫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雁足繫難期
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元日示宗武

汝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
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思親　趙由儕

予讀魯齋許文正公七月望日思親詩因
見其天理沛然自胸襟流出永感者聞之
必增其悲其傳者錄此寧不加敬自
思兄弟往年嘗喪亂之餘不幸失怙恃
母教養成人真昊天罔極之恩也輒推
其意而述五言古詩一篇五十二句以紀
平居之懷納之書篋將示後人俾知所自
云爾庚戌歲二月望日中山居士趙由儕識

自先君逝行將四十春音容隨舊夢感慨試詳陳
已歎生緣淺還思故國屯吳江悲血戰粵嶠困車輪
共此艱危甚尤驚賦斂頻湖風吹廣野赤日照流塵
既洒呼天淚方為避地民撫時非往昔感慨竟遷淪
會羅傳柝外倉皇問水濱諸孤隨弱母大慟向秋旻
越歲攜甲歸鄉辨窆窀謝鄰號雪夜扶柩履霜晨

家緒中微甚人間事一新孫提慚不肖操守賴慈親
絡緯燈前教禮榆膝下馴田廬勤保任門户哉憂辛
文献由先德扶持貿化鈞萱花明晚景荊樹繁芳辰
眉壽斟瓊觴春膞奉繡茵雖非登執要自不厭清貧
努力尊天爵勤心報大倫歸全期不忝化俗易還淳
信墨存家乘傳芳待後人年年思雨露歲歲省松筠
至念通天地長歌感鬼神彌藏歸韞匱大孝慕終身

南豐趙儕立夫人壙志云歲丁丑仲禹公
殁子儕六歲价四歲耳夫人出万死一生
親葬公而教養其子以成其家儕既尊德
樂道价又勤生致養能如儕之志其女適
施氏者孝敬亦不移夫人身安心和享孝
養者三十餘年而後終君子曰此非宜報
其勤苦也蓋其積德之盛所以感召中和
者有非偶然矣集与儕有千載世外之交
信其内行淳備故知其所以事親者非止
甘旨之奉温清之宜宴閒之樂而已夫人
讀書習礼亦未易以世人之夆悦之也臨
川吳先生讀其述祖思親之詩而嘆曰真
哉所發哀而不傷此古之作非常人所及
也集編感吳先生之知言故書而識之俾
示其子孫泰定元年歲在甲子十一月已
酉国子司業蜀郡虞集書

騷體

河激歌　　趙女娟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
将殺之津吏女子持檝而前曰妾父聞君
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
淮之神不勝至祝杯杓餘瀝醉至於此妾
願以鄙軀易父之命簡子将渡少一人乃
備負持檝遂與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
悦遂聘女子為夫人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冒冥冥禱求福兮醉不
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
兵維蛟龍助兮主将歸呼來棹兮行勿疑

七言

古詩

木蘭　古辭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男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脱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兩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附題木蘭廟絶句　杜牧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秦女休行　傅玄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者内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収淚並慨慷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已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令我絃歌吟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董生行　韓愈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禄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亦獨

何心嗟哉董生誰將與儔

送李參軍北上　元好問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離别間今朝送君行淸淚留滌濟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夫紫臺空珮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隨地無前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閒尺鷃亦自樂扶搖直上何勞搏一衣弊緼袍一飯苜蓿盤歲時壽翁媪團圞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斕斑去年洛陽人今年指天山地遠馬蹄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顏扼胡嶺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杻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間幾雛一朝散孤雌四顧聲悲酸寒鴈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卷十六　十八

訓子　許衡

干戈㥏㥏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籍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樂難理論家無儋石儲心有天地春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生平乃親多苦辛願汝辛苦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願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祖生詩　揭傒斯

浦城孝子身姓祖自憐性命如糞土生纔五歲遭亂離有母更被官軍虜零丁二十八春秋母縱得生何處求天地茫茫明月恨江山漠漠白雲愁忽得母書驚母在看書未盡淚先流書云流落河南縣河南路遠無由見唐州境上忽相逢白頭蕭蕭霜滿面誰知喜極情轉悲傍人更問初别時千生萬死到今日始為母子東西南歸東西迢遞関山路入門猶記皆前居人傳說盡相看雞黍提携竟朝暮祖生母子真可憐少壯離别老大還同時鄉井被兵者幾人骨肉能生全願生母子長壽考四海昇平永相保

金溪縣葛烈女廟　貢師泰

金溪廟前草離離金溪廟中兩女兒青山猶似舊時色流水不盡行人悲翠鈿珠珥垂孔雀廟門深鎖藤

卷十七　十[illegible]

花落露風蕭颯半空來髣髴音容啓珠箔憶昔里中初賦銀鐶賦日急家日貧父身拷掠痛欲絶女心憯結何由伸鬼狐夜號天漆黑大冶騰騰火光烈可憐踴躍變蛾眉變作兼金白如雪君不見緹縈上書吏肉刑木蘭遠赴可汗兵固知才略過男子不如孝女英烈能捐生又不見湘妃江邊淚斑竹韓憑塚上連理木固知精誠可相召孰如孝女感化獨神速亦能並駕參嬋娟萬古日月懸中天人生雖死名不死吁嗟丈夫應媿爾

題萱堂　錢惟善

夢中見母淚夢萱萱花遶屋如母存百憂可忘母難忘寸心未報春暉長覺來見萱不見母猶向東風問

安否見萱如見母顏色胡蝶飛來淚沾臆憑誰寫作
萱圖兒拜母兮婦拜姑暮見倚閭朝倚門母徒使
我勞心魂

雨瀟〻為吳陵孝子袁道濟作也道濟
痛其父之死非其所廬於墓側朝暮號
其妻視母膳莫乃造焉如是者凡二十
餘月疾風甚雨不渝紳見而悯焉是閭
其未有子也為作是詩　張紳

城西去雨瀟〻父兮有骨埋秋郊深鍵凡寒兒夜號
雨瀟〻城西還高堂有母朝未餐衣濕憗兒身上單
父兮生我母育我朝歸暮往兒心酸兒心酸君勿悲
願君墳上草化作蘭與芝待君養母百歲時還有如

[illegible]孝兒

重闈堂　張季克

臨川有孝子構堂署重闈將報罔極恩養志思永遠
念昔童豎日豺狼塞郊圻母姙父義死太母是焉依
提携風塵際倉卒將安歸迨今幸樹立深仰鞠育慈
伯也奉祖母試吏盱水湄季也守桑梓事母竭甘肥
爸言遂厥志庶使行不虧我聞服高義感嘆重歔欷
勉哉慎所執始終毋或偷觀風倘相及請試陳[illegible]辭

絕句

閒居　邵雍

堂上慈親八十餘堦前兒女戲相呼旨甘取足隨豐
儉此樂人間更有無

壬午九月寄書老母　謝枋得

九十萱親天下稀吾王何在子何之倚門旦暮無他
念一片好心天地知
九十萱親天下稀平生教子欲何為楚王肯立韓公
子良也歸韓亦有辭

宋孝子割股　劉因

救本戕肢亦可憐粉身難補欲崩天詩書明日良心
在應對瘡痕一泫然

右文七絕

便律韓文總太偏狂童十歲亦堪憐偶從德色擾鋤
看重為朱郎賦此篇

客中清明感事集句　陳孚

慈母年高鶴髮垂貫休遺鄉書無雁到家遲許渾初過
寒食一百六元稹一日思親十二時山谷

思親　貫雲石

天涯萱草亦婆娑三釜淒然奈我何細較十年元下
淚不如慈母線痕多

規諷　亡名氏

某湖賈人也行商於杭留十年不歸其友
寄此其得詩即日大慟而回

西湖歌舞何時了兩國佳人絕代無莫上吳山最高

飄越天空瀾白雲孤

客中得母寄布　釋克恭

我母今年七十强猶憐季子在他鄉寄來新截機頭
布一寸麻絲一寸腸

奉母行道中

母在籃輿子在途子行不上母頻呼西風落日荒山
道羞見前林反哺烏

樹萱堂　孫華

手植忘憂慰母顏毎憐寸草報春難誰家人在閒庭
院却與兒孫種牡丹

題墨萱

慈親疇昔倚門時曾託忘憂慰別離孤子恨無懷橘
日十年腸斷樹萱詩

鄧孝子行巻　成文珪

歌罷河東孝子詩滿堂賓客動嗟咨何由得看[illegible]
眂一日娛親十二時
哭盡秋天月不明衰容憔悴欲無生淚痕漬入泉臺
石落古千秋父子情

律詩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杜甫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
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黄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示子　洪錫

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
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
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illegible]

示兒　謝枋得

門戶興衰不自由樂天知命我無憂大兒安得孔文
舉生子當如孫仲謀天上麒麟元有數人間豚犬不
須愁養男不教父之過莫視詩書如寇讐

七月望日思親　許衡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窗夜靜燈前
語疏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
生離泰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題趙子敬御史志養堂　趙孟頫

志養堂前驄馬嘶嘶喜氣動庭闈能令將種爲書
種可是斑衣勝繡衣手樹叢萱侵雪色心同寸草報
春暉不須更上陳情表親壽原强世所稀

清明日省墓　鄧文原

短棹吳歌花溯川春風愁斷蓼莪篇小溪頻溯深[illegible]

祭新雨桑麻墓下田黃壤有靈終與土青山無樹半
荒阡傷哉巴峽松楸路狐兎蒼寒六十年

憶太父墓　陳煥

縞車哀送道傍村今日重思欲斷魂亂後江山黃葉
落天涯風雨白頭孫情違拜掃空多恨身及飄零念
報恩涕淚坐羞播祭客年々携酒出城門

表兄中都事陟香布閩訪母俞氏得迎
以歸作詩美之　張翥

吾鄉不墜先遺俗千載今猶見若人聖主如天成孝
治使臣有地遂慈親南州冠蓋迎歸遠上國鶯花送
喜頻他日汗青當不朽好哉佳傳播光塵

哀孝子夏求慶　投海救父父時慶死年二十一

[illegible]

翁已生全兒隕軀捘文我欲詰天吳一時肝膽寧知
死萬頃波濤視若無骨葬夜泉鯨穴冷魂歸故國
要孫自今孝子流風在直與扶桑水到枯

長律

題范叔中昆仲所作二十四孝詩後　錢惟善

帝王四孝萬世規　謂堯舜文武也　洙泗三賢[illegible]燕之
謂閔曾仲　漢美文皇躬母養周稱來子學兒嬉剖氷
裸體求金鯉分椹中途遇赤眉旱墮天機緣董永[illegible]
移江水感姜詩養姑誓許夫行戍求母乘憐子問岐
飲乳姑應思報婦賜金天實為埋兒泣筍願奉慈親
供刻木端成孝子思兄力讓肥期代死女能徒搏竟
忘危揮紈夏清冬溫被舉拍朝號夕悴技田氏全荊
因弟析陸郎懷橘為親持詩癢得乳嗟難及涌杖傷
心懼易衰滌器爭聞涪叟傳投江尤立孝娥碑義門
兄弟詩聯璧歷代追搜尚有遺

答忠復錢先生題舍弟二十四孝詩後　范敎

巍々大舜泣旻天大孝能為萬世先文武周公并八
百閔曾仲氏冠三千娛情綵服朝嘗舞侍病形開夜
不眠楊氏救親離虎口曹娥抱父出鮫涎求來冰畔
魚偏美泣出寒林筍更鮮兒為母埋天賜宝婦因姑
汲地移泉望雲剌血經時寫握月勞肱枕憂寫當聲
懼亡心戚々受答悲老淚連々飲姑以乳恩難得代
弟求烹義可憐橘子懷歸奇陸績荊花重發重三田
黃金效賜旌陳孝白粲兵遺表祭賢刻木母容生髮
縣織縑仙貌顯嬋娟蘆墳自痛王哀哭溺器躬勤大
史前慣逐鹿行求乳切不驅蚊去秉心堅由江居士
今詩史重屬吾家二弟編

雲間沈易 巽之 編選
曲江錢惟善思復 校正

君臣類

五言

古詩

出自薊北門　鮑照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北征　杜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
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
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
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氣豁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
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
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以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過淮河　文天祥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
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
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
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
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余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絶句

塞上曲　李白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緑胡馬一何驕

復愁　杜甫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懷古　司空曙

輦路江楓暗宮庭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懷古　張李充

瀟骨揚痕肯虛堂蟲響小俗悵萬古情朦朧一窗曉

律詩

夜聞笛　張巡

岧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横笛音

贈梁州張都督　崔顥

聞君為漢將虜騎不難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為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

江雨　杜甫

暮春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肯背恩私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遣懷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屈原廟　崔[illegible]

讒勝禍難防沉憂信可傷本圖安楚國不是怨懷王廟古碑無字洲晴蕙有香獨醒人尚哭誰與[illegible]

長律

勵士　張巡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
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麾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
忠信應無敵堅誠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附講張巡傳古詩一首　周權

我懷張睢陽厲節剛不吐妖氛猾寓縣奮迅視虎
旅憑城怒裂眥忠勇激肺腑擐甲四百戰奇計不
可數江淮卒保障藉此奠唐土可憐將孤軍機勢
已莫禦食盡兵亦窮愛妾入鼎釜雷南空拒人餘
勇不可賈身城遂俱亡大義著君父人孰不能守
公守以死拒人孰不有死公死乃其所繫綱表貞
松迥永知砥柱當時偷生輩淟涊猶妾婦青燈撫
遺編英氣凜千古

七言古詩

哀王孫　杜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
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
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
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
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
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
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
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
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
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駞壘峞垂玄熊東
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
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
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
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
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
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驪宮高　白居易

高々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兮春日玉甃暖兮溫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墻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遊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脩已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傷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為一身君之不來兮為萬人 此詩善於將順

荔枝歎　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鬭品充官茶吾君盛德豈之此致養口體何陋邪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流民歎　黃庭堅

朔方頻年無好雨五種不入虛春秋迩來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摧牆圻棟壓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地文劃劙水盛泆十戶八九生魚頭稍聞濟河渡河日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累々襁負襄葉間問舍無所耕無牛初來猶自得曠土嗟爾後至將何怙刺史守令真分憂明詔哀痛如父母廟堂已用伊周徒何如眼前得安堵疏遠之謀未易陳市上三言或成虎禍災流行固無時堯湯水旱人不知桓侯之疾初無證扁鵲入秦始治病投膠盈劑俟河清一簞豈能續民命雖然猶願及此時略講周公十二政風生群口方出奇老生常談幸聽之 此出最見國之言國以民為本也

過平原縣　文天祥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illegible]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蛇鈎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軻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絶句

聞諸將入朝歡喜口號　杜甫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李光弼也

題陽城人　呂温

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長沙乏武才天下舉兵誅董卓陽城子弟最先来

詠史　王禹偁

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

国救　宋高宗与知故等 此詩譏之逆止　无名氏

萬鴿飛翔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来鴈沙漠能傳二帝書

九日感懷　陳與義

憶得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預宴城東龍沙北望西風冷誰折黄花壽兩宫

管寧濯足圖　楊巨源

踏徧遼東未是癡藜牀欲穴只心知好留一掬黄泥水攪却曹郎受禪碑

鄭子真畫像　揚載

躬耕谷口雜編民寧肯懷金媚賊臣揚子解言如許事不知執戟是何人

律詩

諸將　杜甫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昇平

送唐介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顔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過零丁洋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詩也己卯正月廿一日過零丁洋作也三日過崖山十五日張元帥令作詩招張世傑降予荅以我不能救父母豈又敎人叛父母乎書此詩復命張元帥一笑置之

過金陵

草舍離宫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

挽文丞相　亡名氏

塵海焉能活壑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萬里孤臣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

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亦愁

又 虞集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竹 謝枋得

雪中松柏愈青々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讀前史偶書 杜仁傑

[illegible]虎不着鹿皮冠元亮還書甲子年此去亂離何日定向來名節幾人全中原消息蒼茫外故里山河涕[illegible][illegible]六國帝秦天亦許[illegible]食連休死海東[illegible]

題岳鄂王墓 趙孟頫

岳王墳上草離々秋色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和前韻 高明

莫向西風歎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未下班師詔朔漠先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死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冢二帝遊魂[illegible]可悲

幼學日誦五倫詩選卷之三

雲間沈易翼之 編選
曲江錢惟善思復 校正

夫婦類

五言

古詩

別家室 蘇武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可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古詩 古名氏

冉々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々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怨歌行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妾心何當依

子夜吳歌 李白

長安一片月萬户擣衣聲秋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
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贈内　白居易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况我與君
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
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
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今千載後傳是何如人
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温
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
君家有遺訓清白貽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
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蜀路石婦

道傍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為婦孝且貞
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煢
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寧其婦執婦道一一如禮經
晨昏問起居恭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膳羞必甘馨
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後人高其節刻石像婦形
儼然整衣巾若立在閨庭似見舅姑禮如聞環珮聲
至今為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

上冢吟　文天祥

湘人有登科初授武康尉單車赴官名家
正靡婿尉本有室隱其實娶焉官滿隨婦
歸入京自是捨棄并損莫終身不歸後
官至侍郎其糟糠之妻居母喪不復有歸
禮不廢鄉中甫作古詩一首曰上冢吟予
讀之有感因更廣其志賦五言

妾昔從君時堂下拜姑章相攜上祖壠歲時持酒漿
姑章相繼殁馬鬣不出鄉與君灑盂飯清淚沾衣裳
君貧聊復官有官不得將妾無應門兒松檟自成行
君行不復歸歲月何茫茫長安雖朱紱孰為事侯王
豈無一紙書道路阻且長君家舊巾櫃至今襲以藏
諒君霜露心白首遥相望年年醉宗黨妾心良自傷

死節詩　韓節婦

宋末有天下堅心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陳忻赫聲
後侍周幼主臣心常烱烱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
死狗莫繫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行盡敵心欲逞
陳橋忽兵變不得守其頸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
為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
細思天心理中有幸不幸天棄中原大似裂冠衽
君誠不獨治臣實無逃咎失人惡得人垂戒常耿耿
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度巴陵境
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守誰謂如畫餅
烈火燒崑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
嫁與尚書兒衙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
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比目願常並
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燒頭勢且然熙光氣先屏

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虜劫六族散俄頃
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缾沉斷青綆
一死空冥冥憂心常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
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血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
不作爝火燃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穽
惜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
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宋季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嫁爲
賈尚書子瓊婦岳州破被虜之明日以衣
帛書此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
思安以此詩託親戚劉元履求余書元履
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
庶因大人冤子之筆哉揚幽憤余聞而異
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之沈去吳興趙孟頫
書

附題韓節婦詩　彭寀

巴陵郡西江水渾赤沙黃壤東南奔迩來湜湜已
百載中有婉戀之忠魂當時郡有賈氏婦志節凛
凛摩乾坤家六國破身繫義不辱乃是韓魏國忠
獻五世之曾孫臨平湖開石封發五陵氣盡天房
昏鐵馬三百萬北來正嗷嗷連城破竹勢迎刃牽
羊繫頸投冠解綬乞伏竄匿俱紛紛不意弱草中
見此松柏根讀書不如曹大家事夫却似桓少君
君臣大誼本與夫婦一慷慨萬古保貞操眎生死
朝夕不啻富貴如浮雲恨不生爲男橫行赴三軍
栖栖臨絶音耿耿照人文練裳縱橫四百字上陳
祖宗創業有至道下斥姦邪誤國偷生存吾辭旣
畢分已盡精衛何苦猶銜冤想當捐佩入不測幽
光上浮白日欲陰纏下寒蛛官門湘靈鼓瑟[illegible]妃
泣馮夷長嘯群龍翻至今誦其詩感其事令人浩
氣填胸那可捫或者疑之不能成人善爲其見夢
於人不若效靈史氏爲可歌嗚呼持無歐陽公斷
腓之婦終無聞何以愧賣降表負節薄俗誰能識
兎園我願然犀取靈封以厦屋旌以石表雙高蹲
秦之大廷布天下激厲臣子皆忠淳可以植三綱
正人倫爲余有不信請眎賈娥墳

翟節婦　劉因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
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
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
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
行以其尸歸[illegible]之而葬之旣葬自以早寡
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
側隣里救而復蘇然[illegible]一節今八十餘年
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
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
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
歌予詩者使翟氏之風節凛然如在亦庶

幾乎吳人以女之董焉
兵塵浩無際烈士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
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徒婦增慨然
生有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
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
鄉隣救引決烈日丹實懸誰辨節孝翁重賦雎陽賢
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闕風與如竹飄蕭動疎烟
千年吟詩臺巍巍太寧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
太寧山有鳴道吟詩臺距翟居甫數十里

胡氏刺虎圖　楊載
濵有烈婦人胡姓嫁劉氏從夫棗陽戍軍宿水之遊
夜半猛虎至銜夫入窗豁夫人自驚起不暇自為計
直前執虎足盡力與牽掣呼兒抽佩刀刃刺虎立斃
夫命復不救復讐古所貴嗚呼流俗弊人義日以廢
婦不天其夫臣子競為利患難茍免聞此得無愧
吾故作此詩于以告萬世

馬氏節婦　趙孟頫
挺挺霜中竹秀色寒更綠貞節貫四時嗟尔受命獨
夫父早已亡能孝事其姑補紉奉甘旨饘粥撫遺孤
子長姑已亡終始四十載樹静風不寧欲養親不待
朝家推厚恩復税旌其門母死子又孝源濬流不渾
伯也廬墓側仲也仕文墨紛紛薄俗中三世種積德
吾聞二子賢子賢由母教爰作馬氏詩亦以勸忠孝

二貞詩　揭奚斯
關右有姬氏者父子皆㒓世姑趙婦張皆
以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不嫁作二貞詩
關右有姬氏父子㒓華指孀婦奉寡姑誓死各芳年
膏沐誰復理羅襦委塵閉辛苦事蠶繅祭祀亦惟謹
父母既莫奪娣姒徒空言鳧鴈安所施幣玉潤如烟
寧與枯卒没不為歡樂存婉娩桃李花春鳥何翩翩
萬物各知時姑婦獨㬪然

杜節婦詩
結髮事夫子白首以相期讙宴方婉孌生死還分離
室中無長男堂上無老姑生計日蕭條誰分心不移
良馬不亂群仁鳥不亂行昔者為夫婦今忍遂相忘
生為董家女死為杜家婦安能若流水東流復西注
春秋陳時祀蘋藻宿所共一朝祭無主焉得不忡忡
灼灼庭中花落落俱為實賤妾在空閨志願從此畢

節婦吟　孟昉
止水静不波破鏡昏不磨妾心一寸灰六月冰峩峩
篝燈夜不哭買書教兒讀了却未亡身終依泉下人

鄭節婦　劉紹
婦道繫彝典高情懷衛姜凱風繼以作板蕩誰隄防
卓行出流俗所天悲早亡奉姑終乃身厲志久益臧
空谷足音晦冥見朝陽漓俗誠可薄孤貞凜秋霜
時無[illegible]中叟載筆徒慨慷

寄遠　劉庸
征夫往幽燕賤妾住吳越參商二十載綠鬢生華髮

年年望飛鴻目斷愁不歇秋盡冬復春葉落花更發
恨君顧妾身不如天上月月行千萬里東出復西沒
又東出夜光夜光頻照妾妾容謾比花君情遷如葉
念欲走從君河廣詎可涉燕趙多美人顏色皎如雪
所樂在新知誰復念離別雪性本飄揚雲質易虧缺
何如賤妾心不轉堅似鐵君有望夫石千載名不滅

代遠人答

憶昔辭江南與君生別離臨當上馬時留君兩男兒
幼兒在襁抱長兒能歌詩功名豈可必三載以為期
君時聞我言感歎雙蛾眉一去數千里各在天一涯
塞北望江南憶君君不知日送南征鴻遠寄長相思
相思心不絕綿綿如藕絲蹉跎二十秋日月互推移
三載約會面斯言遂成欺前年離燕山遠行到月氏
途中天雨雪寒風裂我肌六月陰山道猶復衣羊皮
馬上多胡姬顏色如燕脂為君不忍覷君何自狐疑
雕鞍駕朱輪行當似蘇秦千金會舊友椎牛會衆親
莫學會稽婦容易輕買臣

義婦辭 旴江王佐妻葛氏 張季充

結髮事閨閫盟心同死生如何中棄捐不得長合并
邇者被嘉命校藝赴吳城臨岐重寄託肅穆候親庭
旨甘毋或闕旦夕善寢興斯情靡有違庶用慰征
宜不戀茲愛所憂在國程自從分別來魂夢但怔營
歸途冒霜露果為二豎嬰百藥鮮一効良工徒折肱
折膂哭九京白日昧光晶蒼旻胡不仁妾身獨煢煢

絕句

古意 古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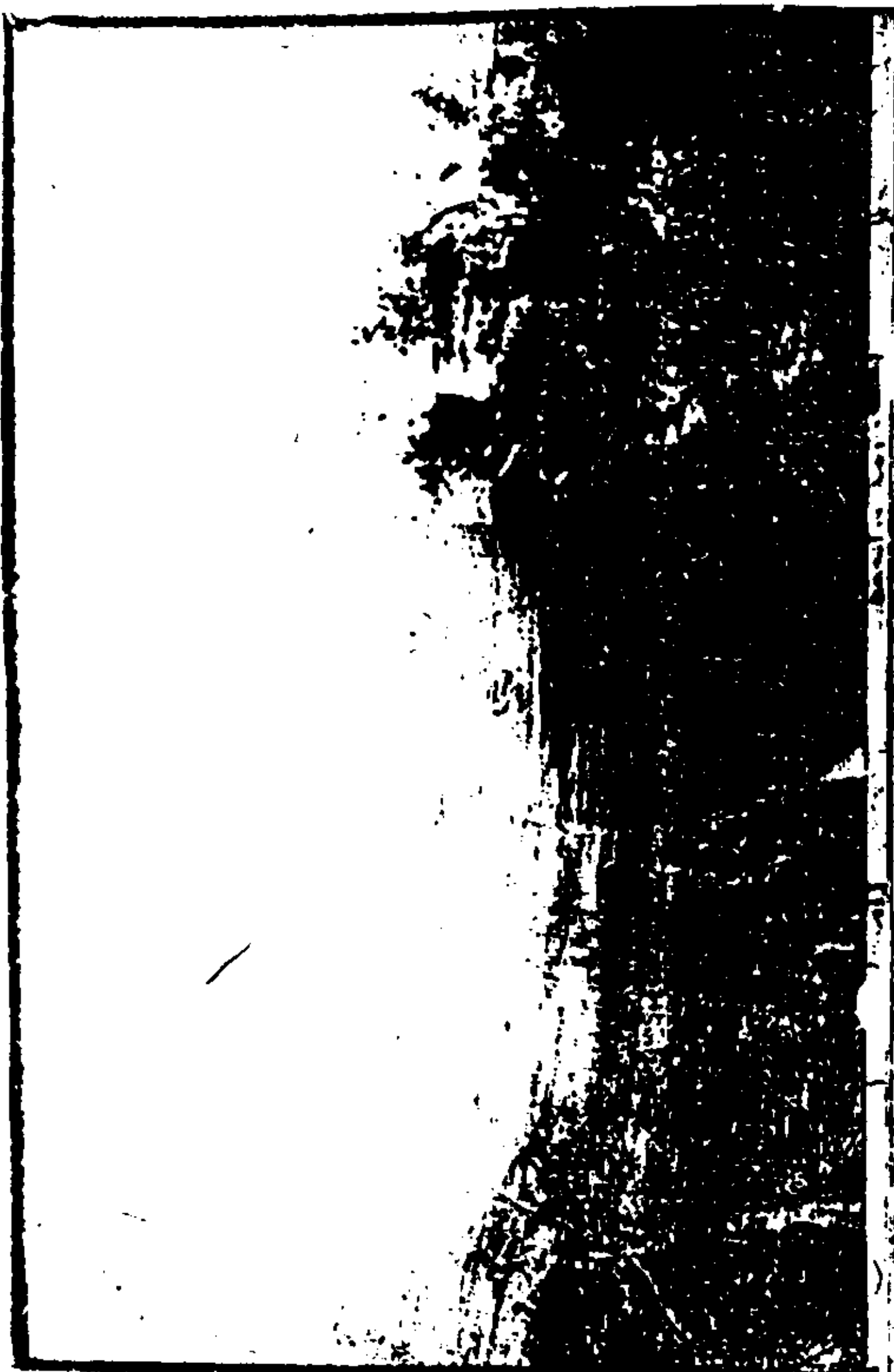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日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孤燕 衛敬瑜妻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將嫁之乃截耳為誓戶有孤燕以縷繫足後歲復來感其偏栖遂為詩云

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

伊州歌 蓋嘉運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律詩

月夜　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虚幌雙照淚痕乾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閨情　孟浩然

一別隔炎涼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忖情量畏瘦疑傷窄防寒更厚裝半啼封裹了知是寄誰將

送友人自荊襄歸江東[illegible]　許渾

商路轉江濆一杯聊慰君劒悲龍失伴琴怨鶴離群[illegible]秋水[illegible]猿聲斷腸夜應向雨中聞

泊老鸛觜　楊紫陽

袅袅風生觜娟娟月印沙船頭平壓浪棹尾旋成花老去長為客愁來轉憶家双栖踈影裏羨殺柳橋鴉

次答正卿

客愁青鏡裏歸夢白鷗邊故國人何在新秋月又圓米鹽逢此日詩酒負殘年長羨平林鳥双飛入暮煙

寄遠　周德可

邊風驚枕簟漢月耿房帷何處懷人切停梭見雁時寒生衣莫寄瘦盡鏡先知願子長努力效忠端未遲

長律

昔昔塩　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双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知惜馬蹄

七言

古詩

燕歌行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鵠南
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
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
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
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
何辜限河梁

思邊　李白

去歲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
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
得聞

寄衣曲　張籍

織素裁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
去貴從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
城裏殷勤為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有所思　劉氏雲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靄靄浮雲飛
浮雲遮却陽關道向晚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
深桐花落地無人掃

野雞毛羽好　古辰氏

野雞毛羽好不如家雞能報曉新人美如花不如舊
人能績麻績麻作衫郎得着郎見花開又花落

巴陵女子行　郝經

北來諸軍飛渡江突騎一夜渊岳陽樓頭火起入閭
巷曹伍偶走如牛羊巴陵女子尚書婦生平不識門
前路亂兵驅出勢蒼黃夫婿翁姑在何處吞聲掩淚
行且啼啼痕沾濕越羅衣此身忍使他人辱裂帛暗
寫聯絕詩上言社稷安危事下說投江誓夫志一回
姊轉一悲辛心折魂飛不成字詩成淚盡赴江流[illegible]
冒潚颯天為愁芙蓉凄亂入秋水玉骨直與青[illegible]
古來烈婦[illegible]一二誰以巴陵更文理名與長江[illegible]
流[illegible]相[illegible]遂不死

烈婦行　趙孟頫

婦挽夫為推門君將安去言往東陽戍
夜半可[illegible]遭猛虎[illegible]命懸[illegible]
[illegible]懸指天[illegible]步之內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
虎死毋與虎生叫兒取刃力與爭虎死夫活[illegible]
男兒節義有如此萬歲千秋可以事明主憑婦下[illegible]
安足數嗚呼猛虎逢尚可寧成寧成柰何汝

題潭州劉氏姊妹二孀貞節　薩都剌

双䕠本同根長大附高植植倒何所依不離樹根土
劉家好姊妹嫁作儒家婦儒生逝不返姊妹何所去
憶昔嫁夫時各願以偕老今日無所歸骨肉自相保
一爐[illegible]兩鏡懸置東西窗窗前主人去兩鏡復一双
哀哉哀哉劉二孀

段節婦訟　貢師泰

河可塞山可移志不可奪義不可虧妾爲段家婦年
紀方及笄上堂奉舅姑入室携兩兒兒死夫亦死此
生將何爲昔如雙鴛鴦今日爲孤雌昔日三春花今
日成枯枝寒風吹短鬢明月照空帷百年在世能幾
時父兮母兮不我知青天在上將誰欺

秦郵露筋廟

飛蚊蔽天連白草落日荒原泣姑嫂嫂留旁舍姑獨
行莘頂後妾長淮道亂聲鼓翅腹正飢利觜攢膚血
爲蛇妾行豈不念守節義重如山生似羽欲識當年
一寸心廟前老樹啼寒雨

附絶句一首　陳孚

□鳥飛空萬蚋攢玉肌一夜斷痕乾殘碑何用諒
□慮要與平生織肺肝

張氏節婦　張紳

越王城邊鑑湖水芙蓉花發鴛鴦紫可憐一夕秋風
生鴛鴦驚孤飛芙蓉死孤燈夜織寒雁啼兒不號寒然
不飢四十三年春夢裏惟有堂前明月知蓬萊路隔
欲登偶御史府中烏哺母天邊紫鳳忽飛來執法星
明大如斗越山之傍越水湄至今隣里稱阿婆誰能
鑿取青楓嶺章烏曹娥八字碑

溫陵節婦行 泉州陳氏婦夫死後守節志　高啓

妾家溫陵近南浦嫁得良人業爲賈良人長年愛遠
遊不致新粧臨門户販貨遥開去百蠻朝人海上望
青山不仁無那蛟龍横漂没孤舟不得還君非渡河
老狂父波濤或可何不顧尋屍便欲赴窮淵牀下嬌
兒誰與□十載空閨守寸心滄溟水淺恨情深傾身
不作山頭石化作孤飛精衛禽

張節婦詞 [illegible]

誰言妾有夫中路棄妾身先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
兒與大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
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

故旨妾辭 [illegible]

□命妾聞君之義如古人娶妻不[illegible]
過君門夜張筵三星迴光照粧前阿婆代[illegible]
子姑代爲貼花鈿髻花難掩妾貌悪鈿金難比[illegible]
妾一去辭樹花甘待孫黄土君若良月秦[illegible]
□□曰妾何薄如春水天遣妾皆瞽君云妾目明君
不多嗣言見天地情

題饒州華節婦傳後 作隋行文　方□氏

古饒昔日多文獻一旦倉黄値兵變衣冠半逐烈焰
空嗚呼節義何由見華家少婦名全貞自言地下未
亡人不唯獨守生前志更肯能存亂後身却憐夫君
別離日姑在高堂兒在膝奉姑甘旨教兒書誓死不
爲他意惑夫行北游燕薊城漂流蹤跡類蓬萍訃音
忽訖南來使哭多幾次雙瞳明餘年無心復修整新
粧洗盡鉛華冷機中錦字掩回文鏡裏青鸞絶孤影
艱難幾度空斷腸況復兵塵正擾擾遂爾定居同寄
玖守貞還許比共姜日飼春蠶夜紡織辛苦持身食

其力奉姑旨甘未嘗違教子詩書已成立一朝仙骨厭塵寰千載芳名播世間古特烈女堪同傳俗男兒羞辱顏前朝太史書貞蹟標大英風董狐筆更賁

孫與下

又湖草表旦在墓前碣

題張母徐氏貞節　周孟簡

笄年來作張家婦二十稱寡夫亡人禮嬌再醮心無貳身偕死後命不辰深閨寂靜甘幽獨夜火和熊訓小兒讀雙珠報

國者皆良才將心酹湖背百年正擬奉春暉七袞綸紘賁黃土不見歿靚在西水空傳阿母歸江源此守節堂中今旨貞義芳名比月京

絶句

橫江詞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古意　王駕

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札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宿石澗店聞婦人哭　李端

山店門前一婦人哀哀夜哭向秋雲自說夫因征戰死朝來逢着舊將軍

代項氏怨并叙　李宗叙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娶項氏居未幾夫死項年二十奉櫬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改適強勸志子居以守夫祀余憫其事而賦之

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過清風嶺　李孝光

艮下江流水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不向清風嶺上行

律詩

進艇　杜甫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

春別　章碣

擲下離觴指亂山趨程不待鳳笙殘花邊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筯看柳陌雖然風裊裊葱河猶自雪漫漫殷勤莫厭貂裘重恐犯三邊五月寒

律詩

黃節婦　虞集

貞婦初年遘百艱每將忠厚對傷殘死生家世心無愧終始閨門義所安信有高風随地化不營華表與時看賢凡述施皆真實爲報鄉人在史官

題溧水張母黃氏貞節　王士熙

寒窓織杼泣秋風鬢髮摧雲信首蓬明月有光生夜白貞松無夢妬春紅羅襦翡繡天吳拆綠綺離絃海鶴空拭目賢郎立霄漢誥花旌表擇嘉功

張母徐氏貞節　錢習礼

玉樹傾頹失所天孀居苦節向華年房帷謂里多[illegible]賢子貴待看榮

[illegible]門[illegible]黃泉長留[illegible]貞石讀能行人

蒙學日誦五倫詩選卷之四

雲間沈易翼之編選
曲江錢惟善思復校正

兄弟類

五言

古詩

別昆弟　蘇武

骨肉縁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悲從弟仲德　陶潛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
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
在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二親纏數齡
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
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送從弟落第後歸會稽　孟浩然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
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別弟妹二首　王維

兩妹日成長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掛羅巾
念昔別時小未知疎與親今來始離恨拭淚方慇懃
小弟更幼孩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覓
宛作越人語殊甘水鄉食別此最為難淚盡有餘憶

得舍弟消息　杜甫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遣與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
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樹中草　李白

鳥銜野田草誤入空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示弟全真元常　韋應物

余辭郡符去爾為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
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憶舍弟　于逖

衰門少兄弟兄弟惟兩人飢寒各流浪感念傷我神
夏期秋未來安知無他因不恨別天長但願見爾身
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汝與我乖隔同胡秦
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

郭翁詩　劉因

翁名恩本相人以為輪扁業亂後流寓保
定年今近九十矣早歲與其兄相失後聞其

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
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其兄卧
病翁親為浣滌厠牏其兄瞑終嘗以遺骸
歸祔為託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
老人與翁年相若游相好者數數為予道
翁行事如此予感歎不已為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况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
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羇孤相思勞夢寐
自誓畢此生復爾懽聚遂千里三往返竟扶筇與至
夜雨一方牀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
效兒浣厠牏代婦理中饋生忘惸獨憂死免道路棄
[illegible]河隔故[illegible]迹循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

[illegible]作[illegible]詩[illegible]以警士類

贖弟嗣宗　孫華

叔死不逮哭殯去不得追時方在髫齓未省骨肉悲
洎長詢諸親每語輒涕洟吾親亦已沒去矣燔斯可知
死者固莫及生者猶可為叔有二幼雛遠在天一涯
秋風鶺鴒宗欲見無由期忍令若敖鬼不食吳氏祠
懇官亦感慨移文走京師百金非所惜還我叔父兒
昔為雙燕飛今作孤鴈歸歸來拜阿兄淚盡方解頤
嗟嗟錢氏子里巷稱頌之彼哉闒茸者來聽贖弟詩

絶句

送兄回鄉　廣南女子

唐如意中廣南貢女子七歲能詩則天令
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别之而去則天令
作詩送兄曰

别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南行别弟　韋承慶

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李白

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律詩

遣興　杜甫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憶弟二首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避，況乃未休兵。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送舍弟穎赴齊州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

前旌操　楊維禎

衛後母子壽母欲殺前母子伋而立壽使伋乘舟於河將沉而殺之壽知之與伋同舟不得沉又使伋之齊令盜見載旌者殺之壽又竊旌前行盜見殺之伋載壽屍還亦死

爾乘舟兮河水濁且深我同舟兮寧與爾同沉毋有命兮諫不我聽示旌以盜兮我先以旌衛有國兮國在兄幾兄及我兮我不如無生

古詩

隔谷歌　古辭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粮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　兄在俘虜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為官吏馬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

狂歌行贈四兄　杜甫

與兄行年較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愛弟憶兄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吃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上留田行　李白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回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而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

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尺布之謡塞
耳不能聽

送家兄孟脩還江南　虞集

家兄八月來作客六年不見頭緫白五人兄弟四人
在怨憶中郎淚霑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
書存兄司筦庫實父蔭弟竊餘澤承君恩文章不如
仲氏好林氏既壯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胡
為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將奈何憂來
每與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峩峩歸未得盤
盤先隴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栽應與蒼松各千尺
湖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峩峩明年乞身向天
子共讀父書歸以大耳

春草堂為錢唐羅雲叔題　鄧文原

江空晴雨飛鴻杳天長古道行人少芳草池中發欲
迷紫荊庭下花如掃誰似君家常弟華炳日斜春色
娉婷文采風流照諫孫詩書滿屋來華軒我聞同姓
古所敦尺布斗粟何足論

燕氏救兄詩　揭傒斯

千金之子不死市楚人竟殺陶朱子生為可殺死可
生千金爲重骨肉輕誰謂平陽有燕氏傾身乃由兩
兄死弟再有兄兄見弟里閭驚嗟官吏喜嗚呼安得
天下之吏廉且循廉如水無冤民

謂朱子事見史記越勾踐世家此蓋
謂兄者財不能救其弟之死者也

絶句

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遥知兄弟登高
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別李浦之京　王昌齡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隣莊尚漁
獵一封書寄數行啼

秋霖夜憶家　韓偓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愁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
少一滴秋霖白一莖

寒食寄京師諸弟　韋應物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
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律詩

九日　杜甫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別中都明府兄　李白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還為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雁行中斷惜離群

別舍弟宗一　柳宗元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懷益之兄　元好問

牢落關河雁一聲干戈滿眼若為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向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至日　楊[illegible]

恨初年少在南梁兄弟歡遊久未忘春色共何[illegible]酒雨聲常對竹邊床怒鯨一夕掀洪浪斷雁何時續舊行辜負恥來同被約尺書不到十年強

送弟南歸　馬祖常

吳淞江水似尊羨汝獨南歸不憶兄問訊泥塵騎馬出曾如簫鼓櫂船行潮通海浦鹽先到雨濕[illegible]未生好茸鴨欄當宅後吾來同汝醉春城

寒夜思仲常弟　虞集

江梅應發去年叢竹也俄為畢竟空來後去先庚節苦離多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閱猶疑在舊學重思故與同萬里相從憐李子白頭清淚夜窗中

還京聞訃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旐到無頻入夢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緘成永訣為敦妻薄趣歸與

陳掾適燕歸阿兄旅櫬　范梈

生無以養意如何服賈牽牛分永過不得揚州累萬貫竟傳同谷第三歌高原夜雨思棠弟故國春風泣薜蘿辛[illegible]未慰慈母却留遺詠感人多

得家書寄呈兄　陳孚

風南枝北兩沉沉忽有家書似萬金三十年間聽雨夢八千里外望雲心舊書尚喜黃盈架先隴應添[illegible]滿林若問弟游新況味紫薇花發玉堂深

雨中同從弟宿田家　施[illegible]

鶺鴒相逐暮天陰破帽長江覓短吟十頃水田春布谷一天風雨夜同衾草腥宿雁投湖水煙暝歸牛入柏林明日東林赴鷄黍汝還不飲我孤斟

寄鄂𧩙叔霖并寄𧩙次舟　傅若金

弟兄終歲長羈旅南北何時却定居春至數嗟衡岳雁秋來猶食武昌魚每愁年長須經事只恐家貧廢讀書仲氏應門獨辛苦平安消息近何如

幼學日誦五倫詩選卷之五

雲間沈易翼之編選
曲江錢惟善思復校正

朋友類

五言

古詩

別李陵　蘇武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與蘇武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懷友　謝朓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々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贈衛八處士　杜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々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々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々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對酒憶賀監二首　李白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凄然傷我情

齊州送祖三　王維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

憶山中故人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酬友人見寄　郎士元

昨夜山月好故人果相思清光到枕上嫋々涼風[illegible]永懷能在我惜無攜手期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
君子芳桂性春榮秋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
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耐交吟　任士林

魚游[illegible]海潮水偃南山拗剖木木有漆煮魚魚有膠
二物幸相遇締固不可搖如何同心人不耐白首交

題陶母剪髮手卷　趙孟頫

范逵誠孝廉陶侃固英特英特未可知門有孝廉客
傷哉陶母貧剪髮易酒食此意閒自佳此髮足可惜
此髮足可惜兒心將柰何丈夫淡相與豈以酒食多
平生不[illegible]如府李偉

西臺慟哭詩　高啓

越人謝翱嘗爲宋丞相文山公之客公死之十
二年登釣臺祭公以哭自爲文識其哀曰西臺
慟哭記東陽張燾持示求詩僕感其誼遂賦之

我〻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
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樽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
所哭豈途窮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
淒涼當世事感激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
豈不畏[illegible]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
願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往隨燕山隅一洒宿草根
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恥空存
田疇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絶句

寄高彭州適　杜甫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重憶賀監　李白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送友之京　孟浩然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贈司空曙　盧綸

有月曾同賞無秋不共悲如何與君別又是菊花時

別盧綸　暢當

故交君獨在又欲與君離我有新秋淚非關宋玉悲

律詩

贈高式顏　杜甫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杜甫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王維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途中寄徐錄事　高適

落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離憂不堪比旅館復何如
君又幾時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

聞顏尚書陷賊中　戎昱

聞說征南沒那堪故吏聞能持蘇武節不愛馬超勳
國破家無信天秋雁有群同榮不同辱今日負將軍

送李中丞歸漢陽　劉長卿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別業老去戀明時
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隨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江上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
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吳明府自遠而來留宿　戴叔倫

出門逢故友衣服滿塵埃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
綺城容弊宅散職寄靈臺自此留君醉相歡得幾迴

夜遊竹間憶葉季文　張季充

竹裏風月好獨遊深夜時月光與竹色鑑映無塵滓
我心政如此清興適在斯那得意中人復此同保期

長律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杜甫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鶱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江北憶崔汶　盧綸

夜問江西客還知在楚鄉全身出部伍盡室逐漁商晴日游瓜步新年到漢陽月昏驚浪白瘴起覺雲黄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

七言

古詩

結交行

種樹莫種楊柳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柳枝不耐西風吹薄交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柳猶耐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贈漢陽輔錄事　李白

鸚鵡洲横漢陽渡水引寒烟没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日[illegible]數知多少秖是相思秋復春

自溧水道哭王炎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宫已秋草悲來欲脱劒掛向何枝好哭向茅山雖未摧一生淚盡丹陽道

贈鄭兵曹　韓愈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寄盧玉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

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夫縣尹能不耻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數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駬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出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墻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此詩足見昌黎待公能友賢也

絕句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杜甫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踈

贈汪倫　李白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送李侍郎赴常州　賈至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ゝ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ゝ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玉關寄長安主簿　岑參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

題張主人壁　張正言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ゝ行路心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　元稹

殘燈無焰影幢ゝ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　[illegible]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白居易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
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居易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元果至褒城亦寄夢遊詩云云詩録于后千里神交若合符節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夢遊詩　元稹

夢公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
去忽驚身已在梁州

贈樂天

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
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規蔡子思　貫存道

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
報酒如成病悔何追 蔡齊字子思喜飲量過人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貫存道[illegible]以詩[illegible]公之賢處其以酒費業乃為此詩以示[illegible]公瞿然[illegible]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illegible]

規諷　亡名氏

西湖歌舞何時了南國佳人絕代[illegible]
處越天空潤白雲孤 [illegible]

律詩

送路六侍御入朝　杜甫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寄樂天　元稹

榮辱升沉影與身世情誰是舊雷陳惟應鮑叔偏憐
我自保曾參不殺人山入白樓沙苑暮潮生滄海野
煙春老逢佳景惟惆悵兩地各傷無限神

寄中書同年舍人　楊巨源

晴明紫閣最高峯仙掖開簾范龍五色天書詞燦
爛[illegible]從容緑墨應染鑪烟細清珮仍含[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同日喜碧霄何路得相逢

經李徵君故居　温庭筠

露濃煙重草萋萋樹映闌干柳拂堤一院落花無客
醉五更殘月有鶯啼芳筵想像情難盡故榭荒涼路
已迷惆悵羸驂往來慣每經門巷亦長嘶

寄錢思復教授　張翥

每憶南州老廣文新詩寄我若春雲直推江總文詞
妙欲追君苗筆硯焚海市秋濤吟處見山窗夜雨夢
中聞舊游何在流芳歇遙想年來亦白紛 前輩相下嘲此

新正三日訪故人孫仲鼎于泖灣故居
是日陰晦頗開晴洲可掬留飲堂上喜
八桂之尚存而其安夫人年猶八十餘因

賦詩為壽且寄仲鼎云　錢惟善
閉戶先生眉宇開一簾晴色照樓臺雪消大澤魚龍喜雲隔上林鴻鴈哀千里相思猶命駕十年重見且衘盃小山叢桂渾無恙堂下編襴學老萊

挽林仲山
自括移松即故鄉白頭猶歎未為郎朝經暮史來袊彌秋月春花具酒漿家學遠宗林少穎仙方親受許真陽有兒繼業人爭羨日市双魚奉母嘗非知己作者不入句絲盡

寄張翥　成廷珪
三寄新詩竹下來多君高興憶東淮塵埃沒馬昏歸舍風雨聽鷄晚入齋此日陽城須諫議當時方朔謾恢諧邊蛩行低相思夜酒滿春城月滿街

五日追念故友李時中
夢繞南岡北嶺雲一盃無計洒松筠世間我豈長貧者地下君為不死人夜雨自荒張祐宅秋風誰障庾公塵于今友道俱凋喪落日江湖淚滿巾

寄沈裕因懷寇彥高　權衡
別後何遲沈子書郵南還訪寇君無接輿避世空憐鳳張翰辭官豈為魚夜雨幾家紅杏熟薰風一枕黑甜餘思君未見徒搔首短鬢蕭蕭不忍梳

憶劉敬思　蔣惠
白髮蕭蕭劉敬思襟懷磊落喜論詩幾回夜月懷人處淚洒秋風郭許時京野交情韓愈厚鄭虔心事杜陵知別來豈料成終訣腸斷佳城重感悲

長律

題鄭十八著作丈　杜甫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奉題五倫詩　吳興錢雲

先王制禮重民彜百世涵濡茂
本支經國已開三代典教人今
見五倫詩爾家孝友稱前輩閭
左絃歌佩訓辭我欲相從童子
問薰陶風雅永傳貽

奉題五倫詩　四明陸壽

善教倚先覺所導寧無基文明五典敷後者承
雍熙猗嗟在羨盛蕃芳譪春曦下無驅迫艱坐
見淳風移髫年彼何習學樂還誦詩採之時政
存得失誠何為經殘世既遠本者日以遺吾徒
孰深慮浮詞逞姸奇暮年披此集感路逢通岐
濫觴千載下於斯豈無資匆成還罔覺培溉將
榮時初閱悲喜交感之清淚無頼言遵且式百
世存蓍龜

書五倫詩後

古者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
教也然而其失愚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
則深於詩者也是則詩之為教大矣周衰風雅
不作漢魏而下雖有其辭詩實亡矣故求其切
於彜倫能使人有所興起者間亦無幾華亭沈
㚇之先生講授之餘嘗集古今詩有關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者凡若干各以類從目
為五倫使童子朝夕諷詠將以有得焉洪武丁
巳讀下龍在甫七歲因誦趙孝子詩而有感乃
欲求父屍於數百里外乙丑歲姚麟父陷因繫
麟時年十三能出入匈戎間以直其枉以至周
氏二幼穉能以片言脫父遠役若此者豈非所
謂得詩之教而不愚者乎予來松城一日㚇之
出示詩編及聞其事故題卷末于以見詩之入
人之深于以見詩之感人之速他日觀民風者
得以考焉洪武二十年秋九月廿有四日益齋
王彥文敬書

五倫詩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沈易編易字巽之華亭人是編前有洪武己未錢惟善序稱易游學北方南還鄉里爲童子師得束修以奉二親其教之也一以躬行爲主嘗編五倫詩集俾知人之所以爲人在乎此五者云云則此集本爲課蒙而作故所錄皆淺近通俗之作據其原目共內集五卷外集七卷內集五倫分五卷外集則以睦族併言（案易自註併言者一詩併及五倫者也其立名殊鄙謹附訂於此）務本尙志比喻警省詩餘分七卷此本但有內集蓋不完之本卷末有跋稱鈔自朱彝尊家原闕後七卷則其佚久矣

姑蘇雜詠合刻四卷

〔明〕周希夔編

山東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周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姑蘇雜詠二卷》提要

姑蘇樵詠合刻序

姑蘇者吳王闔閭之臺也在郡西南橫山上唐改郡為州州遂以名至今不易云蘇為東南大郡財賦甲天下山川鬱盤城闕雄偉宮室壯麗祠宇靚深園林幽邃橋梁蜿

一

蜒浮圖老子之宮牛眠鶴化之跡或廢或存荒烟蔓草之中時見古蹟漢唐宋元以來過者弔古興悲咸有所作此樵詠之所由始也青丘高啟季迪詠凡一百三十六篇汝南周南老正道續詠如之而後

小增其目二詠流傳郡中為郡志
附庸版近湯悳覽者病焉高因魏
守事株累禍殞西市子孫散逸周
文獻獨存雲仍緜遠十世孫希夔
好文述祖既建先祠併二書重付
剞劂冬杪汽上問序於余余何能

二

為役哉辭遜不獲乃作而欷歔曰
此盛德事也嗟乎遠矣可以觀世
矣季迪為
國朝詞林第一其詠逸俊麗見於
正道所序而正道縱推蒐古仍見
貴於盧兗州所謂風騷之變史斷

之嚴兩言盡之矣詎俟後學抨彈
耶第高為若敖而周紹箕裘續剞
於一百五十年之後有羹牆風木
之思焉然季迪尔鳴皃藻與茲詠
具存亡而不亡也正道則隨珠和
璧愈洗愈明均之不亡者也余因

三

歎姑蘇代不乏人人能嗣業俾山
川城闕宮室祠宇園林橋梁釋老
丘墳不至泯泯始焉因人而思其
地回地而懷其人悲歌慷慨拊膺
擊節咏嘆不已流傳至今則又因
詩而思其事回事而考其成未必

於郡乘無小補也故曰遠矣可以觀世矣乃者郡志七十餘年曠閣不脩往者不追來者不續諸事漸至磨滅湮汨非當事者之責乎大雅不作吾衰難陳因周君之請輙復及之勿曰僭焉可哉

萬曆戊午仲冬郡人錢允治撰

長洲陳元素書

姑蘇雜詠序

吳爲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予爲郡人暇日蒐奇訪異於荒墟邃谷之中雖行蹋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

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予向嘗得於煙

雲草莽之間爲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興廢之故不能無所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舊所嘗詠者則不復焉雖詞語蕪陋不足以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弔古之意與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俛仰千載有或足以扞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幸得爲

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
長歌以樂
上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
曰姑蘇雜詠合今古諸體凡一百三十六篇
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望前史官渤海高啓序

姑蘇雜詠目錄

上卷

祠廟

後學周希夔校梓

姑蘇雜詠目錄終

姑蘇雜詠卷上

長洲高啓季迪著

風俗

吳趨行

古樂府有吳趨吳人歌其土風也

僕本吳鄉士請歌吳趨行吳中寔豪都勝麗古所名五湖汹巨澤八門洞高城飛觀被山起游艦沸川橫土物既繁雄民風亦和平泰伯德讓

在言游文學成長沙啓伯基異夢表休禎舊閥凡幾家奕代產才英遭時各建事徇義或騰聲財賦甲南州詞華並西京茲邦信多美粗舉難備稱願君聽此曲此曲匪誇盈

古蹟

吳王郊臺

在橫山東麓吳僭王時嘗祀帝也

周綱昔隳頓禮樂由諸侯吳子乏代德居然祀圜丘燔燎升紫壇青紘映玄裘靈明豈來歆幣玉空旅羞國南見遺壝蕭條委山陬雲和罷九奏草樹鳴颼颼從來跋扈徒幾人効其尤魯郊失禮始聖筆書春秋

姑蘇臺

在橫山西北麓夫差因越獻柵楣而起此臺造九曲路以登其高見三百里越破吳焚之

金椎夜築西山土催作高臺貯歌舞文身澤國搆王基却笑仙人獨何苦銅鋪玉檻盛繁華幻出峰頭一片霞望處直窮三百里役時應廢幾千家蟠空曲路迷仙仗攀盡瑤梯繞到上外繞雕龍宛轉欄中施繡鳳蕤蕤帳熏爐長爇鬱金香共道千齡樂未央茂苑月來秋佩冷洞庭雨過夏綃凉當窻衆妓如仙女揚袂迎風欲輕舉人從天上見經過鳥向雲間驚笑語日暮橫塘

花盡開卷簾臺上望王來宴舟初自觀魚返獵騎還從射鹿廻從登不用持鈹隊自列紅妝侍高會香傳羅帕進黃柑縷切鸞刀供玉鱠燭光遠落太湖波驚起魚龍出沒多城上烏啼河漢轉此時誰問夜如何管絃嘈嘈聒人耳不聞兵來渡溪水欲携西子走登舟醉倚畫筵嬌不起瞑目無因到甬東可憐一炬綺羅空獻楣竟墮僻人計賜劒應孤諫士忠客來試問遺宮路物

色荒凉總非故據衣始信不虛言滿地荊榛見零露當年爭奪苦勞機却把江山付落暉聞說越王臺殿上如今亦有鷓鴣飛

長洲苑

在太湖北岍闔閭遊獵處也

中國久無伯闔閭思騁功講蒐開別苑訓武出離宮宰嚭應叅乘巫臣寔御戎鼖鳴深谷應罝掩廣場空遠曳捎雲旆高彎射月弓三驅儀巳畢七伐步還同甲騎從與後蛾眉侍帳中煑胎須紫豹脯掌得玄熊樂事方難極英圖忽易窮城迷歌黍客地屬采蕘童輦道崩秋雨旗門失晚風犬亡貌肆狡人去雉爭雄草樹迎蕭索湖山罷鬱葱猶疑見獵火寒燒夜深紅

丁令威宅

在陽山有鍊丹井存焉

令威作仙上天去舊宅留在青山阿千年宅廢

但遺井何處更聞華表歌南陌黃塵足去客東流碧海絕廻波鶴歸重覽應惆悵地上丘墳今又多

梧桐園

在吳宮夫差園也

桐花香桐葉冷生宮園覆宮井雨滴夜風驚秋鳳不來君王愁

館娃閣

在靈巖館娃宮中閣也

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峰頂開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

采香逕

在香山之傍吳王種香於此使美人採之

晨壯出采芳零露濕紅裳種徙山中品熏傳海外方抱筐歸蕙逕焚鼎薦蘭堂未足娛君寢西

施體自香

響屧廊

在靈巖山吳王使西施步屧於此寺中今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爲之

廊虛應屧鳴響細識腰輕誰道吳强國唯銷舉足傾苔間滅故迹月下歇餘聲此夕人空聽山僧曳履行

走狗塘

在城西吳王作

春堤長春草淺此地吳王曾走犬獵場四面圍畫旗紅炬照輦還宮遲割鮮夕宴誰共食臺上西子非樊姬春苑年來草仍綠韓盧已去多麋鹿君不見漢皇縱狗殊有功逐兔直到烏江東

百花洲

在姑蘇臺下

吳王在時百花開畫船載樂洲邊來吳王去後

百花落歌吹無聞洲寂莫花開花落年年春前後看花應幾人但見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墮行塵年來風雨荒臺畔日暮黃鸝腸欲斷豈唯世少看花人縱來此地無花看

吳王井

在靈巖山

曾聞鑑影照宮娃玉手牽絲帶露華今日空山僧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

西施洞

在靈巖山半

廢宮春盡長蒼苔不見羅裙拂地來只恐西施是仙子洞中別自有樓臺

香水溪

在吳故宮俗云西施浴處

粉痕凝水春溶溶煖香流出銅溝宮月明曾照美人浴影與荷花相向紅玉肌羞露誰能見只

有鴛鴦羞半面絳綃圍掩怯新涼歸臥夫容池上殿空洗鉛妝不洗妖坐傾人國幾良宵驪山更有湯泉在千古愁魂一種銷

酒城

在越來溪西南吳王祝以釀酒

酒城應與酒池通長夜君王在醉中兵入館娃猶未醒越人宜賞釀夫功

雞陂

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

吳妃不解報朝盈空養鳴雞滿別城畢竟餘杭西走日五更誰唱出關聲越兵追夫差上秦餘杭山獲之

翫花池

在靈巖山

桃枝兼杏枝春色繞宮池正愛紅繁處還憐綠爭時芳香泛幽沚媚影照清漪垂條看妓折墮蕊見魚吹杯涵明月瀉舟逐彩雲移水流花落

盡君王醉不知

琴臺

在靈巖山

美人玉琴何處游遺譜寫入風泉秋落葉無人登舊榭滿山明月烏啼夜

角里村

在洞庭山四皓之一角里先生之鄉也

高皇本壯士提劍定四方晚爲兒女情悲歌起

從從嬰子欲建儲寵姬方侍側顧驚四老人謂
已成羽翼大臣豈不諫孰能斡天機彼翁何爲
者足見人心歸始潛避秦君終出安漢嗣世羅
焉能羈舒卷聊自肆我來角里村如入商顏山
紫芝日已老黃鵠何時還斯人神仙徒千載形
不滅猶想蒼巖中白頭臥松雪

死亭灣

在閶門外漢朱買臣妻恥而自縊處也

貧賤衆所棄豈惟愚婦人紱組何重輕能令變
交親翁子昔未逢妻去恥負薪五十非晚貴不
能待終晨一旦謁帝閽還家繡衣新邸吏驚赤
綬邦人候朱輪無顏見故夫自殺此水濵誰知
孟德曜元在爾東鄰

毛公壇

在洞庭山漢劉根得道處根既仙身生
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有鎮壇符存

欲觀漢壇符東上縹緲峰葛花墜寒露夕飲清
心胷月出太湖水鶴鳴空磵松眞境久寂寥蒼
苔閟靈蹤嘗聞綠毛叟變化猶神龍世人豈得
見偶許樵夫逢攀險力易疲探玄志難從歸出
白雲外空聞仙觀鐘

支遁菴

在南峰晉高僧支道林剜山爲龕以居

開登待月嶺遠叩棲雲關石室閉千載高僧猶

未還殘鐙黃葉下古座青苔間不見跏趺影鶴
鳴空此山

放鶴亭

在天峰寺支遁放鶴處也予爲作放鶴
辭

放鶴去當高飛啄莫爭雞鶩食遊莫近虞羅機
雲山海嶠堪來往明月千秋待爾歸

稚兒塔

在半塘法華院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中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經聲且尋見塚上生青蓮花郡聞詔建塔

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臥長夜臺口誦西方經尋跡殊窅窅聞聲每泠泠寒燈照空塔時有山僧聽應使鄰冢魂沈迷盡皆醒

烏夜村

在崑山南晉穆帝后父何淮寓此生后之夕羣烏驚啼因名

荒村烏夜棲忽繞月明啼生得東家女身爲萬乘妻至今種高樹不遣烏飛去居人凡幾家愛聽啼啞啞啼啞啞勿驚怪婦開門向烏拜

蔡經宅

在胥門後漢中散大夫王方平得道嘗敎經尸解之術又與麻姑過飲其家

昆侖主者王方平身騎黃麟朝紫京舉手長辭漢公卿得道不願世上名往來隱玄與朱明洞中各有白玉城絳衣游空擁幢旌三山五嶽自按行冷風吹動天樂鳴瓊簫琅璈和鸞笙羽衛屢踏山海崩龍車鶴馭紛相迎嘯呼神官走吏兵螭魅罔兩號且驚暫來經家駐雲程人馬不見但有聲虎頭盤囊佩蒼精神光赫然照軒楹

授以至言可長生凡骨已作蟬蛻輕麻姑來會尋仙盟芳姿娉婷似飛瓊言從昔年宴蓬瀛又見弱水三淺清爪可爬背念始萌仙意已識遭笞搒餘杭阿姥酒罷傾攝景忽去烟雲橫家人悲望空悼悼桑田回首幾變更神仙在世每自呈凡夫不識等瞽盲丹元有田不解耕但愛狗苟還蠅營榮華未滿豺責盈忽化腐鬼歸荒塋金丹可學道可成木鑽石盤貴精誠詎能自拔

水火坑飛游往來瑾樹英千載甙有歸來情

生公臺

在虎丘山生公說法時石皆點頭

鳥銜天花飛講罷空山夕惆悵解禪談人那不
如石

臨頓里

在城東舊爲吳中勝地陸魯望所居也
皮陸有詩十首詠之予悉次其韻盖彷

佛昔賢之高致云

其一

聞說橋東地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覓舉絕
無書愛救粘絲蝶嗔驚出水魚時尋戴顒宅自
駕短轅車

其二

應愛山齋好秋風不卷茆鑿渠侵螘穴移樹帶
禽巢人世眞浮梗吾生豈繫匏不逢皮從事誰
結歲寒交

其三

載酒携山榼安琴製石牀鳧眠皆傍母蜂去自
從王穀雨收茶早梅天曬藥忙不扶靈壽杖筋
力老能强

其四

自少圖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
山資細雨魚生子斜陽燕哺兒平生無事迫辛

苦爲尋詩

其五

斬伐憑樵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
妨花酒債應多處詩名自一家虛煩時主召嬾
脫故衣麻

其六

長物元無有何勞犬護扉借看高士傳學製道
人衣窓破容螢入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繞不

是宦情微

其七

澹泊心情在蕭疎鬢影殘引泉規作沼畱筍待成竿自洗霑泥屐誰收掛壁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禮天壇

其八

沐罷便輕幘消搖詠晚天清風蘇病鶴驟雨禁鳴蟬舊史堆湘素新經録洞玄誰知城郭裏別

自有林泉

其九

汩汩泉通圃蕭蕭柳映門折花搓樹影踏藕損蓮根餓鴨呼歸艦新蠶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鬱林孫

其十

茶租催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笑文工造物憎貪畱漁艇載老謝鶴書徵誰識先生樂悠然臥枕肱

石射堋

在石城山又有石皷世傳鳴則有兵山上有石馬望如人騎

石射堋張石城石皷響或發石騎勢欲行彷彿古戰塲上有愁雲生餓鴟嘯寒風砉若箭鏑鳴何人作此畱山中鳥獸欲遏膽盡驚疑是神禹治水時來教鬼射降妖精至今風雨夕猶聽人

馬聲嘗聞父老言皷鳴則有兵方今瘡痍民脫命見太平我願碎其皷墮其堋　一人安四海清自此萬年無戰爭

白馬澗

在天峰支遁養馬處今有馬跡石

白馬何不居天閑乃在古寺長松間奇姿不受世羈絡遠自竺國馱經還澗邊飲罷寒雲起恍惚化龍跳入水空山夜雨不聞嘶埋沒蹄痕紫

苔裏高僧一去今幾年世上神駿還誰憐莫令
老逐風塵子憔悴哀鳴涂路邊

言公井

在常熟縣中世傳子游舊宅井也

冡寥武城宰遺井虞山陰千載汲未竭九仞功
應深蕪圃自可灌道源誰復尋絃歌聽已歇瓶
綆看還沈無爲渫弗食惻惻起歎音一瓢樂未
改庶幾回也心

祠廟

至德廟

在閶門內祀泰伯也予思其德作之辭

操

粵我有土岐山之下孰是營之維我考祖今我
于邁自岐徂荊豈不懷歸念我弟兄民勿我思
我思安只國已有后先君季子

子胥廟

在盤門內予哀其忠作弔伍胥辭

覽勾吳之故墟兮灌莽鬱其龍蓯館娃廢而爲
沼兮歸伍胥之遺宮奚千祀而弗毀兮翳若人
之死忠昔窮逋而渡江兮奮孤跡於羈旅旣入
郢而雪恥兮又棲越而攘侮使彼吳之强大兮
非夫子而孰爲何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而荒
娛陳昌言之悃款兮寔不忍視國之阽危衆以
子爲叵信兮肆讒辭之詆欺夫豈不能全身遠

適以自庇兮顧先王之舊德卒待隕而何言兮
恨終不能寤君之嬖惑載鴟夷兮浮游魂慘慘
兮在中流江神爲子兮哀憤鼓洪濤於高秋嗟
君子之出輔兮孰不願爲伊皋使言從而志行
兮致雍熙之陶陶何齟齬而多患兮惟重華之
不可以屢遭鄂侯諍而就醢兮龍逄諫而見屠
蓋自古而有之兮匪夫子獨罹乎此辜孰雖殁
而義安兮又舍是將焉索彼循默而苟容兮寧

獲免乎泚顡想子猶念夫故都兮或乘雲而來
歸顧荊棘之多露兮應攬涕而𣫍欷乎亦何爲
而感慨兮懼直道之墜也聊陳詞而表烈兮亦
邦人之志也

春申君廟

在子城西南卽舊城隍神廟也楚封春
申君於吳故祠之

封吳開巨壤相楚服强鄰名重三公子謀疎一

婦人畫幃留古像珠履絕遺塵簫鼓時迎祭還
憐舊邑民

三高祠

在吳江垂虹橋東祀越范蠡晉張翰唐
陸龜蒙也爲賦三絕句

范蠡

功成不戀上將軍一舸歸游笠澤雲載去西施
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張翰

洛陽忽憶鱠鱸肥便趁秋風問釣磯猶恨季鷹
辭未早不邀二陸共船歸

陸龜蒙

鴨羣無食水田荒風雨孤篷載筆牀猶有新詩
驚太守醉中揮翰木蘭堂

聖姑廟

在洞庭黿頭山晉王彪女得道或云姓

李氏祈禱者不誠則風迴其舟

湖心涌出黿頭山白波翠島非人寰清虛宜作
水仙府鱗堂荷屋居其間淵都羣靈孰爲主烟
鬟儵然一神女柔姿誰敢狎相親笑叱鼉龍起
雷雨玉骨蟬輕蛻幾秋世緣已斷靜無愁釆蘭
每約湘濱會拾翠時陪漢上游水禽翔鳴衛芝
蓋長在蒼茫杳冥外鮫人獻綃裁作衣螺女供
珠綴爲佩花落閒祠謝古春蕙幃瑤席掩香塵

空山夜夜星河遠芳渚年年蘅杜新霞舒霧捲凝光彩笑語無聞復誰待泠風幾度引舟迴宛似蓬萊隔烟海猿叫楓林魚躍波桂旗翻翠暮寒多女巫佇望飛帬度獨奏空侯引曼歌椒觴奠罷洸玄璧烏沒遙天湛空碧遺情不結楚臺雲世人何處尋蹤跡

白龍廟

在陽山世傳東晉時居民繆氏女生一

肉塊化白龍而去女驚絕遂立祠山顛又云龍子分職瀟湘每歲必歸省母子爲作迎送神曲

薦芳兮奠醑斲氷爲梁兮葺荷以爲宇神不來兮孰與處空山愀兮暮多雨渺吾望兮瀟湘雲宴宴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在堂盍歸來兮故鄉導赤鯉兮從玄鼉泠風回兮水鶩波偃靈旗兮來下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極倏迴輈兮山之側南有淵兮北有湫神不留兮我心憂願歲來兮惠我秋

短簿祠

在虎丘晉王珣寺其故宅也

下馬空林問廟扉衣冠寂莫掩塵幃不能復使桓公怒莫怪年來祭客稀

三賢堂

舊在郡治祠唐刺史韋應物白樂天劉

禹錫

吾邦古名藩出守皆時賢有唐三使君風流最能傳韋公既前蹈劉白乃後連政成屬時康民瘵各已痊良辰極游會消搖若神仙畫戟衛高館彩舟漾平川晨移閶齋榜夕賞華池蓮逸韻邁羣流豈將文墨牽至今郡中人猶想布治年時事屢變易遺祠委榛煙湖山少清氣草木空餘妍嗟我生苦遲無由廁賓筵殷勤展夙慕載

詠西樓篇

周元公祠

在吳縣胥臺鄉宋嘉定間元公四世孫和州觀察使興裔奏立後遭兵火僅存遺址焉

邈哉宋周子襟懷迥無塵精微闡太極默契心自純遠摹羲皇畫示我羲皇人道旣倡東南澹然韜吾眞祠燬罹兵燹祀廢遘時屯臨風仰景行恍惚如陽春

范文正公祠

在天平山公祖父冢在祠前乃置義莊在山下子孫至今守之

開閤陳書對御筵共言天子得時賢才陪上相趨廷內遽撫豪羌出塞邊松柏自依先隴廟稻禾猶滿義莊田古來直道難終合何必深嗟慶曆年

黄姑廟

在崑山縣東黄姑卽牽牛星由河鼓訛也父老言其精嘗降於此因祀之

農祭頻來水廟扉銀河東望失星煇天孫秋夜應相憶一去人間竟不歸

後學周希夔校梓

姑蘇雜詠卷上

姑蘇雜詠卷下

長洲高啓季廸著

冢墓

闔閭墓

在虎丘葬用銅棺澒池金玉爲鳧鴈魚腸之劒在焉三日有白虎踞其上

水銀爲海接黃泉一穴曾勞萬卒穿謾設深機防盜賊難令朽骨化神仙空山虎去秋風後廢

榭烏啼夜月邊地下應知無敵國何須深葬劒三千

要離墓

在闔門金昌亭傍

務夫殺壯士誰敢嬰餘怒今日古城邊耕人肆侵墓

吳女墳

在閶門外闔閭女也因悅童子韓重不得而死王舞白鶴於市送之令有鶴舞橋

魚燈照豔魄夜冷珠衣薄白玉土中埋紅蘭霜後落不乘臺上鳳空舞橋邊鶴韓重未歸來泉宮秋寂寞

璚姬墓

夫差女也

夢別夫容殿頭墮釵零落誰收土昏青鏡忘曉

月冷珠襦恨秋麋鹿昔來廢苑牛羊今在荒丘香魂若怨亡國莫與西施共遊

干將墓

在匠門外王使鑄劒二匣其陽王殺之後耕者嘗見青蛇繞其冢上

干將善鑄劒劒成終殺身吳伯亦遂亡神物豈不神始知服諸侯威武不及仁徒勞冶金鐵精光動星辰莫邪應同埋荒草千古春青蛇冢間

出猶欲恐耕人

梁伯鸞墓

在泰伯廟西金昌亭傍伯鸞嘗作五噫

歌予因效之以弔其墓

顧瞻亭皐兮噫丘墳有蒿兮噫鸞舂亦勞兮噫

危邦可逃兮噫先生何高兮噫

吳桓王墓

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之得金

玉甚多相傳吳長沙桓王孫策所葬也

朝出南郭門高墳鬱蒼蒼借問葬者誰乃是長

沙王黃腸豈不錮盜發取所藏金環出世間封

樹無暉光緬思衰炎際當塗逞姦彊英雄失所

據虎視誰敢當王初奮稗孤英風凛飛霜談笑

定江東賢豪欻來翔少假須臾年足見伯道昌

胡為困餅奴輕猾不自防天意豈佑魏遽使斯

人亡因觀感往事喟焉令人傷

石崇墓

在吳縣西六里潘岳之墓在其北岳金

谷詩云白首同所歸卒與崇同被害

虯須欲怒珊瑚折步障圍春錦雲熱眞珠換妾

勝驚鴻笑踏香塵如踏空酒闌金谷鶯花醉家

逐樓前舞裾墜財多買得東市愁羅綺散盡餘

荒丘猶憐白首同歸者坐伴游魂楓樹下

顧野王墓

在楞伽山下雲間又有野王讀書堆

南朝舊碑倒墓近樵蘇道應與讀書堆離離總

秋草

貞娘墓

在虎丘寺西吳名妓也

金釵葬小墳楊柳寺前村已斷花間信空歸月

下魂山鶯留曲韻草露帶啼痕車馬逢寒食還

來酹酒樽

緯墩

在崑山西相傳唐天寶優人黃番綽墓也

淳于曾解救齊城優孟還能念楚卿嗟爾只教天子笑不言憂在縣兒兵

韓蘄王墓

在靈巖山西麓有穹碑在焉

宋室中興日將軍武略優功宜超貫鄧名恥並

張劉白馬空南渡黃龍竟北游誓禽諸部種還報兩宮讎朝使須金冊邊人識錦裘躍戈衡野陣横棹截江流殘虜亡魂走中原指掌收未終藩閫寄已惑廟堂謀坐散熊羆士甘臣犬豕會和戎詞易屈復漢志難酬闕聳吳山曉陵荒鞏樹秋康頗歸未老郭令罷誰留折檻言徒切藏弓勢可憂俄看星隕壘永使陸沉州感慨思前代凄凉弔古丘劒花埋虎氣碑蘚剝螭頭石騎嘶風雨山僧護櫝楸皷旗何寂寂簡冊設悠悠父老悲猶在英雄事已休棲鴉嶺前墓聞說更堪愁

周興嗣墓

在虞山東麓宋高宗憫公殉節給轉字圩山地十四畝勑葬焉

高宗南渡後觀察死封疆畫策無遺算禽胡不避彊數窮身遇害名重骨猶香賜葬虞山勝恩褒萬古揚

山水

虎丘山

在城西七里山有清遠道士詩自稱生殷周而歷秦漢其有道之士歟唐賢多追和其作予亦次韻一首

神仙不可覊乘螭躡雲漢豈將避嬴劉荒山事窮竄何年東觀海一至此峰翫悠悠清詩傳宥

窅遺跡漫我來繼登臨長嘯憤初竏既秋煙蘿
疎欲雨風竹亂夜深空潭黑月吐石壁半龍驚
汲僧來鳥喜游客散間掩林下夕鐘鳴巘中日
勝賞誰能窮今古付篇翰飛騰子何之汨没予
可歎安得契眞期超然獲靈賛

天平山

在吳縣西二十里山多奇石有大小石
屋

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十里松杉風吹醒塵
土夢茲山凡幾到題字徧巘洞陽崖樹冬榮陰
谷泉夏凍怪石立誰扶靈草生豈種白雲翁然
來諸峰欲浮動高鶻有危棲幽禽無俗哢凌蘚
知履滑披嵐覺裘重嘗登最上顛遠見湖影空
漁樵度溪孤鳥鵲歸務衆還尋老僧居隔竹聽
淸誦慰我躋攀勞為設茶筍供幾年歷憂歎造
物若揶弄迷途遠山林遲暮堪自訟難追謝公

蕩空發阮生慟身今解組紱明時愧無用聊持
九節笻尋訪事狂縱石屋秋可眠山猶許分共

洞庭山

在太湖中卽包山舊無蛇虎雉三物有
穴乃靈屋洞天闔閭使靈威丈人入探
得禹所藏治水符弁不死方其中有銀
房石室弁白芝紫泉又有兩圓石叩之
則鳴謂神鉦云

朝登西巘望太湖青天在水飛雲孤洞庭縹緲
兩峰出正似碧海浮方壺嘗聞此山古靈壤蛇
虎絕跡歡樵夫濤聲半夜恐魂夢石氣五月寒
肌膚居人彷彿武陵客戶種橘柚妝為租高風
欲起沙鳥避明月未出霜猶呼中有林屋仙所
都銀房石室開金鋪羅浮峨眉互通達別有路
往非人途天后每降龍垂胡神鉦忽響驚棲鼯
自懸日月照洞內古木陰蔽空朝晡風吹白芝

晩易老雲帶紫泉秋不枯靈威丈人亦儔徒溪入探得函中符玄衣使者不暇惜欲使出拯蒼生蘇後來好事多繼往石壁篆刻猶堪摹千年玉鼠化蝙蝠下撲炬火如飛烏玄關拒閉誰復到似怪衣上腥塵汙勿言神仙事恍惚靈蹟具在良非誣我生擾擾胡為乎坐見白髮生頭顱久欲尋真未能去局束世故緣妻孥何當臨湖借漁艇拍浪徑渡先雙鳧獨攀幽險不用扶身

佩五嶽真形圖夜登天壇掃落葉自取新水供丹爐此身願作仙家奴不知儔人肯許無狂語醉發應盧胡

思夫山

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逸人居此採藥不返妻念之而死人哀之以名山

江上曾看望夫石湖中望見憶夫山夫君好采山中藥獨得長生竟不還不似蕭郎與秦女乘鸞同去彩雲間

五塢山

在城西南十五里即橫山也中有五塢故名為賦五絕句

飛泉塢

山空響更遠雨過流還急餘沫灑迴風一林紅樹濕

脩竹塢

色映溪沈沈秋雲生夕陰無限楚山意鶴鳴風滿林

丹霞塢

遙聞丹霞塢中有餐霞者絳彩發朝朝還同赤城下

白雲塢

雲開見山家雲合失山路聞語知有人欲尋已迷誤

芳桂塢

欲攀淮南樹人去山寂寞娟娟凉風生疎花月中落

陽山

在城西北古名秦餘杭山吳中山最高者中有白龍湫旱必禱焉

我登此山顛不知此山高但覺群山總在下坐撫其頂同兒曹又見太湖動我前洶涌三十萬

頃煙波濤長風吹人度層嶂不用仙翁赤城杖峰迴秋凝海鶻飛日出夜聽天雞唱中有一泉長不枯乃是蜿蜒神物之所都老藤陰森洞府黑樹上不敢畱棲烏常年禱雨車來此投令符靈旗風轉白日晦馬鬣一滴霑三吳巖巒蒼蒼境多異樵子尋常不曾至探幽歷險未得歸忽聽鐘來澗西寺此時望青冥脫略塵世情白雲冉冉足下起如欲載我昇天行古來名賢盡何有唯有此山長不朽欲呼明月海上來照把長生一瓢酒浮丘醉枕肱洪崖笑開口天風吹落浩歌聲地上行人盡回首

虞山

在常熟縣北虞仲隱處也爲作望虞山辭

虞山峨峨兮出雲油油胡斂其施兮弗雨九州下有蛟龍兮海波橫流誰使子來兮從伯氏以

游朝於隣兮望岐周國有祀兮有何求唐虞逝兮道阻修慚德輿兮干戈日休我思夫人兮心焉孔憂

龍門

在天平山

龍門何崢嶸此地表奇蹟山分兩崖青天豁一罅白知非禹功鑿想是鬼手擘長爲風雨關開闔自朝夕深含未吐雲對峙不崩石日光寒易

傾苔色陰更積只疑過此內便與人境隔始窺
巴幽深漸入尤險窄暗中把危藤蜿蜒欲驚鬼
僧留看古刻敲火照絕壁晚聞松聲號洶若波
浪激不知神魚飛到此誰點額我嘗謁　眞龍
天門謬通籍何必更區區求爲李膺客

卓筆峯

在天平山

雲來初似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

何事

石屋

在天平山

雙崖立幽關一洞開深宇靑嶂近爲隣白雲閑
作主不受杜陵風可避河朔暑華棟幾回新渠
渠獨千古

飛來峯

在天平山

風吹栽眉雲來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
飛去

五丈石

在天平山

勢危撑月墮影瘦倚雲平彷彿華峯井蓮花一
半生

太湖

在吳縣西周回五百里

長溪如白虹分走荆雪派具區納羣流襟帶三
郡界太虛混鴻濛元氣流沆瀣初疑溟渤寬稍
覺雲夢隘茫茫雁飛遲颯颯帆度快雨來鼉報
鳴風起鷗驚邁神龍作淵都豈復數鱗介珠光
照水府不受白日曬朝看砲車雲雪浪動澎湃
聲吹地將浮勢急山欲壞黃頭雖輕生掀篷不
敢懈有時湛明鏡峯吐靑幾塊煙中樹若莎波
上舟如芥漁就沙听炊客來水祠拜震澤思禹

功夫椒記與敗白魚逢夏出黃柑待秋賣我性好游觀夙負雲水債欲尋鴟夷舸不顧涉險戒人生亦何爲世故自拘械萬事風飄花百年露垂瀣何當叩林屋秉炬訪偓佺試探不死方爲人起痾瘵

天池

在華山絕頂歲旱不涸池傍有石名龜巢又有雲門集仙壇張公洞老子枕中記云此地可度難池中生千葉蓮服之

羽化

羣山職笠澤次第記曾到茲峰最靈奇獨失有遺憾故人總時彥休沐偶得告林壑軫遠情招攜誓同造出郭縱鞍輿入谷屏牙纛時當寒冬晨嵐霧态披冒幽幽霜泉微卷卷風葉燥尋溪見人煙問嶺知佛號意行恐迷誤遠託樵子導雲門不爲闢地僻夜無盜居僧作蠻音拄杖喜迎勞客來豈先知定有山鬼報方池開層巔旱歲貯深潦清暉蕩空明萬影鏡中倒雨壁削古屏風林舞高翻龜巢宜列坐苔淨不用掃浮杯逐流葉宛轉繞涯隩雪餘波更澄照鬢脫烏帽青蓮可服食傳記在仙誥松鳴古壇虛泉滴幽洞奧崎崅岡頭石突起類爭暴緬懷融結初天巧亦多耗探深識後返升險戒前躁谷暖晚應饑澗鳥寒不噪欲歸更留憩禪榻近茶竈詩歌

叢桂篇琴奏猗蘭操樂哉此嘉游去俗似高蹈及春幸重來芹藻應可芼何須效羊公登峴發嗟悼世路難強馳有力漫如昇富貴不可求盍亦從所好斯理苟未宜山水解相傲微言倘或能勿爲俗士道

其二

靈峰可度難昔聞枕中書天池在其顛每出青芙蕖湛如玉女盆雲影含夕虛人靜時飲鹿水

寒不生魚我來屬始春石壁煙霞舒灎灎月出後冷冷雪銷餘再況知神清一酌欣慮除何當逐流花逐造偎人居

劒池

在虎丘山

千將欲飛出巖石裂著礦中間得深泉探測費修綆一穴海通源雙崕樹交影山中多居僧終歲不飲井殺氣凜猶在樓鶻夜頻警月來照潭

空雲起噓壁冷蒼龍已何去遺我濟絕境聽轉轆轤聲時來試幽茗

練瀆

在太湖吳王開以練兵

吳越水爲國行師利舟戰夫差開此河艅艎試親練十萬凌潮兒材比佽飛健鼓棹激風濤揚艅逐雷電當時意氣盛謂已無勾踐鷗避去沙洲龍愁閉淵殿恃强非伯圖倏忽市朝變臺上失嬌妾臬閒掩慚面至今西山月恨凌秋一片猶有網魚人時時得沉箭

明月灣

在太湖洞庭山下

木葉秋乍脫霜鴻夜猶飛扁舟弄明月遠度青山磯明月處處有此處月偏好天濶星漢低波寒芰荷老舟去月始出舟迴月將沉莫照種種菱但照耿耿心把酒酹水仙容我宿湖裏醉後

失清暉西巖曉猿起

越來溪

在橫山下越伐吳兵自此入

溪上山不改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水尚哀聲昨日荷花生今朝菱葉死亡國不知誰空令怨溪水

採蓮涇

在城西南相傳吳王使美人於此采蓮

青蓮戢多子採得儂心喜今夜水風凉君王宿
船裏行處綠雲迷歌聲一道齊回頭調越女何
似若耶溪

女墳湖

在吳縣西北吳王葬女處事具吳女墓
注

月映孤墳近水頭芙蓉還似綺羅秋煙波千古
愁難盡因帶韓生別淚流

銷夏灣

在太湖吳王避暑處也

涼生白苧水雲空湖上曾開避暑宮清簟疎簾
人去後漁舟占盡柳陰風

硯池

在靈巖山

山骨誰鑿破一泓自泼黝醉後欲濡毫蜿蜒見
科斗

錦帆涇

在城內卽濠也世言吳王於此錦帆以
游

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
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

泉石

白雲泉

在天平山腰乳泉也

白雲不爲雨散在清泉流泉氣復成雲山中同
一秋巘前石竇幽寒處雲自長浮泉自注潛龍
未起出深湫渴鳥時來下高樹雲應無心飛上
天泉亦不肯隨奔川老僧愛此不復下山去臥
雲飲泉終歲年

石井泉

在虎丘山四面石壁天成張又新品爲
第三泉

淸源生石脈冷逼煮茶亭淨映銀牀色明開玉鑑形分秋歸客鼎汲月貯僧缾樹影洗泓碧苔文漬壁青熱中嘗可滌醉後嗽堪醒品第宜居首誰修舊水經

寒泉

在支硎山有石平廣泉流其上

遠落巘峰間平流盤石上月照欲成潭風吹不生浪聲兼寒葉下色映秋苔漲野客照羸顏曾

來倚筇杖

太湖石

出洞庭西山生水中者貴唐牛僧孺家諸石以此爲甲宋宣和間朱勔取進之大見珍異

汲人采石山根淵投身下試餕蛟涎馮夷不解護潛寶幾片捧出如青蓮寒姿本是湖水骨波濤漱擊應千年初疑鬼怪離洞府珊瑚鐵網相鈎連嵌空突兀多異態雲吐夏浦芝生田龍鱗含雨晚猶潤豹質隱霧朝常鮮淸音扣罷聲韻遠微釁洗出珠窩圓坐移名岫置庭砌日照彷佛生紫煙三峰削成泰華掌一穴透入仇池天醉中時到倚蒼蘚秋風冷逼吟詩肩洛陽園墅汴宮苑當時駢列誇奇妍黃羅封蓋素氈裹萬里貢餉勞車船奢游事歇家園廢盡付荊棘荒池邊人生嗜此亦可笑有身豈得如石堅百年

零落竟誰主空品甲乙煩題鐫又嗟此石何獻巧自召鑿取虧天全不如頑礦世所棄滿山長作牛羊眠

千人石

在虎丘劍池上

池上盤陀石千人列坐曾如今趺夜月唯有一山僧

園亭

顧辟疆園

其地今不可考自晉以來最爲有名故

追賦一首

江左風流遠園中池館平賓客久寂寞狐兎自
縱横秋草猶故緑春花非昔榮市朝亦屢改高
臺能不傾

南園

在城南吳越廣陵王錢元璙所闢營之

三十年勝甲吳中今郡學前菜圃也

君不見平樂館古城何處寒雲滿君不見奉誠
園荒臺無蹤秋草繁白日沈山水歸海寒暑頻
催陵谷改皇天大運有推移富貴於人豈長在
請看當年廣陵王雙旌六纛何輝光幸逢中國
久多故一家割據誇雄彊園中歡游恐遲暮矣
人能歌客能賦車馬春風日日來楊花吹滿城
南路疊石爲山引泉爲池辟疆舊園何足奇經
營三十年欲令子孫永保之不知回首今幾時
繁華掃地無復遺門掩愁鴟嘯風雨種菜老翁
來作主空餘怪石臥池邊欲問興亡不能語春
已去人不來一樹兩樹桃花開射堂蹴圃俱青
苔何須雍門琴但令對此便可哀人生不飲胡
爲哉人生不飲胡爲哉

松江亭

在吳江垂虹橋上

泊舟登危亭江風墮輕幘空明入遠眺天水如
不隔日落震澤浦潮來松陵驛綿綿洲淑平莽
莽葭菼積憑欄不敢唾下有龍窟宅帆歸雲外
秋鳥下煙中夕欲炊菰米飯待月出海白喚起
弄珠君閑吹第三笛

齊雲樓

在子城上今燬

境臨煙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

高棟北山形都聚曲欄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刼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滄浪亭

在郡學東積水數十畝蘇子美得之構亭於上其名始著

滄浪平無風波之驚滄浪廣有風月之賞吳興長史舊遷謫買得此水自號滄浪客垂釣在北

渚榜船臨西洲白鷗不來往遺興誰同游發清歌弄清景醉入荷花夢魂冷天念儒臣去國寃故與無塵水雲境斯人去已遠我來空復情滄浪水雖在不似昔年清躊躇獨過亭前路疎葦寒煙沙鳥鳴

鱸鄉亭

在吳江以陳文憲公詩語名也

獨上鱸鄉亭秋風南浦生載誦黃花句逢思張步兵天空白水遠日墮赤楓明我亦東歸客一壺宜醉傾

涵空閣

在靈巖寺

哀哀波濤漠漠天曲欄高棟此山顛置身直在浮雲上縱目長過去鳥前數杵秋聲荒苑樹一帆瞑色太湖船老僧不識興亡恨只向游人說往年

寺宇

靈巖寺

在靈巖山吳館娃宮舊地也

閣上香臺望下方漁村樵塢盡蒼蒼傾城人遠苔生逕歸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留塔影雨來閣外失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獨自吟詩送夕陽

南峰寺

在吳縣西二十五里支遁別菴也山有

石門

樵歸衆山昏天峰尚餘景欲投石門宿更度西
南嶺遠聞雲間鐘蘿逕入寺禾懸燈照靜室一
禮支公影鳥鳴澗壑空泉響牕戸冷對此問山
僧何如沃洲境

楞伽寺

在橫山下石湖上山頂有塔隋人書碑

甚工

夕陽下西嶂返照東湖水來尋古寺游楓葉秋
幾里叩門山猥驚維馬林鳥起鐘聲出煙去半
落漁舟裏楞伽義未曉塵累方自恥欲打塔銘
碑從僧乞山紙

堯峰院

在吳縣西南橫山寺有寶雲井偃蓋松

白龍洞

堯帝何年到名猶在此峰巖留千尺井寺發雨
時鐘僧出因尋菌人來爲看松白雲深洞裏聞
有聽經龍

慧聚寺

在崑山殿柱有張僧繇畫龍今毀唐孟
郊張祜嘗留詩余因次其韻

次孟郊韻

鳴鐘警迷方枯僧兀趺牀石姿生寒稜松子落

古香殿鎖山雨氣樓迎海暾光遙望蒼蒼城愁
是車馬場

次張祜韻

煙斂城初出潮來野欲吞危樵緣磴角倦衲憩
松根刹表藏林寺鐘聞隔海村畫龍飛去久空
掩殿堂門

孤園寺

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故宅也

欲問南朝常侍宅已爲西域化人宫山僧歸帶漁舟雨湖鳥來聞粥鼓風橘柚垂簷秋殿暗波濤驚座夜堂空給孤長者誰曾見應在煙雲杳靄中

橋梁

皐橋

在閶門内由漢賢士皐伯通所居得名唐妓泰娘亦居此焉

閶門啼早鵶拂面見飛花綠水通蠙舫紅橋過犢車誰尋伯通宅只問泰娘家

乘魚橋

在子城西北宋吳子英嘗於此得赤鯉有翅角乘而飛去

橋上西遊人橋下東流水游人如水流朝暮何時已誰知有飛仙赤脚踏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左招騎龍君右攜乘鸞子笑餐紫雲英同歌珠宫裏歸來舊城郭千載一日爾下看橋上人還隨雞鳴起去者已如灰來者猶似螘不解養谷神紛紛自生死

楓橋

在閶門西七里唐張繼題詩處也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裏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繼烏啼月落又鐘聲

烏鵲橋

在長洲縣治東

烏鵲何飛月自明恨通銀漢水盈盈夜來橋上吳娃過只道天邊織女行

垂虹橋

在吳江卽長橋也

行人脚底響波濤驅石神鞭是孰操影落蛟龍朝窟暗形垂蝃蝀暮天高煙中去憶鴟夷遠月下吟誇長史豪幾度憑闌賞秋色鱸魚新買繫

歸舠

雜賦

南山有鳥

吳王女玉悅韓重不得而死重遊學歸往哭其墓玉形見贈重明珠作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云

南山有鳥北山羅兩地一失驚風波哀鳴獨宿心靡他寃抱幽恨歸山阿不及山上松纒綿同

女韓君歸來聽妾歌相思感君情意多贈君明珠淚滂沱死生茫茫奈何

玉波冷雙蓮

唐處士李箴夜游震澤逢女郎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哀吳宮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芷秀菂華之曲蓋龍女云二曲世皆不傳予戲爲補之

金風暮剪雙頭蘂惜臉醉秋嬌血紫宮女三千寵笑喧錦雲陣冷鴛鴦死滿江煙玉流古香尋魂弔影愁茫茫吳天墜露衰紅濕一夜波凉小龍泣

芷秀菂華

事見前芷即菂也香草出吳中者佳

春香上羅襦暗列蘭橈渡蝶散掩紅房王孫歸已暮斜條拂蛾鬢釆擷同芳杜脉脉雨煙濃江皐斷腸路

王敬伯歌

敬伯晉時人嘗泊舟通波亭下理琴有美人來共飲命小婢彈箜篌歌宛轉詞將曉各贈物而別後知是鄰船吳令亡女麗華也

舟初維琴始薦驛亭邊夜相見語宛轉情綢繆解環佩彈箜篌語易闌情難歇江波寒墮明月緑壺再傾芳音欲違譬彼林鳥逢晨各飛羅衣

沽霜蜮烏忽起明日相思孤棹千里

吳鉤行

吳鴻扈播也

吳鉤若霜雪吳人重游俠鐏前含笑看上有雠家血

疊韻吳宮詞

皮陸嘗有此作因戲効之

筵前憐婣娟醉媚睡翠被精兵驚升城棄避愧墜淚

鬭鴨篇

吳多綠頭鴨性善鬭

春波漾羣鳧戲鬬每堪翫宛轉迴翠吭穢雜振文翰聲兼江雨喧影逐浦雲亂唼喋隊初交紛披勢將散持敵忽同沈呼儔更指喚時陳水檻側或聚湖亭畔長鳴若賈勇遠奮如追竄荷葉觸俱翻菱絲罥齊斷魚駭沒中流鷗驚起前岍心踦朧雄驕氣壓場鷙悍海客朝自驅溪娃晚猶看稍欲凝行舟渾忘避流彈苦爭應爲食幸勝非因算微鳥昧全軀臨川獨成歎

鶴媒歌

吳人弋鳥以鶴爲媒

鶴媒獨步荒陂水仰望雲間不飛起遠呼過鳥下南汀鼓翼相迎似相喜共爲羽族生水鄉暫從飲啄無猜防草有伏開中潛弩弋師讙笑媒矜舞㠯爾高絜非凡禽胡爲徇食移此心愛人馴養忘遠舉好陷同類機腸溪嗚呼世間幾人號君子得利相傾亦如此

笠澤叢書 卷下

牛宮詞

吳地下濕冬寒牛即入欄唐人謂之牛宮

豕豢於笠雞棲於塒㠯爾烏犍何所止斯歲聿云暮雨霜以風乃築環堵以爲爾宮既用爾方

豈恤爾寒庇處密固我心孔安

照田蠶詞

吳俗除夜田閒然高炬謂之照田蠶

東村西村作除夕高炬千竿照田赤老人笑祝小兒謌願得宜蠶又宜麥明星影亂棲烏驚火光碎寒春已生夜深然罷歸白屋共說豐年真可卜

偃松行

在天平山西舊文正書院前

龍門西岡魏公祠祠前有松多古枝長身蜿蜒横數畝巨石作枕相撐揞春泥半封枯死骨凍蘚盡裂皴生皮無心昂聳上霄漢偃仰獨向荒山垂蟄雷破獄撼不動千載一夢醒何遲政如臥龍未起日深意有待風雲期太湖月出照夜魄天峰雪積埋寒姿濤聲時吼若鼾息野老驚起山僧疑左伸右屈多異態天自出巧非人爲畫師安能把筆寫樵子豈敢操斤窺杜陵枯柟已憔悴蜀相老柏非瑰奇何如此樹怪且壽呵衛定想煩靈祇不知已閱幾人代游客過盡今存誰明堂屢興不見取得全正愛同支離我嘗來觀忍遽返醉坐其上高吟詩葛陂節竹亦騰化神物終去可久羈何當一叱使飛起載我萬里游天池他年還訪舊城郭正是白鶴歸來時

弔高獨君

在大曆十三年虎丘山石上隱出詩二首甚哀又自言其墳在山北然不知何人也

君本何代人姓名復爲誰何年棄人間長眠此山陲荊榛鬱蒙蘢孤墳上無碑游魂久未化哽咽還能詩人歿乃歸滅憂樂豈復知君何獨煩寃猶有親愛思一死衆所同已矣焉足悲陳辭爲相弔此理君當推

開元寺石鉢

晉有漁者得於滬瀆將貯葷茹忽見佛像於外遂獻於寺其質非石非玉今存

寶石當年𤩽帝青浮波不異木杯輕傳亞巳歷乾陁國乞食曾來舍衛城漁父得時初洗獻法王在日每擎行寺僧見客休頻𢷬恐有藏龍此內驚

兩妓

李娟張態樂天守吳時名妓

李娟張態兩嬌姿傳得香名在白詩當日罇前漫歌舞使君家自有楊枝

甫里即事

甫里在松江之上陸魯望所居也余寓其北渚頗擅煙波之勝爲賦六言四首

長橋短橋楊柳前浦後浦荷花人看旗出酒市鷗送船歸釣家風波欲起不起煙日將斜未斜絕勝苕中剡曲金甕玉鱠堪誇

唼唼綠頭鴨鬬翻翻紅尾魚跳沙寬水狹江穩柳短莎長路遙人爭渡處斜日月欲圓時大潮我比天隨似否扁舟醉臥吹簫

江廟漁郎晚祭津亭估客朝過鐘邊山遠水遠篷底風多雨多饑蟹銜沙落斷黠禽啄竹窺羅丫頭兩槳休去爲唱吳儂棹歌

橫網不遮過客渡船時載歸僧炊遂飯熟炊稻

采蓮歌和采菱烟外晚村弄笛沙邊夜店停燈短簑舞拍銅斗我亦年來稍能

郡後學周希夔校梓

姑蘇雜詠卷下

姑蘇雜詠跋

姑蘇雜詠一百三十六首鄉先生高太史季迪所作也蘇爲江南名郡自周泰伯封地爲吳至壽夢而始大歷漢唐宋以迄於元其間人物之盛衰風俗之厚薄學者所當知也山川之清古宮室之廢興學者所當考也然欲知之者不但知其粗必欲知其精欲考之者不但考其事必欲驗其迹因其迹以究其精此雜詠所以作也傳嘗考閱郡志雖知其槩然以未得弔古追覽爲恨間爾休暇從畸人逸士徜徉山澤詢於故老皆曰昔之巍宮而峻宇者鞠爲草莽之墟矣昔之祟臺而茂苑者更爲麋鹿之所矣我

聖明受命涵煦生民三十餘年雖昔宮室之有廢興然山高而水清者固自若也人物之有古今然風淳而俗美者猶自如也弔古追覽

之際能無所感乎此雜詠所以人傳誦而不已也錫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謀鍥諸梓慮其傳寫之訛屬傳編次而校正之復需言識於簡末傳媿庸陋不足以序其後然以晚生是邦雖不獲從先生杖屨以游幸得覩其全集與二三故老更唱迭詠以助登高望遠之懷亦太平之一樂也尚何以膚陋辭哉若其詩之妙絕足以鳴

盛世之音者已有大方之論茲不敢贅覽者必自得焉

洪武三十一年歲戊寅五月朔郡人周傳識

姑蘇雜詠終

姑蘇雜詠原敘

宋孝宗欲相范志能志能不知稼穡之艱命且中止志能聞而爲賦田園雜興詩六十首以見意彼其詩雖曲盡田野之情要未能無所爲也予友周君正道亦吳人安分不求無欲自足以懸車之暇怡情典墳覽觀山川遺田野之詞而摭民俗古蹟山水人物園池亭榭塔廟墳墓凡郡志所載足目所到將遂湮微者一寄之詠

歌積以歲月得五言古詩若干首可以備考索可以興感慨可以悅性情非直風雲月露而已昔杜子美夔州以後詩紀蜀之山川略盡千載而下目爲詩史今正道所歷雖不遠萬里而山川之勝泉石之美池臺之存沒園苑之廢興或使人喜或使人悲或使人傷今而懷古有不待跬步瞬目而吳之山水已坐遊於几席之上矣寧不近於史乎崑山盧舍人公武方續郡志是詩固不可遺至於山川之美是詩與是詩之美山川其孰重孰輕意者公武亦莫能辨然其歸顧不賢於田園雜興役役富貴之塗者歟洪武丁巳冬嘉平日江陰孫大雅敘

姑蘇雜詠原敘

姑蘇雜詠自敘

嘗讀高啓季迪姑蘇雜詠凡一百三十六篇古今諸體咸備命意遣辭如健鶻橫空如駿馬歷塊如春園桃李如秋汀蘋蓼超逸不羣而俊麗可喜深得詩人之妙者然於紀事考實乃或遺焉其於感發懲創之意則未多見龍門一詩末云我嘗謁　眞龍天門謬通籍何必更區區求爲李膺客而乃卒貽黨禍其亦嘗客膺之門矣

何所行非所言耶噫天假之年學日以充眞積力久則奚止於是哉余耄矣日無所事嘗因其題各賦五言六韻或志書有所未暇紀載者閒附一二庶後之覽者或有所採擇云洪武十年孟夏望日拙逸老人周南老書於明善齋之西軒

姑蘇雜詠目錄

西施洞
香水溪
酒城
雞陂
翫花池
琴臺
甪里村
死亭灣

毛公壇
支遁菴
放鶴亭
稚兒塔
烏夜村
蔡經宅
生公臺
臨頓里

不射堋

祠廟

至德廟
子胥廟
春申君廟
三高祠
聖姑廟
白龍廟

三賢堂
周元公祠
范文正公祠
黃姑廟

冢墓

闔閭墓
要離墓
吳女墳

下卷

山水

銷夏灣

硯池

錦帆涇

泉石

白雲泉

石井泉

寒泉

太湖石

千人石

園亭

顧辟疆園

南園

松江亭

齊雲樓

滄浪亭

鱸鄉亭

寺宇

靈巖寺

南峰寺

楞伽寺

堯峰院

慧聚寺

孤園寺

橋梁

皐橋

乘魚橋

楓橋

烏鵲橋

雜賦

南山有鳥

玉波冷雙蓮

芷秀葯華 此下五題詩俱闕

裔孫 瑄 校梓

姑蘇雜詠目錄終

姑蘇樵詠卷上

吳郡周南老正道著

風俗

吳趨行

古樂府有吳趨吳人歌其土風也

吳風重禮讓至德光軒虞弦歌被井邑流化均涵濡風行草廼偃澤瀦水所趨學道民易使文章礪廉隅我世占吳籍論高每過迂聽我吳趨

行莫使歌吳歈

古蹟

吳王郊臺

在橫山東麓吳僭王時嘗祀帝也

橫山東麓東阜土高崔嵬猶存壇壝跡云是吳郊臺惟吳本伯命淫名孰先開短垣斯自踰綱紀日已摧負既請先死億負衆庶哉上帝其可告胡爾干其啚昔晉使董褐復命有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億負晉庶衆吳王語也億安也負恃也

姑蘇臺

在橫山西北麓夫差因越獻柵楣而起此臺造九曲路以登其高見三百里越破吳焚之

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洿池不日臺已成今吳民既罷柵楣巧雕鏤金璧光陸離詰盤路九曲欄檻星斗垂藏春貯歌舞永夜甘荒嬉望窮三百

里不見來禦兒越大夫種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

長洲苑

在太湖北岍闔閭遊獵處也

長洲何迢迢宛在水之涘林麓蔭敷紛原隰平如砥干旄開茂苑嬉遊極雄侈講武耀威靈騎趹而車馳繁華忽成夢宮堂漫流水信彼公孫占奚庸矜宰嚭夫差嘗夢流水湯湯越吾宮公孫聖占之曰此宮空虛也夫

華歆曰鄰國貢財有餘也

丁令威宅

在陽山有鍊丹井存焉

鶴僊丁令威宅枕陽山陲僊化鶴不返宅廢人已非餘遺丹井在井口苔生衣丹光時夜發猶能照巖扉月斜人籟寂鶴自遼東歸爲歎華表唫但傷知音稀

梧桐園

在吳宮夫差園也

碧園宮園樹曾猗朝陽鳳花開襲香霏葉密棲織霧雨雜瑞珮聲風生金石弄初秋一葉零深宮愁已動前園忽橫生怪入夫差夢知匪梁棟材盲僮斯偏從 失差夢前園梧桐橫生公孫聖占之曰梧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

館娃閣

在靈巖館娃宮中閣也

綺閣高嵯峨上出硯石山飛甍絢金碧館娃貯瑤環笙歌蕩春心嫵媚生歡顏闔閭不懷安自謂吞百蠻夫差竟窮欲臺對知後艱千年足慨歎寂莫棲禪關 楚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今即世吾聞其子又甚焉吾是以歎藍尹亹對曰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欲而驕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采香徑

在香山之傍吳王種香於此使美人採之

香山昔種香下臨溪水長迢遞采香逕泛舟擷馨芳零露濕翠衣膩水明紅粧天既奪之食遺種不復昌寒流去如箭勢直千尺强香銷魂不返月落黍餘杭 范蠡言吳見越馳騁射獵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

響屧廊

在靈巖山吳王使西施步屧於此寺中

今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爲之

長廊架空㕒屧響應虛迴時聽雙鴛聲入寂晝陰靜接武何輕盈揚儀應秀整風來步搖動月明環佩冷香迹隨塵銷化作招提境於今聲已斷空對蘇屠影

走狗塘

在城西吳王作

遊田涉長洲塘隄如坦途吳王曾走狗一一皆

韓盧掎狡逐潛兔扼噬奔雄狐追蹤極蹂躪徒搏爭馳驅胡爲兩黑猘南北同嗥呼陰匿既符夢伯業孰與圖　夫差嘗夢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公孫聖占曰黑者陰也北者匿也願大王按兵修德

百花洲

在姑蘇臺下

灼灼洲上花穠纖亞紅白艷冶映朱欄芳菲邐綺陌看花春復春豈知兩賢厄再涉沒以須人去春寂寂我來千載後繁華總陳迹悵望夕陽低平蕪慘寒碧　越之左右遂涉沔又敗吳於沒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沒也郊也

吳王井

在靈巖山

山腰水一泓吳宮甃爲井千古瀾不生澄澄倒雲影碧沁氷壺寒香沉蕉漿冷六月消煩歊嬌娃照粧靚銀牀墮玉釵金瓶汲素綆日晏猶醲

酣爲試先春茗

西施洞

在靈巖山半

巖阿穴空洞中有黃金屋潛通苧羅山來此長蛾綠深藏春似海嬌貯人如玉貪戀傾城姿寧忘樵李辱焉知無鎖鑰乘風五湖曲摩挲石上痕洞口遺芳躅

香水溪

在吳故宮俗云西施浴處

吳宮香水溪俗傳脂粉塘煖波浮漲膩晴消汎紅芳美人曾此浴魂銷水猶香可憐清泠泉照此妖冶粧不濯郎衣塵孰比華清湯只今開寶仆曹溪源更長

酒城 一名苦酒城

聳昔酒爲池吳今酒有城築城以釀酒不悍民勞生滿貯梨花春縢醞竹葉清沈湎曾忘闔有

戒寧莫醉此越來水晝眠猶未醒城成更不易時得苦酒稱

雞陂

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

城東古婁門外有雞陂吳雞多善鬬奮勇若吐奇縱觀曾賜錦激猛猶健見蹀躞遍城墟棲止不以塒豈獨司晨旦端由肆諧嬉何如夜冥冥風雨甲猶西 甲猶夫差所葬地也

浣花池

在靈巖山

花穠池水清碧涵紅影亂波浮彩霧明萍開錦雲散池上惜花人四時足娛翫胡知若耶妖致使民麋爛一曲舞山香花空時已換緊彼後所得易足供把玩

琴臺

在靈巖山

山巔屹崇臺路迴臨草堂紫璚琴已化丹山鳳高翔薜花潰碧薦草綠侵石牀我來坐臺上瑟瑟松風凉壑陰靈籟生髣髴宣宮商慨彼據梧人山高兮水長

甪里村

在洞庭山四皓之一甪里先生之鄉也

洞庭之西南粤有甪里村中藏避秦人寔爲太伯孫一出安漢儲始知德望尊高皇遂悲歌鴻

龍不忍言羽翼既已成紛紛奚復論苟非留侯
訪元道終丘園元道甪里先生字也周姓

死亭灣

在閶門外漢朱買臣妻恥而自縊處也

亭亭金閶亭亭下水一灣水清宜濯纓不照慙
婦顏嗟哉翁子妻年少恥苦艱焉知夫晚貴持
節衣錦還雖經寧忍死嗌彼眞愚頑桓桓會稽
守終身豈常鰥

毛公壇

在洞庭山漢劉根得道處根既仙身生
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有鎮壇符存

朝遊金庭館解駕毛公壇八景飛高清仰浮紫
晨端碧樹耀四靈玉井騰神丹漢符閟眞迹宛
宛雲龍蟠我來觀妙象月落空壇寒安得呼我
起白日生羽翰

支遁菴

在南峰晉僧支道林剜山爲龕以居

陟彼支硎山巘俯忽似龕道林嘗卓錫構此棲
禪庵虛敞廓有容地靈泉潔甘龍駒騁神駿致
使林壑慙苔荒蹤迹湮猶記曾停驂白雲閟巖
扃焚香禮瞿曇

放鶴亭

在天峰寺支遁放鶴處也

南峰具佳勝翼然山上亭凭欄放白鶴振羽凌

青冥極目際渺茫縱影乘爽靈去去久不返渺
我俱忘形支公好清吟朗詠風泠泠鶴從華
來歸時還姓丁

稚兒塔

在半塘壽聖寺昔有法師存誦法華
經童子死葬此義熙中商人謝本夜泊
此岸聞經聲至旦尋之冢上生青蓮花郡
聞詔建塔

巍巍半塘塔自昔名稚兒兒葬塔之下臭腐化
神奇青蓮開冢上花光疑碧滋謂兒轉法華[illegible]
說陀羅尼經聲亟夜聞精爽猶嚶咿諒彼義熙
八千載疑傳疑

烏夜村

在崑山南晉穆帝后父何準寓此生后
之夕羣烏驚啼因名

崑丘山南村祥光燭坤倪夜白奪明月羣烏忽

驚棲啞啞啼徹旦異此聲大奇村東何家婦夜
半生王姬焉知荊布女后服榮翟褘至今村上
民不重生男兒

蔡經宅

在胥門後漢中散大夫王方平得道嘗
教經尸解之術又與麻姑過飲其家

胥門一區宅幽居混民廛中有求道子骨相應
當仙方平弭靈節總轡停雲軿麻姑適來會行
厨進芳鮮若人既委化虛形抱重玄胡爲感外
象背豢寧受鞭

生公臺

在虎丘山生公說法時石皆點頭

步入雲巖寺臺空雨花碧生公講眞詮坐此曾
振錫山靈忽點頭神通悟頑石磐陀與沙礫一
一具六識遂使巖壑姿於今有德色爲問三生
魂林間經幾白

臨頓里

在城東舊爲吳中勝地陸魯望所居也

吳宮日臨頓里巷因館名地偏足佳勝卜構居
幽貞琴書樂蕭散軒墀謝騎榮鹿門隱同癖松
陵詩屢賡於今總閭閻獨有橋庚庚過者爲歔
欷猶能慨高情

石射堋

在石城山又有石鼓世傳鳴則有兵山

上有石馬望如人騎

石城山頭石屹立名射堋石皷儼在簇石騎勢欲騰昔傳父老言皷鳴卽致兵年來屢爭戰斯石還有徵方今氛祲清堋沕皷不勝何如岐陽石千載徵文明

祠廟

至德廟

在閶門內祀泰伯也

勾吳始封君寔周之長宗三以天下讓去國何從容君親義兩全讓固德愈崇荆夷東海隈黎庶咸來從遂令千載下至德歌遺風周祚亦云竭廟食終無窮

子胥廟

在盤門內

㷀㷀楚亡臣用吳復父讎倒行而逆施道極將誰尤爲吳保先嗣誓雪靈姑羞嗟君變讒謟人此孩童謀良也請溢先懸目東門樓孤忠耿有光寔與天地侔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予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不違亡之階也

春申君廟

在子城西南卽舊城隍神廟也楚封春申君於吳故祠之

築君故吳墟封邑遂有吳邑民嚴廟祀高宮儼冠裾說秦歸楚嗣子時多智謀相楚誇豪雄得

君良有初胡爲惑寵嬖用計計益疎謂彼毋望人英也其置諸朱英謂春申君曰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英卒亡去

三高祠

在吳江垂虹橋東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也

吳滅事已濟輕舟歸五湖洛下棄印歸千里懷

蒓鱸甫里樂甘遯自比涪翁漁遭時固先後志
操同一趨三賢凛高節愧彼名利徒萬古垂虹
月濤光炯冰壺

聖姑廟

在洞庭黿頭山晉王彪女得道或云姓
李氏祈禱者不誠則風迴其舟

盈盈粉黛救遺廟臨芳嶼揚靈洞庭西弭節黿
山渚駕龍乘白黿鱗鱗魚媵予倏來兮忽逝衝

風挾雲雨過舟恐濤惡要靈貧椒醑傳載或可
稽曰晉王彪女

白龍廟

在陽山世傳東晉時居民繆氏女生一
肉塊化白龍而去女驚絕遂立祠山巔
又云龍子分職瀟湘每歲歸省其母凡
旱必禱焉

陽山第三峰雲深神所栖下有白龍冢上有雷
母祠昔傳民家女育龍此山壢龍化母驚絕雷
電交相馳於今禱必應雨暘無愆期緊靈神變
化猶知有母思

三賢堂

舊在郡治祠唐刺史韋應物白樂天劉
禹錫

詩傯矣風流刺史曾牧吳香山愛雅韻每恨不
與俱豈期寶曆初接踵分郡符詩豪更神逸先

得驪龍珠爲白歌遺愛五馬來于于邦人仰風
節構堂表良模

周元公祠

在吳縣胥臺鄉道山之左四世孫武功
大夫奏立歲久傾圮八世孫文英復鼎
建之繼遭兵火僅存故址焉

道山元公祠南宋敕建之曾孫使觀察於玆盡
孝思東吳倡禮樂南國瞻威儀草荒埋斷碣有

孫重構基百年幾興廢千載留遺辭渾淪得再
闢祀復知何時

范文正公祠

在天平山公祖父冢在祠前乃置義莊
在山下子孫至今守之

天平吳巨鎮奕奕魏公祠靈氣盛鬱積慶源來
逶迤策勳佐台輔威聲鎮羌陲庶幾百年後忠
烈表令儀歲祀具牲醴有司循典彝雲仍蔭垂

裕永永惟敬祗

黃姑廟

在崑山縣東黃姑卽牽牛星由河鼓訛
也父老言其精嘗降於此因祀之

黃姑與織女睆彼河西東胡為玉山側靈姑于
以隆褰帷拜靈姑宛然天女容黃姑卽河鼓誰
能辨雌雄神亦不為語惟民之所從有禱輒斯
應歲歲祈年豐

冢墓

闔閭墓

在虎丘葬用銅棺澒池金玉為鳧雁魚
腸之劒在焉三日有白虎踞其上

穿土鑿山骨積壤崇林丘黃腸錮銅槨玉鳧浮
永溝金精來踞虎瑞兆符眠牛生維寶莫邪干
焉殉純鉤池空因劒名寒碧澄陰湫高深切足
恃曷用智力求

要離墓

在闔門金昌亭傍

細人膽氣雄一言挫壯士臣吳許申胥扳臂刺
慶忌兩勇若相厄多君囊底智棄妻固非仁殺
身以全義西出金昌亭亭下幽扃閟年年草自
春與之山河異

吳女墳

在閶門外闔閭女也因悅童子韓重不

得而死王舞白鶴於市送之今有鶴舞

橋

鶴舞導靈輀花落埋香玉幽憤爲誰嬌愁鎖春
蛾綠不復栖鴛鴦焉知走麋鹿嗟爾韓家兒胡
爲遂所欲相思與死生佳期難再復維凰鄙衆
鳥誰能慰煢獨

干將墓

在匠門外王使鑄劒二匿其陽王殺之

後耕者嘗見青蛇繞其冢上

神物須人就爍身劒迺成厥妻剪爪髮投冶濡
金精兩龍躍而出干將獲全生獻雌匿其陽殺
身逆鱗嬰匠門傳有冢春埗還自靑劒化巳云
久。吳沼墓亦平。

梁伯鸞墓

在泰伯廟西金昌亭傍伯鸞嘗作五噫
歌故詩及之

伯鸞抱清節鸞舂苦勞生吁嗟歌五噫豈其相
杵聲配無德曜賢曷以成嘉名城西禮讓鄉有
此高士塋過者爲俯式路近金昌亭於今冢雖
夷指地民猶稱

吳桓王墓

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之得金
玉甚多相傳吳長沙桓王孫策所葬也

溉南桓王墓高冢何穹崇昔爲盜所發冢開寶

氣空屛然一髫孺揮筆定江東闢地餘千里義
勇日以雄萬歲期永藏誰能錮幽宮英雄昔所
在燕麥搖春風萬歲永藏四字其墓磚所刻也

石崇墓

在吳縣西六里潘岳墓在其北岳金谷
詩云白首同所歸卒與崇同被害

城西多孀塋信美非金谷荊州石刺史胡爲此
埋玉縮懷步障春雲錦爛綺縟買嬌敎歌舞不

惜珠三斛顧此墜樓人焉知禍所伏蒼蒼墓已墟誰歟悲宰木

顧野王墓

在楞伽山下

迢遰越溪水映帶楞伽山清淑氣所窮鬱鬱佳城環野王識龍穴卜兆於其間平地不起墳乃知防後艱癖愛山水勝清興殊不慳丹青更稱絕猶得留塵寰平地不起墳野王語也

眞娘墓

在虎丘山西吳名妓也

女郎善歌舞日事繁華樂死葬虎丘道未忍甘冷落香魂化蝶飛每爲春風托至今墳上花猶能媚輕薄紛紛遊冶兒歡呼爲盤礴幽幽短簿祠誰來酹清酌

綽墩

在崑山縣西相傳唐優人黃番綽墓也詼諧多滑稽啓寵納慢侮笑取玉環歡拍按盲胡舞天寶志欲滿侈心日益蠱宮車遠播遷魄喪漁陽鼓胡爲王門優有此一坏土遂令村之氓猶能三反語

韓蘄王墓

在靈巖山西麓有穹碑在焉

我行靈巖麓豐碑高入雲摩挲石上文有宋蘄王墳唯王著忠勇譚笑揮三軍誓雪兩宮恥恢復酬君恩廟堂主和議不克成厥勳湖山縱清隱千載銜哀魂韓自號清隱居士

周觀察墓

在虞山東麓宋高宗給賜轉字圩山地十四畝零勑葬上立周輿喬墓四字大碣至今存焉子昺爲常熟縣尉孫輿蟄書檢閱文字曾孫才沿江制機檢察承部兵四世祖孫皆祔葬於此遂占籍於

吳南卽裔孫也

厄宋蹕南渡觀察平江路汪黃誤國謀致令誹
遷播孤臣馭時艱殫力披肝吐女眞肆跳梁穢
毒東南土死節殉海邦斷臂拒金虜忠血茜荒
丘英風邁千古觀察諱輿裔濂溪孫南老祖也寧將血濺胡人馬忍肯偷生終
牖間斯觀察之讖語也

裔孫　瑄　校梓

姑蘇襍詠卷上

姑蘇襍詠卷下

吳郡周南老拙逸著

山水

虎丘山

在城西七里上有千人石下有劍池

六鼇海上來平田湧孤峰兩崕劃中開下有泉
脉通泉石鬬奇詭闔閭宅幽宮金精化白虎劍
氣橫彩虹揭來已銷歇澗壑生悲風惟餘一片
石時坐僧譚空

天平山

在吳縣西二十里山多奇石有大小石
屋

天平翠巘嶼高與霄漢齊星辰手可摘磴道飛
空梯偉石聳奇秀巉屋藏幽栖溶溶白雲溪流
泉瑩玻瓈絕頂照湖影光眩眼欲迷我嘗極遐
覽杖屨窮攀躋

洞庭山

在太湖中卽包山舊無蛇虎雖三物有穴乃林屋洞天闔閭使靈威丈人入探得禹所藏治水符并不死方其中有銀屋石室并白芝紫泉又有兩圓石叩之則鳴謂神鉦云

兩峰東西峙對屹具區澤波搖縈嶂浮雲開蒼翠積地古山有靈蛇虎絶蹤跡林屋窈而深中

有眞仙宅靈威探禹符窮幽振金策信有不死方奚爲異今昔

思夫山

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逸人居此採藥不返妻念之而死人以名山

峨峨湖中山山巖開巇崿應知避秦者遠與世事違良人採藥去歲久不復歸天寒翠袖薄日夕勞夢思化作山頭石引頸雲依依山石或可

轉妾心終不移

五塢山

在城西南十五里卽橫山也中有飛泉脩竹丹霞白雲芳桂五塢故名因各賦一詩和舊韻

芳桂塢

林塢藏幽芳叢桂鬱蒼玉子落明月中香生流澗曲風前墮粟金雨餘明淨綠伍以荃蘭幽悒

彼桃李俗中有道人居淸名紀僊籙爲花歌古香對酒不忍觸

飛泉塢

層崖瀉流瀑泓渟貯寒冽乘風曳銀練激湍霏玉屑飛珮聲玎玲揚霓影列鉄澗底咽春冰松梢墮晴雪相看頓淸灑時能漱紺潔陰生朱夏寒冷然滌煩熱

修竹塢

陰森如渭川玉潤寒碧鮮林深積重翠風過鳴繁絃勁色凌霜露高標拂雲煙愛此抱節君不受相拘攣終日澹凝佇瀟灑壺中天再咏淇澳詩清景能留連

丹霞塢

控晨揖初暘丹暉粲綺麗朱煙炫玄峰絳津澄曉霽飄颻紫霓旌嵯峨錦絞髻照映靈穴間翳薈青林際九苞鸞鳳紋五綵麒麟綱擾華朝可

餐逸蹤久忘世

白雲塢

谷深多白雲盤礴西山西觸石起青嶂垂天覆蒼溪芳林藹朝潤叢竹含曉淒擘絮縈秋練帶日横晴霓悠悠親舍望冉冉巘穴栖白衣忽蒼狗變化胡可齊

陽山

在城西北吳山最高者卽秦餘杭山中有白龍湫

高出衆山上獨有秦餘杭雲煙度林麓青翠摩穹蒼中有神龍湫以時司雨暘夫差昔夜匿于焉絕餱糧三呼輒三應道窮愈偉偟公孫言可徵山靈爲摧傷吳王殺公孫聖聖日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不如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是使人提於蒸丘蒸丘在陽山後吳王夜匿是山中三呼聖聖三應王仰天呼日寡人其可返乎須臾越兵至

龍門

在天平山

兩崖屹相向中扃啟空廓玄關若天開神孕非禹鑿飛磴盤絕壁巉巘翠如削險隘不容乘幽深未須鑰我嘗振衣過幾見神魚躍變化隨風雲俯媿求伸蠖

卓筆峰

在天平山峰下有魏公祠

東巘立孤峰上銳如卓筆林表露青岑偉然脫

誌出蒼烟潤生花墨光麗淳漆應知宸遠投飛
乘風雨疾遙指硯石山雲錦粲緗帙筆下魏公
祠忠勳勞紀述

太湖

在吳縣西周回五百里

東南水所都浩蕩風波橫三江勢既入震澤斯
底定琉璃三萬頃空明炯秋鏡白浸雲影開碧
涵水花淨中流兩蛾青東西遠相映鴟夷杳無

蹤扣舷發孤詠

天池

在華山老子枕中記云此地可度難池
中生千葉青蓮華服之羽化

流泉出山顛平池聚潨注昔聞父老言曾出青
蓮華地靈可度難眞隱宜仙家泓澄沁晴碧清
淺明白沙山僧不好雅鑿佛臨水涯以金布巖
石徒爲兒女誇

劍池

在虎丘山

兩崖倚天開蒼淵深莫測干將已飛躍寒波猶
鐵色騰光射斗牛寶氣人未識我來憩池上日
轉樓陰直轆轤影沈沈脩綆汲千尺裏茗試甘
寒清風生兩腋

練瀆

在太湖吳王開以練兵

夫差習水戰決瀆湖之傍回瀾匯衝激破浪豬

汪洋千艘連舳艫三軍練艅艎一鼓山岳傾再
鼓波濤揚焉知君子卒潛涉江中央江湖利竝
失兵弛不復張越軍于江南中分其師爲左右以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潛涉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范蠡嘗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明月灣

在太湖洞庭山下

秋高木葉下涼月照湖曲陰精躍浮金冰壺炯

寒玉露澄彩奪鮮波涵光可掬蘭舟棹空明良
宵氣清肅萬象森寒芒川澤盱駭矚把笴不敢
吹湫龍豈容觸

越來溪

在横山下越伐吳兵自此入

嶤湖山崔嵬來越溪谷洄美娃獻國色柵擔輸
梓材連檣載越貢一一從此來經行路已熟舵
作知有貽兕甲忽夜涉桴鼓喧如雷至今風雨

夕溪聲尚餘哀

採蓮涇

在城西南相傳吳王使美人於此採蓮

採蓮蓮有涇涇帶城西南美人棹輕橈花深採
芳甘香風飄翠舉明粧照紅酣摘鮮駢紫菂顧
影墮瑤簪藕絲長不斷君情短何慙食甘心更
苦君樂非所堪

女墳湖

在吳縣西北吳王葬女處也

吳女葬湖上湖名因女墳盈盈春宮花脉脉秋
水雲扃溪耿幽光帳空發餘薰長夜不復旦有
懷欲誰云化作雙鴛鴦來往湖之濆不是韓朋
魄乃知韓重魂

銷夏灣

在太湖吳王避暑處也

湖流抱山曲平林俯風渚十里足清景六月不

知暑陰崖振靈籟飛波灑凉雨桃笙凝翠濤梅
寒生白学冰簾晝不捲恍疑眠洞府蔣異景亦
殊湖上空延佇

硯池

在靈巖山

城西硯石山山泓硯池水陰譪玄雲生誰曾滌
龍尾煙光漾晴碧墨花凝暮紫松滋染蛾綠濡
漬毛錐子請成書七反揮毫雲落紙硯枯池水

乾不雪父讎恥吳王請成于越凡七反越王不聽復伐吳

錦帆涇

在城內即濠也世言吳王於此錦帆以遊

闔閭城何高城下環池壕臨堤垂細柳夾水開繁桃春風張錦帆樓船駕靈鼉懽呼襍絃管放情遊以遨載嬌極盤樂侈蕩誇雄豪忘爾申胥忠不念汗馬勞

泉石

白雲泉

在天平山腰乳泉也

出山為白雲在山為甘泉顧茲白雲深有此清且涓石乳流蒼竇秋碧涵青天乃知氣所鍾靈澤襲九淵水昇即變態彌亘層崖巔散作三日霖造化伊誰權

石井泉

在虎丘山四面石壁天成張又新品為第三泉

歷覽劍池上宛然古石井四壁若天成鱗皴立蒼礦泉自石脉生泚泚貯淵靚樹影蔭深清茶香潄甘冷徘徊訪陳迹汲泉得修綆昔人品第三予今當雋永

寒泉

在支硎山有石平廣泉流其上

道周有磐石如砥平而廣山泉流石上清泚挹西爽涓涓漱甘寒潺潺瀉微響支公聞馬迹于焉稅歸鞅山以支硎名宜取磐石像高逸清且幽泉能慰懷想

太湖石

出洞庭西山生水中者貴唐牛僧孺家諸石以此為甲宋宣和間朱勔取進之大見珍異

世稱湖石貴玉色自玲瓏波濤久衝撞不假斤
斧工温姿含宿潤雲霧生冥濛深宫秘清玩採
掇幾欲空巨艦運有綱民力疲已窮噫歟盤固
侯無地悲秋風

千人石

在虎丘劒池上

山間一片石陂陁劒池上曾使坐千人脫屨知
幾緉盤礴雲根深眼前喜平曠生公昔講法出

林揚梵放聽者幾千人紛紛悉歸嚮解使石點
頭誰云語非妄
圃亭

顧辟疆園

其地今不可考自晉以來最爲有名

晉顧辟疆園中吳稱第一林石萃幽怪勝槩少
儔匹遺跡今無知品題存簡帙清景付任晦皮
陸曾紀述後先幾百年盛衰成兩失慨彼樂有
時每憐魚鳥逸

南園

在城南吳越廣陵王錢元璙所闢營之
三十年勝甲吳中今郡學前菜圃也

廣陵擬王貴據此南園勝豪奢及年富樂只名
實稱黃州欲歸老徒發功成詠詔賜蔡覲察寵
恩踰衮贈繼入循王家歲晏時難更只今圃巳
蔬風雨茅簷瞑

松江亭

在吳江垂虹橋上

虛亭駕垂虹宛在水中沚江湖界左右闌檻俯
清泚疎簾動秋碧遙山凝暮紫憑虛際空闊應
接殊未已漁歌忽互答聲落煙波裏扁舟去遙
遙可是鴟夷子

齊雲樓

在子城上今燬

飛樓架寥泬高與青雲齊甍翬綺碧粲欄横河漢低樓上梨春濃樓外柳鶯啼時逢四海清白守曾咏題併入一炬紅梁燕失故棲城頭訪遺址春草緑以萋

滄浪亭

在郡學東積水數十畝蘇子美搆亭於上其名始著

引流帶林麓種竹臨淺清結亭水竹間表以滄

浪名蘇公税歸駕豈惟濯塵纓林泉得所寓魚鳥俱忘情探幽人已遠潭餘秋水生不知幾興廢感我空怔營

鱸鄉亭

在吳江以陳文獻公詩語名也

吳江魚米鄉秋鱸味偏勝步兵不耐官千里動歸興知餘想清致（文獻公諱堯佐知餘其別號也）氷玉同輝映繫舟未忍去悠然發孤詠雅哉林屯田作亭名始稱樂只鱸之鄉自悦魚鳥性

寺宇

靈巖寺

在靈巖山吳館娃宮舊地

招提名秀峰昔吳館娃宮繁華頓消滅梵宇峨穹崇禪堂擁深翠虚閣涵遠空曾來西土僧繪像遺廡東赫靈示神異往來咸信從炯炯大智燈明光破羣蒙

南峰寺

在吳縣西二十五里支遁别菴也山有石門

窮玄陟南峰躋攀待月嶺逕入石門幽山嵌石室迥支郎昔安禪秀出三峰頂苔深印馬跡雲隨歸鶴影茲遊喜清暢決去事幽屏爲酌碧琳泉巖前試山茗

楞伽寺

在橫山下石湖上山頂有塔隋人書碑甚工

曳杖行春橋擬向招提宿路過橫山阿門挹湖光緑尋幽得清境探奇極遥矚山頭屹浮屠銘碑立蒼玉大業魏瑗書秀整殊不俗老眼爲渠醒摩挲再三讀

堯峰院

在橫山寺有寶雲井偃蓋松白龍洞

橫山聳別峰仰陟高岩嶤佛宫古唐宇照耀山之椒老松偃翠蓋澗壑廻鮮飈沼澄碧玉瑩龍歸白雲飄開軒面平湖清輝日可招尋僧特相問峰名胡以堯

慧聚寺

在崑山殿柱有張僧繇畫龍今燬

梁寺依山險疊構非人役殿古隨龍化遺基尚神迹雲歸山氣暝石潤蘚花濕林籟生春陰鐘魚鳴午寂僧房見山圖佳勝嘗目擊獨有雷火篆靈異人莫識

孤園寺

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故宅也

湖曲孤園寺梁朝常侍宅地僻人少來山險勢不阸幻出金仙宫恍然蓬水隔棲覯倚巘碧軒楹映湖白塵踪極幽蹈笑指庭前柏老衲方定起聽法來淵客

橋梁

皐橋

在閶門內由漢賢士皐伯通居此得名

漢郎皐伯通卜居近西城門前橋突兀時以皐爲名大橫當孔道來往人營營伯鸞操井臼衆中爲憔迎豈惟隱士賢乃貴知人明二賢久已矣問橋猶有徵

乘魚橋

在子城西北宋吳子英嘗於此得赤鯉

有翅角乘而飛去

范陽水府仙脚踏赤鯶公乘之過此橋飛昇凌太空御氣鼓兩翼飄颻雲霧中魚化仙巳遠橋影架晴虹冷冷橋下水隨風自西東鱗鱗或來迎誰歟巧相逢

楓橋

在閶門西里唐張繼題詩處也

楓橋橫廣驛西出閶門西火明江上村霜紅映清溪舟衝疎雨過帆妝暮煙低鐘聲來半夜月落林烏啼景爲詩人勝二美茜唐題每爲弔陳迹過此或少稽

烏鵲橋

在城内古有烏鵲館故名

古有烏鵲館橋名因館舊烏鵲巳南飛影落蒼石竇彷彿霓橫空知是何年構往來頻送迎女牛曾邂逅銀漢秋愈高靈槎莫予覯愧非濟川才欲進不可又

樵拭

南山有鳥

吳王女悦韓重不得而死重遊學歸往哭其墓玉形見贈重明珠作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云

南山有朱鳥一舉高飛揚翺翔不復下罻羅空四張雲間雄旣失哀鳴感孤凰銜寃九泉深腸情各摧傷猶將徑寸珠爲君結明璫焉知隔生死身世兩茫茫

玉波冷雙蓮

唐處士李籯夜遊震澤逢女郎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哀吳宮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芷秀葯華之曲蓋龍女

云二曲世皆不傳

凉月墮玉波露泣雙蓮冷瑣窻闢洞門虛落冰簾影美人久延佇盈盈素妝靚滴進珊瑚鍾神遊蓬海境何期月下逢雲鬟笑相倩爲言長相思羅襪香塵淨

牛宮詞

吳地卑濕冬寒牛卽入欄唐人因名

吁嗟抑角人悲歌夜方窮單衣才至骭何以禦嚴冬

照田蠶詞

吳俗除夜田間然高炬謂之照田蠶

今夕歲云除村村照田紅流光散遠邇列炬明西東祈蠶祝田祖歡呼走兒童我蠶宜早熟我田宜年豐螟螣無我害雨暘適時中歲既備乃事終善斯昭融

偃松

在天平山西舊文正書院前

松老更奇怪托根手腸西神秀鍾鬱蟠造化不與齊長枝偃垂地蒼虬走飲溪高蓋團飛雲翠煙含青霓鳴鳳昔迴翥安能久卑棲書堂蔭松側歸然留舊題

弔幽獨君

唐大曆間虎丘山石上隱出詩二首甚哀又自言墳在山非不知何人也

閴乎山之幽玄扃閟羈獨嗟爾長夜寃愁共哀猿哭衷情見於辭隱石句甚讀形化神不留奚啻同朽木冥冥既飄散胡爲未忘欲猶知念所親身百其可贖

開元寺石鉢

晉漁者得於滬瀆將貯葷茹忽見佛像遂獻於寺其質非玉非石今存

寺存古佛鉢傳是帝青石昔授過量人持此曾

乞食流落湖潭深偶爲漁者得不堪貯蕈茹光采粲五色惟應供法王還當飯香積寺僧勤愛護寶之重連璧

兩妓

李娟張態白樂天守吳時名妓也

吳城素繁華妓樂多婣嫵使君更風流長年樂歌舞李娟與張態曾爲使君許勸客毋相嫌隨宜且教取於時太平久使君當樂胥闕雎麟趾

風還知孰可數

甫里

在松江上陸魯望所居也

里宅淞之陽水匯勝斯聚天惟閟絕景幽人得容與筆牀載蘭艇茶煙颺風渚放浪江湖間長年期樂胥高風播當時清節凜千古睠彼祠前花池蓮搖白羽

疊韻吳宮詞

皮陸嘗有此作因戲效其體二首

鏡映臏瑩靚西施甲低眉縢命更聽令其歸知誰之

越發曰厥伐羌傷王偉偟卒蹶忽突兀郎當相將忘

補遺

學道書院 并序

在范文正公義庄前錦帆涇上祠吳公

言偃涇東立門面通衢涇西有先聖燕居殿尊祠居殿後又西則講堂齋舍教官廳事咸備焉大小屋計七十餘間基地一十三畝後抵雍熙寺宋郡守黃鏞以蘇爲吳公鄉里子孫散處民廛皆失業遂請於朝撥降官沒僧思梵產創書院勑額名學道設山長員給田十頃教養其子孫朔望則范氏亦附負誦以祛

相去甚邇也及元初佛教盛於中國楊總統奉命立江南僧司遂據有書院為僧録司田之在崑山州者亦為豪僧所奪時使然也山長金德修祖宗震共買徐季子橋南高氏園堂奉安聖賢像粗存祭也儒職劉德剛具詞聞有司轉達中書省送禮戶二部議擬斷付書院管業時德剛主下懇訴凡三載始得田租

而書院雖在議乃為雍熙寺所有寺僧構結市民分佃居住至元庚辰南供書院直學職山長差故文正公八世孫文英以致仕本路儒學教授來權書院事於是覈故實請復舊貫時有司為豪民所抑事不獲明適金華黃溍任江浙儒學提舉遂由儒司申行省檢照得中書咨文劄付本府照依省部定擬斷付管業獲委所屬録事司丈量交割間山長程藻來領職溺於賄故不克遷復乃議入貲狀歲得鈔以定計者九有奇民狡而黠不數年易以貫計而據者益固覩如己業矣繼遭兵變有司文牘悉燬遂湮沒焉吁異端之惑衆尚矣矧又民橫吏貪而主書院者視若傳舍亦利濡沫之私終不克復豈斯道之未信邪抑吾儒之不幸邪南嘗任學職范先生又南

之姻黨故得備其實述之以待來者又從而為之詩

有美吳公祠宋敕書院名奕奕燕居宮傍臨錦帆涇地接浮屠鄰設購終侵陵聖學日以湮異端勢可乘舊觀不克復貪夫猶可憎永言紀故實後人或有徵

和靖書院　并序

在虎丘山祠尹肅公焞公嘗讀書山下號所居曰三畏後人因之以立祠改剏書院名曰和靖以表先賢藏修之地爰用教育吳之俊秀以來四方士子講明濂伊洛之學仍設官撥田以備教養及元初異端肆賑遂爲勢力僧所奪乃指曰此虎丘雲巖寺下菴也書院移置於吳城烏鵲橋北頗狹隘至元間山長胡

玄菴嘗請復舊寺僧富且横卒不果今西麓之西菴即其所也序公年譜者有曰先生寓居虎丘之西菴此附會其説也

肅公讀書堂昔在劒池下宋季立書院祠祀來昭假敎闡濂洛源于以集儒雅雲巖寺日廣僧占作蘭若疏請屢上陳口衆我力寡斯道或好還予將冀來者

文正書院 并序

在雍熙寺後祠魏國文正公范仲淹宋郡守潛越友即公義宅之東立祠奉祭所以表公之忠義事業垂永於後世也以大宗孫世守之歲時郡守率僚屬致祭爲常典及元亦如之至正巳丑八世孫文英申請於朝即祠建學遂改額曰文正書院不設官仍命主祭者掌學事

延名儒教其族子弟及鄉之俊秀義庄義田悉遵祖規書院不與焉今書院雖存而義田則湣沒於官矣

濟族食有田聚族居有宅即宅嚴公祠承承緜世澤施於八葉孫勵志偉前績建學請朝旨錫以文正額表辭著忠貞流慶方舄奕嗟爾牟利徒胡肯念往昔

鶴山書院 并序

在吳郡學後祠魏文靖公了翁卽公之
賜第也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
相謫靖州凡七年取諸經註疏摘為要
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為周易
集義時紹定也端平丙申除潭州帥辭
嘉熙丁酉改福州帥辭卒於賜第年六
十葬吳高景山公昔歸臨卭卽白鶴山
築屋聚書會友講學四方謂之鶴山先

生嘗為鶴山書院理宗親書扁元至順
八年曾孫起請於朝卽其居奉祠建學
以推明其所傳史臣虞集奉勑題書院
額著記以賜之世以主祭孫掌其事亦
不設官詳載書院記文今碑石亦不存
學遡濂洛源道倡摧廢餘謫居五溪久窮經萃
華腴姑蘇有賜第歸葬吳山隅卽吳奉祠祭建
學宏軌模題額侈上榮著記懷永圖仰止白鶴
山胡忍忘厥初

附詞二闋

裴庄故業

在常熟縣裴庄故墟因唐相裴公而名
焉予先祖得之迨今百餘年再經兵燹
日就荒蕪予因奔走宦途蹤迹不至者
一十五載已酉冬孟重過故墟不覺惻
然謾賦此以寓懷感洪武二年南老題

白頭歸老田間故墟蓁莽無形迹吳塘橋下依
稀舊址問人纔識物換人非訪尋親友總成狼
籍滿目荒蕪亂草敗簷頹壁斜日淡煙岑寂
細數古今興廢想裴公尚能懷憶有唐相業盛
名赫赫至今無匹愧我儒流宗衰祚薄撫時堪
惜試看他甲第連雲後日視今猶昔

右調水龍吟

晚步有感

予晚步後圃因吾子敏新廣陸氏址[illegible]
念昔日將有儻[illegible]之意感而賦此
縱步西風覘圃潘[illegible][illegible]礎攬我先疇有子承家
俛焉能專鋤耰樹梢明夕陽未下烟靄淡涼雨
初收倚清秋一聲長嘯今古悠悠　知否昔年
此地富吞豪奪曾搆儺謀今日全歸那知有待
爲吾留繞圍墻賸栽桑柘饒沃壤宜爾來牟且
優游兒孫樂只嘗此菟裘　右調玉蝴蝶

裔孫　瑄　校梓

姑蘇禩詠卷下終

姑蘇禩詠後序

昔吾友高季迪作吳中禩詠嘗以示余且曰子該洽好古試爲我評之聞子纂吳記有古迹可命題者幸并示我續爲賦詠余因復季迪云舊志如吳郊臺丁令威宅祿里村黃姑廟等題皆無其實破虜將軍孫堅及其夫人其子桓王等墓今人因郡記之謬但以爲桓王不知堅策皆葬於此朱翁子妻死郡舍後園郭門有死亭灣

之名烏夜村在海鹽而誤云在崑山石季倫死洛陽黃幡綽仕長安固不當在此乘魚非琴高乃列仙傳吳子英事諸如此類及浮屠道家之說多涉不經其他古題云尤可補禩詠之缺季迪躍然以喜曰非子之言吾幾踵其謬矣幸詳述其故余暇日錄吳事若干條寘篋衍中將以遺季迪而季迪死矣嗚呼惜哉余今年備員內書夏五月得鄉先生周正道甫之書并詩一編

有云吾讀季迪樵詠命意騁辭如健鶻橫空如駿馬歷塊如春園桃李如秋汀蘋蓼超軼不羣藻麗可喜深得詩人之妙然於紀事考實之詳感發懲創之意不能無遺恨焉予老矣復爲百篇幸與德進同爲我正之余覽其辭慕其謙巳取友之道時霖雨彌旬歸休之暇取而讀之喜其警句瓌辭層見疊出篇後學校事實尤有關於名教反覆熟玩病體爲之灑然余惟宋楊備

有絕句咏吳中事僧文鑒有律詩咏洞庭事亦各百篇俱用七言體淺近浮鄙固無足傳今周君之辭純雅蒼古凜乎史斷之嚴高君之作模擬景物蔚乎風騷之變視前人有間矣余羈官於茲所述吳記未及脫稾安得與周君考論而揚推之以卒余之志因三復詠歎爲記其後先生名南老自號拙逸子正道其字於書無所不讀歌詩特其餘事德進姓金氏名珉今國子助

教云洪武十年五月廿一日崑山盧熊記

姑蘇雜詠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希孟周希𡘋同編上卷爲高啓原唱下卷爲其祖南老續作啓詩凡古今體一百三十六首南老復因其題各賦五言六韻末又增叠韻吳宫詞一首補遺四首續附詞二首按啓所作已具見本集中南老追其後塵未能聯步合而刊之殆有蒹葭玉樹之目南老字正道自號拙逸子亦明初人也

金蘭集四卷補錄一卷

〔明〕徐達左編

北京圖書館藏清錢氏萃古齋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蘭集三卷附錄一卷》提要

金蘭集稿

耕漁軒詩序

世之事不可以形迹論也徒論其形迹則失其所以然之意失其所以然之意猶照影而求與之談對偶人而責其揖讓也得不為狂且病耶昔仲尼射于矍相之圃蓋亦欲知盛德為而謂其主于皮者不知射者也子產與裨諶而適野謝安命駕以出山壄非事乎遊觀而已也苟以遊觀而論之則君子何所取哉有人于此為業庸人之業貌庸人之貌而行則古人之行訑直視之以庸人其可乎故君子之論人必自其內而求之自其內而求之則其外者弗較矣東海徐良輔築室太湖之上以耕漁為業吳之大夫士多賦詩以詠歌之既久而成帙因其友高君士敏來徵其序予竊端予誦其詩而嘆曰今之耕漁者夫豈少哉而獨于是詠歌為豈其所謂耕漁者異于他所謂耕漁者耶豈大夫士偶于是而有所慮發耶抑其人之行果有可嘉尚而不可泯者耶不然何其美之者之多如是也蓋耕漁野人之事耳以野人之事而得詠歌于士大夫者其必有道矣吾意其耕也足以養其源漁也足以舉其親在堂有餘懽在室有餘樂況

述于鄉人之塗致意于哲人之言而存心于聖人之道也大夫士求之于其內而嘉其志于道故皆而稱歎之稱歎之不足以盡其賢也故發之于詠歌爲噫是其然也耶而如是吾益知不可膠于形迹矣然或耕焉以自美其餐漁焉以自甘其茹弛然而自放也優然而自佚也悠悠然而忘乎踰道則不有派于詠歎者之意乎雖然傳有之曰以友輔仁今其友有高君爲高君多文而好學良輔既得而友之必不至于忘也審矣則余之所云者蓋亦聞其未然之意也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二日介休王行序

耕漁軒詩後序

予居寓隆間平將期然客之來無虛日識之者寡求志相得語相合者尤寡甚常鬱鬱不自樂日有隱君子徐良輔氏者其冠儼其服翹然而來與之揖貌加恭坐予寮西隅與之談言加溫燠與向之來者異予私喜之曰不意今日有是子也起辞席倭而問焉曰子來何居也良輔曰某家太湖之濱讀祖父之書視耕漁之業不求知于人不謀庸于世樂乎其心恒猶有餘忖乎其己每若不及既飫其食又煥乎其衷故吾適其適而不外之也吾以偃休之所名之曰耕漁幸而賢士大夫多為詩文以道吾事遂成一卷予雖浮屠而識將求子之文以序其後子弗吾拒也予然而受其卷披而覽之凡作者多吾友也如句吳周砥嘉陵楊基會稽唐肅吳郡王隅介休王行渤海高啟河南呂巽志東海徐賁或規以文或歌以詩若駢貝聯錦爛然錯陳而炫人目也予甚嘉之意良輔不求知於人而自適其適何賢士大夫交相賛詠之盛豈非其德之所感耶況吾友數君子學廣而識明行高而德厚樹奇業如古先哲凡毀譽人一一弗妄人得其言者亦弗易也今良輔交其人而得其言予以見良

輔之質信不失矣雖然良輔之交于數君子不薄矣然而數君子或出于仕途或羇于異方或蟄于城郭雖欲適良輔之居叙耕漁之樂不可得也然予浮屠也多閒暇又非若數君子之出處顉從荷鉏於町畽之間聽鳴榔于烟波之上倦則休于軒醒而歌醉而臥或倚于床或枕于股冥然出于萬物之表者良輔非我其誰與俱于遂序其本末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古汴沙門道衍序

耕漁軒記

震澤之東有隱君子焉朝而畊夕而漁結屋若干楹俾則休息其中題曰耕漁軒寓蓬山牧方飲牛水濱乃舍牛而扣之曰尔耕且漁亦知所以耕漁之說乎昔庖犧氏王天下爲網罟以漁而人得茹其鮮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耕以穫而人得食其甘然義農之耕漁也重華側微耕歷山之陽而人讓畔漁雷夏之澤而人讓居然虞舜之耕漁也桀之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紂之世呂望漁于東海之濱然伊尹呂望之耕漁也義農之耕漁所以教天下虞舜之耕漁所以化天下伊尹呂望之耕漁所以待天下教天下者立其極化天下者變其俗待天下者辟其亂是數聖人者或以教民或以善身雖窮達不同而皆有事于耕漁者也千載而下戴髮含齒揉耒耜運網罟于畎畝波濤之間者皆義農之遺黎也處聖明之世事耕漁之業以興揖讓之風俗者皆虞舜之遺化也逃兵革亂避亂或蓄于高或釣于深以待天下之清者皆伊尹呂望之遺風也尔其守義農之遺教耽被虞舜之遺化耽不然則逃兵革避亂亂以襲伊尹呂望之遺風耽耕漁子笑曰余耕以糧漁以羞晝作而夜

休舂芸而秋收不知守義衆之遺教邪非義衆之遺
教邪壯者耕弱者息樵者漁耄者食隣里相助溝澮
相讓不知放虞舜之化邪非虞舜之化邪金革不聞
于耳旌旗不接于目無束帛之招無車馬之臨亦不
知聚伊尹呂望之風邪非伊尹呂望之風邪予飲牛
而行飯牛而歌豈所謂箕山巢許之友歟南山扣角
之儔歟否則秉蒲鞭挂漢書犢䎸而尚羊者歟牧者
不答策牛而去耕漁子姓徐氏字良輔牧者嘉陵楊
基也

徐達左字良夫號耕漁吳縣人少受易于鄱陽邵弘
道又受書于天台董仁仲值時多故隱居光福山中
家故溫裕喜接納四方名士置家塾合族屬子弟鄉
黨遊從洪武初郡人施仁守建寧薦為其學訓導師
道克立居六年卒于學宮所著有四子書十卷詩文
集六卷

以上載姑蘇志五十四卷文學集中

耕漁軒在光福徐良夫作徐良夫有文學所交皆名
士爲題詠者甚多載詩六首唐肅倪瓚周砥高啓張
羽徐賁諸公作

以上載郡志三十一卷第宅集中

儒士邵光祖耿煒姚辯三墓在鄧尉山光祖字弘道
饒州人煒字叔昭辯字叔雅郡人皆篤學無嗣先後
死無所歸郡士徐達左収葬光祖銘王行作煒門周
南老作

以上載郡志三十四卷冢墓集中

金蘭集卷之一

東海徐達左編次

題徐良輔耕漁軒　梁溪倪瓚元鎮

鄧尉之下其水舒舒林廬田圃君子攸居載耕載漁爰讀我書唐虞緬邈愴矣其悲栖遲衡門聊得我娛敬慎誠篤德用二三四勿是克三益斯華彼溺以利我以吾義彼自惕頑我以仁智匪今之同惟古是嗜虛徐逍遥隱約斯世

又　勾吳周砥履道

風存邁往志結芋丘山澤不辭沮溺勞更慕濠梁逸既耕亦已釣四体欣暫息新穀登場丘嘉魚薦晨夕烝嘗無足患喜復由我客野田荒烟翳平湖微景夕閒檐睇孤雲冉然無遺跡緬惟高世士何嘗異今昔識達理自周情恬慮非易念子屬紛糾杭俗頗有適未帯趙城府愧予尚促戚百年誠草草今當謝行役

又　遂昌鄭元祐明德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閒軒對流水坐石待薰風花落烏巾側鳥啼山几空耕漁者誰子散髮奏然桐

又　高升進儒

山中遂高隱累世業耕漁江浦晚潮急湖田春雨餘自緣甘澹泊何用借吹噓他日投簪去多居為卜居

又　陳宗義方子

築室遠塵囂閒軒更清絕閑鋤南澗雲時釣東湖月犢背晚山青船頭秋水白安得往從之使我心如結

又　徐矩士方

宅傍青山水傍門幽居彷彿似江村一犁雨後鋤明月萬頃波中釣白雲擊壤嘯歌甘皓首踏沙歸去幾黃昏貫魚折盡臨川柳慣易春醪日醉醺

又

今年兵甲暗風塵海內騷然不見春獨羨南州徐孺子耕漁猶是太平人

又　隆山虞堪勝伯

鄧尉山中春雨餘高士閒軒方讀書力田歸來飽炊黍持釣徜徉多得魚滄浪水清白石爛歌濯纓兮在何且謂我樓樓澤畔行空役長吟嵗將晏

又　吳雋

磵谷幽人風義高付將富貴等鴻毛南陽誰復躬三顧渭水無煩秘六韜鷗起蕪汀風捲雪鳩鳴桑巷雨如膏還看穲稏秋登隴一舸烟波學其操

又　周伯琦溫伯

風塵迷目獨安居畊隴溪漁樂有餘試聞游溪山下
客當時箕潁果何如

又　吳郡蔣　堂中孖

青山共世情終古長一色下有耕漁軒空翠幕朝夕
澗花晚獨紅水鳥秋更白涼風薄芧叢斜日昕紗幘
悠〻天壤間誰非去來客

又　馬　肅敬彥

高人避世紛遯迹遠塵市結屋枕溪流為愛佳山水趣
躬耕聊卒歲垂釣湖之游綠竹映林麓出花覩窓戶
絃揮石上月衣拂松下露長日盛文彥相與寫心素

全蘭集　卷一　三

旨酒時流連高談邁今古清嘯適出興新詩得長賦
頴言從之遊青鞋縱予步

又　袁　華子英

東皋雨新足西安水初生投竿垂釣坐帶經荷鋤行
華蟲雖朵隴遊鯉吹落英應門既遯跡桐江亦辭禁
一時尚高潔千古流芳名他年畢婚嫁西子相將耕

又　荆南山樵　張　偉德機

古人薄世榮畊漁夙所喜朝畊西華田暮釣洞庭水
浮湛干戈際無譽亦無毀釀秫雲巘甕鱠魚雪飛几

又　鄱陽邵光祖弘道

賤事寧吾志其時如命何非耽田野樂為養性情和
把釣遂安適躬耕且詠歌嘉苗無助長止水詎容波
晚飯炊菰米烟簑掛薜蘿此中有真理不獨首陽阿

又

淳風雖已邈聖言幸未湮卓哉徐孺子尚志甘隱淪
朝畊銅山下暮忘耒耜勤操舟不去遠垂綸五湖濱
野飯足秔稻溪毛擷葵蒪恪恭奉祭祀清約怡心神
嘯歌東軒下琴書日相親董生在安豐巖光居富春
古人謹出處前軌諒可遵黽勉敦風志逍遙樂天真

又　陳　寅惟寅汝秩

全蘭集　卷一　四

一具二頃田力畊而食度年〻若人之樂無比焉
一葉舟五湖水風引釣絲魚不起閒詠滄浪一棹耳

又　趙郡蘇大年昌齡

游溪〻上敵盧存隨分畊漁樂此身千古清風仰高
節南州孺子彼何人

又　渤海高　啟季迪

朝聞孺子歌暮聽梁甫吟豈無滄洲懷亦有畎畝心
昔賢在泥蟠終當起為霖釣獲溪上璜鋤揮瓦中金
茲世方喪亂伊人邈難尋既迷烟波澗復阻雲谷深
嗟我豈其偶聊將學出潛惟予是同袍相期清渭陰

華古齋鈔本

又

水竹絲絲秋瀲瀲霜嶂烟帶墟落廣居安宅孺子孫行人應羡明漁樂風波不擾日高眠樹底觀書意自閑滿眼山川雞犬靜乞身老向畫圖間

又　唐肅 處敬

軒以明漁名非明漁于斯明漁之暇必休于斯則軒所以休吾之明漁也吾于田而明則其樂在明穀耕而休則樂在吾軒矣吾以川而漁則樂在漁穀漁而休則樂在吾軒矣或為之銘曰軒之樂釋耒而休其樂也由由軒之適投竿以惕其樂也洩洩朝華其宮

暮或易而翁昨器具食今或鬻而斃勿舍于田勿忘于全于以老吾軒

又　溧陽張羽 來儀

之子住銅坑人傳好士名如何同甲子翻遣昧生平野岸風中釣湖田雨後耕秋天漸涼冷或可赴前盟

又　徐賁 幼文

荷插喜逢春雨過柳又近黃昏誰道南陽渭水不似江鹿門 桐

又

門泊陶朱歸棹家住張翰故鄉霜落鱸魚出水秋晴

嘉穀登場

予過耕漁軒出示耕漁諸作覌之真不可得也然歿者既不可得見存者猶不能親展卷歎恨忽讀溧陽張羽詩而恨書于別楮良輔君俾予書之言綴于此云

又　吳郡王陽 仲康

南山飢牛常侍飲而君力田致踈懶北溟遊鯤几千里而君垂釣滄浪水高堂兩親雀兩髩二者本自供甘旨禾周三百既有獲得魚可羡而已矣甫田之詩誠兄歌餂餌之談真浪耳五湖飛濤雪崩奔高軒邦

立青山根魚龍出舞日色飛四面綠窗相吐吞穀耕罷釣來坐卧每與明月爭黃昏抽書腰下教兒讀善身長揷支紫門有時風雨得賴尾沽酒約客東西村椒樹矾頭淨洵米蘋香滿席羅盤飧頹然醉飽無一事淵識自許探乾坤鄙夫或問柴與桑咲指浮雲無一言主人可能從我請借我閑軒對烟濵與君極談濟世略君抱長策玉在櫝借令肘足亦可咲聖賢出處有要領呂望豈意遭周獵伊尹郊負干湯鼎吾以吾手舉吾鋤君以君力為君騁聊將柳板敲一聲絞還蹈歛風波靜清時有材亦如此奚必區區事冥頫

繪魚飛雪落牛蓑暫賞湖光三萬頃

又　淮南劉天錫

高人謝塵囂俯仰忘昏旦與衰固無繫舒卷任蕭散鮮鱗醒莫酣新炊厭晨餐羊裘猶近名茲隱稀深歎適意好歸來江空歲將晏　仇机

又

白日帶經隴上鋤夜間放棹澤中漁有米即周隣舍急得魚遠寄故人書山川雨露桑麻地風月圖書水竹居出處不慚徐孺子文章能敵馬相如

又　三山王禋

太湖七上結茅廬盡日耕漁樂有餘釣罷一蓑春雨足歸來南渚帶經鋤

又　倪瓚

溪水東西舍山家高下居琴書忘產業蹤跡隱耕漁積雨客由宿新晴人趁虛獸喧來洗耳清澈遠前除

僕來軒中自七日至此凡四日矣風雨乍晴神情閑朗而又为耕雲明漁笑言娛樂如行玉山中文采自足照映人也喜而復賦此詩

又　周南老 正道

山横路轉湖溢清流沃我郊原保保良疇粵有高人

爰居爰處或畊于陸或漁于渚言駕烏犍言命輕舟載遨載遊蔭樹以休既菑既畲俾稼之食維絲維緡俾罟之食籍茅而坐帶經而鋤匪渭之侍其莘之佐田有柜杞溪有鱠鯉豈其樂只于斯為美于胥樂兮有琴有書詠歌以娛清風穆如

又　邑大同

安于其處載畊載漁或以鄙子之迂濶乎其榮載漁載畊或以薄于之行孰鄙孰薄耕漁自樂君子爲乎乎以寧其處若吾子者志于道而已尔去孰知其故也耶

又　陳惟寅 汝秩

朝吾畊兮隴前暮吾漁兮湖邊山青青兮不雨波滔滔兮生烟春秋兮換酒採蓴兮烹鮮力畊漁兮自潔弼（當作給）下兼兮鑽研

又　陶琛 彥行

朝畊在東皐暮漁入西渚匪惟衣食營適此自成趣平湖映明月青畦亦淋雨荷鋤肆微勤操舟更容与所欣生物遂不計力勞苦耦耕二三叟可以為儔侶文史雖不通田事亦能語有時烟水間去來更無阻每見波上鷗飄然欲軒舉歸來悄軒下再喜尊吾醑

妻奴走我前梨栗耐盤俎一觴聊自適且復為情緒願亦終餘生達者何足取

又　陳潛夫

人事遞衰盛憂樂如轉圜孰居塵土中不在憂樂間細思桐江水益美鹿門山斯人逝已遠高風邈能扳當時脫羈犠等閒置身与渠由班乃知古人外憂樂榮辱卻忘甘澹泊心將富貴等浮雲隨卷一瓢猶不悉耕漁讀書慕古人千古九原如可作耕田得飲魚可餐過眼雞虫從落落凌晨荷鋤出薄暮挐舟歸青山日日嘗迎送江風颯颯吹人衣老樵或共醉鷗

鳥同忘机不知明月掛嘉樹笑指白雲多巖薇我作耕漁歌耕漁我同趣何當重濯纓上塵直列耕漁深隱處

又　豐城余詮

朝耕鄧山雲暮釣具區雪亦為寄高蹤孰為是高潔石田雖磽确貢賦歲不缺烟波空浩蕩蹤跡詎能滅列非沮溺儔畎畝耰不輟爭同年裘子翩翩与丗絕林廬顏孟深門巷寡車轍暇日肆微勤追蹤古先哲素志諒不違餘生自怡悅

又　張博文伯

鄧尉之山連具區有田可耕水可漁野翁避喧于此居長養子孫凡丗餘年亦䕃竹戶亦所廬間軒更爰臨青渠奇葩嘉樹羅庭除堆床上有先人書壁間農器犁与鋤自言種秫不種粳桑麻陰陰翳丘墟以力自食非苟驅維時九月降霜初黃菊著花木葉疏場圃已辦卒歲儲濁酒潑醅浮冰蛆新香隔屋來徐徐兒童貫識長者車画舡載客壺觴俱烟波放浪心神舒舉網喜獲雙鯉魚烹魚酌酒樂只且問君胡飲當何如坐使日月徒居諸叩門況無吏索租請君醉即眠遂除涼風蕭蕭吹衣裾要待素月生蟾蜍已忘何者

為堪與前身志和非予歟

又　鈕安文仲

習隱耕漁也自賢如君歟可与同年學窺姚姒追韓愈道出羲皇比鄭虔瀕海釣鰲聯辖解開雲種玉藉芝田筆亦渭水應殊調高潔無心夢日邊

又　晋陵謝應芳子蘭

伐木耕漁人喜予与同志子居中吳山水處比我延陵更佳致太湖三万六千頃七十二峯連翠山皆可耕水可漁無復紛紜嬰丗累朋遊日接慎威儀酣酒賦詩時適意客來遺我金蘭集儼若承顏依玉立

偶以令人思古人而客評論重於邑敷咏莘野赴阿
衡後人哓哓宜割烹棄擲漁竿佐周武鷹揚之勞亦
良苦當今盛時伊呂多遯棲政宜安薜蘿山中小草
誠浪出千慮鮮能無一失願言養高持素心百鍊不
改堅于金相過未擬聆跫音寄言時復相規箴

又　張端 尹春

軒窗盡明過草堂咏漁之樂未渠央雨餘釋耒歸春
早月下收綸想晚涼試看身居圖畫裡只緣家住水
雲鄉碧梧翠竹交相映應待他年集鳳皇

又　陳朴 竹子

攜琴階上咏放舟溪中漁咏漁樂暇日還復讀我書
遯焉懷古昔已往莫與俱匪惟慕高節適意聊自娛
珊珊鳴珮環巍巍乘軒車當時耀簪紱千載垂名譽
偉哉非常人賦命衆莫如願言謝同袍勿事爭奔
趨

又　瑠璃小齋

隱君高懷寓咏釣瀟洒軒居倚翠微林端鳥聲落書
幌屋頭嵐光迷竹扉家童黃犢春起早稚子青燈夜
寢遲平生樂業長自足四時佳景應無違西疇露冷
秫先熟南塘水深魚正肥日逐烹鮮酌新酒湖海好

客常相依

又　程可

東吳散人咏且漁傍山臨水築遯居隴田布穀飲常
足水檻釣魚羡有餘清霜着林橘子熟西風滿洲蘆
葉疎收綸轂耒娛歲晚軒中生玩唐虞書

題徐良夫遯齋軒　倪瓚

來訪遯居秋滿林塵喧暫可散煩襟風迴研沼搖山
影庭靜寒蛩和客吟危磴白雲侵屐高桐清露濕
窗琴蕭然不作人間夢老鶴眠松万里心

又　張世昌 國安

吳方近俗流虛驕酣溺利聲忘昏朝識机高蹈屬貞
士屏居村野安漁樵編茆覆軒蒔花竹水色入簾清
瀉玉氛埃久絕遯齋軒有田有書耕且讀人生出處
總無心底事抱才甘沉陸蜉蝣變滅足興慨遯棲不
歇岩壑深甚矣吾衰倦為旅古亦清若信吾土山靄
作夢招我歸醉卧林牕聽秋雨

又　無錫張翼 南翔

遯齋軒人古冠裳乃在具區之陰穹窿之陽山中雲
深白日永睨視濁世憐劬勩行人肩磨車擊轂塵稱
不得怡康莊紛紜兒朴徒參衡相比行列居狎吳妹

弹絲歙笙簧珊瑚　貂裘千宝釵九雛集鳳皇燒
燈棲席不知曙漸畫舫似雪沃湯是時軒人起視夜
山外碧海天鳥翔遊出之志始獨着彼嗜冨貴俱泛
泛山出谷寂衆鄙厭此足慰意躬徜徉西山朝來致
爽氣東柯茂林延翛光一塵不起萬籟寂歛轉縹簡
清琴張對冥虛空嗷生白嗒然喪我幾坐忘熙皐似
太古坦道無欲勤陽和渙鮮涑江息倏風煦日花吹
香千崖無人塢墅美峰回岫轉飛嵐長溪明岸繞路
不斷三千六曲春洋洋流目綠淫瀅具區入浩蕩放
舟縱所適擊檝歌滄浪洞庭春撞罅隙穴林屋靈關

苔花蒼左招浮休右安期振衣觴首望八荒乃知天
壤間遂出樂無夾此樂我可圖脫屣塵觸蝸角場擬
邀雲卧高敞君極手徑躡穹窿尚听巾軒中一長嘯
神遊大始朝羲皇

又　南宮常尊

万山深處着柴門窗下流泉屋抵村祇藉斷漁資活計
不縈微利競晨昏松陰鬱翠林藏雨桂子飛香月滿
軒無事無勞相問及吟餘還共倒芳樽

又　京口徐惟貞從京

湖海歸來萬事休閒軒林壑遂清幽好山入座青於

洗嘉樹當窗翠欲流歌罷涼風生玉塵詩成纖月照
簾鉤何如容我同棲隱共對晴沙看白鷗

又　會稽劉達原

人間軒冕可偶得林下菟裘爭易謀彭澤歸來松菊
老東晉興動蓴鱸秋雲山穩處樂高志塵海沸時辭
急流謝安起慰蒼生望石洪去應烏公求衡漂漂百
寮上露盬纍纍危竿頭君不見烏喙在鴟革浮飛鳥
盡良弓收何如五湖浩蕩烟水濶赤松汗漫雲林遊
此中之樂有餘地不知刑僇伍相国夷滅淮陰侯

又　釋萬金白西

熱官安可為冷官亦云難醉防官長罵醒覺為人訕
徐君遂天性出處適時宜閒軒山氣佳谷出路逶迤
泉清石出出霞薄雲依依鳥鳴花映林魚躍藻翻池
耳目諧所寓物理深無私起居熟我使意適動隨之
撫琴本無絃有酒輙傾卮優游形骸外畢世以為期
懷哉鄭尉山無忝顏與箕

又　淮陽應偉奇士

烟霞諧素志泉石愜閒心步徑松陰靜闌簾草色深
樂聞猿寫筆藤畔鶴聽琴我亦忘机者何時許重尋

淮陽高尚志叔士

閒跡銷声与世踈巖居蕭散屬潜夫竹間展席移茶
具花底清吟挈酒壺喜向山林便野服嬾同軒冕涸
泥塗令人長憶鴟夷子欲趁扁秋汎五湖

又　天台徐一夔大章

臨風一讀遂初篇鄧尉穹窿在眼前媿我未安三畝
宅思君欲問五湖船春明載酒穿花塢日暮扶藜看
稻田多少長安軒冕貴枉勞夢寐到林泉

又

高士解塵鞅結廬遂幽素曠尔樂天真怡然洒成趣
青山蔭虛牖白雲覆嘉樹飲水豈吾貧茹蔬非我慮

野花自妍芳山鳥亦有聚一與衆累睽既往亦已悟
時與樵者行或從朋侶賦寄謝華冕流胡為逐鵷鷺

又　釋覺慧敏叔

隱者静忘慮山幽似盤谷解纓濯清泉援琴惕修竹
鳥語喚喧候晴光汎嘉木逍遥愜素抱澹泊恒自足
白雲同我心時來與之宿

又　杜岳堯臣

生平性僻愛林泉喜得幽居共杳然梁上經春聽燕
語水邊長夏看鷗眠生多不為林宗致塵榻從教仲
舉懸蕭散已忘榮孳慮何須更上五湖舡

又　金鉉遂良

作軒事事適清幽簷外青山門外流呼酒每延高適
共煮茶時為遠公留野禽偷果窺人去池鯉聽琴傍
檻浮盛世徵賢多玉帛肯容高士在南洲

又　陳岳李衡

愛汝層軒結構重武林今在此山中只疑泉石無人
到不恠衣冠與世同衆鳥亂啼春樹外冥鴻高舉夕
陽中杳然流水桃花句付與匡廬白髮翁

又　武陵應枋

真隱誰能遂岩棲閲歲華鉏雲栽晚菊趁雨摘春茶

座挹西山翠杯流北渚霞何時脱塵鞅卜築傍君家

又　釋廷瓚大章

海内黃塵沒馬深林間雲氣護遥岑蘿窓竹峙千竿
玉苔徑花明万樹春酒熟山瓢留客醉茶香石鼎共
僧吟也知風致多清絕短棹何如一再尋

又　釋夷簡易道

高士南洲徐孺子風流今復論東吳歸田不待辭彭
澤載酒何煩乞鑑湖林屋笙簫明月近館娃宮殿白
雲孤霸圖一去興亡遠咲說鴟夷不受呼

金蘭集卷之二

東海徐達左類編并著

題張適安主簿小蓬萊　徐達左

蓬萊玄圃瀛海中滄茫突出神仙宮乾坤一氣同灝
戴絶無不與塵寰通天峰倒卓霧鬟脊銀鑑擎起金
芙蓉瑶臺玉樹入烟露形樓翠殿蟠虬龍金烏夜啼
珊瑚樹神龍晚現青雲峰瑞々琅璈鼓明月冷々鐘
磬鳴清風仙人騎鸞下碧落鈞天樂奏歌玲瓏玉兎
未入玻瓈影金雞已叫扶桑東人間千載只一息閬
閬太始先鴻濛清河張君志倜儻仙風道骨尤蕭爽
英姿清徹玉壺冰盎面陽春氣明朗丹楹畫棟立層
無綠紗雲烟繞方丈琉璃鏡裡水晶宮九天露下仙
人掌煮龍炮鳳醉蟠桃霽月光風事幽賞瑶觴瑪瑙
傾不竭簫管微音空外響曉我曾閒來冒即日墮西
湖長太息秋高跨鶴擬尋君冷然飄風生兩腋攜手
登覽重賦詩清氣一段天宇碧

寄良夫高士　天台董遠仲仁

石湖西去望烟霞孤塔峰前孺子家清畫臨池書爲
篆閒時閉户看峰銜日燕林園赤心棗雨長山田綠
姜瓜愧我扁舟萍梗跡思君高興待秋槎

次韻　徐達左

千樹丹楓爛晚霞蜀山深邃五經家日高處士方回
夢霜下朝官已報衙肥遯委身同水石清談留客共
茶瓜紛々戰野何時息準擬秋風共泛槎

寫懷一章呈良夫先生　真定王鎰坤明

靜坐况吟亦可憐棲遲不出動經年持杯每憶陶元
亮覓句深慚孟浩然落日墻陰捐腐鼠秋風木末下
飢鳶何時結屋晴湖上綠樹柴門繫釣船

江渚茅屋雜興四首但良夫隱士　倪瓚

我自無心何憚勤愛憎加我亦從人青山不改如々
醒雪後陽生依旧春

其二

五月陰風特地寒閶廬浦口怯衣單飢啼夜哭浮村
落我本無愁也慘殘

其三

虞趙虹光貫壁奎碧梧端合鳳來棲春泥滑々江路
永更着荒榛叫竹雞

其四

眼底繁華一旦空寥々南北馬牛風鴻飛不與人間
事山自白雲江自東

題茅山道士沈秋淵海鹽聽潮思小瀛洲錄呈

畊漁隱人　高巽志

我聞瀛洲在滄海此說相傳几千載一杯弱水不勝
舟雲霧斬寃渺何在憶我初冠游江東開帆直指三
茅峯瓊樓玉殿倚天碧丹光飛射金芙蓉只今可望
不可即跬步之間成異域坐令塵土凋朱顏墜落干
戈空歎息沈仙蔡事三茅居曾聞石壁觀瓊文晨劍
環珮空外響琅璈杳々雲中聞自從遭亂山林遯避
世歸來傍潮里棠構崔嵬迥絕塵雲和草榭環流水
瀛海還連咫尺間三峰宛似三神山金雞呼日扶桑
曉念你孤鶴應當還嗟余本是瀛洲客几年欲歸々
不得羈栖且待清風塵名山歷覽無南北

寄畊漁隱人　穗大年

有田可畊溪可漁無客閑門惟讀書平湖日落晚山
碧靜看浮雲自卷舒

詠二色梅花錄似良夫高士　吳郡耿日華　叔[illegible]

雪後發雙葉詩人眼猶青同香不同色如醉亦如醒
海暗烟垂屋天寒月在庭東西兩愁絕鄰笛夜深聽

索臘梅花　河南高　升　從進

蠟華的々猶緘綠應向山家十月開歲晚書窓甚寥
落誰能為寄一枝來

次韻　徐達左

貞節自非桃杏質冰姿曾向臘前開江南已有春消
息驛使還從隴上來

吳宮怨一章錄似良夫隱人　吳郡周老南　正道

闔廬城上春冥々館娃宮闕飛雲甍翠簾籠陰白日
畫雕闌外雨蒼苔生陽夷一去誰能逐吳娃猶唱吳
歌曲爭如事主不盡年於今夜々啼燈前

樂圃居葉烟試筆寄良夫　吳郡張　適　子宜

林館單居生事微淡然心跡世相違一百五日看又
過四十九年渾是非花落暗隨山鳥下隺歸斜映夕
陽飛蕭條門巷交遊絕竹裏行歌一振衣

宿良夫齋中　鄱陽邵光祖　弘道

晏坐南窓下愛此池水平餘霞斂夕景百喙鳴秋清
眾星疎以淡缺月倚空明塵襟豁蕭爽愈覺身世輕
蓬瀛亦伊邇遐念殊几情視彼區中聚新騃何由醒

題畫　梁溪周　砥　履道

山館風清白日涼硯池水滿墨花香青藤三尺渾如
玉閒寫高松近石塘

曲江寫像錄似良夫　吳郡杜　寅　彥正

曲江羈旅愁具食思螺女門逕悄無人料陽下洲渚
多荒畊相過兩賦成賓主不識懷瑾人雜言相尔汝
麻鞋衹自偆知遇有誰許乏味須飽嘗鼻鷟方混處
出戶一悵然埃風暗吳楚

愚菴禪師再登双徑喜而賦之復勉其勇退歸
老家山　徐達左

南冥波濤急華嶽險而巔吳鈞已再試趙壁能全歸
豈惟宗風美乃亦里閈輝曷道貴變通達者還知机
白雲雖無心舒卷各有時旨矣天廚供樂哉首陽薇
風塵尚澒洞日月藹清暉雲山插短筇散念輕与肥
猿鶴每相接簪纓良集稀遠公歸結社歲晚來相
依

次韻奉寄明漁隱人　徑山智及愚菴

九萬方摶々五雲空歎々菲才謬承乏艱時每怀歸
狐能知首丘鳳鳥覽德輝遺園小節投閒謝危机
終焉卧雲巖聊以句無還瞻彼澗上松采々山中薇
雨露好顏色濯々淨朝暉最武古君子味道成甘
肥咫尺渺千里良集日已稀嘉言愧投贈裁謝思
依々

奉寄明漁逸人　吳郡韓奕公望

自從兵後已無家不向山阿与水涯病喜有贓能止
酒貧嗟無法可飡霞江声擁枻驚槐夢日影經簷照
髩華旦夕雪晴溪上路杖藜還共看梅花

寄良夫　廣信趙率初杉隱

地僻烟塵江漢皆故家喬木幾人存清如冰蘗溫如
玉梅野先生有子孫

用題溪山　遂昌鄭元祐明德

卧枕溪舟詩思清望中潭空是蓬瀛橋橫水木已秋
色寺倚雲峰更晚晴翠羽溫飛如見避紅蕖香嫋似
相迎依稀漸近誅茅屋雞犬林廬隱々声

題耕漁圖　吳郡蔣堂子中

落々長松積水環茯苓今已不知年何人得似山中
樂春雨來時種石田

其二

桐江樹色綠如衣上接晴嵐護石扉人世浮埃三十
丈西風吹不到漁磯

奉寄良夫高士　吳郡焦任道

近讀南州高士傳每聞徐穉懋能文空山自飽青精
飯深院誰書白練裙采菊正臨籬下雨折梅還寄隴
頭雲先將短句殷勤寫比到荊州已識君

病山西山晚興呈良夫　吳郡黄　燮 臣肖

山凹一帯白蛇長虬〻屈與度石岡自在郭熙圖画
裡三家村落帶斜陽

其二

莫哭湖山老去人病能詩酒不憂貧昔年猶記遨遊
處花擁紅樓十里春

奉寄良夫先生　梁溪周　衡 平土

豫章有高士南國誰能群叢詠方激爭恬然事耕耘
出處人莫測詩卷如秋雲當時陳蕃榻高懸待徐君
至今青史上風節擅奇勲鳳凰一去後千載杳莫聞

宗孫復瀟散繼跡滄江濆雍〻尚古道耿〻揚先芬
迥出流俗世良足匡斯文我來因避喧異沿蘭蕉薰
自領非妙質空煩運風斤豈惟不棄瑕泉石乃見分
悠然魚得水何以酬殷勤視彼薄俗交利口徒紛
紜

寄題任月山神駿圖　河東張　翥 仲舉

還自流沙對玉墀圉官誇是兩龍媒千秋万歲灤京
道長扈君王法駕來　許有壬 可用

同題

買骨千金世已奇双龍何日下天池一鳴奮迅俱休

惜不是當年立仗時

訪良夫契友　顧　安 定之

特訪山前過竹西翠蘿紅葉映茅茨杖藜扶醉夕陽
外身在画圖元不知

寄良夫兼示邱月潭　塔寺釋可繼

旧年冬盡春又催新春未見梅花開南山無處常作
旅西家有酒賒不來數莖菜髩咫尺白楞腹枯腸百
十回試上小樓端的看平原千里荻飛灰

寄題高房山画　宣城貢師泰 泰甫

曠志嗜山水披圖昇遐蹤懸流落層巔石瀨亂出谷

雍葺蒙雜樹合沓嚴禁木雲連複嶝白風度長林綠
緊予阻愫懷竟日厭瞻矚敬亭渺何許天際青一粟
終當脫塵鞅于焉寄幽躅

寄良夫莽友　梁溪倪　瓚

昔者安豐董朝暮讀書覩渠以妻順山樵而水漁
徐子慕古義林卧獨端居彈琴詠王風窅然觀花初
月逸淡跡竹踟跣當夕如

次韻　徐達左

故人雲山表日事琴与書藹然重文義不肯忘樵漁
奚奴捋錦囊來覓竹水居佳画入出趣雅句復古初

七襄不成報髙風慕相如

題雲山圖京贈辦之昇御史 睢陽朱德潤澤民

蒼山何層層白雲何英英重溪滙九折雲影隨風生
風生猿蹤歸夜靜山崢嶸山人醉卧不迴戶曉騎翔
鶴上青冥

題高孝敬山水圖 倪瓚

房山青影浸湖波綠玉蒼烟冷蕩磨宝墨珎圖人去
滿寸中眼見百東坡

寄山中隱者

山中髙士眼如漆落落意氣非常群棹頭不數蘇季
子坦腹獨稱王右軍東都近來有新築北山久矣無
移文明月城南一相見依然歸去卧松雲

聽錢文則琴呈良夫 高啓季迪

古樂久不聞古器亦殘缺唯有朱絲琴韵与琵琶迴
殊別此夕聽君彈四座寂不喧古人有遺恨似向絃
中言初調下沖獻再弄忽悽婉秋猿春鳥相間啼夢
遶瀟湘碧雲遠怒濤始出峽關石轟奔雷漫流入江
海悠然去無回銅瓶一墮井汲引不可上離車軋軋
晚閒欵行行苦惆悵夜深庭樹風雨驚恍疑鬼神
入蒲城須臾響靜月焰席玉壺凍破冰崢嶸我心正

如水萬籟不到耳無端聽此声霣淚迸落百感起請
莫彈胡笳蔡女閨之声怨嗟請莫彈履霜孝子在野
愁謗徨願君拂拭登髙堂先彈南風後文王美哉大
雅聲洋洋使我坐聽憂俱忘

次韻徐廷玉見寄 吳郡錢昱東倜

从欲棲山理釣絲奈何萍跡任風移青衫猶有飛黃
日白髮終無再黑時千載箕裘徐孺宅一簷燈火董
生帷平生已分如窳瓠未必多才學仲規

題雪林圖 會稽楊維楨廉夫

飢烏啄林獨雀棲盡在老翁茅屋西當午懸崖初見
路將春清水故無泥行當落日知人白時有北風吹
草低艇子中間煩着我時時來往若耶溪

寄高山張士敏 古汴徐達左

風捲沙塵卒未休文星韜炳見何由清時空負相如
賦此日誰憐季子裘剩水殘山天一角來鴻去燕歲
三秋興來直欲窮幽討未肯虛還雪夜舟

次韻 河南高巽志

半生遭亂欲歸休塵事羈縻豈自由逸氣那堪操雁
贊閒身端可披羊裘烔光樹色千山晚楓葉蘆花兩
岸秋別後莫教音問少相期重泛木蘭舟

呈邵弘道錄佀良夫　吳郡劉　屺 季瞻

六十擊壤翁少小愛談玄拂衣坐清旦日炅味道言

載書江湖中草草三十年不恨識者少但令知者傳

呈董仁仲

丹丘本仙骨不讀老氏書幸來空谷中皎皎乘白駒

製以芙蓉裳佩之瑛瑠琚時時坐春風天地一玉壺

春日訪良夫因題汝名樓　吳郡朱　禎 守以

山斷青溪合人歸夕路分鶯歌春後聽雨唱夜深聞

簾送村村雨帆收浦浦雲自慚衰朽質不是故離

群

寄畊漁逸人　穹窿釋自學 元予

問君畊漁意何如處世不欲遭網羅卧龍曾荷先主

顧飛熊入夢西伯過古今賢烈樂仕此功名富貴良

由他青鞋江海布襪客尚須洗耳聽吟哦

過大覺寺偶成呈良夫先生　武陵莫　孜 仲勉

禪房每近給孤園積雨時晴百鳥喧自擬登山頻着

屐不妨題竹再敲門客懷長日尋棋局世事閒時付

酒樽孫董莫言來往數好客相寂坐忘言

還吳三絕呈良夫契友　固始王　昕 明季

淡烟輕雨濕春蹊面面青山拱樂窩坐對一池春草

綠聯詩好客又相過

其二

芍藥初開第一枝翻階國色玉參差當年記得平山

下華裏時將鳳管吹

其三

呼童早起折荼蘼插向銀瓶映酒卮為愛春光晚尤

媚莫教風雨褪香肥

次韻奉答良夫賢弟　吳郡蔣廷秀 竹逸

白頭如許老年人愁見三邊起戰塵此際功名真笑

可古來賢達豈憂貧舟橫夜渡江天闊春到梅花守

宙新為語西山清隱客藥爐茶竈伴吟身

春日過溪山訪良夫先生　太原王　璉 器之

伊余蹇世用野性遂成疾欲追故人蹤忘此山水癖

茲晨屬休暢曳杖窮閒歷憩息嘉樹林逍遥美泉石

洞庭縱矚覽鄧尉屢攀陟平湖汎晴波青苔印行跡

雲霄曠清谿烟霞閟幽寂愛玩風日佳樂與禽鳥得

究彼二三友獲此竟晨夕興盡復言旋賦詩寫良覿

次韻　徐達左

之子閑閑門獨抱烟霞疾豈無高尚心復有詩書癖

從宦意茫茫稽古心歷歷乃與茂叔孫結交比金石

良晨共携手佳山每登陟徜徉過幽居路躡麋鹿跡
空山皆歎歸花落鳥聲寂既感同氣求何嗟晚相得
野敞具杯酒高論倏竟夕分手含餘情清秋重相覿

題雪夜讀圖

巖風撲面酒力薄容雪敲窗詩思闌起凭石欄歌雀
驚一山琪樹曉擎寒

謝惠茶　釋可維

歆諳茶經嗅六郎三泉何事永湯々金芽尚帶先春
露玉髓空遺舊日霜清苦家風搜肺腑亂離符讖說
旗槍閒門讀罷先天易驚覺王孫出醉鄉

商行北燕經會通河舟中感懷一首錄似良夫　金陵王湛之常

身離香國經三月路入閩河已二千遠岱微茫秋色
裡孤舟蕩漾夕陽前愁來夜靜挑燈坐醉後身閒聽
雨眠書劍十年成底事曾言商賈向幽燕

次薛公遠韻錄似良夫　江夏黃本中甫

翩々佳公子死似雞群寉既負不世才豈無濟時學
生平志尚高甘心隱名坐衡門足棲遲所嗜惟淡薄
綠樹陰蕭森蒼崖勢交錯呼酒過牆頭看雲坐山腳
頻有隣舍翁時々共杯酌故老樵與漁那須田負郭

絅懷軒冕榮何似山林樂

次高士敏暮春即事　介休王行止仲

靜掩寒窗獨坐時柳風花雨正相持睡餘鬧鳥猶如
夢愁聽泉司覺悲緣帙舊書高士傳郵筒新得故人
詩天尋定從相尋去曲徑行穿過竹池

病駱駝見示　嘉陵楊基孟載

駱峰黃駝茸紫曾駝黃金獻天子燕山雪深沒駝耳
錦韉模糊駝不死去年隨征下南越々中水渾沙草
熱毛焦剝落骨欲折回頭却憶燕山雪々々々不得
歸駝飢駝渴誰能知伶俜反遭牛馬欺汝峯可食昔

可衣利汝衣食孰汝醫

送戴經歷任崑山同知見示　張羽來儀

車運々水汩々田中甽坼一尺深水到禾根能幾滴
老翁杖拾乾稻芽呼兒持得向州衙舊官聽慣勿出
訴々向新官倘憐汝

題陶淵明圖寄良夫　陸仁良貴

五柳莊前霜葉枯歸來三徑已荒蕪自書甲子紀正
朔去上那知劉寄奴

送邵弘道遠遊見示　吳郡沈敬明伯熙

誰抱揚州寉腰纏十万錢飛騰人共羨牢落獨堪憐

冰雪出燕道風雲吳楚天壯心應未已慚讀遠遊篇

城頭烏鵶似良夫訪友　董遠

城頭擊柝還月低啼烏繞樹寒不棲天邊明星白如日空堦落葉風淒々房帷靜悄但何永清燈無眠照孤影蠨蛸在戶人未還閨湖十月衣裳單

季春四日文會于明漁軒行觴賦詩遂適雅興各成一章以紀良集云

其一　邵光祖

暮春風日好遊此震澤瀕古梅芳未歇桃李華相同

佳山列圖障草木發精神愛亦隱者居揮渠多典墳虛懷延嘉客道合思彌敦姻族戚令訓善習俱烝々王鄭旧是佐郡巷連朱陳鑒予耀惸獨隻影嗟不辰董生內充美仲舒今若人勖哉南州士進德日以新西子遲洼種高鼻非凡群談玄忘日昃觴詠怡親情主賓尚德義悠々樂天真

其二

晴日春山勝事出喜逢嘉會遂清出衣冠盛集形歌詠尊俎芳陳具獻酬林谷窮深隱代木江湖浩蕩愜明鷗自慚得次諸公後不減當年從太丘

其三　沙大用

德星此但聚于奎想見司吏太史知文彩燭天成瑞露流光入地結靈芝天人策自春秋學繫壤歌同雅頌詩最敬南州徐孺子渾如西漢鄭當時

其四　徐達左

盍簪山館但况々討論文章正始音太極發明天地理六經寫出聖賢心德星暫照西山外尊酒慚非北海深應喜古人諸有道時々杖策過深林

其五　劉忆

出々谷中蘭曄々石上芝榮華豈不好采此當遺誰

霧均不近將奈何逝來好者誠不多況君爲招雲外客悵望一詠商山歌

其六　徐允濟　咸孝

湖上風晴柳絮飛山中日暖鷓鴣啼興來只有酒堪酌春去豈無詩可題蜂子報衙頻採蘂燕兒掠水漫銜泥良時佳會陪先進隅坐槐陰翠蓋低

其七　李敬

孺子宅前湖水東高軒相並翠芙蓉雨來雲氣侵書帙風動林花落酒鍾情致似遺塵俗態出懷得躡老成蹤咲談不覺星河轉月在冰壺寉在松

其八　徐允升獻彥

春色隨人老鶺鴒喚客歸雨餘流水急風定落花稀
山雲傍檻飛平居苦塵役念欲坐忘机

其九　韓奕

積雨春將半青燈夜正深栖々行客思春々故人心
草色生詩夢梅香入醉吟何當從此隱借屋住雲林

盧熊公武新正訪予耕漁之軒翌日游七寶泉
各賦詩分韻終日為樂在會者釦安仲文楊大
本景和王湛之常中遂先迈者王造依中期不
至者王晥季明李敬德與釋斯蕴明叟也用杜
少陵詩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之句摘平聲
字分賦

得泥字　盧熊

雪晴山谷踊晴泥七寶泉頭倒接羅芝草琅玕吾所
愛何年卜築近前溪

得融字

百鳥喧鳴春意同清流搖影日融々連山十里梅花
雪酒興濃時句轉工

得飛字

散策行春陟翠微吟朋簪盍興遄飛一樽酒盡梅邊

倒日墮虞淵木背歸

得沙字　王謐

雨過梅郊好物華泉流清淺露寒沙良時歡會須行
樂携酒重尋野老家

得鴦字　楊大本

泉頭酌酒興飛揚十里梅花送遠香雪點客衣飄蛺
蝶風回野棹起鴛鴦

復游銅井山用折梅逢驛使分韻各賦詩
一章

得折字　盧熊

行春入銅山披榛訪苔碣展席具琴尊談詩愒林樾
溪柳漸生荑谷鶯未調舌文漪細含風閒梅清映雪
春彼素心人寒香不堪折

得梅字　楊大本

蠟屐尋古跡群峰擁書臺寧辭攀陟勞弥望賠芳梅
天風游絲墜暖日春意回良朋肅冠帶不曾陳與雷
行樂貴及時何須興亡哀

得逢字　釦安

暫脫林下鞅屢登湖上峰抽書發玄奥覽古開心胸
映谷梅盡折荒碑苔久封松泉吾于友琴酒族相從

諸賢茂才業跡遊蹤雖逢

得驛字　徐達左

策杖循山阿峯回溪路僻琴書左右隨舒懷惕泉石
風吹落梅英雪委古苔跡群蜂採餘香來往若馳驛
覧物際良辰幸得陪三益

得使字　王謐

琴書適西郊羨子有高志歷覧吳中山博探前古事
賓朋欣會合風日愛妍麗壺觴付清流微絃發高意
遅睇林屋仙欵覔青鳥使

過徐山人良夫隱居　高啓

吾憐孺子宅門對晚山曛客去尊留月僧來榻掃雲
茶香孤崎發竹色四隣分莫厭頻相過言懷少似君

金蘭集當年應有刻本此假于陸子繩仲蓋鈔
本也惜字多誤繆因力為訂正稍覺可讀春在
徵黙校此二卷

丁仲清明前一日臥庵道士赤書

金蘭集卷之三

東海徐達左類編并著

謝倪雲林處士王耕雲照磨見訪　徐達左

涼風起幽坙熛蟀鳴素秋之子從何來飄然駕扁舟
蕭散古冠帶乃若晉賢流鬚眉既皓〻吟嘯方休〻
永懷眉山學氣逸鶻鵠洲能書誇草聖善畫追乕頭
嗟我市井人白眼看前修雀鳴溪渚陰自為同氣求
握手敘心素忘形誠旧遊為子下陳榻再宿清思憂
雖無盤飧美蘋藻聊淹留開懷寫高興彼此情綢繆
況有王衍談臨清偕討幽期看冊桂月樽酒登南樓

八月七日偕明雲叟訪耕漁隱者風雨寂寥中
為留三日〻有圖書筆研之樂九日明漁賦詩
見贈輒次韻奉荅　倪瓚

雲卧雨散集庭樹颯似秋身同孤飛雀心若不繫舟
燕狙登松菌匏樽斟碉流蘭芳日凋悴吾生行歸休
不作螻蟻夢遊神鳳麟洲青山澹相對白髮忽滿頭
仙去雲冉〻鳳鳴風修〻諒我伐木詩鳥嚶尚相求
居吳二十載未及茆山遊君才如鮑謝摛詞亦云優
懽然敬愛客能不為尔留桑土風所徹戶牖何綢繆

地無車馬塵路轉岩穴幽既晴引飛鳥同望林間樓

次韻　張適

誠為佳山水不到俟兩秋偶離城外跡遠汎雲中舟
況得共良儔放歌蕩中流登眺楚非極蒔行并云休
落葉下長空征鴻渡遙洲咫尺接幽忝仙人居上頭
道遙倏我至環珮風修〻境勝恍超去偈此復何求
攀蘿躡飛鶴窮探恣清遊未工康樂吟已發劇孟優
樵翁欲邀逗白雲奈相留琴樽亦眷戀猿雀復綢繆
既窮竟日樂庶愜平生幽夕陽逐鳥歸殘鍾斷烟樓

次韻　高啟

昔遊紫藤塢空山雀鳴秋相望隱人居吳閶竟迴舟
邇來獲暗賞玄談劇風流每欲開南軒招我共偃休
天寒鴻雁來芰荷落長洲豈無一釣舡訪子溪水頭
終慚文墨牽咫尺成阻修徒聞竹林間往來有羊裘
聽雨掩關眠觀泉上岩遊朝覽贈荅篇瑗藻誇兩優
我本丘壑人猿雀肯見留尚結歲晏期壼觴展綢繆
況憐西澗濱禪宮闕溪幽恒看太湖月遲我同登樓

次韻　魏俊明彥章

我懷徐處士訪我蕭齋秋相期過隱居遠乘剡溪舟
江山喜如故歲月嗟易流人生竟何事勞形未能休

富貴草頭露浮沉江上舟青壇圃存旧白髮今滿頭
我欲一訪君奈此道路修天寒梅正花一枝應可求
相望片月隐未能遂清遊諸賢富珠玉爛熳誇才優
主人苦愛客下榻相延留聽雨夜對床清話多綢繆
盍暫喜朋來相與共轉出携琴載清醑重上雲間樓

次韵　　周南老

出人息塵蹤行吟山澤秋思之久不見遠懷湖上舟
波光靜可鑑嵐翠濕欲流丘園翳幽潛岩壑棲真休
于焉寓玄隐奚煩覓滄洲雨餘明谷口霜前釣槎頭
濯清賦漁父析芳遺靈修琴樽以娛日舍此將焉求

秉閒得相與我昔曾再遊豈但情話悅況復禮數優
嘉予志踈潔寧為湖山流瞻彼西澗松鬱鬱枝相樛
詠歌足遐息共愛林泉幽詩成寫素壁風雨來溪樓

次韵　　盧熊

我有丘壑趣神馳太湖秋每懷銅山陸欲放鴟夷舟
伊人尚貞樸交明盡名流讀書無外慕下筆不自休
朝昕隴上田暮漁水中洲期先謁毛公訪古往舟頭
行吟歷泉石不厭阻且修野樵屢相候靈藥或可求
皮陸有遺踪琴樽日從遊浮沉翰墨間傾企才往優
群賢一枉過晤言終日留且欲往從之山川鬱相繆

未遂箕潁志遠慕岩谷幽披文詠珠玉臨風倚江樓

次韵　　陳汝秩（惟寅）

清遊太湖上木落洞庭秋閒立了如夢飄然乘釣舟
青山映西照白鳥隨東流投竿不在得意倦且復休
遂造高人宅芙蓉滿汀洲坐我南窓下群書堆案頭
東燭讀其辭嘉言慕纂修共飲蓴鱸羹既飽又何求
已絕城府念將從麋鹿遊子詩軼齊梁熟精漢魏優
依依敦交義合榻更相留酌我盈觴酒可以慰綢繆
明當理歸棹愛茲林壑幽卜隣期有日乞借一間樓

次韵　　馮清（庶幸）

雲峽延清賞泉樹互鳴秋愛此萬山中靜漾一孤舟
遠木蔽高景迴壑澄不流青林有華屋期下可宴休
鹿鳴在深谷鳥呼集芳洲隐人出迎客相揖游溪頭
風塵陽言咲道里嗟阻修束帶念丘澤卜居行且求
如何二十載兼得山水遊食力真所羨耕漁事固優
肯愛小山招攀桂即淹留樽俎對終日酬酢共綢繆
蕭然竹石間宜添古士幽我亦慕其趣遲返松邊樓

次韵　　王隧（汝玉）

久捐城邑喧屢卧空谷秋新為湖濱客得泛洞庭舟
聞有明漁人渓樓俯清流長年寡所营賞美忘寢休

慚余謬同趣相望陽晚洲擬欲放歌去傍挽泊矶頭
烟波諒易越雲路應匪修但恐渚花合委蛇杳難求
知君結素士芳鄰共佳遊往矜蘭藻篇徒羨文華優
感之情若往與闌跡空留佇待瑤草芳終當合綢繆
雨歇林光靜山寂澗殺出橋斷不成什皓月生西樓

次韻　周臭 道悅

白露下碧落飛蜓涼素秋同追林屋勝同上太湖舟
雲通沙夢境水隔清淺流月明帆影沒氣青山色休
始疑八景洞迥在三神洲風黃虔霞表靈璣響擲頭
朱華香馥馥風吹亦修修尋肖得肖文不去復何求

當期避雲漢永作無待遊酒浮金罍細詠列瑤觴優
宴酣及靈丁文袂競相留欲將鮫神織為爾贈綢繆
惟冀遐齡棲遲玄冥出頹山澤結同誰置飛樓為

次韻　張常明

清溪雨初歇蒸煦氣如秋顧我蕭閒者悠然一虛舟
愛此山色佳崔嵬翠欲流適與耕漁子心意俱休休
看雲役澗壑擷芳度汀洲行吟時溯情坐憩或科頭
尋勝披霧篠爭辟道路修忘形諒莫逆同氣欲相求
勝槩夙所聞茲來遂遨遊才思慚予劣文華羨子優
已知樂放曠且復為延留襟期本沖澹情話真綢繆

興來哦新詩況有鳥散幽還邀望湖月重上臨溪樓

次韻　知安 文仲

湖上過新雨風景清于秋飄落不羈人天地同一舟
持歌二三子濟時名達流緬懷今昔賢與物齊浮休
四美忍虛擲擷芳杜衡洲身逸心晏如肯伴霜盈頭
雅好志相得古道崇交修鳴琴送香醑真樂非外求
醉餘瀕雲汀復馴鷗共遊形骸既能忘詎在禮貌優
殘陽近崦嵫歸途尚猶留庶惬終夕惟情素綢且繆
泚毫賦長詩發我興趣幽此別分袂後月明重倚樓

次韻　吳郡董　和

昔我遊山中轉瞬二十秋人生穹壤內自去如浮舟
飛花逐狂風萍梗隨長流亦行頻入夢此興猶未休
是中隔塵囂儼若登瀛洲几欲避遺跡恨無茅蓋頭
出居類卜隣小隱企前修老矣志未遂營營何足求
昨聞徐孺子攜友共追遊臨風樂觴詠絕勝偕伶優
窮探千古跡倘佯為遨遊主賓盡猜懽情懷益綢繆
承示倡和篇朗誦心更幽望之不可即宜倚城西樓

次韻　釋道衍

空山雨長霽平野麥始秋偶邀林中叟遠移江上舟
泳芳同茲發弱雨柔烟流牧境固已佳尋訪安可休

遠迤離草閣迢遥過蘋洲問耕耒谷口觀漁往淮頭
但歎風致好詎煩雲程修逕開自有得棨杁胡用求
游行鳳山轉更入佛溪遊逢人念多旧嗟予預獨僾
掾接簡牘接且出琴觴留吾懷甚感激此意何綢繆
朋友鄉邑遠肯忘泉石幽與來無所適時為一凭樓

次韻　釋智及

老我怀畊漁一日如三秋山行豈無侶溪放亦有舟
衰年復多病况是長漂流驚看贈荅篇諷才慚惠休
勗哉二三子浩氣溢十洲雲林謫仙侶憶别湖水頭
有梁範何許若蓀或可修嗟嗟青丘生天質非外求

吐詞成琳琅臨風想神遊生死見交義製作倩才僾
琳瓻重家务什襲期永留士林宜蜀和攬卷情綢繆
故為列雲巘静寄慵探幽煎膠乏鳳觜倚遍山中樓

次韻　黄本中文

予歆昔訪戴茆事已千秋沿洄清剡曲冒雪乘扁舟
孰如継高興乃復有此流飄飄雲林子采藥偶暇休
因偕浮光翁如仙下玄洲尋彼孺子宅遠往來溪頭
况值數文考才質皆清修相携至奇境俗侶奚可求
初臨迴川㮣復入平巘游樿觴肆懽侯狎坐相談僾
今雖迹已陳乃作佳話留吾嘗美當日良會成綢繆

何今獲佳句疽覽林堂幽挑燈續吟久寒角鳴西樓

次韻　陶琛彥行

西山久思往經春漫逾秋回看所傍樹尚繫烟中舟
日月倏飛騰不異川波流至今遠幽興浩然殊未休
東風江上來沄沄水生洲便欲引双扁飛行紫岩頭
如何苦蹉跎徒睇雲路脩谷鳥在林杪鳴敎亦相求
今君轉清謙胡不邀同遊閒館集群彥翩翩文采僾
相逢尚難得况茲句日留歡然對樽俎情意兩綢繆
嗟彼丘壑賞豈須屋茅幽愁來發清詠獨倚城南樓

次韻　章璇

眷此丘壑美開軒寫高秋有客式燕舍弗返山陰舟
清商日已至歲月忽如流於茲塵鞅幸勞生昌云休
歸雲度松峰驚鳧止蘆洲回看且慰意奚用傷白頭
駕言縱玄覽天路阻且修蘭芳既未歇徒走或可求
飆焉悟妙境八極同神遊流寓理莫齊置之斯為僾
晤言未終窮聲情為予留明當謝懽去託書致綢繆
再歌招隱篇永懷山之幽望望不可親凉飆起岑樓

次韻　黄以忱伯欽

南洲有高士畊漁三十秋褐來雲水間天地即虛舟
浩歌偈盤石賦詩臨清流余生厭塵網寄跡何如休

方春景妍麗杜若迷芳洲緬懷嘉遯渠節屋清溪頭
北林烟樹合南窓風竹修洙泗有淵旨想予弥傍求
群公遠相過竹林期復遊闡搏劇清談文思闓且優
庖廚具鷄黍一雨十日留此意古人尚君今更綢繆
嗟余獲支晚亦及從游出載賞群彥詩長歌空倚樓

過明漁軒和韻二首　　嘉陵楊　基孟載

綠萍吹斷見魚群池影天光細作紋眠近蒲荷長夢
雨坐深招竹當渠雲釣然每用紅蠶緝扇羽多從白
鷺分閒說醉樵來問疾也應清思不如居

其二

小池明種碧芙蓉欲採還休覺意慵醉裡死生輕似
葉病中肌骨瘦如松雨聲列竹無蹤跡雲影行空有
淡濃便識青莎栽短笠五湖烟水浩相從

中秋偕良夫飲明漁山居　　倪雲林

酒渴茶甌心露凉石牀雲卧冷侵裳團團碧樹懸金
粟月午風清夢寐香

次韻　　徐達左

玉兎流光午夜凉微風清露襲羅裳叢叢桂子西窓
下影落杯中酒亦香

山中即事奉呈良夫耕友　　凌　煥章

白日山中事事悠釀泉為酒足消愁一般啼鳥夢中
夢半捲珠簾樓外樓屋角樓雲常帶雨鳳光凝翠不
勝秋天闊咫尺蓬萊近别有人間在上頭

秋日訪友席上賦錄似明漁　　魏　達

閒過芙蓉菊未花杖藜隨意踏江沙水雲遠接青山
色林木深藏處士家酒熟一樽香泛艷詩成兩袖墨
塗鴉兒童安識吾徒樂只聚飛蚊醉館娃

訪明漁隱居　　陳汝秩

鳴鳳岡頭訪隱君呦呦麋鹿自成群當門柳葉青如
帶繞屋梨花白似雲坐飲謾傾殘臘酒行廚先食早

春芹卜隣有約應無負乞我烟霞一半分

奉答惟實高尚　　徐達左

兀坐空山忽見君索居久矣歎離群放舟豈似尋安
道問字應慚比子雲杯酌論文愁緑蟻盤飧叙旧薦
香芹西窓剪燭彈絲罷不道星河又夜分

題茅山陳大虛宗師　　倪雲林

三茅山色隱晴空居住華陽第几峰陰洞石渠懸沛
煉曉窓雲氣結芙蓉南遊白拂凝塵久西去青牛几
處逢歲晚樽前足松朮遲餘飛鴈往相從

題司卿塔錄似明漁高尚　　趙　瓛

一柱擎天几百秋恍疑角蜕古淵虬書空彩筆驚神
思湧地朱幢掛斗牛八面海潮蟄拉莫九重日繞具
宮浮我來頓覺塵寰隘孤嘯梯雲上上頭

寄良夫賢友　耿　瞱

澍溪處士時英彥遠迎文源出下京九世青氈傳旧
物半生黃卷祇家藏珠還合浦光仍燦璧返連城價
未輕縱任白衣蒼豹變丹心炯炯月同明

題溪山環翠樓用韻答友良夫轉為月印潭師求
之故賦此　蒋　堂

翠嵐環繞如画綠樹高低待秋更着綸巾談咲未漸
海岳庵頭

其二

松暖雀梳雲髮樓高人待秋晴一片水光天影月潭
分外分明

又

不列澍溪三十秋今聞溪上卬公樓山光繞屋天應
近雲氣侵窗座欲浮白雀傳書曾點破清泉咽石自
分流何如重引花岩裡歷覽山川訪旧遊

九月二十一日范煥孟學金震以敬李敬德與
偕來訪予于明漁軒是夕乘過溪寺登擁翠方
丈會釋善伏席林遂分韻賦詩

得東字　范　煥

華月出雲溪禪流万山中偶與道人侶逍遥心賞同
空吟浮香氣金鐘度微風玄談契妙理茗酌鳴絲桐
良集誠不易歲月如轉蓬明發澍溪上悠悠恨西東

得下字　金　震

商飆發清秋孤月耿溪夜玄賞悟真情況亦出林下
蕭蕭殘葉飄冽冽飛鴻瀉驚鵲鳴高枝流螢繞空榭
芳筵既已欲佳咏豈云罷復與道人期逍遥宿精舍

得閑字　徐達左

夕登擁翠堂亦遊溪而樂涼月浸空山秋雲繞飛閣
人生適意時況乃與共作群友吳中彥詞林賦文學
我亦蕭散人自云非欲落一時共咏忘詩成互酬酢

得山字　釋善伏

寒燈悄孤坐客叩林下閑清談及玄理野趣忘塵寰
露涼緇衣薄天靜孤雲閑秋聲起出壑落葉鳴空山
華章謾歌罷良會難重攀與闌竟云別夜深秉月還

得香字　李　敬

山樓暮登眺景物殊非常落霞明遠渚清風來重岡
寒林歸鳥集幽磵秋花香況逢支遁流詩思尤飄颺

焚香迭唱和蘇樂異堪量牽衣勿云别復此少徜徉

是夕復登方丈之小樓孟學倡賦五言詩二首

諸公從而和之

幽尋得真趣臨眺屬清秋衆樹碧連屋一山青入樓
虛空宝花雨方廣香雲浮我亦逃禪者于蘇暫相留

又

偶來小樓坐詩思頓超群万葉落紅雨半山飛白雲
宝燈禪寂現金磬空中聞幸侍明漁子逍遥清夜分

次韻　徐達左

清遊來古寺萬籟正鳴秋山峻雲低㯶氣清天近樓
月明銀界肅松合翠嵐浮好寺僧尤古焚香為久留

又

嘉賓暫云契空山復離群澄波涵華月還岑含薄雲
真趣欣自得塵喧寂無聞況蘇焚香坐玄談至宵分

次韻　釋善伏

黃葉下松徑驚看天地秋亂山晴對戶皓月直當樓
野迥烟光薄溪清水氣浮坐陪玄論久終夕竟遲留

又

溪山逢俊彥濟濟豈凡群秋興懷張翰時名並陸雲
幽花平檻發啼鳥隔林聞坐久多餘興詩題更共分

次韻　李敬

古寺經行處高懷悵晚秋白雲岩際塔紅樹水邊樓
月露天光近金銀直氣浮遠公應好客寧惜片時留

又

偶向僧居集蕭然趣不群松軒邀直月石榻臥秋雲
隣火東西見漁歌遠近聞衹因陪語咲不覺曙光分

寄隱居倪公録似良夫先生　高啟

名落人間五十年綠簑細雨自江天寒池蕉雪詩人
画午榻茶烟病叟禅四面荒山高閣外兩株踈柳舊
庄前相思不及鷗飛去空恨風波滞酒船

金蘭集卷之四

東海徐達左類編并著

寄謝張伯宗兼簡董仁仲　　徐達左

具區風日清振衣出林藪嚶々鳥和鳴所志惟求友
倜儻由庚孫相逢蹟握手僞札有餘懽傾蓋情更厚
享我春露軒飲我如澠酒浩歌至覆觴既醉仍濡首
良在何厭々趍謝還被附感于意氣濃此樂復何有
况並召南翁契義金蘭久湖山待重來春風看梅柳

次韻

生事仍飄落漂客具區藪孤陋歎索居啟廸謝良友

好風每西來珠玉長到手慚予非善對血指顏持厚
向懷山中遊繾綣啣杯酒蕭條經年別一朝欣聚首
所慰朋盍簪不慕印懸肘文華更秀出襟懷敦素有
澹然非俗交古道敬彌久招我松雲扁清音繼高柳

奉寄良夫并友　　周　彝

朔月吹枯蒿日夕郡齋寒蕭條北窓下嘆息衣裳單
困懷山中人賦詩道時難

其二

荒城對閑扉天寒日淒薄回感節序變自請徵名縛
沈思正鬱陶木葉庭前落

其三

湖山佳勝處經歲罷登臨緣知官務羈徒勞遐相心
願言耽麈榻林下一相尋

題雲山圖　　馬　啟

滿壑春陰濕潤苔茶烟起處薜帷開山童預掃敲門
客總是惟詩索畫來

次韻見荅良夫高士　　秀峰釋曇徵

湖上青山一徑微草廬高枕起遲々煮茶松下書招
隱載酒花間字問奇北岳移文成往事東洲下榻有
深期春雲忽送征鴻老寄我難酬七步詩

自詠白雲巢呈良夫　　天台趙　俶

碧山深處一書巢出岫無心浮解嘲目眩老龍虛旦
氣夢同孤寉倚松梢百年黃石堪為伴九陌紅塵已
息交待看輪囷成五色不愁風捲屋頭茆

謝良夫見訪　　河東薛　穆

故人山中來訪我吳松里一舸載圖書翺翔沂烟水
扣戶蘆花寒相見心為喜傾我聊問津何為滯之子
懽咲坐西齋慇勤具雞黍人生貴良會々々信能幾
有酒胡不飲々々非知己矧彼黃金花燦々照烏几
秋容既爾佳一醉寧堪止非見行道人今為墓中鬼

頭看旧遊地強半誤荆杞此因理所常曷足増嗟哨
落日垂虹亭高歌且同倚乾坤浮浩蕩萬象入睥睨
緬想三高人遺風使興起

訪明漁隠士　　周姑王仲礼

扁舟一葉五湖東又向城西問葛洪山色排空来几席書聲出戸遶篔檝渓漁新艣盤中白園果初収樹底紅清咲竟忘終日酔帰帆高掛月明中

次韵奉寄仲礼都司　　徐達左

于猷画舫出呉東楓葉経霜舞晩風帆影嵐花移澤国水光秋色映篷櫳一官入幕衫猶緑両臉迎人酒潮紅遠向西山訪幽側錯看渓滸是隠中

訪明漁先生　　盧熊

我懐山中人挐舟訪雲壑睽闊一載餘憂患亦紛錯神交迹自殊道重心不作下榻掃庭除開樽共酬酢來禽薦芳鮮有兎詠燔炙林風生絺衣山月掛蘿薜良朋昔雲散煩襟喜氷釋酋連不知酔清影破幽閑蹇余會有役明旦向城郭行止固難期音書諒堪託

貽画寄詩　　倪瓚

傷遊憂時氣欝然舟行歌但酣謄々茶甌一啜清残夢古木幽篁蔭野水

寄張景昭羽士　　徐達左

振々白候葯還八事大還丹光附明月服食駐童顔簡淡忘自在天遊雲壤間双鳬夜入雲一隺翔度閑衣冠肅濟々環珮鳴珊々仙風藹群氣超然出塵寰瀛洲弱水西可慕不可扳我上歌紫芝相期入雲山

次韵　　張常明景昭

好客清修士延面未許還幽壑春正麗令人期解顔萬鳥時一鳴乃在白雲間素懐元已澹塵緣豈相関幽蘭芳馥々飛珮何珊々倏然動仙興欲此遠人寰高一遊覧蒼峭肆躋扳嘯歌風满襟異次論蓬山

與良夫至七宝泉及暮舟還　二首　　倪瓚

来看城西十日山桂花風起碧岩間扁舟直過渓東宿七宝泉頭日暮還

其二

桂樹叢間臥看雲風吹花落紫綸巾偶来山僻餌蒼术又汎江波採白蘋

次韵奉荅良夫并友　　譚式訥夫

對菊愛陶潜種瓜思邵平致自塵垢中心跡何由清徐卿乃高士讀書理致明邪思有餘裕毅利鴻毛軽好山當屋廬秋來称吟情尊中但有酒長酔不用醒

示良夫爭　徐　珪 廷玉

老來慚愧又增句力學無由以昔賢名教理中多樂地市塵囂外即壺天囑言談道嗟莊子降志若何悲少運長日君居無世事謾將詩藁自重編

奉寄明漁高士　沙大用

夷吳宅畔二年前避近僧房共夜筵臨酒尚思文字飲得書猶感故人情寒風夜館新賓客暮雨燈前旧簡編何事相知不相謝瘦筇空倚翠雲巓

奉寄明漁隱　王　璲

疎簡非世才風把林泉癖偶來湖上遊豈是遁名跡美人深隱處相望在咫尺屢擬叩松關常愁白雲隔緘書寄枉招還山阻良覿聞君集群賢摛藻動盈冊迩來獲披覩文雅何絢赫慙余不能酬詠歌終旦夕

次韻　徐達左

之子縉紳家春秋久成癖豈惟吳山娛高舉將晦迹清新鮑謝辭遺我錦盈尺溪陰雁鳴時佳樹散重隔不辭枉駕勞逢迎乃相覿清樽共言笑從容論簡冊我本畊釣徒縮首畏粹赫吾子為同袍對床話終夕

題雲山圖　徐　賁

綠樹黃鸝處匕山偶從溪上看雲還人生未許全無事幾得登臨便是閑

感旧一章寄徑山愚庵禪師　徐達左

湧金門外六橋頭碧水紅蕖共泛舟歲月竟成蝴蝶夢江山重見鳳凰遊遠公結社情如故國士齊名志已酧何事維摩苦憂世黃花開落卧鷺秋

次韻奉答良夫高士　釋智及

剩水殘山繞屋頭歸休自笑壑藏舟園林松菊情生意鄉國衣冠憶旧遊每羨許詢才獨步未應支遁句難酬風標昨夜聞新雁不道江南又暮秋

其二

秣陵一月不梳頭曾向山陰小舟感事漫成秋雨歎放懷時作漾波遊雄辭万古流光艷今代千篇熟倡酧獨許南洲有高士長竿醉拂五湖秋

奉寄明漁高士　金陵馮　椿 幹庭

朝明鄧尉足暮漁震澤口出門星滿天同舟月在柳山芋甘如飴湖鯿大于手歸來脫野服談咲飲三斗

次韻　徐達左

龐公隱鹿門子真居谷口蔣詡開三徑陶潛栽五柳俱存避世心不用擎天手嵩崒枉尺尋金印大如斗

次韻奉寄良夫有道　金陵王　造 中依

羨君才思獨飄然愧我家無負郭田衰老未曾婚嫁
畢積書猶望子孫賢一溪流水琴三尺万樹梅花屋
數椽倚仗衡門紅日落前村還見子孫侗

奉寄良夫先生　王璉汝器

佳會誤不易清遊踐前期由連閱信宿登眺自無時
山川有餘覽風物良足娛感予情誼篤具饌揚清卮
高軒過跡雨水木滲清輝列生畫群彥言笑一解頤
心自共閒落神思亦忘疲歸來青山下相望如渴飢
宴坐白雲裡與君終永辭

客中九日呈良夫先生　梁溪周衡

踈踈冷雨濕重陽還對青山舉一觴白髮又饒今日
醉黃花仍送去年香只宜覓句酧秋意莫作登高望
故鄉不有幽人相謝藉客中那得散淒涼

詠梅四絕錄似良夫賢弟　徐珪

玉堂月夜偏宜畫茆舍雪天猶可吟大抵清高標格
在不回易地改初心

其二

月下精神尤雅澹雪中標格轉孤高屈原不識天然
態可是無心入楚騷

其三

孤山處士湖邊句王局仙人嶺外詩惆悵平生歲寒
志清高只許二人知

其四

兩三枝雪景自好十數點花香便清不向竹邊松下
見幽人安肯結詩盟

水竹環清澈蕭然遠世氛掩關元自得興揭更誰分
癸蘭共窗雨龍群墨沼雲杜陵家學在講道起斯文

次韻　徐達左

悠悠雲水客共喜出塵氛黃卷知君醉清風許我分

閑門聽過雨倚杖看浮雲大雅遺音遠長歌亞宋文
春服初成日風雲氣象閑楚萍聊款客魯酒共開顏
嘉樂忘塵世沉酣倒玉山杖藜明月下相引濯同還

朱澤民為徐良夫作耕漁圖　倪瓚

寂寂溪山面碧湖輕舟烟雨釣菰蒲曉耕出隙看雲
起夕偃林間釣日晡漢書自可掛牛角阮杖何妨桃
酒重紅稻西風鱸膾美依依蒓食待樵蘇

予旧業在山園樹石秀兮池水迂迴儼有林泉
佳趣浚返故業賦二首　張適

園池春至凍全融亥舘穿林路亦通窓响檻前含竹
雨座香簾外落花風一簽几駐緑詩癖万慮都忘是
酒功清思不因貧索莫長時邀月美梧桐

其二

軒車巷陌是通衢流水林巒景自殊寄紙每因人索
畫打門寧有吏催租風篁苔石皆詩料吟客琴僧畫
酒徒几度緑窓臨帖罷醉眠花外聽啼鴂

山居寫興寄良夫高士　河東薛　穆遜公

萬山深處得幽棲四遶周遭起復低埜鹿每當花徑
臥嶺猿常近竹窓啼閑来採藥行深埜酒醒斟泉就

北溪爲話古人徐有道祇應無夢聽朝雞

次及愚菴懷王明雲韵示良夫　高啟

禪居正与隱居隣短髮長毫二老人閒説鬭茶頻會
處小亭深竹澗東濱

其二

移花灌藥不辭勤曲澗流泉雨後新一塢緑陰雞犬
靜老来欣作太平民

其三

度崦時尋百丈泉松門蘿逕稅涼天只因拯鳥知行
處遠在鍾殘暮靄邊

其四

故望城西礼白雲數峰蒼翠晩紛紛誰知解綬東歸
客亦是香山社裡人

次韵　徐達左

十載西山托比隣清談淂近老成人故家文物遺風
在始信蠙出泗濱

其二

種玉耡雲每自勤青鞋布襪葛衣新十山落木西風
裏三徑黄花卧逸民

其三

曉来聽雁晾青田驚見霜飛八月天坐對南山把巵
酒咲看雲霧起無邊

其四

十畝青桑一壠雲桑陰雲影翠𬀩𬀩清風响應和天
籟蓮社相期有故人

江行二首録似良夫　王諶常之

萬里長江一葉舟片帆西去水東流江汀楊柳如相
識揺蕩春光繫客愁

其二

翠柳牽風二月天画舡軽槳蕩晴烟楚江無浪平如

鏡漁父島懸網宮脈

次李德與韻似良夫　光福釋斯蘊

林深人跡絕石冷凍雲多自得琴書樂從教歲月過玉泉涵硏沼金碧出烟蘿東閣觀梅共時來水部何

懷寄耕漁大隱　倪雲林

山谷真堪埋百憂月送桂樹思綢繆荷花涌口見山色寄言汝亦憶儂否

過邵弘道先生墓　陶琛

青山隱々遠相連仰歎松秋憶旧年芳草蓋墳長似帶碧苔封徑小于錢嵐蒼畫掩微々雨野水春流淡

淡烟淺過畫梁予者德潸然淨落詠文箋

次韻　范煥

客行何事淚潸然馬鬣封時記昔年多士正規埋玉計諸生曾送買山錢清秋高塚明紅樹落日孤林生紫烟欲把板渠重一酹悲歌先為寫長牋

次韻　徐達左

典型零落寂堪憐問學誰能訂少年宿草一丘藏玉碗秋花半壠掛金錢風生華表鳴歸隺日沒空山望遠烟回首德音々處是古文猶在寄人箋

次韻　金震

孤墳四出默罔前此日重來又一年新土有痕分草色回首今々多感慨賦詩揮淚寫長牋

寄倪雲林詩錄似良夫　周棐

九月江南屬授衣樂遊猶自不言歸波清笠澤鱸魚上霜冷蘋星旅雁飛圖畫已留吳郡滿綈袍還歎故人稀高軒恆寂驚寒雨風振幽篁獨掩扉

補錄

為徐郎武時省畊圖　韓奕

郡守多兼職郊行重以農養民須食足供國要儲充
不種將何穫惟勤乃有功一犂先曉日五馬度春風
上下田疇遍提攜父子同賢聞歸異閱俗喜化文翁
地聞家競利人和歲屢豐謳歌不能盡寫入画堂中

送徐郎武　前人

讀禮方廬墓膏車已趣程閩中曾作守剡裡畫知名
雨雪由江驛雲霞近帝京除書隨日下五馬又專城

送徐丹化　前人

五馬引双旌閩中路幾程郡經曾守處人有去思情
荔子連畦密榕陰到處蔫奠晏風俗異善政有先聲

贈游溪草堂　姚廣孝

徐侯家吳下旧業依游溪作堂谿之濱復以游谿題
靈巖峙其東巨區漾其西跡據山水窟宜畝栄桑齊
曲流自廻環列岫相高低陰陰松桂林鶴鶴桃李蹊
磵草猗蘭芳池樹枯楊梯前陂時網釣後壠春鋤犁
編籬護茗園課豎翻蔬畦泚花浴古井瀦水修長堤
苑茨沾露潤草逕薜烟迷風時喧燕雀沙暖眠鳧鷖
畫檻綠陰繞曉庭無鳥啼常時有絃誦經歲無鼓鼙

嘗家羨令手內饋訪賢妻襟懷好賓朋門巷填輪蹄
留連且為樂惟以惟恐睽色養剪春韮盤飣烹黃雞
殷勤出新繪咄嗟辦蘋蘩既有酒如澠何妨醉似泥
縱情忘白首散步扶青藜自安得地利心遊乃天倪
頌承　天子詔重上青雲梯崇達紆組綬顯貴交簪
珪行當報國恩慎勿思旧棲

大雪中訪良夫　姚廣孝

乘興尋岩路欲迷扃舟泛水過山西平田自料非燕
地曲水渾欵是剡溪老去明漁存旧隱客來琴詠出
新題匆匆一見愁成別相送河梁手重攜

寄徐君威大守　前人

告退歸來荷聖明游谿深處樂餘生草堂勝有閒風
月只欠耆英共結盟

自題寫蘭　徐濟

二十五年春夢殘對花無語獨凭闌幽香素艷無人
賞讀罷離騷獨自看

題墨蘭　戎軒

白髮仙翁致政迴庭前蘭蕙手親栽高堂獨坐薰風
裡時有清芬入座來

題蘭　曹謐 吉鳴

邵武歸來樂有餘看花酌酒与胡書更拈禿筆秉閒
興寫出幽蘭種〻如

題王孟端四賢像　徐鍬

坐石論詩野水濱為憐涼思晚來新要知我輩非黃
綺暫逐相逢偶四人

前題　祖暄

常聞五倫中朋友居其一人生無明友孰肯規其失
我本田野人微軀又瘵疾稀稽既弗能黽勉事書帙
托交二三子幸得膠与漆魯朴負奇才遊戲丹青筆
戒軒學習精賦性尤朴寔可勤文字聰端居樂閒逸

睽離洛沭汶縮地嗟無術邂逅忽相逢盍簪情更密
班荊坐臨溪談咲竟終日酒闌未忍分再會應難必

前題　一

瀟灑山水家清妍林下逍遙隱四賢把釣自甘終老
大著巍誰肯效爭先芝蘭美契心如醉風月高談興
浩然何日此身同結社不妨重汎子猷船

清明天陰門無過客適得宋端州石天河玉池
硯試方于魯墨校此二卷殊為快意
臥庵老人之赤

金蘭集三卷附錄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徐達左編達左所編顏子已著錄案是書已爲高瑒所竄亂改名顏子鼎編然鼎編非達左之舊名故仍稱以顏子達左當未仕以前家蘇州之光福里於所居築耕漁軒一時名流往還多爲題詠此集乃其所輯同時酬贈之作又附錄一卷則達左兄子濟出守福建邵武及歸田後與友朋相唱和之詩其十一世孫翃爲之梫梓以行前附載正統九年徐珵所作耕漁子傳珵即有貞初名也

文章類選四十卷

〔明〕朱㮵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章類選四十卷》提要

文章類選序

文章之在天下者不可勝紀如五〻〻以書孔子之所刪正朱子之所註釋者傳之萬世雖聖賢復起莫得而易者也自秦漢魏晉唐宋以來諸儒紛出著書立言體制不一浩浩穰穰汗牛充棟人之精神有限焉能遍觀而歷覽之哉豈若於其文之精粹者每體擇取數篇類而集之以為法程以便觀覽之為愈也予故於暇日會諸儒負將昔人所集文選文粹文鑑文苑英華翰墨全書事文類聚諸書所載之文類而選之曰賦曰記曰序曰傳曰騷曰辭曰文曰說曰論曰辯曰議曰謚議曰書曰頌曰贊曰銘曰箴曰解曰原曰論諫曰封事曰疏曰策曰檄文曰狀曰詔曰制曰口宣曰符命曰冊文曰赦曰奏曰敕曰表曰箋曰啓曰碑曰行狀曰神道碑曰墓誌曰墓表

曰誄曰哀冊曰謚冊曰祭文曰哀辭曰彈事曰劄曰序事曰判曰問對曰規曰言語曰曲操曰樂章曰露布曰題跋曰雜著凡五十八體釐為四十卷名曰文章類選鳩工鋟梓藏之書笥以資暇日之觀以為子孫之式柰何人一見之謂而求者甚衆曰不暇給矣既而曰文章者天下之公器豈可私於一己耶復序諸首簡遂廣其傳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文章之盛亦可以見予之用心也然其中寫者不能無點畫之譌刊者不能無鏤刻之誤識者尚希交而正之可也故序時

洪武三十一年龍集戊寅正月望日

凝真子書

文章類選目錄

卷之三

記類

卷之四

記類

卷之五

序類

卷之六

序類

卷之七

傳類

卷之八

騷類

卷之十二

論類

辯類

議類

卷之十三

謚議類

卷之十四

書類

卷之十五

書類

卷之十六

頌類

符命類
劉秦美新 揚子雲　典引 班固
貞符 柳宗元
冊文類
武帝封齊王冊　封燕王冊
封廣陵王冊　昭帝賜韓福冊
光武賜諸侯冊　魏王九錫冊文 潘元茂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陸贄
皇帝尊號玉冊文 [illegible]　皇太子冊文 [illegible]
皇后冊文 [illegible]　皇后冊文 [illegible]
赦類
赦天下 漢赦　赦天下 漢赦
赦殊死以下 漢赦　即位赦天下 漢赦
奉天改元赦 陸贄　貞元改元大赦
奏類
明堂月令奏 魏相　奏記詣蔣公文 阮嗣宗
畋獵奏 魏徵
教類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傅季友
脩楚元王墓教 傅季友
卷之二十七
表類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求自試表 曹子建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陳情表 李令伯
勸進表 劉越石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讓中書令表 庾元規　解尚書表 殷仲文
諫重討高麗表 房玄齡　賀祥雲見表 張九齡
賀甘露表 武元衡　賀慶雲表 韓愈
賀雨表 韓愈
御史臺賀嘉禾表 柳宗元
禮部賀冊尊號表 柳宗元
上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賀赦表 王安石
謝翰林學士表 王安石　徐州謝獎諭表 蘇軾
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　進大學衍義表 真德秀
進三朝實錄表 [illegible]　謝賜禮物表 [illegible]
進經世大典表 歐陽玄　賀正旦表 劉敏中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賀建儲表 姚登孫
賀聖節表 鄧文原
箋類
與魏文帝箋 繁休伯　答魏太子箋 吳季重
答臨淄侯箋 楊德祖　答東阿王箋 陳孔璋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 謝玄暉
賀皇子箋 柳宗元　賀正旦箋 虞集
賀千秋箋 楊文郁
卷之二十八
啓類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昇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任彥昇
上鄭尚書啓 韓愈　上鄭留守啓 韓愈
上裴晉公啓 柳宗元　上李中丞啓 柳宗元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上宋相公啓 王安石
賀歐陽少師啓 蘇軾　謝解啓 [illegible]
卷之二十九
碑類
郭林宗碑 蔡伯喈　司徒褚淵碑 王仲寶

唐鄂國公尉遲恭碑 許敬宗
益州夫子廟碑 王勃　曹成王碑 韓愈
平淮西碑 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韓愈
箕子碑 柳宗元
柳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南霽雲睢陽廟碑 柳宗元
韓文公潮州廟碑 蘇軾
司馬溫公碑 蘇軾　表忠觀碑 蘇軾
曲阜孔子廟碑 聞復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帝禹廟碑 鄧文原　長春宮碑 姚燧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卷之三十

行狀類

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彥升
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韓愈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宗元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庾信
太原王公神道碑 張說
太子少傅竇希瓘神道碑 李潘然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愈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安石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虞集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卷之三十一

墓誌類

唐故相權公墓銘 韓愈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彥升
自撰墓誌 白居易
唐故撿挍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韓愈
自撰墓誌銘 杜牧
翰林供奉李白墓誌 范傳正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韓愈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愈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韓愈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 柳宗元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柳宗元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愈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李元賓墓銘 韓愈
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 柳宗元

卷之三十二

墓表類

誄類

哀册

謚册文

卷之三十三

祭文類

文章類選目録終

文章類選卷之一

賦類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
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於師枳(音只)句(音鉤)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
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
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太山之阿
舞於松栢之下飄忽淜(普冰切)滂(普郎切)激颺熛(音標)怒耾
(乎宏切)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
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音件)眴(音絢)煥粲爛離散轉移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淩高城入于深宮邸
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翶翔於激水之上將
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
陵蕭條衆芳然後倘(音常)佯(音羊)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
帷經于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
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先歷切)酲發明
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
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
(一孔切)然起於窮巷之間堀(音窟)堁(音課)揚塵勃鬱煩冤衝
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
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徒寸切)溷鬱邑毆(音驅)溫
致濕中心慘(錯感切)怛(丁達切)生病造熱中脣為胗(音軫)得
目為䁾(音蔑)啗齰(牀革切)嗽(所角切)獲死生不卒(七忽切)此所
為庶人之雌風也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奼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𠜱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紛紛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與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怕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勠力致

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

首園題鷯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槖駞蛩蛩驒
騱駃騠驢贏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
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俯杳眇
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
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
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
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
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
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
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
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于北園貤丘陵下平
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
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
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
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
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
溶萷蔘猗狔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
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乎玄猿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
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
枝格偃蹇杪顛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
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
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

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
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
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
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淩三嵕之
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
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
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
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
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
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
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飛遽擇肉而後
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
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
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揜
焦朋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關歷封巒過鳷鵲望
露寒下棠棃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
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
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
𠋫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
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
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
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
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
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
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
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

俳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糚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嘗曰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隷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志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長門賦 并序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燿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

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郤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撕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郤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獵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頜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

殄使海内澹然永亡邊域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庭純
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
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
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
不肆險安不忘危延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
五柞作習馬長揚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延卒然登南
山瞰烏弋西厭月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
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
也是以車不安軔刃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
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孫弱帥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
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
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
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
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
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
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
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
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之心未卒墨客降
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延
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
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
禮官考文章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
事以興廢繼絶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
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
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
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襃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
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太中
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
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
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
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
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
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
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
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内清平朝庭無事京師脩
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
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
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其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
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
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
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
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
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
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
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

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
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俄)北阜挾(胡)澧灞據龍首
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
萬雉呀(呼)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
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
不得顧車不得旋闐(田)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
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
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
俠之雄節慕原常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
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
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
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
厥土千里卓犖(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
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戶)杜
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
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古亂)以九嵕陪以甘泉乃
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
埸(亦)綺分溝塍(乘)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楚甲)
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在到)潰
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
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
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
有九真之麟大宛(於袁)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崐
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
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
龍之虹梁列棼(汾)橑(老)以布翼荷棟桴(敷)而高驤雕
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當)發五色之渥彩光爓
(艷)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則食)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
門闥洞開列鍾虡(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
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
(閑)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
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丹)論增盤崔(徂回)嵬
(五回)登降炤爛殊形詭(軌)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
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
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
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於業)以藻
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工)銜璧是爲列
錢翡翠火齊(計)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
玄墀釦(口)切玉階彤庭碝(而兗)磩(戚)綵緻(直)琳珉(旻)青
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蘇合)纚綺組繽紛精
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
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
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釋)故令斯人揚樂
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敦)誨故老名儒師
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
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
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平)之署總禮
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奔)贅(章銳)衣閹(淹)尹閽
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叫)道綺錯輦路
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

樂陵墱道而起西墉掍𤩽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
闕上觚孤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工
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
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殆盪而出馺娑
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工
霓迴帶於棼汾楣音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
而不能階攀井幹寒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捨櫺
靈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
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傍徨步甬道以
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
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
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灇瀛洲與方
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
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
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
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
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
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
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
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
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彈震震爚
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蹦其十二
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
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
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

相纚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
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
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
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
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頹松
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
玉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
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
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
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
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
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
色曄曄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
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鸛鶬鴰鴇鶂
鶩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
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
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
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
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
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
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
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
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
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
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
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小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
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
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
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
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
度（入）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
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
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
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
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壑無
完（柩）柩郛（平）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
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平）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
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
雲霓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
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
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
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
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
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
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
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
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
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
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平）
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平）鴻藻信景鑠揚世廟
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
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
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
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
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
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
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投）狩簡
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
覽四騶（短）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
發鯨魚鏗（坑）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林）麗（離）和
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
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
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
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
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
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
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
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
極盤殺不盡物馬踠（宛）餘足士怒未洩（薛）先驅復路
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
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
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
河源東澹（徒）海漘（純）北動幽崖（宜）南曜朱垠（銀）殊方
別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
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
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

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之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甘泉賦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

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
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羣
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
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
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
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
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
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翕
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
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
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
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
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
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
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
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
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懍
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
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雉於林薄
攢并閭與茇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
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illegible]宮般以
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連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
摧嶉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
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
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
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
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

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
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㯋北極之
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
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
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
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
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
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
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㠑嵬隗乎其相嬰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
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
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披桂椒而鬱栘
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
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
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
稍稍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
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
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
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
蠖濩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
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
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
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
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
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釱而下馳

澡龍淵而還旋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衙蕤梁弱水之瀰漭兮躡不周之逶迆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覽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燿幽都南煬丹崖玄瓚黻膠䎼沮淡腨豐豐融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蟂䖆頎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偪棠黎天閶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辭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施單㟮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舃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七感)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思玄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徒端)以應懸(去)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户圭)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纚(所綺)積以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苦瓜)麗而鮮雙(上)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側(作昃)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悟)虞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重)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瓊)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冐真旦獲讟(讀)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毋以迷惑兮喛孰可以為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纘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鹽)焦原而跟(古恩)止庶斯奉信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實蕭艾於重笥(息吏)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中立)騄(力玉)裹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

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與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行)昭綵藻以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雁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啼)鴂(決)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曰妒)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閭)情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緬)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堯)崢(仕)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遊塵外而瞥(匹蔑)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與)石菌之流英翾(許緣)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胡朗)瀣(胡介)以為粻(張)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群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鬱蓊以慕遠兮越卬(五剛)州而遊遨躋日中于昆吾兮

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必遙)而絳天兮水泫(胡犬)沄(云)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顧(昔)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而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之石)若華而躊(儔)躇(除)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歘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蹶(厥)白門而東馳兮云台(怡)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土)湲(爰)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倘(常)佯而延佇怬(許)河林之蓁蓁(側巾)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一計)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制)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武)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閹謁(名)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而能剖嬴摘(他狄)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側吏)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無緜攣(力全)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匪)忱(時林)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莫江)褫(斯)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

兮弁既凋而已兮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
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
魂愀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
積冰之皚皚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凄其永至兮拂
穹岫之騷騷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
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
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
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
縱余緤乎不周迅焱潚其媵我兮鶩翩飄而
不禁越谽谺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硿硿經重
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
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
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
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愁

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
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
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
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之玄
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
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
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
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崐崘之巍
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
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屑瑤蕊以
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
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
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
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軒

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
沛其灑途輚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
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
兮脩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
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
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撫軨軹而還睨兮心
勺濼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左青琱之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
兮後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淟涊
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
霄而升遐兮浮蔑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
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
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
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

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
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
闠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
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
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
低佪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
矯嬈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
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凌驚雷之
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痝鴻於宕冥兮貫
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
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諳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
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
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涂

㸚㸚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
旟余繽匹連翩兮紛暗上曖愛儵眩縣眠六兮反常
閈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
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
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古
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吟恭夙夜而不貳
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
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愳默無為以凝志
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
劬勞系曰
天長地遠歲不留俟河之清秖懷憂願得遠渡以自
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
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
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
求夫何思

洛神賦 并序　曹子建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
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
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還轅袁經通谷陵
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衡皋秣駟
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
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爾
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
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
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
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
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
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
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
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賴靨輔承權瓌姿
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
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二瑤碧之華琚居戴金翠
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
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
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
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
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
佩而要平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
帝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
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
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
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
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
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圭
之猗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
步羅襪武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
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
婀可娜那令我忘餐於是屏并翳收風川后靜波馮
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
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
而為衛於是越北沚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

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
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
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
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
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
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
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
桓而不能去

文賦并序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
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
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
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
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
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
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
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
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
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
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
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
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
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
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
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
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

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
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
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
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
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
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
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
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
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
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
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
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
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
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
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
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
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
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
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
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
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
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
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

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警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辱)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除)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仕巾)楛(户)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去)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上聲)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於堯)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曹)囋(讚)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去聲)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蒲典)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結音)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之欲)故踸(勅錦)踔(勅角)於短韻放庸音以足(子喻)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方負)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威)蕤(惟)以馺(素合)遝(徒合)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留)故時撫空懷而自惋(烏亂)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苦回)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三都賦序

左太沖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緑竹猗猗(於宜)則知衛地淇澳(於六)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失至)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之移)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丁禮)訐(居謁)其研精作者大氐(丁禮)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莫蒲)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

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
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
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
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
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胡交)函有帝
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
歟請爲左右揚搉(古學)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
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
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
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烏蓋)焉於前則跨躡犍(虔)
牂(臧)枕輢(之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
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汾)蒕(於文)以翠微崛
(魚勿)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爲霞龍池
㶁(胡麥)瀑(步角)濆(扶粉)其隈漏江伏流潰(胡內)其阿汨(胡骨)若湯
谷之揚濤沛(普賴)若濛汜(似)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
菌桂臨崖(宜)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
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而猗猗孔翠羣
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
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扇)
於天垂其間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
采彪(尤筆)炳(丙)暉麗灼(酌)爍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
崙緣以劒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傷)驚浪雷奔望之
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丑知)或
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
蘭梫(七林)桂杞櫹(蕭)椅(於其)桐椶(宗)枒楔(八耕)樅(七松)楩(婢縣)柟
(南)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脩幹竦長條扇
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巢
居栖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步交)其
陽鵰鶚鴻(聿)其陰猨狖(弋救)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
永吟於東則左縣巴中百濮(卜)所充外負銅梁於宕
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俞)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
壽桃枝樊以藉(祖)圃濱以鹽池蝴(公)蛦山棲黿龜水
處潛龍蟠於沮(子預)澤應鳴鼓而興雨丹沙赩(許力)熾出
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
朽若乃剛悍(汗)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
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於西
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
草昧林麓黝(於糾)儵交讓所植蹲(存)鴟所伏百藥灌
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禍)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
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啼)或蕃丹椒蘪蕪布濩
(護)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
苞敷蘂蔵蕤落英飄飄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聊)芳追
氣邪味蠲癘痟其封域之内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
博演以潛沫(末)浸以緜洛溝洫脉散疆里綺錯黍稷
油油秔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皮彪)池而爲
陸澤雖星畢之滂(普郎)沱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
賑(忍)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
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郢)楟(亭)
榹(斯)桃函(含)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
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列)白露凝微
霜結紫梨津潤樼(臻)栗罅(呼亞)發蒲桃亂潰(胡對)石榴競
裂甘至自零芬芳酷(苦毒)烈其圃則有蒟蒻(弱)茱萸
瓜疇芋(于句)區甘蔗(之夜)辛薑陽蓲(吁)陰敷日往菲薇月
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

叢蒲緑菱紅蓮雜以蘊藻糅(女又)以蘋蘩總莖柅柅
裛(於業)葉蓁蓁(臻)蕡(墳)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
儔鵠侶鶖鶬鴰鴇晨凫旦至候雁銜蘆木落南翔冰
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弄)吭(胡郎)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
玄獺上祭鱣(陟連)鮪(于軌)鱒(在本)魴鮷(音啼)鱧(音禮)鯊鱨差鱗次
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
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
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愷)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
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
(苦濫)江内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
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
八達里閈(汗)對出比屋連甍千廡(武)萬室亦有甲
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苦后)鐘磬堂撫
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

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呼罪)貨山積纖
麗星繁都人士女袨(玄)服靚(才性)妝賈(古)貿(莫候)墆(徒結)鬻
舛(充)錯縱横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
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句)醬流味於番(潘)禺(愚)
之鄉輿輦雜沓(徒合)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
譁鼎沸則哤(莫江)聒(古活)宇宙囂(許驕)塵張(知亮)天則埃壒(烏蓋)
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
斐成濯色江波黄潤比筒籯(盈)金所過侈侈隆富
卓鄭埒(劣)名公擅(市戰)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居兩)巨萬鈲
(普見)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
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紙)掌出則
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
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四陳觴以清醥(匹沼)鮮
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絃漢女擊節起

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厲紆長袖而屢舞翩
躚以裔裔合(古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
月若夫王孫之屬郤(綺戟)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
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黄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
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蹴(子六)蹈蒙籠涉躪寥
廓鷹犬倏眒罻(尉)羅絡(洛)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
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京)麋剪旄麈(主)帶文蛇
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絶遠出彭門之闕
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峥嵘躡五屼(兀)之蹇滻戟食
鐵之獸射噬(時制)毒之鹿皛貙氓於葽(伊遥)草彈言鳥
於森木拔象齒戾(力結)犀角鳥鎩(所札)翮獸廢足殆而朅
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
江斐與神游罨(奄)翡翠釣鰋(偃)鮋下高鵠出潛虬
吹洞簫發櫂謳感鱏(尋)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

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
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
轟轟(呼宏)闐闐(田)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斯
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踊躍也焉獨三川爲世
朝市若乃卓犖(呂角)奇譎倜(天歷)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
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
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
變化方非常羌見偉於疇昔近則江漢炳(丙)靈世載
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暐曄而秀發揚雄
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
海而爲儁(俊)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爲譽造
作者以爲程也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
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
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

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兹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
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
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
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宫之基歟而吾子
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
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
爲世濟陽九齷齪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
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
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
滅兹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
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
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
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
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
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德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輕脫
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
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
干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
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
屼巊溟鬱岪潰渱泮汗滇㴔淼
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磈磈滮
滮涆涆歘硿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
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
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焉礚礚出乎大
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
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

昧泓澄奫潫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
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惣有流而爲長瓌異之
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是乎長鯨吞航脩鯢吐
浪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鯸鮐鮣龜鱕
鯌烏賊擁劍鼊鼈鯖鰐涵泳乎其中
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沈浮
鳥則鵾雞鸀鳿鸘鵠鷺鴻鶢鶋避風候
鴈造江溪鷘鷛鸂鶄鶴鶖鶬鵝
鶵鸐泛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
翰容與自玩彫啄蔓藻刷盪漪瀾魚鳥聱耴
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神化翕忽
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
全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
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源島嶼
綿邈洲渚憑隆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珍怪麗
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
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
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
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寔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
縷爾乃地勢坱圠卉木䖃蔓遭藪爲圃值
林爲苑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辨中
州所美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離之屬海
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
扶留布濩皐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嶽之岊冪
歷江海之流扤白蔕衛朱蕤鬱兮茷茂曄兮
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
宿莽木則楓柙櫲樟栟櫚枸榔綿杬杶
櫨文欀楨橿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

(留)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
蔭萬畝攢柯挐(女加)莖重葩殗葉輪囷(巨筠)虯蟠(盤)㙭(立)
堁(立除)鱗接榮色雜糅(女又)綢繆縟繡宵露霮(徒感)䨴(徒外)旭
日晻(烏感)時(蒲對)與風飄颻颲瀏(力九)颼飀(留)
鳴條(許王)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竹)并奏笙竽俱唱其
上則有猿父哀吟𤟤(胡昆)子長嘯狖(又)鼯猓然騰趠
飛超爭接懸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
散其下則有梟羊麡(倫)狼猰(烏八)貐貙(俱)象烏
菟(徒)之族犀兕(似)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耀
星聲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其竹則篔(云)
簹(當)林箊(於)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篁篻(匹沙)簩(勞)有叢
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檬
森萃蓊茸蕭瑟檀欒嬋娟(一緣)玉潤碧鮮梢雲
無以踰嶰(解)谷弗能連鸑鷟(仕角)食其實鵷鶵擾其

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
陰龍眼橄(敢)欖(覽)探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
衡山之陽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紫房鷓鴣南翥
而中留孔雀綷(祖會)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
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苦賈)之垠(音銀)火
齊(去)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
黃縹(匹沙)碧素玉隱賑崴裹(懷)雜插幽屏(必井)精
曜潛穎硩(勅列)陊(直氏)山谷碕(巨宜)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
潤黷隨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其荒
陬(子侯)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
若桴(音孚)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
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
南冥於幽都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
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汝)穱

秀菰穗於是乎在煮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
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
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
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
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五蓋)於邃宇
虹蜺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
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䫲(丈)海陵之倉則紅粟流
行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
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
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偉)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
櫳對榥連閣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
右號臨硎雕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
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

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閌(抗)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
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眈眈清流亹亹
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
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其居則有
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
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
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
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弈弈出躡珠履動以千
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江)鼎拚射壺博鄱
陽暴謔中酒而作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
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
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
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工賈(古)駢坒紵衣絺
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

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珬纁賄
紛紜器用萬端金溢磊砢珠琲闌干桃笙象簟
輸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灑纍穋
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
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
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
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趫材悍壯此爲比
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
函扶揄屬鏤藏鍦於人去戢自閭家有鶴膝
户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
戎車盈於石城弋船掩於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
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
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𥈭
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

驫駥矞轂雲騖捷先驅前途俞騎騁
路指南司方出車䡴䡴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
軺騕驦旗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
旄揚蕤雄戟耀鋩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
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罕𦋃結
罠蹏連綱陸以九疑禦以沅湘輡
樓轂騎熠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挾臂騈
犴狂趫獷猤鷹瞵鶚視參譚拉擸
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干鹵殳
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
佻坌並衡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
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爛浮煙載霞
載陰菈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
暴甝虪𪋻麋麖蔿六駁追飛生彈鸞鷚

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嶕嶢峯越
嶬嶮跐踰竹柏獼猿杷柎封狶蔬
神螭掩剛鐵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
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
抑揚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鋏
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爲創痏衝
跡而斷筋骨莫不衄銳挫鋩拉捭摧藏雖有
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
首將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
䴊俯蹴豺貘刲剖熊羆之室剽
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𪁺𪁺笑而被格屠巴
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
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
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形僨

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
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鵽思假道於豐隆披
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嶰
澗閬罔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
行睨覿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
既同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
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之有裕邁餘
艎於往初張組幃搆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
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十里於寸
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諸會驚
弋磻放鶬鷗發留鵁鶄鉤餌縱橫網罟
接緒術葉詹公巧傾任父筌鮔鰽鱺鰌鯊
罩兩魪翼鯸鮐乘鱟黿鼉同罛共
羅沈虎潛鹿馬龖侶束徼鯨背中於羣犗

攫掄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濤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術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其錦繢料其虓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蟕蠵捫觜觿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醽方變驚而賦珍羞飲烽起醉鼓震士遺倦眾懷忻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發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磬之鏗鏘有殊悠然於爭曲度難勝皆與謠俗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濟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曾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昔者夏后氏朝群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五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澥乎尚舉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睚眥則挺劒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揮橋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疆相繼樂滑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爲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剖判庶士商推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尋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確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崛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爲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爲江海結而爲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

喉舌不以邉陲爲襟帶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爲藩
不以襲險爲弁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冀等咸
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民
宴安於絶域棨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黙語之常倫章
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僊疆而擄臂
非醇粹之方壯諜蹐駮於王義熟愈尋靡蒋於中
逵造沐猴於棘刺劒閣雖嶛嶍之若蹶非所以深根
固蒂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圵非所以愛人治國也紘
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況河嶽之奕壝與江
介之湫渭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
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絶維姧
回內鼎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
燎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
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疇函

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
搆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與子都培塿
之與方壺也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
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限則八埏之中測
之寒暑則霜露所鈞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
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
懷舊蘊於遐年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
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碣碪
碍於青霄河汾浩瀁而皓溔南瞻淇澳
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
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
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
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嵬纍而複陸或𡼏
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烟熅嘉祥徽顯而豫作是

以兆朕振古詒㧑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
迥時世而淵黙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
命而光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
脩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
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
草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
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
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
全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
鈞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
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冏䆗而無陂造文昌之
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髣若
玄雲舒蜺以高垂瓌材巨世插參差枌橑
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

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施而倒披齊龍首而
涌霤時捷櫪於瀲池旅楹閑列暉鑒挾振榱
題黮䵝階陷嶸岣庭砥平鍾虡夾
陳風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
碣方論西閈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
賓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
無彫鎪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於前
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
猗奇卉萋萋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
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
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
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
則椒鶴文石永巷壼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
戶戚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曆象賢

聖圖以百瑞綷(緋)以藹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蜃
作繢玆亦等競右則跦圓曲池下晥(遊於)高堂蘭渚蕪
蕪石瀨湯湯(傷音)弱菱(公子)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
睽(魁)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
方輦而徑西二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
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勑)下冰室而沍冥周軒中
天丹墀臨(焱)增構峩峩清塵影影(邐迤)雲雀踶甍而
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
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極可圍於
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長塗升首豪徼(互)互經晷漏
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几鳥)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
陳罔驚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洪四門轍轍(噣)隆厦
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鴇)而資始邈邈標危亭
亭峻峙臨焦原而弗怳誰勁捷而無怨(哩)與岡岑而
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
其裏菀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丁)垣開囿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漼積水
深蒹葭贙(犬切)雚(菅)蒻(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
濤而浸(心七)潭(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雊者
擇音若咆(交步)渤(沒)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之
勒虞箴思國邺志從舍(衆)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
禁(金音)腜腜(回莫)坰野奕奕菑畝甘荼(途)伊蠢芒種斯阜
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音為
屯雲泄為行雨水澍(豎)粳(更古)稌(五徒)陸蒔稷黍黝黝(于乙)
桑拓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
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城)而隔踰奕
世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滏
疏通灊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王)而可濯方

步櫩(以占)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巾)蒸徒(斑)白不提行
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
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常之號入理之
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闥(先許)重門再扃師尹
爰止毗世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
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
綺窗輿騎朝猥蹀(跕)䠥其中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
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七立)牆幕室
房廡雜襲剞(居)劂(衛居)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無
以儔槖街之邸不能及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
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
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先)嶭(五結)侈所眺之博大百
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
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遵子)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尼而
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致之
醇醲(如)藏(平)之藏(去)富有無堤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賨(木)幏(嫁)積(揣)琛幣充牣(刃)關石之所和鈞財賦
之所底慎燕弘盈庫而委勁異馬填廐(救)而駔(徂朗)駿
至乎勍(京巨)敵糺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
胄重襲旌旗躍莖弓珧(以焦)解檠(景巨)矛鋋飄英三屬之
甲縵(莫晏)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齊被練而
銛(息廉)戈襲偽以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
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鋋氣彌銳
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白交)㕲(休)雲撒
叛換席卷虔劉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
馬江洲振旅輷輷(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
朝無刓(五官)印國無費留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

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枬(甲胡)刃虹(虫工)旌攝麾以就卷斟洪
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
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罔圖寂寥京庾流衍於是
東鯷(啼)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憓(惠)朔北思韙(偉)綿
繇道塗(㬱㬱)水(山)濺(䍣)負責(䪭)贄(二職)重譯貢篚鞮(人側)首之
豪鏤(渠)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審)魏闕置酒文昌高
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列支)有客祁祁載華載裔
岌岌冠緌(所綺)纍纍(呂追)辮髮清酤(户)如濟濁醪如河凍
醴流澌(息斯)溫酎(有遲)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
(撩)讌酣湑無譁(呼人)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
莖偕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憶若大帝之所輿
作二嬴之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
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予)之要妙世業之所
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女救)紛錯兼該(古孩)汎(敷梵)博鞮
(都泥)鞻(遜居)所掌之音韎(遠)昧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
之君以睦八荒之俗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
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
梁騶之所著林不槎(仕雅)柎(五割)澤不伐夭(烏老)斧斯(斗)以
時罟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
魚為之生沼(之由)雲翔龍澤馬亍(丑)阜山圖其石川
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
挍(蘇)頡離合以尊尊(子本)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
曲成回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
偉兆眣眣(鉄)率土遷善罔匿沐浴福應宅心醲(南)粹
遂條擢(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
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所秩
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闚(窺)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
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

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
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
學(雉)校篆(雉)籀(又迷)篇章畢覿傀賢著於揚歷匪藥形
於親戚本枝別榦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
旍則威噞(噞)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知列)雄豪佐
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
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筭祀有紀天祿
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五臣本作情)綽矣帝德沖矣
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
追亘卷(鬼)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
農有(態)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五臣本作代)篤玄同奚
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先歷)
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五臣本作措)俟之而無斁(亦)申
之而有裕非疏鷙(為聿)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
具至於山川之倬(卓)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
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詢)美之所不渝其
中(五臣本無其中字)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見蓋)
節之淵(五臣本作泉)瓶瓶(作)精衛銜木僨(常)怨(音寃)常山平于
鉅鹿河間列眞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
玄俗無影(五臣本作景)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平)
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袁)易
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棃故
(五臣本作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其)洹(和)之筍信
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
纊房子縑總(子)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禍)夠(善本作侈)
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
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
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計胡)

抍軍容弗犯信(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尼兄)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覲御監門謙謙同軒(撽)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知邊)隙之策西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推(五臣作摧)惟庸蜀與鴝(劬)鵒同窠(苦和)句(古侯)吳與鼃(烏華)黽(猛)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咉(烏朗)咽隰壤瀸(子廉)漏而沮(子豫)洳(如豫)林藪石留(力又)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熇(許酷)暑封疆障癘蔡莽螫(適)刺(力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帑(吻)宵貌蕞(罪)陋稟質遳(七和)脆(此芮)巷無杼(直呂)首里罕耆耋或魋(直追)髽(五臣本作髻結音)而左

言或鏤膚而鑽(官)髮或明發而嫪(力彫)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韰(界)慓(果)爲嫿(五臣本作嫿胡麥反)人物以戕害爲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於介)因長川之裾(本作□)勢距遠關以闚(若規)時高樔(巢)而陛制薄戍緜冪無異蛛蝥(侯)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與先代(五臣本作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子小)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奄)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許縛一音作懼)然相顧䁾(大)焉失所有靦(他典)瞢(莫登)容神藂(如)形茹(汝)弛氣離坐悽(典土)墨而謝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卜)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睹皇輿之軌躅過以汎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龍)悂(直追)以䞭(以)繆偭

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睢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部)家與剝廬非(?)而居政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五臣本無以字)暖之也(五臣本無之字)昏情爽曙箴規以(五臣本無以字)顯之也(五臣本無也字)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本作[illegible])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也少博覽史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秋興賦 并序 潘安仁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火胡)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時)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生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聊)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

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與槁葉夕殞於是乃屛輕箑釋纖絺籍莞蒻御袷衣庭樹㰕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瞳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屛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則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澈澈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琴賦 并序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嵓亙嶺巉巖岝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𧑒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乎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鎪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

王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愲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

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弦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𣝗𢟤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𡟤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

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𢬵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

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

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乎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崫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浣湧湍疊躍砯巖鼓作漰湱泶灂溪瀇瀫潰濩泧漷潏湟淴泱㶁瀾淪漩澴滎瀯溭淢濜㴔龍鱗結絡碧沙瀢沲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卻潛演之所汩淈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為之泐嵃碕嶺為之嵒崿幽澗積岨礐硞磝确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囦泫泓汯洞澋涒鄰㴔澩混瀚灦涣流映揚焆溟漭渺湎汗汗沺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堆豃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㝩窟以漰渤乃湓涌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鯼鰊鰧鮋鮻鯩鰱或鹿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錯爍煥爛錦斑揚鰭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赫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鯼鮆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虵蜦蜳鯥鱝鼊鼉王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蠘江䳄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蜐應節而揚葩蜦蜳森衰以垂翹玄蠣礧碨而碨哤或泛瀲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赬蟞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偹鳙拂翼而掣耀神蜧蜿蜒以沉游𩿈騄騰波以嘘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

客窔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珕珋璿瑰水碧潛琘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頩彩輕漣或焆曜涯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鴛鷘鷗鴜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翔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積羽往來勃碣把擸之薄於潯涘協揵森崖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纕以蘭紅揚皓毦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萰腤薈葱蘢䗝鱯六蹢躍於垠隒擯獺睒瞲乎[illegible]空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夔𧳏翹踛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踵之以澇漠渫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蘂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琕其表驪虯樛其址梢雲冠其嶿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君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櫂撈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飂霧祲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風颸以增扇廣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颶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趨漲截洞凌波縱柂電往杳溟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㴬為涔夾罧羅筌筒灑連鋒罾䍡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倏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遊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駿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權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鷦鷯賦并序

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得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

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
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
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
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
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
兮尚無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遊集飛不
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
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
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
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
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
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
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
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
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
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
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
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
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唯
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
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
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
其小大之所如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
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
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
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
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
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
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
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
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
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
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
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
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
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
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
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姱
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
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
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
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
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
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
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
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
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
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
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
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

之曷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辭辭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而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月賦　謝希逸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沉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回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寃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群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恨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若迺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

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
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卧怳若有
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
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凉知離夢
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
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
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
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
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
趙厠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
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
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
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
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
照爛襲青氣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
霑羅裙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
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
恨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
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
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
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
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
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
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
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
鸞騰天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
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

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
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
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
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皆嚴樂
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
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哀江南賦（并序）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
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
窮于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
物極不反傳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
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
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
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illegible]流
離至于暮齒燕歌[illegible]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
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
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
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
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
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
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
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
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
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項籍
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
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
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

年乎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
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
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
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查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
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
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
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
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
倚於牆壁路交横於豺虎値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
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
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
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
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
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
楷模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姧
回之喪備匿終不悦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
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遊洊雷之講
肆齒明离之胄筵旣傾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方
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
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左傳言三品…）而掌兵
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王於西河之主
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
苑於海陵跨横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
鑄銅為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賁浮王
南琛没羽吳歈越吟荊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
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為和親之侯班

超為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
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潰沸漁陽有閭左戍卒（一作）離石
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壹雲之講開
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
城危獸角卧刀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
戈為兒戲搢紳以清談為廟略乘漬（一作）水以膠船馭
奔駒而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軒
輩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
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一作）盧去國
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為戎矣彼姦逆之
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
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
璣之可正値天下之無為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
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
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
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旣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
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一作）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
鳥起横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
闕龍吟東陵麟鬭爾乃桀黠構扇憑陵蟻聚狼望
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
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
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
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
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絶重圍烽隨星
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
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
之陣蛇奔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
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

恭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有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播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甲子奮發勇氣咆勃實憋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塡虒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横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𪅝黷（[illegible]功出功臣贊[illegible]一百十四卷）天地離阻人神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邠門之征税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沉舟未辨聲於黃蓋以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路絶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吳越春秋伍子胥事）屆于七澤濱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禄仕謬掌衛於中軍誤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

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劒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贍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窻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靈臺之伏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横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鞭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一作嵩）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鳳飈凛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鷁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隷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絶秦患西起況背闗（一作[illegible]闕）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緑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廪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内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

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戎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公羊傳曰者拑馬而秣之）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二字[illegible]）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鸞瞎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揚（[illegible]一作）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誹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述志賦 并序

蕭皇后

帝每遊幸后常（二字一作未嘗）不隨從時後（一作后）見帝失德心知不敢措言（一作心知不可敢措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時（一作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然（一作）而不息亮愚瞢（一作蒙）之所（一作多）滯思竭（一作盡）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乃春生以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兮撫胸襟兮而（一作）未識鑒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思危持滿防溢（一作夫居高而必危盈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沖謐嗟寵辱之易驚上無為而抱一履謙光而守貞（一作志）且頤（一作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

時俗之崇麗蓋吾(一作皆)人之所鄙何(一作愧)絺綌之不工豈
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屏(一作斷)囂
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
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經(一作解)而三
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捐(一作擬)思信爲善之何依
(一作何嫌)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
(一作聚)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縱心恬愉而去惑乃平
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
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可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
同絶筆於獲麟

虛室賦　張説

明月窻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樽酒絶南隣之管絃
理涉虛趣心階靜緑室惟生白人則思玄厭百慮之
勞止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者亂禮樂增矯名起
異端利成貧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
貴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毋竭源而逐末必志多而
復少王帳瓊宮園奢務豐朱門金穴恃滿矜隆榮與
悴而俱盛事隨憂而不窮陷營爲之桎梏留健羨之
池籠心兀是幻法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
魚何知而樂水蚍何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玄通
顧瞻天下還如夢中

天賦　劉允濟

臣聞混成發粹大道含元興於物祖首自胚渾分泰
階而立極光曜魄以司尊懸兩明而必照列五緯而
無言驅馭陰陽裁成風雨叶乾位而凝化建坤儀而
作輔錯落九垓岧嶤八柱燦黄道而開域闢紫宮而
爲宇横斗樞以旋運廓星漢之昭回惣三統之遷易
乘五運之迹來察文明而降祥瑞觀草昧而動雲雷
託璇樞之妙術應玉管之浮灰柔克斯高聽卑
覆燾于容苞含萬象載光道德聿符刑賞既霆霞而
霜威亦春生而夏長其功不測其變惟神大哉其施
瀵乎其仁周八紘而化育籠四海而陶鈞雖感通而
下濟終輔翼而無親登大寶於上皇發神圖於下帝
總理亂而倚伏候昏明而(一作啓)閉閟遘堯舜以降禎休
遇辛癸而呈祲沴歷成敗而無爽在興亡而必契深
機不測神化靈長雖覃恩於列聖必歸功於有唐發
星辰而効祉雜煙雲以降祥大猷載洽景貺斯彰決
庶品以光被樂群生於會昌軼大庭而包太昊孕玄
頊而掩朱襄見乾心之祚聖即靈運之無方造化唯
遠生成不極霑廣惠於禽魚預湛恩於動植非恻管
以能喻豈戴盆之可識欣大賚於天成激長歌於帝
力

苞含(一作包羅)

第二

彼蒼者天成形物先初鴻蒙以質判漸輕清而體圓
生五材以亭毒運六氣以陶甄故使晦明相繼寒暑
遞遷遠眺其原兮亦極之無極近詳其理兮固玄之
又玄諒神功之罕測寔靈造之自然徒覩其潛化不
言惟德是輔列九野而爲號峙八山而爲柱其爲消
也或比之以張弓其入夢也或方之於溆乳憫鄒衍
則嚴霜夏降感陳寔則縶星夜聚孔階遠而難登樂
霧披而已覩雖覆㵐之可媲豈鍊石之能補美夫有
功不伐無遠不蓋德冠三才名參四大日朝上而疑
璧河夜横而如帶破鏡飛乎其所長鈎倚乎其外達
以則風雨差錯順之則陰陽交泰况乎觀文察變害
盈尚默則大著美於唐君應崩見譏於杞國徒瞻蕩
蕩之體孰辯蒼蒼之色在玉衡以齊政任銅史以司

刻名既入於四知光鎮臨於八極顧惟仰難載之無力思斡運之莫原惟遠近之難識儻聞鳴皐之響願奮垂雲之翼嗟天道之大哉非管窺之可測

惜餘春賦　李白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氳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洪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沉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悲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云

有為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為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冁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胷背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隸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算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歟請為左右揚㩁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齊之以衡軸考

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識中衡外衡無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鉤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宮弈弈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閶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旁爲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閒陽閒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衆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倘徉南雷霆之隱隱聽抱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旄頭之比宰制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燕蘇之地出於園苑萬億之貲填積於倉庚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

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覯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唱靈烏晝跂撫乘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燭不能讓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帀而邊風缺魄盈蚌蛤則虜騎光伏適閩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熒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登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邊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馳騁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攝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日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袄氛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曰惟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

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筌日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丕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究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為杜鵑爭彊理者有零陵之石闇紘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天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上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悽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忌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海潮賦并序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肇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安將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遷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甚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陽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衒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天之道）輾至陽之元精（謂日也）作寒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烏於兩至（冬至日在南斗玄武之躔夏至日在東井朱雀之躔故曰龜烏也）會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常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虞

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鱗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𩳁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幾不刋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爲水故霏之以雨露雲霜雖至膭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其消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潮之由也）於是欲抉其所迷而論之探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凝澒之無際呂鴻濛而可以盡度乎方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軫軷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𢪛（但隨二至升降而已）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𨻶（[illegible]）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終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所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爲壯也欲乎其沉沉矣其增其贏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澒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究（謂地浮於水天在水外也）半圜天而勢齊（謂陰陽上下各一半也）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illegible]）抗雄威之獨爍郄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擬以驚急且具日之爲體也若燬堅金圓

徑千里（周髀法日日徑千里周三千里）土石去之稍遁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水之龍遁而不澎湃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鑠如蠻巨鑊施兮不可探乎溁瀁之內呀爲若天地之有甗鬲其始也濡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没䣛（虎苗反）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貔虎兕象懾千艘及萬羆呀偃蹇而翼鑠忽劃礫而蕃（此何反）𩑶（意其反）其少進也若召人纘紛填城溢郭蹄踶相蹂蹙轂相摩錯闌闠漫凌强侮弱倏皇輿之前驛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沓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闐儒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僨谷呀而𤢺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愽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頞（盧葉反）齘（盧介反）而愕貽擘衣下席蹈足攘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效乘循涯而上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垠焉有末學後塵遼荒唐而敢論先生釁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腒（音渠乾雉也儀禮士相見春夏用腒秋冬用雉）伺顏言之少閒請見微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攏談天之美幹究地之𥯨指溢漭之難悟欲蠡聽於群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大章禹臣使步盈里者也）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容成黃帝臣造曆日）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爲政也則土圭致晷（謂量日影千里而差一寸也）周髀

作則(即勾股筭法周人以髀為勾以股為用以筭乃知日月之遠近)裨竈窮情乎天象(裨竈鄭大夫善知天文者)子雲贊數於幽默(揚雄作太玄經分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以定陰陽之數者也)張衡考動以鑄儀(謂地動儀)渾風述時而建式(謂作乙巳占以儀立式以定星辰也)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壹胡不立一辭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自此已下發十四問)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一問)而秋冬勃異(其二問)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三問月二日潮長大也)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其四問十八日潮勢何故更大也)晝何常微(其五問晝潮中小也)夜何常大(其六問夜潮比晝勢較大海人知之)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其七問)何仲秋忽爾而目與異三時之滂霈(其八問)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萬絕入洪溟以深潰何日光而不滅(其九問)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

弄出(其十問)萬流之多匯江匪河發自眣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盡沉四國何成披潮而小大一式(其十一問)為潮之外水歸何域(其十二問)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緊塊比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其十三問)吾聞之天地噫(陰陽)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其十四問)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頒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於獨見終沉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有事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答第一問)夫日此燠陽生於復䷗(震下坤上復卦為日)

(之外陰出陽之大作故復周易復姤二卦以明之也)離南斗而景長(冬至後漸近北故)(晝漸長日近夜故也)迴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圻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外搁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腴歸則況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雷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答第二問)及其日南而凉陰生於姤䷫(巽下乾上)始退東井而延夕(夏至後日漸南故夜長也)遠齊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閒而土涸滋液歸而下湊萃萬物以如歸運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雷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答第三問)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富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終而止鬥(合朔次辨會物之故)

(此也)交終摩壘而先釋[illegible]日沮其雄水通其液既胃威於一朝信喜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illegible]所畏者日[illegible]月違日以漸遲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群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中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答第四問)黃道所遵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凝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或生明之後左行漸遠於日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自望之後未即之右離逆漸日也)進為千德(頭有趣日若未)(千孔之也)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暖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答第五問)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逆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面出入八萬里)其勢洶濤無物能弭(周天法一面去日入萬一千一百九十九里有奇也)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時早晝)[illegible]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

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爲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答問第）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換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浙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罩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滋水也夾群山而逆入射二帶而中投夫潮以平夯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爲鬭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群究（答問第八）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八月也）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太海中宮經羣云）夫秋之中而陰感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答問第）同乎萬物之中分日之熱（蝴蝶者才之也）叩璣鏤研其大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爇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搞則易絶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丞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答問第十）方輿之下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爲朝左激之遠兮遠爲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兩析也（答問第十一）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屋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答問第十二）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爲雪爲霜者爲雹爲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群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養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圜無餘而萬流爲之

長輔詠未竟客又勳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爲沴僭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遂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大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爲主地以陰爲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齊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驕旺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爲之尖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剸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後從而解之曰（答問第十三）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爲德清以不極爲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鹵鹹水也所以能洿畢地也）不極者以上規莫其圓（北辰不動謂之上規也）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轉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謂爲雨者也）隨坳壑而靡受任畎澮之疏瀆著則重也故舟檝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埋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秉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亦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答第十四問）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音懷）噦爲夕爲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覩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奧頤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人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所互之若斯今幸指

予听制先生撰覆兮聘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
大素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
散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蹙惟
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美其何怪焉客乃蹜軀斂
色六義而辭紋圓玄方驪古戚今疑歎載籍之不具
恨象数之尚遺方盡迷於閫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
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外剝離生鼓擊聲隨雷電至
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酲解既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
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溯源兮列緜藝輸會未言兮羅靈列怪
紛潘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
濤疑一釋未立言兮若和與扁袪吾惛兮昔之論者
何其繁兮意摩心揣袪為轆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
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
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釜鬴蒸爨兮擬厥形頹
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
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解乎群疑客乃
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賦類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
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
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
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
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
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
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轆轆遠聽[illegible]
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收掠其人倚
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
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
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
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廓管
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
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
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
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
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

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鸚鵡賦 并序

禰正平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合火德之明煇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交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禮丁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去雲霓而張羅雖綱八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感平生之遊處兮若壎喧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𢄼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濟河焚舟賦

高邁

昔孟明之再戰再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苞羞朝庭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棄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冀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惣元戎申薄伐駟馬雲滅一作必長劍電掣哮闞一作咆兮前貔後虎成棱兮左霸右雲火千旗而四面風生一作嘶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尾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臨一作乎蓋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一作小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負則出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露變叱咤而風霆弭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塊魄為隣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熾長壖龍吼乎沸潭魚躍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炭楫棹颺而為煙水聲與軍聲合旁貼于地火氣與兵氣鬭上衝於天是謂天為我怒嚇焉地為我震業焉林木為我枯死一作山陵為我崩騫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脩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閉城郛而不出潛鋒芒以自備以五廟苟

存為幸以萬人茍免為智敢怙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晉實為主反為客桑實為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崤陵之下皖出鬼得償前耻人得解厚顏四顧清野横行而旋崇聲破晉山嘉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厠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恭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纇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明以其聽聽一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代（一作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威強晉（一作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懸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一作角）無私之衡以稱才有振奇拾異對菲盡取若有一人兮（一作斷）近文章合堅貞（一作讒）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為棄甲而生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之何如哉（一作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也（一作此字）頌之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牡丹賦并序

舒元輿

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為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駈動蕩支節如解凝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過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耀酷烈美膚膩体萬狀皆絶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裊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由首沖[illegible]者如纖疎者如缺鮮者如灌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上下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旭暮薰宿露宵裛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颭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泫露如悲或垂然如縋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摇摇纖柯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朶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顔色酡各銜紅釭爭顰翠蛾灼灼夭夭逶逶迤迤漢宮三千艷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厭景騈肩席發銀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熒往来金釭列錢凝睇相看曾不悟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窗紗髣髴息嬀

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脉脉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是誇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群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比蘂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歛跡穠李慙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為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歎以徘徊

大鵬賦并序　李白

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末窮宏達之旨中年弃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賛鄙心頗陋其作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於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詞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志怪於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肧渾脫鬐鱗於海島張羽翮於塞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烜赫乎宇宙憑凌乎崐崘一鼓一舞煙蒙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沸騰爾乃蹶巨鼇陵上清左廻右旋倏陰忽明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背峩泰山之崔嵬翼舉垂天之縱橫簸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足策虹蜺目輝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落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塊視三山杯觀五湖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途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偶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旁歎繽翻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横大明而掩晝若渾沌之未判忽騰陵以廻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天池溟漲沸渭丘陵遷移長鯨洪慄以辟易巨鼇攝竄而蹶跜窮洪荒之壯觀浮萬里之清漪借如羽蟲三百鳳為之王或數不至時無望皇猶迫脅於雲羅乃賢哲之所傷彼衆禽之瑣屑同蟭螟之渺茫天雞警曙于蟠桃踆烏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玆鵬之逍遙無厭類而比方俄而希有鳥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同我翔於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凄凄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

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柰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憎蒼蠅賦　歐陽脩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床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頭垂而腕脫或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柰爾眾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軀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泥音）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眾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側吏切）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遭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尔以無歡藏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尔刺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拙賦　周敦頤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

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羡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黠鼠賦　蘇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也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嚙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邪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黄樓賦 并序　秦少游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脩繕其城作黄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黄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曰

惟黄樓之環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景以横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

丹䑨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
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
勝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
日之憂勤緊夫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
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海人兮螭蜃過
而垂涎微精神之所貫兮幾孤壖之不全倫朝夕以
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廑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
𧏮棲時不可㫒驟得兮姑從容而浮游儻登臨之信
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為壽兮挂殽核以為
儀儼雲鬟以侍兮矢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
飛鳥起而參差恨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
故變之相詭兮猶傳馬之更馳昔何勇而遑遷兮今
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
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趣哲人之知其故兮蹈
夷險而皆宜視蚊蚋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
冠之崔嵬兮服儒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
相徉

蠹書魚賦　曾幼度

嗟嗟曾子貧哉其家兮富哉其書粵者走帝鄉而干
祿兮爰與書其作踈棄而去去而歸兮亙半期其有
餘一日發笈出書兮手欲披而莫扶糊僣褚寖𡨚兮
陰蓮兮茁菰楮僣縫兩不相屬兮字畫兮與俱詰其
蠹吾書者誰兮有物焉曰魚呼魚而前兮訊問其寧
曰嵬乎汝之貌耿乎汝之軀爪牙兮匪豹匪貙角觜
兮匪㹀匪虺胡為乎敢尓齧吾之楮咽吾之糊寖而
蠹賊吾孔孟之遺訓堯舜之典謨按三尺與九章兮
擢髮不足數汝之罪顧汝蕞然之形兮蓋不勝誅余
將淬鋤以戮汝汝其何辭以對余若有辭耶則聞汝
以自新之途否則決不貸汝之命於須臾魚也哀而
乞憐曰公且息一時之怒待吾盡其情以愬倘其自
飾以游詞然后薦吾於刀鋸初吾之營營兮非為口
腹之故盖聞仁義之勝乎膏粱兮可以供吾之啜哺
故潛身入乎其間兮欲求其饜飫奈何哉其口不識
味兮翻為書之蠹雖然吾獨小蠹尓不幸為公擒尚
有大蠹焉公胡不之慮曾子驚曰今安在哉吾其往
捕曰其來也代久歲深其衆也雲屯蟻聚粤自孔墻
失護厥徒擴驚淼茫其正路出入其異户戕究吾春
秋兮斷斷乎公穀之穿鑿吾風雅兮拘拘乎毛鄭
之序書兮滕於泰誓易兮拮於象數又其甚者韓非
師老剥天下之肌膚李斯事荀壞先王之法度信夫
千里之差初者起於跬步不然胡不見墨子悲絲莫
知所措楊朱泣岐徬徨四顧原二子之初心豈欲無
君無父也耶由是觀之蠹公之書彼盖其尤者也公
不勦而去而獨歸咎於我何歟縱云在我盖出於誤
於法兮當誅於情兮可恕曾子聞而驚曰吁汝之不
平兮至此哉宜其為人之憎惡安得聖人兮出而鍼
其受病之處昔者嘗聞原壤之弊也必至於為晉為
梁故孔子為之拔其根之固師商之弊也必至於為
楊為墨故孔子為之開其所未諭嗟汝蠹書魚兮惜
乎不孔子之遇顧我雖非孔子兮焉忍坐視其僵仆
尓蠹書魚來吾語汝道學有捷法聖門有真趣軻也
豈蠹信夫書參乎惟一唯之悟継今而往尓能糟粕
之棄兮醇全之茹則不唯前非之可贖兮自得之學
云庶不然豈獨為人之憎惡而已哉甚則又重遭其
聲擲也魚謝而退曾子歸而嘆曰悲哉魚之蠹書也
不過乎文之殘人之為魚也併與其道之斁吾為之

懼故為之賦

戒河豚賦　陳傅良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之賦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蹄吾為之銜且轡也鳥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擒與弃足以備也蛟蜧可馴兮蛇虺蚖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厭味也孰魚匪蓋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饞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貞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盖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嗚兮彼則陰以甚也減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覗也笑怡怡吾蠆兮弱婉婉減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鴆兮幣帛饔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高賊養以媚也盻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休亭賦并序　黃廷堅

吾友蕭公錡濟父往有聲場屋間數不利於有司歸教子弟以官學而老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為歲鑿池灌園以為遷豆兒時藝木今甚其陰獨立無隣自行其意築亭高原以望玉笥諸山用其所以齋心服形者名之曰休亭乞余言銘之將游居寢飯其下豫章黃庭堅為作休亭賦

然磷一軌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時一蓋在心必披其枝事時與黃閒同機世智與太行[illegible]於市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畫不休夫如是於斯不喪故曰眾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聖人休乎物莫之嬰吾友濟父居今而好古不與不取亦莫予敢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萬物之祖曩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刖圖封侯而得黥驕色未鉏而物駭機心先見而鷗驚撫四方者倦矣延歸休於此亭濯纓於峽水之上游睎髮於舞雩之喬木彼玉笥之隱君子惠我以生芻一束是謂不蓍而筮從無龜而吉卜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蟠前後相失岡巒崒嵂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万矛舞破煙骨灵奇恍惚變見出沒匱耳目之觀所曾不究夫万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礼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綠垣翠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乱窗或明而涼況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万人塵衣飛蚤蝨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曚无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群戲風舞羽珊珊老猿抱子吟声欲乾惟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潤石之逶邐圜潭之无底是曰蛟龍之所止瀨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沉死虎狼夜鳴是何毀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

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灵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
氣求木茹菁未嘗有笳簫之声鸞鶴之迎謝人品所
肯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泠泠雲路咫尺
而下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
學彼其叛彝倫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棄冥漠
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白鹿洞賦　朱熹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
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
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
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
叔季之且然別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
而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盼黄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裒雋髦而登進迭
燕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璟以
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
予以堂壇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闕
里之宏模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爰悉心
以綱紀吏蹈燮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山蔥瓏而遶舍水
汩潏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顒眺聽之為娛實覬宫墻
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
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
顔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僥拾亂曰澗水
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苯尊枝相樛兮彼藏以脩息且
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張栻

皇降衷于下民兮與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
之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
兮豈外鑠繄中藏年煒煒而寖長兮紛事物之交相
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
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
帥之莫御氣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懍百骸弛而
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黄髮以茫茫倘瞿然於中道
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
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
而悟如迷而塗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
子既知其然兮子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
惟不息以終之子視兮毋流乎聽兮毋從乎言兮毋
易乎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乎理茲日新兮不窮達充
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神存而過化亘萬世以
常通嗚呼此羲文之所謂復而顔氏之所以為萬世
道學之宗歟

思歸賦　王安石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覩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
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奚夫孰驅兮亡燧風脩脩兮来
去日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兮今
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徜徉以反顧盍歸兮盍去
兮獨何為兮此旅

金馬門賦　陳植

按漢書注未央宮四門金馬門其一也漢武帝得大
宛馬鑄像立魯班門因改金馬或曰東門京作相馬
法所鑄也公孫弘待詔金馬門在建元二年伐宛之
事乃在元狩之後非由宛馬明矣然愚意武帝好馬
安知非得宛馬而使京鑄之耶馬史好奇又安知其
不追書之耶乃本得大宛馬作金馬門賦其辭曰
玉關浩兮凱歌昆明濬兮息波宛駒踏月以西入金
馬倚空而嵳峩翳武皇之欽志奮拔山而誓河懷汗
血於萬里涉湞湞而揮戈偉半毛之神異鼓天驥之
至和鍊棠谿之精粹範鳳臆而摩挲於是東門京技
獻其奇巧魯般門名易其傳訛此金馬為待詔之署
所以名千載而不磨也欵想夫是門也未久蟬聯輅
軨旁午鰲脊摩空璪題刷霧通巇城之往還儼鳳鸞
之軒翥贊牙撑拄瓦閣闕之中天洞豁唅呀闞崑崙乎
太古忽金馬之當前蹇踦踏而若碩磨蹬射影於銅
鋪鎸氣光浮於瓊戶天閑晓闘驁滎水之出圖月殿
夜嬋與銅仙而共語歎環㧾壓鬱之玲瓏魚鑰振連
錢之絲組亦其馴儀丹陛駐彩黃扉匪御杯之献舞
瓦立仗而不嘶天橋九重之龍出晶熒兩觀之鞏飛
至若虎析叢宵雞籌報晓朝劒迎花春旂拂柳乱錦
韉之銀鞍恍瑶池之觴酒羌髣髴乎殿後之鞭非迫
旋乎左驂之掉通拐詣之巖疑冠天梁之焜耀宜夫
擅禁籞之清華為諸賢之待詔若乃禁扃靖密列署
岧嶢八駿戒馭群龍滿朝瞻翠華於双闕遺鑾韵於
九霄佩纉紛兮璁瑀冠葳蕤兮蟬貂袖天香之馥郁
隨雲駕之飄飄尔乃縉紳儁彥曰從曰陪公孫太廷
之對相如詞賦之材主父嚴徐之雄辯雜以曼倩之
詼諧或朝奏而暮召或徒步而鼎台朝夕乎論思之
獻愉揚乎盛德之培雖望之而更生亦相繼於後來
咸展騁乎長途之驥而下視乎伏櫪之駘吁不榮矣
哉然而武皇好賢固形於跅弛之思而泛駕之諭而
多欲之害不免誇於天馬之歌與褭蹏之鑄雖麒麟
天祿盛著於圖書之府而射熊屬玉乃見於列宇之
數不其欲賢之入而閉之門冀士之至而塞之路邪
矧驥德之良不尚於天人三策之老而繞指之柔徒
取於曲學阿世之倚則吾於是也數子其又何尤也
昔駿骨之市燕昭有金臺之崇千里之郤文帝惜露
臺之費且𧇊蠡之金尚夫報功之誠子期之金亦嘆
知音之意而世方慕乎漢世待詔之迹榮羨乎漢世
金馬之名美也然金碑之選有愧於黃門之牧騄騎
之舉有得於馬前之輿則武皇金馬之署詎可以過
非而待詔之選又可以厚誣也哉嗚呼建章霧沉未
央烟滅露盤荒涼銅駞荊棘石龍鱗甲飛動於刼灰
之塹而茂陵石馬感慨於秋風之客於斯時也吾意
天馬之在人間不為龍翱之逈深淵則飛入乎天門
之空碧安得起相如之輩挾東方之徒而尚訪金馬
門之遺跡也哉

太極賦　黃溍

厥初溷冥以瞢闇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乎中立
兮配天地以為人曩既學而有志乎紛遑遑其求索
曰道不可名兮孰无徵而有獲緊皇羲之神聖兮感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吝而无書豈至
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
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
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无与恍
惚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

乾比坤兮西坎東离万物錯綜兮殊鉅細与妍蚩孰
主張是兮孟一本之所為歷两都而江左兮胡論說
之紛霏崀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
兮重指掌於无極獨坐右以為圖兮開肓聾於千億
謂斯道之匪它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
孟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究墻垣為户牖析
同異於一言兮或曰无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堊
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
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
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欵其前后之无方嗜
敢索无声於窅默兮孰能求无形於渺茫惟下學而
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
隱探賾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
影兮嘗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擅
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庚返觀而有得兮
明万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龍馬圖賦　鮑恂

滎河之靈源兮通渾涍而為一亘嵩崙而長流兮
何澎湃而汩潏涵神彩而不可泯兮上貫乎房星之
垣偉龍馬之特出兮忽騰躍乎九淵灑雨露以為儀
兮挾風雲以為力夫何負圖以效祥兮紛總總其莫
識或一六以相比兮或二七以共居或三八以同友
兮或九四而並趨迨中數之載稽兮曰五十而有五
若皺河之布星兮燦歷歷兮可数地固不變其宝兮
匪皇羲其孰知理先契於俯仰兮圖後出而弗違吾
想夫爻圖之始兮廓人文以昭喇彼龍馬之為物兮
特寓道之一器乾龍時見兮坤牝貞為离位乎東兮
坎位以西震巽旁聯兮艮兊隅列四維攸布兮八卦
斯設天道何尊兮地道何卑雷風相薄兮水火順施
寔皇羲之為心兮一無形之太極與斯圖以默運兮
妙始終而周息信炳炳以昭揭兮如日月之行天龍
馬固不知其何逝兮獨斯圖兮萬年暨龜書之呈洛
兮何三同而二異究無言之至妙兮羌禹符而羲契
懿宣尼之天縱兮曷遭時世之孔屯並鳳鳥而為歎
兮亦復猷欷乎獲麟藐余質之朴陋兮徒遑遑以求
索洒寒窻之曉露兮每究心於圖畫緬斯圖之未出
兮慨斯道之孰存豈窅默而難言兮尚按圖其可論
幸　明代之際遇兮閱圖書於東壁吾知龍馬其復
出兮又何幸見斯圖於今日

文章類選卷之二

記類

蘭亭記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鷄執狐記　唐李華

其甞曰異鳥鷙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劃腎腸昂藏自雄倏欻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鷄也其何快哉因識(一作書)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鷄誅之予非斷禽之快也而誰為悲夫高位疾僨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罹諸殃況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一作禊)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怛於鷄之能爾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觀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一作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以)無斜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情性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户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浪(一作滄)之浸覽吳蜀樓船之殷(一作鑒)荊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户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彫斵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一作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蕃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鸎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户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顯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一作節)則目素彩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當(一作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illegible]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悅[illegible]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之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　韋皐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無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合天

表制伴神工蓮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於南贍部州贊釋迦文拔羣生苦而塵俗昏智莫[illegible]真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所應為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範于寺之東像成功巨莫能紀構危棟淺而頹墉生榛狖狸鳥鷲號嘯昏晝於戯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群迷何廢興之變陰騭於冥數昔大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廢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四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効也臯因降誕慶辰肅群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于斯寺觀象王儀傑天眼慈矚一作[illegible]禮足諦視悅如有神而廢故湫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招誘沉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步度宏規闢正殿因詔旨諭群心千夫唱萬夫和奮贔屓岑穹崇構延運巨力拔始雷殷而地轉欻雲旋以山廻面西方而聖教攸歸鎮坤維而蠢類知向於是乎改容翦象浣橫空準繩審曲面勢連廊彌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廊廣庭之漫漫增重門之巘巘是知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必啓於康時不然何神像巍巍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亞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衿居哉夫像未一作末陵夷去聖彌遠言教者必滯於物遣物者亦住於空將求乎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于以居之臯授命方鎮于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裨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誡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况冥祐昭報大彰于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行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劒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并雲南安撫等使光祿大夫撿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并書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員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於毀其於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人以大慈大悲為功追護往生為誓凡爾銜卹靡至充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求由斯而淺之貞元八年百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一作華故夫人之喪再周先是哀子秦衛嵩復觀洎女子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令我報親幾何而既何先王制禮不即人心何羲和迅節不恤余慕於是合哀僑聖誠而禱之男冥其心女集其指迨茲日而阿彌陀佛現嗚呼西方之教念焉斯至矧是像也一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為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之乎爾願其為追護也可膂量哉秦等毀傷見者之神號墮鄰人之淚是月之慕有逾其初舅氏負撫而廣之曰親之於子也生三年而免於懷子之於親也喪三年而免於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終乎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也豈孝之終乎經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偕爾身齊爾性於是始孝何痛夫終焉貞悲不能文强為之記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上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

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
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遐道蓋至其邊鄙終身不
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
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夭天下遂不寧至乎
末孫桀紂怒而昇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
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
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
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
下之受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
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
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
如是予得遊焉故為之記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
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一作邑)中少年乃盧生
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
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長歎息
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
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
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
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
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游
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
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
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甆而
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
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
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
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
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一作郊)生性好土功
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
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
皇帝方事戎狄恢弘土宇會吐蕃悉抹(一作抹)邏及燭龍
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河湟震
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
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
害邊人立石於居(一作祁)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
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
群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非語中之貶為端州刺
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
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
三接獻替啓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
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而急收之生
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
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
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一作共)罹者
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
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
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為考功員
外傳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倜為萬年尉倚最賢年
二十八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
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
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
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
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
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為娛[illegible]

逢聖運得列官叙過蒙殊奬特秩(一作扶)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冠覆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鐘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源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寔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沉痼良用惻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為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袁州文宣王廟記　蕭定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賚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者則禮樂墜於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時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于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遺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為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治于羣物(一作動)而況於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人運之陵夷下民之昏墊若瀆泉之不可壹也故夫子嚮厄於當時生人之未富(一作寤)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觀夫有國有家者徹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乎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于上下以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歿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矣夫子官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將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者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尊為人君惟開元御曆之辰應之則開元吐明王之待夫子播人君之化矣大曆元祀定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祕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敬入夫子之庭廡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儼然垣墉峯峙俎豆斯在棟楹全崩靈像頹容門人靡從乃謀及察吏撰日增修府寮從(胥字從)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敢徵良匠祇敬蔵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七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圬廊廡庭除罔不必葺籩豆簠簋罔不必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袁江之上將弘洙泗之風袁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恒(一作旦)能之也冀能者賢之述而不作識者云爾時大曆二年協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十八學士圖記　王覿

夫立身之功莫大於行道行道之功莫大於逢時行道則孝悌才學有聞逢時則仁信機謀及物有其時無其材斯固(一作故)自尤而有其材無其時得不憤心泣血數則知無代無材計用與不用耳高祖起於沛光

武起於南陽而籌畫功勳獨出豐沛之士蕭丞相從
漢帝入關封府藏而收圖籍房太尉從太宗征討拾
珠玉而採人材二君子之德一作材豈偶然也十八學士
皆煬帝之臣咼閣於隋而明於唐是有其材而無其
時矣如晦玄齡止於一尉或非好去任或挂網從邊
褚亮虞南不離下位或嫉才見謫或七品十年暨顧
我國家則有道無文武器重珪璋者慷慨大節臨機
能斷者仁孝忠直預識存亡者潔行撿身而有英略
者好學敏達詳明吏道者出入軍旅涉歷危難一作艱危者
不憚兵威樹立忠諠者傳聞貞儉文翰兼絶者風韻
閑雅善於吟詠者精練詁訓長於講論者夫如是則
立身行道之事盡在於斯矣得不冥心契志以自勗
勵哉觀每覩十八學士圖空瞻贊像而已輒各採本
傳列其嘉績庶幾閱像者思其人披文者思其人非
惟臨一作瞻鑒耳目抑可以垂誡於君臣父子之間也

滕王閣記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
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
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
望棨戟遥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
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坐騰蛟起鳳孟學士之
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静而
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迴
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
迷津青雀黄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濵
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遥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
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緑竹氣凌彭澤
之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
眄於中天極娱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吴會於
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
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乎旹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
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
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揺可接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
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它日趨
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
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嗟乎勝地不常盛
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别贈言幸承恩於偉
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共疏短引一
言均賦四韻俱成詩曰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表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以（一作）善利底彼遼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汲不羸石其甃以給無遲飛輪周繳泄賣前注淬（一作浮）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耕曠以伏炎戒（一作在）搖落而激清捴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一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斷焉蔑煥暍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播者得以洵盪𤻲瘵者由之蠲愈滌汰氛垒沃洒蒸灼澹然不改與地配以化覺闡（一作開）為閑敞隣梵宮以（一作之）清淨脩廊對開連樓欝峙嶕真侶以宴息迷嘉客以盥漱（一作瀨）指心而授應曰而耽彼豐福吉祿繁榮重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攷比寺司刑上卿地南（一作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既榮當朝謇謇青冥前視萬里是鑿井為濟川之漸斷輪為棗軸之兆可韓眄而待矣公才欝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官（一作府）心拂塵累制（一作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廻俸節財蕆事彰義將獻杜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誠司翰者告實刊記揭于井外時大曆六祀春季月記

蘇氏織錦廻文記　天后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妬也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迕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之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旋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賫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廻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鏡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材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以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王氏廣陵散記　顧況

叙樂琴之臣妻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郁悒而絶神明倜儻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一作情）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動敢告於太師

菊圃記　元結

舂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再來

菊已無美俳佪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併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悪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録藥經列於記後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鐘其美盈以出其悪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於是州民之聞者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叶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成草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斵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磩堦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泉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僅十人圍高不知幾許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竪幢如蓋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緑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銷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至雖一日二日輙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安㪅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鈷鉧潭記　柳宗元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家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曰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五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像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謳若瘁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偏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敎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交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敎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求州通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頼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玆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獸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昔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吾前可者學之未至於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相羊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名之曰獨樂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三琴記

歐陽脩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寐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養魚記

歐陽脩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菱溪石記

歐陽脩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道）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溪者詢於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溪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猂）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尚有居溪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illegible]）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illegible]）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落）（[illegible]）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illegible]）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

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畫舫齋記

歐陽脩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踈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illegible]）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廪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黿（一有鼉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返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一作數）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可樂）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云又因以（一作以八字）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非非堂記

歐陽脩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静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静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静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静心静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户北嚮植叢竹闢户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叢翠亭記

歐陽脩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宫）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首（一作道）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挺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為）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一作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頹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同乎其蒼翠黛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

君高明而遠眺望者數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
求脩辭而刻之云

文章類選卷之三

文章類選卷之四

記類

樊侯廟災記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劙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㕯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
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
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
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小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
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
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
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
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袁州學記　李盱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
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
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
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
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
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
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
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
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
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
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遺聖神
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
樂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

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家之憂

伍子胥廟記

王安石

余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吴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慊慨不顧萬死乎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歎吴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吴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吴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予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吴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術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之材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像州縣吏春秋帥其屬舍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脩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州使民出錢將脩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民人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故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桒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脩醇一易治之

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云

君子齋記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詘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乎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楠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予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王安石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平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耶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辨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予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為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予游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小也

傳神記

蘇軾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神之天法當於眾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

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公祊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揚眉而蹙頞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之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隷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骨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非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思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李君山房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編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

皆有修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軾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志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王氏清虛堂記　蘇轍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眞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松菊亭記　黃魯直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

諸己而已矣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不可恐而有收其餘日而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而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諸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水之間自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人笑之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耕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徒樂之哉恤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祭以拊宗補[illegible]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尚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耕桑則何時已哉金玉之爲物怨入則悖出多藏則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耕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者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此聽隱居之松風裹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迎薰堂記　　馬子才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飄人襟裾已而入肌骨蕩滌腸胃胸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竅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牽柔姚嫋婀娜如翟羽庭佾舞蹈盛德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遼乎邈哉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被動植鳥獸魚鼈咸若湯之時吹雲橫霓霈作霖雨掃滌八載之孽而吾民徯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自阿數及路菁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祿漢孝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太倉中都之儲者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粮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　宋受天命馳逐羣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閧閭數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矣禍災愁愠之氣亡以臧息而生氤氳舜五百餘歲至於湯湯五百餘歲至于周周九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三百餘歲至于宋自舜迄今三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婁肴物頹色零落顯額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兹其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挂芳堂記　　楊東山

山昌王光遠作堂植木犀兩株于庭扁其堂曰挂芳蓋取諸六一先生植桂比芳蓀之句謁予記之予曰桂古也清輝之芬娥之于蘭小山之幽嚐之于松仰天之高神之于月非古也蓋自靈均以來助乎爾昉者何驟焉而已矣驟者何文焉而已矣靴而布衣韋帶之士由乎文希乎名數奏明試乃計功而取象焉至于唐進士遂以藍科目之得雋命之曰折桂桂之初服豈端使然哉雖然進士之科目桂之似焉否也

桂之在月否也月中之桂可得而折否也士取天子之科目而以折月中之桂自珍然則無天子之科目則有天上月中之桂否乎蓋神之之耳神之所以勸之不然則天子之科目誰其貴之乎弗之貴則弗之慕弗之慕則弃之學貴斯慕慕斯學學斯成至此而後知桂之功歟桂之功桂之末也盍反其本請評諸日月之輪幾何桂之根何傳桂之榦何挺桂之枝葉何傳桂之華實何榮何謝如之何而折之如之何而即之吾將有問焉問惡在人是也人惡在學是也有學此有人有人此有桂有桂此有芳抑嘗觀其芳乎木若白玉質之淑也華若金粟蘂之英也葉追璧瑤非智之巧乎鄰塞青霄非聖之清乎曰淑焉曰英焉曰巧焉曰清焉士者反躬不當爾耶既樹之必攀之既手之必身之故曰君子於桂比操焉然則唐人折桂之名抑末耳盍反其本彥達有子二人長曰登字君甫以文爲博士弟子員次曰發字君正皆力學操卓名焯焉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吾於是知桂之變人之椊

介然堂記　揚東山

與人同可乎同之靡則隨與人異可乎異之疚則睽譬之於水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惟決者之爲而水無擇焉匪隨也乎水可也人不可也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彼冠之不正於吾無與也於吾奚浼也望而去之弗竢其親夫如是舉天下微與居匪睽也乎喻可也實不可也隨而弗睽其失也誘睽而弗隨其失也孤弗隨弗睽弗誘弗孤孰能之乎吾親友曾君名強立字立夫其人也奚繇知之立夫未始障西風之塵而不妨看南山之雲未始弋夫天之鳶而不妨騎飛仙之鸞雲雖不吾與吾將強而覩故雲留而塵去鸞雖不吾迎吾將強而乘故鸞翔而鳶冥曷濟登茲蓋有道焉涵茹古今不饜不止以大德業不盈不已洙泗之流吾挹其清杏壇之芳吾擷其英天地吾師也聖哲吾朋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非吾立夫歟立夫以介然名其堂其伯父无疑書其扁來命余記之余曰介然烏乎名立夫曰後山先生聞徐仲車之風而悅之因其門人江季恭寄聲焉季恭爲仲車言交人陳无已親賢樂善介然不群於流俗願納交于下執事強立於後山是慕故於介然是取余曰親賢樂善介然不羣余不知也子其問諸後山後山不知也子其問諸季恭季恭口之仲車耳之後山身之立夫心之心至焉耳次焉不知後山之爲立夫乎立夫之爲後山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予於立夫乎覩立夫不羣於流俗茲其本也其學其文皆卓爾特立見稱於鄉常以周官一經之業頡頏於師友吾知其立身揚名介然於特見稱於天下也必矣茲其末也本末粹矣吾於立夫乎觀

宜雪軒記　楊誠齋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外其堂齊其截也人馳而我止我所佪人所鶩也碩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闢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名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辞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

也不病乎雪者梅歟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惟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曹處於劉子軒窻之前並駢於歲寒風雪之會若相交以道相摩以義拚而色愈明潔之而氣愈清摧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盖身幽而名白似鄭子真鑑中而餘外似嚴子陵群汚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謂書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

霜節堂記　　楊誠齋

淦江之胡俗尚真素故其緒愿以懿業尚勤肆故其字亨以盈樸帶圖史故其子孫文而秀尸祝師友故其賓客英且　如清江二嚴艮齋一謝皆與之還往予雖耳剽而未面識也予方造朝尤職交生蕭森追送予於白沙因請曰胡君邦仲經始一堂旁羅六齋前陳萬竹將使其子弟耕於是獵於是以穫芋百壟之皐塜顧因森以假寵于門請名斯堂而記之予曰子不觀夫堂下之竹乎石老而瘦土悍且堅若無物也春當夜與土膏迸裂朝起視之牙者角者長者短者彪者炳者洪者纖者如錐出囊如戟觸藩人固玩而狎之兩一濯焉風一搖焉漂然鳳踏跣然龍升投起平地盪靡昭回君子之學出乎士極乎聖發乎身加乎天下國家固不當爾乎不知其人視其交不知胡氏視其竹退之要縹節備霜嘗試以霜節名之其可齋曰存曰率曰敏曰養曰求曰悱云

閬州張侯廟記　　曾鞏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此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余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

蘭堂記

羅疇老

元祐四年予出而仕司法於滁五年季春作堂於廨宇之東南堂之前植蘭數十本微風飄至庭檻馥馥然予方休乎堂上欣然笑曰猗歟蘭哉是可以名吾堂蘭之為物幽而芳者也嘗讀楚詞每笑屈原喜命蘭以自況原之幽操峻節皭然自拔於腐濁之俗而不受世汙染茲誠無愧於蘭矣然彼不知夫蘭之於所居非側僻險絕之曾崖則幽荒寂寞之窮谷傾條惡草相與蒙翳曾不得與黃茅白葦俱出而用於世顛頓窘辱極矣而蘭猶自若也原一不偶於楚輒自隕生為澤畔愁吟之羈客死為江上漂泊之游魂又豈不知所謂無人而自芳者歟意蘭之德淡然不可以榮辱拘其有道君子也故予之於蘭猶賢朋友也不敢輒玩之載以高臺衛以脩欄所以拔其卑汙而養其潔也冨奇不入吾庭者忌夫繁英縟彩之傷其質也嘉葯數叢錯峙而間列者懼其太孤易撓於風雨而以夫氣類稍同者助之也唯予之病於世久矣而聞道晚世念一至往往顧影自笑軒檻之間徘徊閑吟而與蘭相值俯而視仰而思則釋然而自愧噫由斯以往朝於是焉襲蘭之馨夕於是焉擷蘭之英携書就觀引酒對酌庶幾久與之俱化

不息齋記

胡仁仲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交生毛子請曰以謨齋房衡麓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奧至於今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為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義以勵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表萬物而正之邪惟予知其有道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

學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徧．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爲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爲仁也此聖人與天爲一之道大哉言乎舜舉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於道者可忽諸

植松記　陳耆卿

木之無務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心可以立獨其色可以受變其氣榦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者乎嗟乎世以務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辛未春得二本于園人植諸堂下予謹記且頌云

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二曰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黙立朝龔慓在列伊松之榦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媿於此松

敬齋記　張敬夫

孟氏没聖學失傳寥寥乎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鶩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汩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　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下之全　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主敬爲聖學始終之要顧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大其居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綸轇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爲天地之心應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忝也一事之廢萬事之隳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益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釣臺記　呂東萊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冨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冨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物言之耳　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既去郡人思之遂肖

食於右坐焉歲杞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
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
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圯若是可乎
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
時某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
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
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
復薄海内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
沒身在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
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
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
理所以勉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
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涴
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
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
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
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
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
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
將爲西晉之清虚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撿之
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
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爲亢激特
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
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與始舉曠百
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邪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
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江下上者欵門而心
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峨山高水長之詩政
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
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絲山作亭以
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
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户參軍吳桂

司馬温公祠堂記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
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
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
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
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興
夫荒外戎狄悍夫驁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
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
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
縣郡張來使記之未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
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
動顔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
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
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
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
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
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産
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子産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
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産
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
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享君而君敬
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
受其罰者有不怳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鄉邑田
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

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某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切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尔

稽古閣記　朱熹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禀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惪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摹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鎭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説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廪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旣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至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搆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漬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水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内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温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体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

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
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
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
五代之際久而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鄉率里
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
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
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
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
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
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
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
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
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
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盖以吾之所以
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
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
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
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
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文章類選卷之四

文章類選卷之五

序類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
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
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
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
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
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欻
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
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
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
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洛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
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
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
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暠緯昭
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從合)四隩(於大)來暨選賢建戚則
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
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
物而具徽關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
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赬莖素毳(銀蟲)并柯共穗
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日余)漠之貢府無虛
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宮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
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

裹怳穆將從(才用)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蓢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闢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埆(古岳)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枉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他兮)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㡳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速)芬藉觴醳(亦)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楊秋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裴藻野枎服縟川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紙)百福巾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謳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序　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嘗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

辭序夷狄之新聲褻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不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礼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休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爲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

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齊皡下第序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率天下人焉則非今率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率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權秀才序　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閲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

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禀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又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㝡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微數首但掇取其清詞麗句録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皆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兒氏之鍾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雲雰涌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恐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致傷鱗自慙乎甂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抃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𩣑強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樝梨橘柚音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左補闕韋莊述

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于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亦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群臣守規杜司户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相譴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闕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廻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飛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陽丹霄巴山一望寬斷淥水於是邀白日籍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携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木吾將老焉

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合紀

送劼赴太學序　王勃

今之游太學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膚受末學者因利乘便經明行脩者華存實爽至於振骨鯁之風標報聖賢之言懷(一作遠)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可以深慕哉且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於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經陳訓刪書定禮揚魁梧之風樹清白之業使吾徒子孫有所取也大雅不云無念爾祖易不云幹父之蠱書不云詩不云不如友生四者備矣加之執德弘信道篤心則口誦廢食忘寢渙然有所成望然有所伏然後可以託教義編人倫彰風聲議出𤰞若意不感慨行不卓絕輕進苟動見利忘義雖一階履半級何足恃哉終見棄於高人但自弱於下流矣吾被服家業霑濡庭訓切磋琢磨戰兢惕勵者二十餘載矣幸以薄伎獲齒戎役甞恥道未成而受祿恨不得如古君子四十強而仕也而房族多孤饘粥不繼逌父兄之命覩飢寒之切解巾捧檄扶老携幼今既至於斯矣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吾何德以當哉至於竭小人之心申猶子之道飲食衣服晨昏左右庶幾乎令汝無反顧憂也行矣自愛游必有方離別咫尺未足耿耿嗟乎不有居者誰展色養之心不有行者孰就揚名之業籩豆有餞蘋水盡心盍各賦詩叙離道意云爾

周公瑾墓下詩序　梁肅

青趙文子觀九原有歸歟之歎謝靈運適(集作)朱方閔墓下之作或懷德異世或感舊一時而清詞雅義

古不歇十三年春予與友人歐陽仲山旅游于吳里巷之間有墳巋然問於人則曰吳將軍周公瑾之墓也予嘗覽前志壯公瑾之業歷于(集作外)遺墟想公瑾之神息駕而予徘徊不能去伊昔漢綱既解當塗方熾利兵南浮江漢失險公瑾嘗用寡制衆挫強爲弱燎火一舉樓船灰飛遂乃張吳之臂壯蜀之趾以魏祖之雄武披攘蹶躓救死不暇袁彥伯贊是功曰三光三分宇宙暫隔富哉言乎於是時彌遠而氣(集作名)益振世逾往而聲不滅有由然矣詩人之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形於事業事之博者其辭盛志之大者其感深故仲山有過墓之什鄭然其應粲乎其文可以窺盤桓居貞之道梁父閑吟之意凡有和者當繫於斯文

雲母泉詩序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湩末派如淳漿烹茶淅蒸灌園漱濯(一作盥)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滿階道路燦燦(一作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撚之疾華深樂之潁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挂冠投簪觀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　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詔(一作)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見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齒(一作)始衰顧藥餌扶持以

咒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熱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
予一作公之志也

禪月集序

吳融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主於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敘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放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善矣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爲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德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有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斅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教化沙門貫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山機神穎秀止于荊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搉二雅酬唱循環越三日不相往來恨疏矣如此者凡朞有半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白樂天既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丙辰歲余蒙恩詔歸與上人別袖出歌詩草一本曰西岳集以爲贄矣竊慮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於卷之首時已未歲嘉平月之三日

唐風集序

顧雲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選考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郡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校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未多張於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繼二雅馳騁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淄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固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南以僕故山宮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謂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蔕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賡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吳興晝公集序

于頔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亦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源於其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造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李蘇之流洎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與武功於二京已覆文尚著晉武帝圖

於五胡挐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迹人焉廋哉宋高祖平栢玄定江表文帝繼業五年間江左寧謐魏晉文章鬱然復興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驅風雷於江山變晴昏於州渚煙雲以之慘淡景氣爲其澄霽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體則者也逮乎高世宣城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函於風格不侔康樂矣梁陳已降雖作者不絕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開士釋皎然字清晝即康樂之十世孫也得詩人之奧旨傳乃祖之菁華江南詞人莫不楷範函於緣情綺靡故詞多芳澤師古典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眞乘人不可得而思議也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徵其文集余自采而編之得詩五百四十六首分爲十卷納于延閣書府上人以余嘗著詩述論前代之詩逸託于集序辭不復已略志其變上人之植情和稟質端懿中秘空寂外開方便妙言說於文字了心境於定恵又釋門之慈航智炬也余游之內者何足以知玄關謫氏世爲詩人豈佛書所謂習氣云

三遊洞序　白居易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踵次見泉如瀉如灑甚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者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矣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硤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嶔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揚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是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敷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凡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獻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儲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桂州杜留後詩序　柳宗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揔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怒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事臣侍從之位其可待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柳宗元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李渭赴京師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意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柳宗元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所以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寵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

外郎劉公深明出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弥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柳宗元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送方希則序　歐陽脩

蒙莊以紳笏爲桎梏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榮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具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屨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

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泝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俔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遠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陽脩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絜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是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黙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謝氏詩序

歐陽脩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文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金石録後序

李易安

金石録三十卷者何趙侯德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鐘鼎甗鬲槃匜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正其僞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具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

至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絶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寖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有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脱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偏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是正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歸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少綫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大廚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鎖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汚必徵責揩塗完整故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翠羽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

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
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
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廼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
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
監本者畫之尋常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
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而鎖書册什
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他十二月金
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化爲煨燼矣戊申秋
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建康具舟上
蕪湖入姑蘇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
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詔六月十二日始
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爛爛光射
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柰
何戟手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
書册次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抱負與身
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
行在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觧舟下一日夜
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藥瘧且痢病危在
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七日遂不起
取筆而作詩絶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顧
四維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
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
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
婿仕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
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盡委弃所謂連
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
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説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
卷軸三代鼎鼐十餘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

玩搬在卧内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
測有弟仕勑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
嵊出陸又弃衣被走黄巖雇舟入海奔赴行在時駐
蹕章安從御舟岸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
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携玉壺過示侯便携去
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
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將盡家中所有
銅器等物欲去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
家中并寫本書寄嵊縣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
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
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所
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空壁負
五簏去余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
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
遂不可出今知盡爲呉説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
獨存者十去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能部帙書册數
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忽閲此
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静治堂裝褾初就芸籤
縹帶束十卷爲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二卷跋題一
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伯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
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没不惜國亡而毁裂
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
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予菲薄而不
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尤斤斤愛惜不肯
留在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
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伯玉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
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

散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之戒云紹興四年玄黓壯月朔甲寅日易安居士序

易安居士李氏趙丞相挺之之子諱明誠字德夫之内子也才高學博近代鮮倫其詩詞行於世甚多今觀為其夫作金石録後序使人歎息不已以見世間萬事真如夢幻泡影而終歸於一空也

文章類選卷之六

序類

送王陶序　歐陽脩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静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决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庶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卦一有輔）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illegible]）五為夬（一本[illegible]）[illegible]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illegible]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决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説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氣）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

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象）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韻總序　歐陽脩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作有）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書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所）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蘇氏文集序　歐陽脩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稾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作蘇）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一無此字）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

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詞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一作聖明四字）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醉□□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嗟夫）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章望之字序　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一作章君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爲民表者）也故紘綖（一作埏）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黻黼）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

〔一作吳之季之爾〕一國之望也位于〔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窺〕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聖〕哲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一作識其遠〕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爲者也少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㮣然修乎其外而燁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肆〕肆而無涯〔一作不窮〕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爲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一作何足〕以勗爲第〔一作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強之爲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刪正黃庭經序

歐陽脩

無僊子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妄作〕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呼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卻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延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鄭荀改名序

歐陽脩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猒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以〕以

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石仲卿字序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文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與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娭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曰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娭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娭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濫於實爲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患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杜詩後集序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輙能辨之予之令鄱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字說序　王安石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愼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之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愼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賛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唐文粹序　姚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礼樂源乎化三聖継作粹然文明覇一变至于王王一变至于帝風教遠下將五十年熙熙蒸蒸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侁侁儒雅尽識声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声茂實并屆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无亡逸内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纂録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礼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乎襃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变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絶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辞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諷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洪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无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歆潘陸之風格舒顔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尽索歷代才

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变至道洎張燕公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辞逸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継以宏麗丕变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揚以三盤之体演綵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 陵轥轢首唱古文過横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栁子厚李元賓李翶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継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貫常侍李補闕元容州獨孤常州呂衡州梁補闕権文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辞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于名求試者之急用尓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副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閲群集耽玩研究撰肴類萃十年于玆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賛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脩言蔓辞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辞一發奐出千古琅琅之玉声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戯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万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尓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東莱云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説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唐子西語録云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体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説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

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礼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顔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邵茂誠詩集序　蘇軾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値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鐻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値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値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三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慟幃尾燈壓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顔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録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章子平詩序　蘇軾

觀進士登科録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　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

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二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𢧐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錢塘聰師聞復序　蘇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定乎伶元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煙霏靄珠琲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海自爲津蓋而況詩書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痀僂承蜩苟可以發其智巧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深淺之候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善厚行業具揭來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覊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别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覊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它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覊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十數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猶足而不給況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覊之才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橫渠張公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爲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尋之彼且自蒲不復折而入於道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它日學成則爲橫渠

公不旋其成而姑爲時出猶不失爲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决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爲决擇會得其當焉

送秦少章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不上繞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輪輿輻巨細强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譽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逆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士耕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懷歌而愴吟或談諧而笑吁浩乎其得而頹乎其適順也與其闌伺於侯門孰若北窗之高卧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以爲媒厚禮以爲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守黍利然而惡貧賤蓋溺焉于兹者有年矣自晉而觀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石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　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度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肩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矣遷徙之無常滑濾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非所有之常産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動而遷於俗者蓋寡故投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姝以取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式

紆帛不遠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鷹士也哉有厭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吾說語之

子長遊贈蓋邦式序　馬存

予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切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覧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横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潴涵混太虚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滀而淵深見九疑之絶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寃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絶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存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而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无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遣子乎曰无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悦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已待贐矣寔有是乎曰无有也豈子之昵親挾交入室握手說无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廩者乎曰无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與款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无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胃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漸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

手以往浩然无憂予因驚怪子矣果如子言予來春
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熖熖者必子也矣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
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
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
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
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
當以唐爲鑑目迯覧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目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
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寳之
禍目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目視
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
昭宗爲季述之囚辱目眇尋歷代無不以姦目專政
而亂天下者目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
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
鏄爲之也嗚呼奸目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
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
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
鏄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寳末年政由女
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
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目壞之
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
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
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
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
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
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
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
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齪齪十八帝局促三
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伊川擊壤集序　邵堯夫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
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
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
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
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
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
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
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與
廢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
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
善惡明着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戚則職于怨憝榮
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
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
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
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
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
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猶人
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
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謂能以物觀物而不相傷　其間情累却兩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鐘鼓樂也玉帛礼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以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礼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易序

程頤

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送應太丞赴闕序

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者

宴坐未嘗疾[illegible]而千里之人毋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政[illegible]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稚耋免從理入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冠故事請于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巫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兩日長而鉅柏之亭亭參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邪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部使者巫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賛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爲之兆也某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露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東縛千兎末白此悃[illegible]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意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爲規乎尚何規蓋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踈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爽煥未齊宜尹[illegible]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illegible]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illegible]之也起而漸澤八[illegible]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爲先生也再祝爲父老也三祝自爲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也

任氏二子名序　王民瞻

眉山任氏名二子曰渥曰溉而請字於其其告之曰元氣融結爲山川其烝爲雲雨其生爲百谷草木之秀麗人得之爲英俊均是氣也然氣之烝不爲祥風時雨則反而爲沴物則有焦枯不遂其性故着造化不到處手使万物滋長膏其本而末茂者必假灌注於人焉歲有雪霜土膏含和爲豐盈之瑞繼以時若之雨然後秀發而輝光詩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故字渥曰益之取江河之水以善利万物者謂之溉溉言清也亦及物之廣也泂酌之詩其初可以餴饎可以濯罍至其終則可以濯溉説者謂溉則无所不用也故字溉曰用之夫渥與溉皆本於農事火耕而水耨期於有獲而後已孝道亦猶是也今君之二子才良而志堅又傳之以詩書礼樂六藝之文澆灌其心胥輔之以師友而丕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所謂耕道而得道其孰能禦之

六經論序　曾幼度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爲日爲月大旋爲月爲歲小旋爲歲爲世大旋爲世爲運小旋爲運爲會大旋爲會爲元自上元至於包犧氏之[illegible]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变蓋元氣之一旋也炊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氏子切取皇帝王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曾氏子高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嗚呼人苦不自尭爾内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内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肬贅矣

周禮序　呂祖謙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礼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无礼乃乱胥戕胥瘧人類且尽惟皇上帝哀我民无尽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

天下惟尓靈承罔敢暇逸廸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庳
沿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
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
天下之爲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爱胥保惠以有其
躬以至于兹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
剖極立元栩規兆緊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
弗敞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飭宇而丹臒塗墍之
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粤若
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礼已浸克有成九族万邦
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
夏后氏率沿而增賁之礼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
謨維見可覩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
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
也而繇從視前尚曰弗纙忠賢相病未有殫極及于
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变極治体備文武成康
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
於以綦四代之弥文爲万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晝
必賛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
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万年始具經
禮勒爲成書識一国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无極蓋
自堯舜至是九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
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无
鉅細无遠近无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
後業之補苴者浩乎慱哉圖[illegible]方育海傳岳萃不足
以議其慱也非聖人其孰[illegible]之然嘗輯其凡有三
而所以尽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
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祓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
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工
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覩廸若厥中
則罔攸覿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
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礼罔與範天
下與來世茲实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
陳執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關發
鑰俾遐迩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
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
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
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
以揭厉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

論孟集義序　朱熹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
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
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
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
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
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
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
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
而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
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
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于本章之次旣又取夫
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横渠張
公若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
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
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
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
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

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切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録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若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鄉飲酒序　　[illegible]幹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illegible]作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眷胥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旣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絜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賞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美友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嘩嗷教侈也誨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声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

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殆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變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黠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為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黠者曰尚相觀望儒之所為噫為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摧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亦吾且柰何今即官守慎勿換所得恃所眷賚出幾数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為然不然欺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扶而守者不破耶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数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蹤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声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為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　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

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
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
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
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
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
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
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
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
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
生薦於　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
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
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
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
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
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
所勸而英俊者權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
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
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
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
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
倣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
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
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
有所感而興起矣

文章類選卷之六

文章類選卷之七

傳類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

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
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
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
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
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
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
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
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
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
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
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
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
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
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
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
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而微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册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易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贏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
少恩哉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
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
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
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
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
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
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
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
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
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
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
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
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
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
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
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
自鑒焉

太學生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
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
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
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
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
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之外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之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illegible]水之局為潴洳為黃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埏埴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蕃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

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潜其名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蝜蝂傳　柳宗元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圉人傳　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圉人疾卒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緩急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出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譖於汧侯曰馬人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俸皆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豊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法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雖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豊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慓悍何憂哉汧侯怳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陳公弼傳　蘇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腴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腴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腴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昊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踈屬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

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顧顧得一郡以
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
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汾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
上　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
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
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
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
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
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
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死句執僕州通
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　上
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
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
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公至則除之
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
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
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
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以醉耳
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
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
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
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
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
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
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
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嘗接伴
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
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問之即
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
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若命一
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
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
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
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
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
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
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
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
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
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
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
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
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
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
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
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
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
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大常少卿贈工部
侍郎娶程氏子四人恍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
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
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
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

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畏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
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
為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
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
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
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　先君子為丈
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
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
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
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
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
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不
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
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
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
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
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
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
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畜弓箭習
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
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
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
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
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
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
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
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
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
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
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
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
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
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
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
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
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
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
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
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
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
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
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
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
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
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
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
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

起居出入盡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李斯夢鼠傳　　陳止齋

李斯見厠鼠食不潔又犬數驚之及見倉庫中鼠食粟又不見驚嘆曰人猶鼠也賢不肖自處耳斯既相秦後爲趙高所譖將刑鼠見于夢曰臣固相國之溷人也相國向哀臣臣今哀相國矣臣聞禄天下之美者有利物之功者也居天下之安者有高天下之德者也微功而饕美不德而盗安者必及禍臣雖惰向豈不知巢于嘐然之倉聚天下之粟其中不抵不嗑拱得而坐食充充焉而卧之好也而不往者懼禍也夫不利人而盡有用之積者人刑之無益於世而盗惡於不睹之地者天刑之故穿擭垢以汙近危以自懼則取多而無厭忌進而不貪臣亦計之審矣夫使天下之鳥鳶鵰雀甘不潔之虫豸糞穢啄鳥而數驚於弓繳則人亦不得誇其肉矣使天下之鱗鱨鯊鯉鰻鰣魴鱮安不潔之泥渾過芬芳之餌倏逝而不嗅數驚於舟楫罔罟則人不落其鱗而俎薦之矣使天下之牛羊齧而水飲不擇其芻不寢其無驚之牢則不犧矣使天下之馬亦草齧而水飲不美其秣不寢之無驚之廐則蹄不彫鬣不剪鞿勒銜轡不及矣夫勇而善搏者虎也鷙而善擊者鷹也人貌而言者猩猩也虎不逐豚鷹不攫雛猩猩不嗜酒則天下不能韋虎之皮脫鷹之爪血猩猩而染矣故夫食於無厭之地者物之械也禄於不饜之朝者士之賊也臣是以哀相國之不沒也夫秦天下之嘐然倉者也三公之禄聚天下之粟而奉之者也相公助秦虐漢東諸侯而剝民以益其富則秦之倉六國之寢室也秦之粟萬民之脂髓也相公巢中焉拱得而坐食久矣而又誅扶蘇殺蒙恬戮羣公子咸陽之市爲之累則天下之驚相公者削迹矣臣懼相公之亡無日矣斯寤甚惡矣明日具五刑以死君子曰斯豈賢於鼠哉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思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思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慰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黄嗣元帥者相與拜思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思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乗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尔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思拒不可曰尔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思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變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紿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illegible]

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隨輙欲面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恠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顧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捉其鞚時伯淵騎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慖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思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于表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死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宦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攘臂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冠幟風犖尚奇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然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滑姑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没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戴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惟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丐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术魯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表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携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文章類選卷之七

騷類

離騷經

屈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子侯)
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
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脩能(戶)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汩(聿于)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毗)之
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
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
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
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維紉夫蕙茝(昌改)彼堯舜之耿(古迥)介兮既遵道
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窘(求殞)步惟黨
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
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物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離別兮
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
畝畦畱荑(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
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
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内
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
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
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苦瓜)
以練要兮長顑(苦感)頷(胡感)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
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

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
雖好脩姱(苦瓜)以鞿(居衣)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
蕙纕(息羊)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
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
余之蛾眉兮謠諑(丁角)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
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
鬱邑余侘(丑加)傺(丑例)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苦合)死
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代
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
抑志兮忍尤而攘詬(許候)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
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
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
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
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女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
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
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
之可懲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胡頂)直
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
獨有此姱節薋(玆)菉(綠)葹(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
服衆不可户説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
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
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
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
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
終兮浞(仕角)又貪夫厥家澆(五弔)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

不忍曰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
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
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脩繩
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人德焉錯七故輔夫維聖
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人
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音余
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兮
固前脩以菹醢曾歔許欷許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
當攬茹音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跪敷衽以
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烏計兮溘苦合
埃風余上征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
少留此靈瑣果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於嵫慈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
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

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
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
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
御迓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
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
水兮登閬浪風而緤列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
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
所在解佩纕相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
其離合兮忽緯繣呼麥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
髮乎洧于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
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
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嵩之佚逸女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他彫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
既受詒以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
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
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
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
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瓊茅以筳廷篿專兮
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
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
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烏故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
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貞美之能
當蘇糞壤以充幃韋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

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
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炎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約
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
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
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
鵜弟鴂桂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
蹇兮眾薆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
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
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
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為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
芳椒專佞以慢慆叨兮樧殺又欲充其佩幃韋既干

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七具)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音糜)以為粻(音張)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志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大)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於阮)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平)兮忽臨睨(五計)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奇員)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章　屈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五回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胡困)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崐崘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五各)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舲(音靈)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蒲孟切)以擊汰(音太)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余救)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音銀)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坤)首兮桑扈臝(郎果)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莊居)醢(呼改反)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右涉江

卜居　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苦本)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俞)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足)訾(貲)慄(栗)斯喔(握)咿(伊)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絜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苦結)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胡困)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平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考漁父見而問之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翌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煢煢折忘所歸豈爲夸(芋瓜)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鸞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滄浪菀介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九辯五首　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了)慄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血)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聊)兮收潦(老)而水清憯(七感)悽增欷(虛)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口廣)悢(力)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力敢)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邕)而南遊兮鵾鷄啁(竹交)哳(陟轄)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尾)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子六)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徒濫)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朅(丘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零)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莫候)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丑例)而沈藏葉菸(於)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薄)彿(費)而萎黃萷(朔)櫹(簫)槮(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於預)傷惟其紛糅(女又)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覽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丘王)攘(女羊)澹(徒敢)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倚)旎(女綺)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銀)而迎吠(扶廢)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七故)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徒哀)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局)跳(徒彫)而遠去鳧鴈皆唼(所甲)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員)鑿而方枘(汭)兮吾固知其鉏(牀)鋙(語)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於)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秋氣搖落　梁孝元皇帝

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消兮水澈葉落兮林稀翠爲蓋兮玳爲席蘭爲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交兮洞房樹參差兮稍密紫荷紛披（一作拂）兮疏且黃鸞飛兮翡翠並泳（一作戲）兮鷲翥神文雲兮初度兩斑妾扇兮始藏光且淹留兮日云暮對華燭兮歎未央

五悲文五首

五悲文并序　盧照鄰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辨九章七發七啓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章（一作常）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申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遺父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悲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舟耕有疾兵法作而猶臏史記修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別有漢陽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曾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辨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埀譽埀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群公畏之而莫取徒寘蠹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昇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徵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嶽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杲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如三足之烏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並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關里則游夏之徒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襟兮時向晚黃黃我綬兮賤如絲昆兮何貴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董子尚知其不可娴衡鏡與蓍龜故由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擢（莊子作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肫肫凡聖賭合賢愚滑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狸隼而齊舉金爲舟兮瑇瑁織不可以涉丘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樵蒸些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之勤苦（一作坐）倚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盈塵若蚊虻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稷禹之

畢周召盈朝莫效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蹟一忠一孝微子去兮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胥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羑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蘭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鄭鄒傾覆飛禍纏於高皐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辜噫吁嘆吻口含天憲雖朓薑兮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竅而生寧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兮長卷寗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荊園有鳥兮鳥有鴒鴒其鳴矣思諸兄矣荊其穎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葉從兮相樛葉翩翻兮相翳天之生我胡寧不惠何始吉兮物征悲終凶於未濟

悲窮道

二悲曰流淚公子傷心父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還悲有幽巖之卧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嶇只煢蹉以緇鬢悄悄兮忽愴眇眇兮惆悵超遥兮獨蹇淹留兮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幽幽而谷哭露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屍埋積雲骸骨半死血氣中絶四支萎隨五管欹缺皮襞積而千皺衣聮褰而百結毛落鬢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有張儀之蓋舌仰而視睛翳其若夢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僰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隣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垠松門草合石路苔新公子方撫其背兮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燕趾之高門歟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兢兢於暗室恒諤諤於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揚之詞痛私門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攣肉爨離披於丹洞之隅骸髐於藪山之路巳焉哉巳焉哉崑山玉石忽摧類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賢聖悲何巳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悵中之歌荊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儒節伊兒女之情多惜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事蓋迫於功名情有兼於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城巳迫疲兵向老離騅碣石之鴻羃羃江潭之草迴首永訣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憶南荊之朝市鳳皇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楚國容華競桃李別有士安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於壺頭冉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覃於玉冊博思浹於銅渾思欲爲龜爲鏡立德立言成天下之亹亹定古今之諠諠一朝溘卧萬事寧論君徒見丘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隱天綠蘿蒙籠水潺湲因嵌巖以爲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崞重複兮無人煙當餎呀之洞壑臨決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暮色蹐蹐朝思綿綿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絶而一連自言少一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山嶺峴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

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暗遠天暫辭薊門千萬里少別昭丘三十年昔時人物都應謝聞道城隍復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鴛鴦渚兮羅綺月茱萸灣兮楊柳春煙波淼淼帶平沙門棧連延狹復斜山頭交讓之木浦口同心之花嚴君平之卜肆戴安道之貧家月犯少微弔吳中之隱士星千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皇銅作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巖巖雙闕似芙蓉題字於扶風之柱繫馬於驪山之松灞池則金人列岸太華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遙聞北闕鍾洛陽大道何紛紛榮光休氣曉氛氳交衢近接東西署複道遙通南北軍漢帝能拜嵩丘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檝金閨金谷石掐裾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顦顇無氣力曝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鐘今日相輕比蟬翼驅代情兮共此何余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嗟昊天之不弔悲后土之無情松架森沉兮戶內掩石扉摧折兮柱將傾竊不敢當雨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為〔謂〕談過其實辨而非真自高枕箕潁長揖交親以蕙蘭為九族以風煙為四鄰朝朝獨坐唯見羣峯合沓年年孤卧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飢鼯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林麋麇兮多鹿山蒼蒼兮少人時向南溪汲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之中皆為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生連袂宿昔銜杯談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池臺皆是西國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書校奇蹤於既往一歌一詠垂妙製於將來絃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雲迴自謂蘭交永合松契長弁通宵扼腕終日盱衡罵蕭朱為買豎目張陳為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揚巨卿及其蹇產摧殘支離拮据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姬東徂而狼跋今皆慶弔都斷存亡永闊憑馹馬而不追寄雙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酒在今日之相知已亡則有河濱漂毋隴上耕夫盤食帶粟粥麵兼蔬羹一簞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擔女娛攀重巖之崖崿歷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余曰可憐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哀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類年削跡伐樹孔席由來不暖摩頂至足曇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玄積彫龍於羣札飛鷂鳳於瓊筵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鸎遷鳴香車於關下曳珠履於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絶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語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黃泉雖有羣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衢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儒與道兮方計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鍾鼓玉帛蹩躠蹉踵金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牢聯碌碌磕磕蠢蠢翾翾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為期戒定慧解非陰入慈悲喜捨并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撞鐘而應之曰止止

善男子覩向背之華説乃天子之辯士請弄宜僚之
丸以合兩家之笑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
廟社稷適足誇耀時俗弃競功名使六藝相亂四海
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孰與手身肉手
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
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行若夫呼吸吐
納全身養精反於太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
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求能永證無生孰與夫
證常離斷不始不終恒在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
無所処不去不滅無所窮极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
虛空若者代其勞苦蒙者導其愚蒙施語行事未嘗
稱倦根力覺道不以爲功所言未畢儒道二客離席
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丘晚聞道聃今已老徒知
其一未究其術何異夫戴盆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
氣未辨昭昭之光已失嗚呼優優辯品遑遑衆人雖
鑿其竅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
作其因一凝一覆兮如掌一生一死兮若輪不有大
聖誰起大悲請北面而趨伏願終身而敎之

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
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浸浸兮將墜風伯
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
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
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
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屛屛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
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
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
誰汝傷

弔屈原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
蟲薦壤兮進御羔袠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
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岸獄之不
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榛折火
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嬛鞠
恧兮羡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鍼石而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
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不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
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
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
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
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
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雲夫雷
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之
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
言兮後之人又何望中（集作忠）誠之既內激兮抑咸（集作銜）恐
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
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
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哀溺　柳宗元

求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揺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揺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游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瀁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揺頭而臧脊兮不忍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揺首以沉流陵披隸以舞淵兮魂倀倀而焉游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鰱鮪族而爲羞始貪贏而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没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媒夭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冀中人之爲余再更噫

愬螭　　柳宗元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執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嗜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激激湘流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黎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覬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游泳重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徉徉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茂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蕭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迎潮送潮辭并序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漵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軌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黙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歆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以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没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没幽遲兮歎紫門寂寞留（集作返）連兮依稀舊痕餘波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歛然而退變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檝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招隱士　　劉安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推）兮枝相繚（居林反）山氣巃嵷（則心）兮石嵯峨谿谷嶃（仕反）巖兮水曾波猿狖（余救）群

嘯兮虎豹嘷胡高反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惠蛄姑鳴兮啾啾于由反坱烏朗兮軋烏黠反山曲岪佛心淹留兮洞荒上忽罔兮沕音勿憭聊兮慄音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欽崟吟碕踦礒蟻兮碅欲磈鬼於磳在水硊委魚樹輪相糺兮林木茷骫音委青莎雜樹兮薠煩草靃䨏靡白鹿麏居筠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蹝蹝反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鬭兮熊羆咆蒲交反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辭類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文類

封禪文　司馬長卿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勿潏聿曼羨旁魄蒲博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古來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遐闊泳詠吉沫結首惡鬱沒晻昧昭晳支列反昆蟲闓開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工遂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格共抵丁禮之獸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語寳於閒開館奇物譎詭俶惕儻

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
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力照)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恧(女六)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音惠)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
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苦結)三
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
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
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
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
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
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

全之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
光絕炎(焰)以展采錯(措)事猶兼正列其義校(胡教)飾厥
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
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揔
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所禁)
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
之非唯徧之我氾(似)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
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班)之獸
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旻)穆穆君子之
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

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縣)燿煥炳煇(胡本)煌正陽顯見覺
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之純反)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
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
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
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難蜀父老文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沈)恩
汪濊(烏會)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上)靡因朝冉從駹(莫江)定筰
(鑿)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向)將報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

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
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
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
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
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
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
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
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
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
者洪水沸出氾(泛)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

安夏后氏慼之乃堙塞洪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俠時兮將升嫂姪兮慞惶姑姊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紉蕙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烏悅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將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
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廻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旣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雋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变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
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
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
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
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
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
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
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
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
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
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
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
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
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
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

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平聲)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旣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呼麥切)欻(許勿切)嚘(於求切)嚶(於耕切)毛髮盡豎竦有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韲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旣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力結切)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凶醜心姸剁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
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爲吾
五患飢我寒我興訕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
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
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
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
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
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
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
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
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見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
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
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
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
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
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
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許勿切)玆辰之良幸
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
所不化醫所不功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
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
鼉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爲狂局
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
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
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絶命不
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
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㜸彼則大喜臣若效之
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
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
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
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
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
默測憎憐摇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
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喑抑銜寃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
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
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
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
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
眉矉頞蹙喙唾胷歐大赧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
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
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顔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
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
睫增姸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
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䙝朱裳手持絳節而來
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
我爲汝唯知耻諂貌淟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

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寄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
汙畀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畀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
倏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溷渤君不返兮逝帆惚舟航
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踔嶢嵲兮萬里一覩岸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叶畝字)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
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
黑齒棧齴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叉牙踔
嶔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群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
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
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滛滛嶷嶷君不返兮卒自
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泊危顛崩濤搜蹴劇
戈鋋君不返兮害沉顛其外大泊泙湃淪終古迴薄
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
海流不屬(音燭)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
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畜貨號
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倡狂震猇翻九垓君不返兮
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乎夷愉駭愁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躁厚土堅無虞
歧路脉布弥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
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
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
登謀謨兼監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權國租賢智走
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往
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
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逐畢方文　并序　柳宗元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
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晨不爨晬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
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
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
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為之文
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林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
攸宅焉特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
怪戾兮目十爇而窮災朝儲清以駢蓮兮夕蕩覆而
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嚬突兮戶駭人哀
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替敝尊暴兮混合怓台民氣
不舒兮偃踣嶺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毫晦黑
兮咨伺訂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
怨盡已問之禹書畢方兮是祟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
皇靈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保死無貳幽形
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怒咸至皇斯震怒
兮殄絶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威兮玄
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
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
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曰
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憎王孫文　并序　柳宗元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静以恒頤

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齚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群山胡玆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得是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宥蝮蛇文并序　　柳宗元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孰而謂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橛持竿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奥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趍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蠢爲蝡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遑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蕡吾樞窖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炭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斬曲几文　柳宗元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亙爲棟楹齊爲閫閾外偶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凡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兹揉木以限肘腋歆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艱難不可以遂遂斵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嶙峋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䰟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兹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僻音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厥施蹄跂匍匐拘拳右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廻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語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尊咨爾君子易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戮鰐魚文　陳堯佐

已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小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内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煦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宂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獲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聯明風雨弗敢逾鰐魚恃遠與險毒兹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轄止伏不能舉絲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若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蜿蜒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愬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爲虐兮犰犰毋氏呼何説兮予實命吏顔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忍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遣拙鬼文　王元之

西山老黙聰塞明弁㩉而臥其寢于于憂遊靈臺之上上手再拜如見其君君大言曰使予身安體舒手便足運咸如所欲生而能然自我所使講學修業窮

經傳史口耳誦觀記無遺字日月所習無忘厥能包
羅古今皆心之靈然三愈卿書不録輙黜強顔黽勉
仕未有日今也誰使子之文章雖摛華麗藻人厭其
質明性順理人識其拂言出反笑意動則悖有司意
東使子意北有司意華使子意實譬之匠氏繩墨誤
直琢削反曲雕虫欲終捩手輟工是皆拙鬼所爲子
宜驅之予驚而寤作文以遣之曰
予心之神靈于予身窮經好古閲無廢文汝乃反吾
巧而使拙虧吾成而使缺好辭贈爾爾行而決鬼乃
躍然而出俛首俯躬而言曰子命昔窮我寄爾躬子
命今達我辟爾室還子之巧收吾之拙聖道是樂紛
華無悅學海必至志剛無欲且戒且勉且泣且別言
已翻然而去予心釋然

論交趾文　王元之

皇上嗣位之五祀國家將取交趾歲貢賊臣王某謹
頓首上言請爲文以諭之曰
夫中夏之於蠻貊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動伸縮瞻
諸人心故曰心爲帝王之謂矣苟一手一足間血脉
有滞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𢿱則必鍼
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而鍼砭破膚也蓋所指
寡而所益多矣君天下者其猶是歟我太祖皇帝受
禪于周啓國在宋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王之位
視蠻貊之病故一之二歲肇肅蜀餌湘潭三之四歲
鍼廣越砭吳楚筋髓血脉渙然小康非王者神𢹂擊
略疇能至于此乎洎我后嗣守丕基躬攬庶政而以
爲并汾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膚能治乎
于是鍊仁義之藥餌修道德之鍼砭大豫于并一進
而愈九州四海旣康且寧顧彼交州遠在天末實五
服之外亦四肢之餘譬之于身猶一指耳雖一指有
息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昏庸被我聲教爾其從
乎况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炎漢銅柱高標至于皇
唐常曰內地唐末多難未遑區平今茲聖朝孟覆萬
國太平之業亦既成矣封禪之禮將以修矣俟爾至
止康乎帝躬爾無向隅爲我小恙俾我爲絶踣斷節
之討用屠爾國悔其焉追矧夫爾水生珠我沉于泉
爾巖孕金我捐于山非利爾之寶也爾民頭飛我有
車馬爾民鼻飲我有酒食用華爾之俗也爾民斷髮
我有衣冠爾民鳥語我有詩書教爾之禮也煌煌炎
洲煙蒸霧黄我飛堯雲灑爾甘雨湯湯瘴海火燒日
鎔我張舜琴扇爾薰風爾天星辰人謂不識我廻紫
微使之拱極爾地魑魅人懼其怪我鑄大鼎使之不
害出爾島夷覩明堂辟雍乎脫爾卉服視華袞山龍
乎爾其來乎無速𠞰辜方將整其軍旅戒其鉦鼓向
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惟向背吉凶在爾審

遺情文　林半千

龍火西頹涼雨告霽劬書居士拂几掃塌啟書列史
呼情崇而遣之其辭云
我𧴳介軒鐸史燔經魏朋何倚管君墨卿青燈夜分
糧食日昃肩高腦穏不告劬瘠今如何其舍勤就嬉
痿乃躭奕荒於嗜詩心窒目妨尸行骨坐伊誰爲厲
維汝之能汝之爲物冥頑弗靈遇我之欲盡遜爾形
胡造膏肓肆行胃腸窮而攸倆作我蟊賊始爲汝惑
尚或汝從今旣汝薄斷不汝客禮以遣汝汝宜亟去
騁而來前明聽吾語乃語之曰世有雕堂綺攏翠幃
翡帷高門鼎貴安居自怡者汝盡往而從只有出輿
入輦敵雄挾鼓美人雑坐恢歌掌舞者爾盡往而從

只有寒雞炙鳧臑鼈炮羔飯囊酒甕口腹貪饕者爾
盍往而從只有氷紈火毳雲組霧縠喜事容飾鮮衣
袨服者爾盍往而從只居當擇人　好當隨時舍是不
往胥我何為於是情崇聞言負愧再拜而辭請對以
意今其舍君毋復我佗靈臺毋府盍亦與謀居士曰
憂斯言之當予將忖忖尚子之望其徙寔繁盍率以
去蔟無後言筋骸不支知醉斯寐黃昏為期伏几就
睡子其與子之友曰昏者去些知識頑昧李問侄篆
倦緆嬾筆如閤如聾子其與子之友曰愚者去些出
悦紛華方寸日變腐腸伐性東鶩西逐子其與子之
友曰狂者去些鳴雷隱腹寒粟襲身秤薪數米吟嘯
悽辛子其與子之友曰窮者去些言之宗旣五鬼前
至若嘯若呼各請廻避居士乃笑悦軒渠尉籍纏綿
引觴自酹以當祖筵醒醉之醞神融天全彼或去而
或留竟不知其所以然

英德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搆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
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
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
逊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莫鼎湖之弓劍將游高
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思涵動植慕禹之服
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
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
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廟祏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
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抛梁東聖主當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
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執
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
萬艘輸賨引江潭
兒郎偉抛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
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抛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
金輿玉輦年年往
兒郎偉抛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
地産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藩維之彦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譽代襲寵光肩一心而顯相保績祀以無疆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士馬雄彊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
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
西流北襟山勢貞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
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
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
本非逸樂而為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
葉明俊德以親九族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廿
出之英姿舉累朝未服行之令典旣嚴先廟當備行
宮念人疲飛輓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為
苦逮至干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脩壯未央而襲
秦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
泰之心即廣寒之廢基應清暑之故事敬涓穀旦爰

奉栢梁敢陳工誦之言肅代子來之詠
抛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緑江頭無戰伐盡銷金
甲事春農抛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干羽兩階苗自
格萑包不數洞庭柑抛梁西鐵嶺兵閑太白低閣道
上都朝會日降王侍子到來齊抛梁北天道北旋昌
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秋拱宸極抛梁上雲
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吾皇降靈貺
抛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廻鑾秋郊恐
損如雲稼伏願上梁之後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
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
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
郡雞林求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奠居延及魚
鳥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文章類選卷之八

文章類選卷之九

説類

植蘭説

楊夔

或種蘭荃鄙不遄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溉而蘭淨荃
潔非頓乎衆莾苗旣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荃歟
遲發舒守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
而斃也守貞介而擇禄者其蘭荃乎樂滛亂而偷位
者其雜莾乎莾之僞爵者孰若襲勝之不仕耶貪迷
之僭禄者孰若管寗之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爲
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相孟子説

劉蛻

孟子之愛人也細錫其言而不精以爲習而有利則
心唯恐其不利至於傷人故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
術焉得慎慎則情背也心則可慎慎則雖術之惡而
不利其傷也爲仁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欲縣之
術治黥劓也而咎繇豈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縗絰
也而周公豈利人之喪以爲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
術善可以化其心歟則師之術所以導善也潘崇因
師以殺楚子醫之術所以治生也晉人因醫以酖衛
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之善歟
果以利能因小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
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
也豈矢匠之心而已矣旣以不爲利而動其心則矢
匠之利亦不欲殺函人之利亦不欲死已有心矣然
良其亡不得不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弧矢所以
威天下則征不義而後可殺也措桺所以封中野降
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嗚呼爲臣而倍畔爲子而倍
棄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故術烏可使民慎古之

濟其倫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生送死愛道盡此
而孟子之愛也細為誅矢匠之意數聖人所以使匠
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儒義說　來鵠

天下之命脩文士曰儒士言其書曰儒書是謬久矣
夫儒者可器之士之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
焉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
斯明矣唯論語言當為君子儒豈為小人儒禮記儒
行篇知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
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佛曰道何佐邪夫士
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
則曰儒士不善而為武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
苟脩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為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夫文所以尊乎忠孝
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亦是
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為世式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鵠

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
淇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子
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於夫子皆性而從之也唯
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
則擁裔始衛以劒則衛以仁為蒲宰勞民以簞食壺
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
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殉死焉以佚乎致殉身焉
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致盡聖人
之心歟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
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恥之夫諸侯有壍壘以遏冠有甲兵以禦侮而
小白猶能為伺其恥而終為霸主以救之矧夫子豈
然若喪家之狗無壍壘無甲兵脫載為宋衛所暴匡
李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徒浪於燔臺何齊死為救
異侯之恥而由反不能終援夫子之窮使夫子以由
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沒也豈惡言不日聞乎
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為哉祭法曰捍大
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為祀乎
賜曰商汝何無罪今也由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
觀來者

交難說　李觀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
不可以已矣絶壑萬丈㰦㰦龍吟玄雲遂與六合為
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惵慄歘然長風夫物以
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何心不秘然孰
可久之契先古稱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
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樸雜類六情入焉一與
一奪失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難使我行無所之
居無所安遊流濺濺濆我素源源無清流弃沉逐浮
作色自伐偽心相求雖盱竭歡未竟成讎一日銷落
速如涼秋其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
無倚直天而生高略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謀何者
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
卒白破產之惠不相為疇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
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則無石父解縛
於齊相智瑩負慙於賈夫行微其可有乎知我則友
何微之居古之秦交多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
隱惻就辱激昂白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

可吹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戯也交
之難兮二子苟合忘深咆哮余當識之不妄語交矧
今之人兮無異蒙虺蜥是故獨慼兮而悲蟏蛸冀幸
歟可振予頹言與隣騄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
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辭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
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
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
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
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
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
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
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
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
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
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
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隷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卿子說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謫龍說　柳宗元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

說以佚夫觀人風者得焉

羆說　柳宗元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持弓矢甖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鶻說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呴呴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於呴呴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擧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擧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

菁草木耶

保身說　司馬光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殘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而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養心亭說　周敦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名二子說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直不疑蒙垢以求名說　蘇軾

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為非中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美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非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飾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之

稼說　蘇軾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

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而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歲寒知松柏說　張九成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此夫子因物以見興也夫時當春氣羣英秀發萬木交榮松柏於春[illegible]不變其色時方凜冽嚴霜摧折萬木禿立松柏於冬亦不變其色論絢爛顏色則不如夭桃論推舞春風則不如蒲柳而論不懼氷雪飽足風霜挺然不羣卓爾獨立者唯松柏為然推之於人固亦有之蓋不有歲寒何以見松柏不有華父之亂何以見孔父不有里克之亂何以見荀息不有宋萬之亂何以見仇牧祿山之亂然後知杲卿之節希烈之亂然後知真卿之節朱泚之亂然後知段秀實之節彼是數君子平昔在公卿大夫中頹然委順於衆人中猶松柏之在千花萬卉中也彼方含英咀華吾則老鱗瘦節正見棄於兒童彼方誇多鬬靡吾則嘯月吟風正見嗤於婦女及秋霜一降前日青紅皆已飄零隕墜與糞壤同為灰塵倉卒變生前日搢紳皆已屈膝叩頭與逆賊同其歡宴彼所謂松柏與君子者方且愈厲愈壯愈苦愈新當凜冽猶三春履艱難猶平地確乎不拔浩然自守而大廈棟梁之幹日以不傾三綱五常之倫得以不墜然則松柏與君子豈求之他人哉皆自得於正氣而已是故君子之學不在於投合耳目取悅世俗而已要當格物知至誠意正心凡艱難險阻之狀盡安之於飲食起居之間禍患之來不枉不隨何憂何懼謀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死之與生付之天命雍容談笑以趍之此正孔子之學也因松柏以發興其旨不亦遠乎

龍說　王安石

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為仁為仁無止則常至於喪已而未始出乎喪已夫此所以為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利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為類者常見之

性說　郭雍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至韓子以謂性有上中下三品三子各得其一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論性至韓子可謂無以加矣而後世之論紛紛未已何哉蓋捨孟

子之外諸子皆未知性天下失性多矣荀揚以來無明之者是以後世無復知孔孟之道且性之本一而所以言性者有二有所謂性善有所謂善惡此二也言性善者如易言繼道之善易簡之善蓋無惡與之為對此性之天也荀揚不知此故區區於善惡之辯則孟氏之所謂性者已轉而之他矣又烏可同日而語哉是必得孔子子思之意而後孟氏之說可明荀滯於荀揚之論其極不過韓愈氏而止耳觀荀卿之言曰其善者偽又曰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夫以善為偽以聖人為偽則學道者於善不必為矣又以性為惡是使人進退無據姑守性惡而已說者謂卿為欲黜嗜慾求善良觀卿之言幾何不使人進於惡乎夫君子小人誠偽之間而已既曰聖人安得有偽哉是卿非獨不知性亦未知聖人誠偽之說也如卿固不必深據揚雄著書立言最為尊信孟氏及其言性猶以孟子之道配荀卿而言之觀此然後知性之果難言也可勝歎哉告子謂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正雄善惡混之說其失孟子之旨遠矣韓子以三品之性貫三子於中而以孔子為上下其言頗不美哉此特公都子問或人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其於孟氏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是焉得為知性者耶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孟氏言性善之本意彼區區於善惡之間者由孟氏觀之不幾於陋乎故愚謂人之學自性始性之失自荀卿始卿為亂世之罪人揚也韓也不知尊孟氏而闢之反駕其說以惑後世而欲自比孟子亦云過矣

恠說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悴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呪所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女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恠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

地為之不穹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舟說　陳止齋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九治大舟其檣以負颿欲其屹乎其不撓也其颿以獲風欲其鶩乎而不靡也其柁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毅奔也其碇以抳乎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擢若篙以擢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篷以卻雨欲其縝密而厚也其艄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灩澦杌亂石晝瞑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戕以檣之裂帆以颿之續緶以維之折附以篙之觸漘以篷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能豈其所中而不倚也為檣大其所受可則訏否則翕也為颿截乎其所守徑乎其所趨為柁正於動引而不發為碇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為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擢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篷峻愨以遠其侮焉為艄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illegible]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說

責盜蘭說　陳止齋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圃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為鵩鳥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辨其為鷙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瑉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為莠蔽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簪焉而癰葉脩焉而持吾乃雜茹蘆剪荊棘出汝於散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冒蘭之德猶如其臭言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僞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人之盜儒而[illegible]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而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illegible]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揮盜吾忠也訖經以泊婦盜吾學也口聖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其譊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効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梅說　揚伯子

易曰乾為天前輩論乾與天異謂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某因觸類而思之不但乾與天異而已事事物物莫不皆有形體性情林和靖詠梅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為梅寫貞之句也梅之形體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為

梅傳神之句也梅之性情也寫梅形體是謂寫真傳梅性情是謂傳神愚見偶然未知是否願商確之

獲麟說　胡銓

說公羊者以為簫韶作而鳳至春秋成而致麟而王沿亦云王道之成乃致天瑞意鳳皇來儀自然而致也西狩獲麟因狩而獲也麟果為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于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之難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蒐遠狩搜原滌藪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則時可知矣鳳之來儀亦豈如是而見獲耶豈春秋之時亦如舜之時也使如舜之時則簫部雖不作而鳳自至如春秋之時雖日奏韶簫而鳳亦遠矣麟肯自出耶自鳳儀之後舜政日隆自麟獲之後孔子遂卒宗周遂亡然則麟之不為春秋之瑞應章章明矣

元亨利貞說　文公先生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孝悌說　朱熹

或曰程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以仁為孝悌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

定性說　朱熹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亦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

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
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
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
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
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
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
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
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
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
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
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
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
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
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
二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
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
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
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
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
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
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
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
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
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
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
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間爲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爲我著
其說俾因是有省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曰大
矣哉子之所以爲名也槃嘗惕然思悅然學於是矣
昔者孔子曰脩己以敬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何謂
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脩之如何視極其
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
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
殺無不變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
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
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
用著焉接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
以致其脩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
亦不可以不講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爲之著也感
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
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
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脩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脩
明之若人之所以爲人其體固具何俟於脩嗚呼爲
是說者亦將清靜寂滅之歸而姑爲是無證之言也
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爲器也脩其質而器成
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修其業而巧
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
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修
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
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衆人也而可以爲
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耳書曰愼厥身脩思
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文章類選卷之九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没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讁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

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質烹醢海分裂又況幺烏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歷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烏老妊而鴆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虵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博弈論　　韋弘嗣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

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

晉武帝革命論　干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代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宦者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

貂兼領御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氓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嚬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二十八將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趙衰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

是與遠于二漢敖道未華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柤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illegible]澮[illegible]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因)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範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𣿫彝敘粤謨訓捶𣪎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烏)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

利交興天下蚩蚩爲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
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
九域脅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猜響
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
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
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
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
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
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
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
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
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
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
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
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
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
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
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
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
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
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
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

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
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
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
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
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
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
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
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
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
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
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
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
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
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
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
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
台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
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
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
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

雱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爲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侯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侯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壓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懲圓立者稱聖偏標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者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可以臨矣天地不變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有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可謂大過矣則以一作雷在山下可爲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爲蠱矣澤上有水可爲節矣則山上有火可爲旅矣雷在水下可爲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爲鼎矣水在火上可爲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謂未濟矣澤下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爲蒙矣火在地下可謂明夷矣則水在天下違行可爲訟矣地下有水可爲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爲賁矣則澤下有水可爲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爲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爲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爲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爲咸矣澤上有火可爲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爲蹇矣上天下澤可爲履矣則地下有山可爲謙矣澤上有風可爲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爲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爲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爲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支以以義彷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illegible][illegible]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illegible][illegible]陰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illegible]雖天地之數可無窮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爲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

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衆水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羣岳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推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矣

蓍龜論　于邵

卜筮生靈之縕邪必導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鉤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蓍辨吉凶則罔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蹊得蓂莢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闕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羣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被叢薄之下翳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攄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明塋則灼孟冬命疊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墻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文論　顧況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興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完趙璧西門豹之文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嘯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六顗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生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始唯文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爲文

倒戈論　楊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咸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樕衣裳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之變萬詐生焉則內荏外剛之心雖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未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胷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洎林甫即明皇旣安之日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戮心爲國禍本其爲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二賢論　楊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譏其僭上偪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明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彊有欒高之修時非襄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弒也能挺然易其盟

以氏之大也能晄然商其短獨立譏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鉅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士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樞機論　徐彥伯

時公卿士庶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彥伯乃著論以誠於代其詞曰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又云可言也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　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殷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掎摭瑕玷詳黜躁競審無怙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破金湯之釁伐禍福之根用呫囁為雄辯以詭奴為令德至若梧丘閒答荆齊所以弃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圍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説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纖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茍且其心或脂膏其體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皐聚音危也犀吠得死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淩齒於季章曹瞞齚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暮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咨詣之言猶天地也人發義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諂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懋績遠大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赴超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過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前其衆衆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兹終吉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過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諍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子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

顔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

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蓋為非皆然然則寡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迷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問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霸之明審覩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
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
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
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
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令矯而變之垂
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
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
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
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
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
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
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
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
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
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
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
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
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
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
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
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
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
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
隋珠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
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
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
長於音韻而謂靈均已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
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

止於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辭寡累何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謀議論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視其立論何如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主事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陷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宋廣平之甥私也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辭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愈密代公嘗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生之言信有微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或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亞夫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閎夭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務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數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孰可以談氷相戒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棄冠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表章論　　牛希濟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旨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爲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況人君以表疏爲急者竊以爲稀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爲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爲非逆鱗發怒略不爲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

藝引數幅尚或棄之況萬衆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
復之理國史以爲關建識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
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琯表朝廷以爲度辭
僕端明易曉必廢興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
相誇非切於理道者名儒尚且杼思移時豈守文之
主可以遠達竊願後師於古但寘於理何以幽僻文
煩爲能也

治論　　牛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汲汲焉用人官
無曠位命不虛日事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
本也夫重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
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
性之欲一也故卑公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
粢盛也蓋率[illegible]以觀鑒於播殖非獨致美於獻繭也
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者后妃尚勤
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率以耕織爲務
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藏人各足其所欲所欲
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怨嗟
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
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寒而能至於仁義者雖
淳朴之世君子之人幾稀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
非不織也舉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
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劒器在焉職
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
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
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植胼胝手足朝
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磽
确汗流于背一作怨以霖霪日熾其背無不黧黑及
婦人之爲蠶也髮鬢如蓬晨暮憧憧高條長採踰險歷
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
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
吠喧嘵悍吏繞于居烹茗飲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
常也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
從我他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譖責之急
悍其恐脅之言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
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纊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
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罹
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不爲汙詐
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
而不爲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
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
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
急之辯者圖擢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illegible]時節
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
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
時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爲
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
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
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
亦爲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
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之
中其一爲農亦以爲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可勝紀
其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于闤闠豪右兼并之家或
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世以庇鄉里者多以其子納
於黃門俾爲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
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

下萬人出詔旨使于四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絶情於覲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之門指揮僉僕隸之中廝夫[illegible]此爲弊之深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爲誇議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爲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陌樗博擊毬以爲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子喜悅拜爲上將或都城會府總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比仇讎曰我武也文武之事墮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鍔之所干戈之別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爲武藝用之爲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況復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芥嚴[illegible]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以至於敗亂此爲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習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背毀於冠蓋之上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誇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納賄爲能狡譎之防爲長其行也諂佞媚之術輕折朋友交結邪僻附近左右炫酒令之與侍博奕之精諸侯遇之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爲車服器用無所愛焉或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令必盡刻削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尤飾狂妄外之於府政可知也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衣閭行坐之君子哉乃小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子禄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之列行君子斯君子

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舉是小人在位爲法必苛爲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爲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斂於國害於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世無士不可以爲治世無民不可以爲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洽理之道與之爲政先簡其事則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令吏屬大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矣啗食之不足何從之事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斂驅彼浮食游手之衆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帷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于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狂費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如是[illegible]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爲常欲不之致而不之食可乎況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之言以王道爲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爲遠矣今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游惰廢不急之務足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爲

賞論

牛希濟

賞勸之典所以表忠尊賢而待用感人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爲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爲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禄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分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

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棠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覩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深治亂之精微盡當世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姦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擯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劒氣立為勍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面首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皮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垂封土褫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洩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優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貨財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遂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謠樂之叟優倡之子纔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此等爵敬神之道也令厮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乃以在位者為深恥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苟若其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文章類選卷之十

論類

將畧論　王叡

文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傢者必有武備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玦負韜劍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兇人今以翠華去鄷鎬黃屋軫尭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略矣且自羅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已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是以王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揆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鋭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殆隙而擊之因變奇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脱兔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衆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内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鬭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庻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割劃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劫蜀決沉機三二策遂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略可見微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

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潜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爾事在折衷理貴漸致德冝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兼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洽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覇不同年而語矣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内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貴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鞞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嬌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嬌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鼓鞞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瞻而思述也逆相害則恚而讎也見相親則感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而思降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妺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恱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德行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主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内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戎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篇之闕

大人論

王安石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閒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

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脩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

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爲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爲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審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爲看後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禮樂論　王安石

氣之所禀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之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情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於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

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辟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辟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聽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可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曰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言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脩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

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思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失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而儀鳳凰脩五事而關陰陽是以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脩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邪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曉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

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與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特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縫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是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有好愛之客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若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顔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顔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顔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顔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與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與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産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之不同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致一論　王安石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乎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

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它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易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脩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漢高祖論　　蘇洵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迁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尔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憤

不欲奮臂而擊之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夫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威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竪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亦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一旦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

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爾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之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殺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則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樂毅論　　蘇軾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威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以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

齊人無復闘志則田單者獨與誰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以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商鞅論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道取以為史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洪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洪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遊畋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洪羊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洪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貴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寤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洪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亡其禍之慘烈也

六國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其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不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俊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役人以自養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別各使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攷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

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擧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過代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豈懲秦之禍以謂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管仲論　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惟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惟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國子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父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

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捜將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默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以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遜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以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

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材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是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霍光論　蘇軾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於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此猶有所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持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捐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臣義士可託以生死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節氣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寵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取之歟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

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如宋如介人如江黄之屬皆秦楚相與之國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御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闊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留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潜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狄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孔子論

蘇軾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從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其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曹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之春秋方是時三家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氏之受女樂也孔氏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矣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

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常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旣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孔子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家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矣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心也

晁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為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竝濱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变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君體論

鄭湜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之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排不拐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若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爲置宰輔捐爵祿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撝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冥無掾之中以此爲能收威福之柄在已又焉用彼相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皆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

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爲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權柄畀於貴成以齷齪順旨爲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爲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效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之術豈不甚精且要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況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衆政事之繁決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姦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於已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主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敝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淺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緐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若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爲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於嬖戚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民事論

林少頴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爲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爲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爲是耳爲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失天職虧天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爲法不良歟未嘗無良法也以爲吏不賢歟未嘗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宜無不受其賜矣法良矣吏賢矣民之受賜鮮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廩人倉人以預掌移民頒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糴之策其苗裔遂爲常平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倉一法根於北齊條於隋蔓於唐以此二法爲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爲堯湯之世

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意無以加此無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歟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也故諸史籍發河内粟無汲長孺乎開張掖倉無第五訪乎以倉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發縣粟不聞負半千之名乎散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王起輩又不知其幾人乎彼皆以民自任而為政於法之外況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輩豈不能沛其澤於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吏既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於天而已是果何故哉曰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宜乎其不足恃也嘗熟思之矣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於絕無之中所貴乎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若未盡也是民之命

果制乎天也又奚疑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方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而歛之以為委積則其歛必均因而散之以為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有計田科歛之弊有[illegible]貞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姦民欺誣之弊胥吏乘間抵巇殆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為它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愧於古而文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為比以至於五州為鄉郊野自五家為鄰以至於五縣為遂教化日漸漬於人心然後賓與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為長者所治止於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之世取人混於雜流用人拘[illegible]格賢與不肖淆雜乎天下嗚呼吾民幸而

過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吏亦天也民所不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知民命當制於我而無任乎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召和雖水旱無作焉可也況水旱之變可得以困吾民乎

君心論

林少穎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沿萬古之下以泝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絕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戚乎曰未之思也帝王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說者帝王胷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負於心也甚矣即一而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

離其所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邈乎藐矣奚啻相望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岐賢之反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皆於色者指白為黑迷於方者指東為西人常於應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必當事至而心亦寧雖小必敗況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攖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於一則體用俱備攖而雜之体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特起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奚難居則喪焉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存之難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

有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
耳存之爲言特其切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
知其爲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四言
併與天下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
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又受其天下而守其治
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也亦其親
傳之符所宜然者也湯之於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
於湯去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求
心術者宜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
於爲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茫
然奚所取而爲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於荒也
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
心或昏於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沉於弱也而
况一人趨向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
不於此焉占之治亂安危俄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
明必廣大卑汙淺狹之說必不入心体一虧每每反
是反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矣然則如
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
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
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
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聞人之言而正
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臨朝而正之未
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銳於正焉未
正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揠苗助長無乃速其
槁歟

廉論

陳耆卿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肢幹也肢幹強而元氣弱則
所謂強者不足以樹福適所以貫患今之人固有吏
常齷齪無赫赫名而得免於譴藪者以其廉也亦有
吏事魁梧機慧捷出而爲君子之所不恕者以其貪
也貪之不如廉信矣然廉者吏之常也設若饕餮嗜
利如漁獵然則何吏之爲然則廉固未足深異也乃
今天下見能吏不其掛口見廉吏則景星也鳳皇也
競喜幸歆艷之其異之若是豈常者足爲異邪夫異
蓋生於少也天下皆廉則貪者異天下皆貪則廉者
異嗚呼爲天下而至於使廉者異亦重可歎矣惟其
然也故爲小人者則曰當貪之世吾可以飽貪之利
凌吾溪洞吾壑務得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者
曰吾與彼姻黨也故等夷也彼皆然吾奚爲不可夫
亦與世同波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以上者則
曰彼爲彼我爲我彼雖濁而我清焉彼雖汚而我潔
焉達夫清不勝濁則見忌於濁潔不勝汚則見嫉於
汚忌嫉之心生則胥譸張爲怨怨不已則罵且攻隨
之以一二而受千百之罵且攻則亦有不堪焉者矣
夫是以心雖不貪而亦不得以安行於廉嗟夫小人
不足責中人難深責中人以上固可喜者也而亦不
得以安行焉廉吏之難得也如此哉曰天下固有忌
之而不沮嫉之而不困罵且攻之而不挫不回者豈
以不得安行而遂輟於行哉特不多見尔然吾有說
焉當廉而不廉貪也不當廉而廉亦貪也當廉而不
廉者貪於利不當廉而廉者貪於名其所以爲貪者
不同而皆不免於議也世之君子固有枯槁自命皓
不緇俗以弗受祿養爲高以屏絕人事爲介斯廉也
亦非所以爲天下訓也然則將柰何曰非其道則一
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吾聞諸孟子者如此作諭廉

去能論

程大昌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爲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爲小夫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孰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躲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興礼武且仁者可爲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其者可爲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髙視天下而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温且煥者物資以生得其凄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啓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於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乱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体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濟武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遜下也惟其自處於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激俗論

方恬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絶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爲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爲之先者矣非爲之先者能成壊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人固視夫斯人者而爲趍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爲而斯人獨先爲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効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鋭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雖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獨爲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鋭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被踈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壊於武帝大壊於元成風俗大壊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百一而懦者常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羣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羣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方聳觀於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逐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

豈則安於爲姦而不耻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雖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迅自拔於庸人而不肯爲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得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趨而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而斥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劲正好議論者則遂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爲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邪古今天下惟兩途耳不入於名則趨於利伯夷盖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以近名者之爲非則伯夷者曾盜跖之不若耶爲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邪則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愚未見其可廢於今也

治體論　陳謙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已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爲負販之所爲詩書之後雖其甚窶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姦之竅也名者尊之乘也揭二者而制于上巍焉而尊確焉而公主芒崖角閎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褻用之褻戲焉與民相貸於尋常彼習其勢之輕也則譁不欲如上之所爲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憚而不發嵩

呼計天下者豈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者以此昔晁錯之爲漢謀欲令民入粟以授爵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惡而傷死也儒之論大抵迂闊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體者觀之慮脅其弊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貿然以自慶也今天下所可慮徇一切而忘大體也滛湎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賊谷粟之養盛醪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娼優具幄帟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酣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儈賈商佼輕剽以逐什一之利輦流所不齒國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牒數萬以覓天下緡粟之入耳滋異端蠹生齒不恤也揣數寸以權有無歲月之智耳長奸偽濫標楛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一藝者所羞爲至於朝廷獨安爲之玩其細而忘其大愚恐天下之窺且爭也一二年僅有覆者以今用度而欲盡革是固難也然今之言治者動皆欲堯舜其君至反革其所爲中智以下有不敢刮目焉然則去其太甚亦當柄者之所宜講也賈子曰使管仲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體豈不爲之寒心哉作體論

治術論　張耒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

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為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礼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𢇁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遂其及物之功不旋踵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敵而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術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逕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常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闊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何也烏獲之力強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維民論　劉子翬

古無自固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

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下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爲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鬲之内有要道矣政苛歛刑酷歟賦歛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愁嗟之聲見其憂顇之色時雖治安必民畔已無是四者時雖艱難民必附已不待足閭巷訪鰥寡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樂不樂其生至微何規規察察蓋不樂之意鬱於胷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爲愁愁極則怒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警懼彼其疾亡如仇讎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爲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蠧於中魚潰于腹一旦披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係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爲恩咳唾爲澤薰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興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乱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切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變宸心欝焦九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類無有也惟賦歛一事不可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横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繁故常税之外月有椿歲有釆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虜民如貨鹺茗如賣僧牒爵如造甲修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枝梧耶膏婁凉暍必有道焉幸茲邉燧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彫[illegible]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必瘼施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歛爲急

民論　陳君舉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揺惨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内者必不可以復爲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脊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歷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絶内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碣石頸繫百粤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内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隷雲合雖卯鄭百

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貴可畏者果安在乎[illegible]苟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文章類選卷之十一

文章類選卷之十二

論類

仲尼用論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仲尼論政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illegible]民狎而翫之則[illegible]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
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
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
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
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弗可止也已

子産論伯有爲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
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
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
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
洩何爲子産曰説也爲身無義而圖説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
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
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
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
爾國猶蕞小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
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産論晉侯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
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
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
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
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
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罕論向戌去兵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

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

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興國

子西論夫差將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史蘇論驪姬敗國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強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晏嬰叔向論齊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

之宲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
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
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
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不恤以樂慆憂公室
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
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
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
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
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
吉未也

史墨論季氏出君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
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
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
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
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
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
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
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
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
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
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
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
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
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
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

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伯陽甫論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北宮文子論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辯類 一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辯列子

柳宗元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狃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晏子春秋　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言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堯舜說　蘇軾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遜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夏之時有辨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足信也

辯四凶說　蘇軾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也

皇極辯　朱熹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後之諸儒一皆祖其說嘗以經之文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屋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爲中而讀之則所謂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爲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爲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終其身以爲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歸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豈見於經者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爲極也則又安得而訓之哉曰皇建

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皆因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爲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盡從而不底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審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乃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須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而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僞才德

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怜撫養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於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于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爲表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爲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作民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雅奧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究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辞而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爲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殽方且昏乱陵夷之不暇尚何斂福錫

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有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眞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意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躰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耶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説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汚之見雖欲深体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循君子又何以立大本而序彜倫哉作皇極辯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内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而無以別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以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此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發前之未盡

無極辯

朱熹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既蒙不鄙而教之某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内也聖人之意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都無向背一切停匀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説出人不敢説者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拘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不然則是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

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兩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非則是以太極爲有形狀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巳是大故分明老兄猶以爲未穩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老兄且謂太傳之所謂有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耳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以爲如何

東西周辨　吳澂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鄫及犬戎入寇弑王諸侯遂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卅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凡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憚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

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對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中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逮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

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愼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三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西周公且爭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又以徐廣爲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從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宂而王得徃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在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註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鄭鄗爲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

鄭鄗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閎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

議類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復議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

邪横暴拳盗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塞山谷吏不
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
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
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
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
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
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
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
聖人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
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
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
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
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
見輸之均也縣官壅市則萬物並收則物騰躍而商
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
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
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
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
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
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
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
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
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
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
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
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
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
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
者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
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
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
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
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
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
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
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
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

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
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
之人陛下今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
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
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
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
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
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
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
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
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
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
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
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
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
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
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
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
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
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
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
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
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肥肉國有飢民
廄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相食豈特腐
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
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
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
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
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
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
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
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
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
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
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
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搆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
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
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
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
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飢寒
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
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
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
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
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
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
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
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
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
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則無飢寒之
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

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
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
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
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
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
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
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
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荅大夫
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
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
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
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
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爲執事闇於明禮而
喻於利末且事情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

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
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
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
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愕乃公卿
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
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
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
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
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
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
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
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

各以伎藝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緡
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
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
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
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
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
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
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
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
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車
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貧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
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
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

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
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
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
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
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
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縹常民而被后妃
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
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縣沽烹殺相聚野外
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
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
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
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
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

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桴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
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
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
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
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
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
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
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
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
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
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
衣朱貉繁路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
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
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
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
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
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
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
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
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
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
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
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
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
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
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
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
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
市利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
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
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
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
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
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
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
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
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
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
侯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婦舍無養士
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
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
家貧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
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
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荼艾則被不工之
名狼跋其胡載踕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
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
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
積日或至卿相植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
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
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
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
照聽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

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屬諸小吏小吏屬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足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敎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敎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令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敎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夫如是則民從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導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嫂叔舅服議　顏師古

議曰歷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愼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表過乎哀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達之遺指所識兩條實爲舛駮特降緦縗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慮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改靜言至理殊匪弘通無益閨防寔開渝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爲位哭嫂素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服曲生異義茲亦未安蔡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爲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

減降又是厚薄乖衰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冢婦朞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勤勞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毀廟議　劉歆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

几在於異姓猶牲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處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illegible]

家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散而還聚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君因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謀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況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在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斷屠議　崔融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鑾刀烹之鼎鼐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爲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而考古會今非國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之言伏惟聖主詳擇謹議

漢高祖僞遊雲夢議　高恭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譎昔者明正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

繫信而生諸侯之擬天下皆擬則所利者少而所失
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静言庸違帝堯
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
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
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喜矣夫刑一人使
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
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
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
信反燕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
盧綰之徒悉以叛凄宜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僞之事況光有天
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廵
狩諸侯不敢識朝覲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於囚執
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寢以
陵遲自雲夢始矣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茱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
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
牲篇曰迎猫爲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
祀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
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
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
字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
麋鹿麏兎彼皆以時殺獲爲國家用此鼠有害亦何
受而曲全之猫受人畜養棄職不修亦何異於法吏
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
猫不食鼠之目以此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
理平天符薦至紛綸雜遝史不絶書今兹猫鼠不可
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此恐須申命憲司察視
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儆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臣忝
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輙獻公議謹議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徳順是
爲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
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
氏循吏記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
首愚有惑焉郅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於
客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
人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如手仄目其爲鴈門
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
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
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惣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
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
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施絶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
以推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
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
矣夫推理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
至于述賛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歟洪範
之沉潜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
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官無愧父之華異中
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
而中節者歟則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
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慨然有感且
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猶不能辨也故斐然或文

復讎議　陳子昂

臣伏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吏趙師韞

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議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耻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先時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元慶潜爲傭保爲其父報讎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爲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爲以公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徇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
以爲獸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
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韓愈　復讎議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讎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狥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
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
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讎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
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
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
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
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褒修德敎允
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
功績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
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
息人好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釁次則布之
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
征之明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
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逞其狙忍時伺
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
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
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
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
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若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
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
刑賞使天下陪臺厮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綬
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渙之源棄名器而汩彝訓
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
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肩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
將仕郞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尊祖宗厲恭祀事凡有疑不敢自專聿求厥
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名殊自建中之初
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
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羣衆議之非然
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
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
二祖卽毁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
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焉不可謂
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臣又以爲不
可謹案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毁廟之主
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毁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
魏晉已降始有毁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
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
在壇墠之位況於毁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
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
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
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
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
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
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
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
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
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毁之廟旣藏之主而
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
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所主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

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
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
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禮所稱者蓋曰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
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
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
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
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禘祫甚寡則是
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
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
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
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
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擧下緬
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
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
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
不當惟云緦也傳稱擧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
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
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
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改葬緦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
服旣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
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㪍鞮以畀趙衰命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乞校正奏議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劉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駁將之方罪已以収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閒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氷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閒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廼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廼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

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迺獻公之世是虢國日滅二軍始備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立政議

鄭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為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救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饗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投飯流歠始則栩然終則嗒然既飫而足

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餓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餓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燿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稷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懦儒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

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宫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頼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鋭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伏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税賦立造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户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官闕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没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擴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恨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脩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佽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

早而卻之則鋤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上
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
聖賢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
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
卽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
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
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吾不及也夫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
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
汚立新政刷法制辨人材縮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
郤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毋以爲難而不爲
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擊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
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貴若一代號爲
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旣被知遇而又違離
軒陛日以隔越追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歷
茲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議　陳祐

嘉議大夫衞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
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拔臣於
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
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
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
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
有補於時貰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
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討臣之義也伏望
陛下賜以燕閑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
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

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
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
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
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
有也天眷聖朝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
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懷康品物咸遂
典章文物煥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
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
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
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
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
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
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
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卽位之後內難
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
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鎭有衆之權新
唐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
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
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
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
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
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
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
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
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
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
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

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最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逮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揔攬權綱則藩鎮之禍剗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俟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咈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皆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竊謂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書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計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

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謗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皐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舉之於屠釣或過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遺際遇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迨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

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衆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幷歷顯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效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以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

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内虚耗户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筞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賈瓌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尚施乎堅氷坼地之冬將見嚴酷癘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恭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裁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可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定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憖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文章類選卷之十二

文章類選卷之十三

大尉晉國公韓滉謚議　顧況

議曰韓滉天狀風操自建名實取下威重允凝績用頃天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中歲滉領小司徒賣專出納平準酋華之材貿遷虞衡之賦卹無斂貨市均靡物加以畜用殆復充盈洎擁旄吴楚封略數千里盡名火烈豈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輕沮諭意雖揚則張瓌之謀戮矣飛書斬將則沉清之亂平矣采衛邦伯文武陪寮怙勢之徒負阻之族莫不軋軋顒顒如也且天寶以來江左無　物產資贍文法浸寛貪夫徇財小人趨利求羨官者十恒八九滉挽能制動繇克理勞過之所至刑必糾之非簡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爲理興元初姦宄偷變震驚我師滉首獻方物奔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初歲不有秋秦將歎食上憂乏用人心大搖滉發廩救災不俟終日萬鍾繼至三輔斯給昔蕭何轉漕關中寇恂資用河内皆以勤王幹蠱推功第一若敵而言則滉之功非細也爰命作相咨以財計用統邦賦漢粟誠多超古之才高謝主臣而已會登用日淺其道未光然累行疇庸可得而擬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安君不念巳危曰忠滉安國荒饉齊君艱難屬時多虞立權備賦危巳從怨忘家在公得非忠乎謚法曰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滉剛而得位師克以貞令出惟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臣聞舉善不必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謚特以忠肅褒榮何曾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滉勳勞無忝前烈伏請謚曰忠肅謹議

左常侍柳渾謚議　柳宗元

尚書考功伏以曾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丕教之端自周公已來謚法未改謹按抑公累歷臺閣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樞納忠為諍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㫁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珪璋間望洽於人聽所以偉厲在位聞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寔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續布以懋調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具奉勑依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從横倜儻之才刺湖州後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作鹵生稻粱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則不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骨頔悉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為蘇州則繕完隄防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少誠叛兵王師不乏糧軍未嘗退表克吳房朗山生得賊將還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略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勑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頔遽命武士持刃捕捽洪飢誠執王人後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救于鄧軍聲甚雄人聽曰駭矣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頔之反施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驚勅求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許之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頔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利興害去為己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示顯戮人到于今而冤之洎乎天姻下決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官貶而連起國獄搢紳之論寖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頔縣文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為不然誅頫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議謚實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於論譔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乎謚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挈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夫忠與敬謚之為厲不亦宜乎勑賜謚曰思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啇權敢徼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嬖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illegible]中生

之孝不伴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追於瞽瞍以蒸蒸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瞽之始形則齋慄祗載爲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旣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識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也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恭太子謚議　李谿

魯僖公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先聖之書惡用譏也是時國中請謚不亦過乎詩曰温温恭人唯德之基亦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皆極言也是故子服景伯戒其徒曰陷而入於恭閔子馬哭之爲周恭王能庇其昭穆之闕而爲恭楚王能知其過而曰恭先王恭亦不敢自專稱曰自士在昔由是知恭固不易名也令觀申生之事未有得其稱者去禍機將發子輿之諫狐突之諫明而知之旣不肯用至於將死之日復不能以六日之狀自明而曰君安驪姬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是我傷公之心也乃受賜而死嘻越哉其過也獻公雖闇昧好聽讒非中心知之而猶好之也以晉國之地方千里財用之給士女之衆求聘妃后豈無超於驪姬者哉然而獨任専寵諸姬莫奪者得非希意鉤情機切其密以蕩君心使然耶如此則必以姬之行爲善以姬之言爲善安而任之漸至作亂史蘇所謂甘受逞而不知至夫事狀明著姦詐漏洩知其不善顯其不實如醉而醒如寐而覺震電憑怒執而戮之必使夫然剛決矣復安有傷心至於不安居飽食哉設令旣戮之復思其儀質而怊悵者則亦念其欺罔忿恨矣謂恐傷心無乃謬歟且申生將使獻公達嘉聲於億載鎮令譽於千古甚於安其居飽其食也失令名於後裔貽讒言於孫謀甚於居不安食不飽也推此大義傷心猶亦不害況於無傷而遽至死耶遂使長惡不悛譖二公子豈曰能庇其昭穆之闕乎沉迷不返人諫而拒豈曰能知過乎親不能庇非執事有恪也過不能知非爲德之基也此乃凝滯不通之論謂之恭君亦以過矣謚法曰壅過不通曰幽如申生者真是也稽之典法改謚曰幽太子使夫後代知所以事君父之道必左右輔弼使不陷令名於簡冊之中不獨虛死其身偷安尊者於日夕而已

何忠肅公謚議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勵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歎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以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想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淺爲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致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脉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术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外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哉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涯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册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與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象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足鏤金刻石招德

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擠之孰得擠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矣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辟雍動色巖户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同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暫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懿宗先太后謚議　杜宣猷

議曰臣聞慶都誕堯唐風稱盛塗山育啓夏道克昌坤德既刑於邦家帝籙方傳於悠久況母儀夙著壼教自高夢日昭其休祥俔天表其鴻慶晦耀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詳觀國史必聽皇王步驟以來其道一貫惟先太后應二儀而作合齊兩耀而降祥派流弄印之榮道叶握圖之聖柔明初進慈儉用光蘋蘩遵助祭之儀紘綖展親蠶之禮四德之姿始耀六宮之望攸歸服澣濯而自修抑華侈而不御大行皇帝道資内助禮冠中圍越辯華之遊聞體鑾降之盛則二河之族難並五蘊之慶方逸進賢才而益恭辭進封而奪志子一人而不享其福毋四海而不居其尊行成楷模言著箴誡名器尚虚於掖掖輝華俄缺於桂輪全德則崇備物猶爽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賓天上漢之朝故劒軫皇情之深新阡起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絶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誄明淑神算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歎纒綿悽愴之痛陋撫存悼亡之詞天文照臨哀榮兼極其後心大倚伏有微皇上繼明之初邃思顧復遂發宫女副以内臣恭告薦之誠度陵寢之制寔遵近禮即兆爲山改馬鬣之形就祔陽之式璇宫對立蘭殿上尊懸像如覩於玉衣昕鑾疑遊於金屋上梐之日都人不譽於奈花追祭之辰國風空賦於荇菜昔虞嬪之列今當文母之崇體内範而素深因子貴而昭慶秦原松櫝佳氣久凝漢后褘褕盛禮儀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宫發睿感於賜衣彰孝思於遺鏡遂揚翟黻之禮以尉昭靈之懿謹按易曰元者善之長謚法曰宣慈惠和曰元文曰明德有功曰昭伏以爲太后待年之初已

標仁懿之則儷極之後益章柔照之風得不謂宣慈惠和乎輔佐昌期聿脩陰教克生聖嗣光啓中興得不謂明德有功乎請上尊謚曰慰昭皇太后謹議

文章類選卷之十三

書類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伯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謹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絶秦書　呂相

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執事實圖利之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令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王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

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
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
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
無危不可得也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
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
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文帝賜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乃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
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
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士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弃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冦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諫吳王書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晩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粮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愼於接物推賢進士爲

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
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
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
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
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
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
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
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
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
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
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
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
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
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廼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
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
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有
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
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
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
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
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
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
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
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
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

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大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

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

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秖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
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奉饟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
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
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
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
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
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
税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
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
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
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

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
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
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
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
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
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
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
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
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
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漢之外入彊胡
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言傳喜書　何武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傅洽而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上訟陳湯書　耿育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乃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論征伐書　嚴安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數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累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

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鄙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救劉輔書　谷永

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𠐊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寛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戸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而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虚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併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

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尢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論董賢書　鮑宣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奸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内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内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否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户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報友人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切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尔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切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

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御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視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内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没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魏文帝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嵆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

者乎切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
餘預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
荆卿黃金之賜切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
劍少謝万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面陋坐
貽謗鉄迹墜昭憲身限幽圄發影吊心酸鼻痛骨下
官聞斷名爲辱斷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
與獄吏爲伍沈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
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岩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
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俱啓丹册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
哉下官飄積毁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
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
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
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曾連之智辭祿而
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
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
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
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
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
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
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與李翱書　韓愈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
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
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
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所
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
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
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
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
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
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
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
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
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
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
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
忌者又加少内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
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
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
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
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
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
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
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
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
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韓愈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摇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上丞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敎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
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
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
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
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
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
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
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
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
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
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
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

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
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
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
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
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
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
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
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
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
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
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
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
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
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
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
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
進焉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
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
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
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
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
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
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
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千騎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盗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門而關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

大者育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今走馬來求賞給助冠爲声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顔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説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愈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

日已久矣有葦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弘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文章類選卷之十四

文章類選卷之十五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

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
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
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
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
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
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
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
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
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
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
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
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
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
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户不下數十萬不盲
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
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
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
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
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
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
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
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
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
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
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
之度之籍慹醜䶩再拜

答張籍書　韓愈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
聲接其辭氣則有賴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
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
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
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
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
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
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
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
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
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
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
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
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
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
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
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

思而勵之耳悖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與韓愈論史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冐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太學生喜留陽城司業書　柳子厚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僩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顧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誼生學慕陽公之德教不忘其頭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之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愛忭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猶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時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恂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嘈嘈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紛嚣歟抑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學恢弘之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恣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贍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叫以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答貢士元公瑾書　柳宗元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顒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泊歿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伥伥於下列呫呫於末位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雖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

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巳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黙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巳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鋭摽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巳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巳所經見者類之以明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彈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

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巳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交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巳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illegible]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illegible]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巳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凡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懔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群羊以爲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杼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

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肥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利下益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膏日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

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
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
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
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
白

與蕭翰林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
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
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
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
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
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
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
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
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
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
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
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
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
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
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
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
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
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
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
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
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
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
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
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
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
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
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
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
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
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
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
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不敗腐不能生
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
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
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
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
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顧十郎書　柳宗元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
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
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而蜂附蟻合喣
喣趄趄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
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飆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
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

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醫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廢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旣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限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求從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躑躅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諛我哉兹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

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亘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柳宗元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知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

上多君子周爲偶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
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
行砌亍六取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枯紘五隤
焉若樸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
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
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
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
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
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
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
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
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趣也屯屯而
居浩然若有餘猶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
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
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
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
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
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
其内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
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
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不宣宗元再拜

答蕭纂求爲師書　柳宗元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
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貺以高文
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
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
銘竊用唱慕於閩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
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頋也詳視所
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
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
討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
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答吳秀才書　柳宗元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
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
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
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
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
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
地耳又何聞疏之患乎遂答不悉宗元白

京兆尹許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
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
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

腦冤神交怨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
求進者塡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
此大罪之外誣詞萬端旁午搆扇便爲瀻讎協心同
攻外連讙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
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
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
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
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
當不一作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
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
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
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
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音老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
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
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
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當春
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
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
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
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
憤懼便毁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
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
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
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
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
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

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同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
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
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
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
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
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别卒光史籍管
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
無古人之實爲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
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
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死
范痤騎危以生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
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
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
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
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
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
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
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
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
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
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
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恐戀之

至不宣崇元再拜

請韓文公配享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篡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漓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得不能以釋聖人之詞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與回紇可汗書　陸贄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婚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為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匱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與土蕃將書　陸贄

勑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悉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

遂許四鎮之地以荅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
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弃始望奉天盟約
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
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
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
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
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
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
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賛普絲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
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
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便當不悋彼有所要此固合
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賛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
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
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躋大
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睠
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
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賛論
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
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
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
至宜領之

論裴延齡姦蠹書　陸贄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
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
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蟊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
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虻之聲
莫辨矣雖后稷之穡季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瘁
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
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
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
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傷善之釁深所以有
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
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掊
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
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
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
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
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
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
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
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
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
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踪其姦蠹日長月滋
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
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
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
容掩願擇左右親信暴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
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

以制虛忘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
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辦之不早以竟
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
邦賦數月之内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
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
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頼贏餘之資稍弘心意
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
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
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
夫匠迫脅就功以勑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
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
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
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
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
歛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抱
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
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
覆互相關鍵用絶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
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
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
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
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
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
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
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時宣進止悉依所奏施
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
論執理須辨覈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
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文不令
撿奏辦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
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
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
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内事合給用
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
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
左藏之内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
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
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
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
歛私財舍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撿
㦲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
獲羨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
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
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攻𣪍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
放或人户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塡納或
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
此難以彈論在、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
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
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
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
聽貽誚侮於方岳貫愁怨於烝黎于兹累年一無所
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不詰問延
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憸態復行
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

續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黔
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
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
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
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剥徵困下既以折估為
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竊
邊糴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
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贍利所謂失
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
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
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羌
夷榛叢覊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曼絕勢
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
勑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豐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絶
粮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顔宣旨質問延齡確
言饋餉不絶儲蓄殊多歲内以來必無闕乏希顔懼
其推亟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覧
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撿覆道路無
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
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
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
是司位列諸郎猶應長緣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揔
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
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
使群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
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
逆竪得以為詞史冊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

紀又甚國忠慵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循其郵次失
聯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
宮廚之餼塡街持簿書之徒有諸部參辭四方申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醉
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
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粮盤於滯淹筋力困
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闤闠
巷列居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庸人斁
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揔領財賦
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
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網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
齡以素所僻戾之[illegible]而加之以[illegible]躁滿盈[illegible]
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嘗給者無
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継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
苟操利權貨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
鞠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
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
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
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措模觀而効焉
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
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夌暴之弊播於人朝
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
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
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愼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

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清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則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措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䩄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靨害羣司卒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簪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拂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為搆陷抑傻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懼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烏[illegible]禮義之府嬈汙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萁脩減其蒭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費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秋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獲之

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貴高價後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制及乎春夏之際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茭宮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聯塞狼狽率以為常此則蠹蠱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苦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夫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illegible]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俟殊寵而異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

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
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
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
於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
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
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
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
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
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
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
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
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
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
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
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
臣所以焦慮衷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
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
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
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
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
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
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
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
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
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
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
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
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
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榷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
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
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
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
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
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鑾車
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
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
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覔不致竟
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
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
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
霜凝沍且無薪烝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
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
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
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
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
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
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
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
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
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
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貨以蓄義為富

人茍歸附何患弗資義茍備崇何憂不富豈在財之
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
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
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
德處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
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
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
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
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
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
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
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廻慮化危爲安陛下亦嘗爲
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
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得之言豈
宜更從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
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撃攫怨集有
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
昬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
名皇甫棸楀之變行而周厲嬰顚覆之禍自古何嘗
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
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
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
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
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
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
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
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
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

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
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
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
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諭之罪以考虛實與
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
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總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
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
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攜之疑下之
於上絕徧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
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
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
以必與已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
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
金鹽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
稱爲意是行則臣輔或幾乎息矣臣輔息則理不可
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寖已成風獎之使言
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
一二事爲證只知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
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
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驗
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
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
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
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
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扆一紀于茲聖
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
艱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

以畏覆車而駭懼處爨室而悲嗚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處患之計則忠歷躬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顧卹曆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與趙元昊書　范仲淹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贈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略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拏會嚮者同事於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体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湖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弊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

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
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建
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
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
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
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摇之驗也與夫間者
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乂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
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
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
者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
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
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
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
約五路入界者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獲精強者賞
害老弱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
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
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
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
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心衆且蕃
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
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
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
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
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
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
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
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
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illegible]外之[illegible]
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
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
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
又從來入貢使人口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
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
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
有邊臣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
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
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
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
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
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
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
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
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
大王擇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
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
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
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
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
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
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
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
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

於人使同我所不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其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其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孫元規大資書　王安石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輙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閤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閤左右之别業實在弊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愧且恐也伏惟閤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兹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蓋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曰今有當一切不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棄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

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也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神宗萬言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服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

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
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
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
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
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
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
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
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
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
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
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
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

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
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
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
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
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
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
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
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
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
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
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

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
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
聞其語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
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
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
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
而今歲之人皆浮虛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
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
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
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
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

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
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罷之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
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
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
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則此司
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
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
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
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
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
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
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
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

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言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順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弊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已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束約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

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説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録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工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

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
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弃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
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
蕭然則似危邦之漏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且今法令
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
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
何異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寘
長不亦難乎近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
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
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
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
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萬世豈可於
常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户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
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
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户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
以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

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
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
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
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
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
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抄乃知青苗不許抑
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
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
日議論已揺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手約束難持
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
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
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
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
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
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
一邦之食自足無專斗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
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户之外孰救其飢且
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
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
彼成此所得幾何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
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
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
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
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
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
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

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

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旨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之不一用人之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之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

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

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謹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

衆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寛大開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杜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虚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將遂散微苟欲用之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悦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説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説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説施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夭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滋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以明待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言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称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以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是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關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幹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有而名

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祖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細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謂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李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若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營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安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

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可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倖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聞焉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
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
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
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結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窮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横斂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憂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
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
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
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
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
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
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
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
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
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
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
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
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
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昔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
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

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寛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蹤跡無嫌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冀日後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隣之父老區區志願求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上歐陽内翰書　蘇軾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淳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内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之焉不宣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係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榱櫨椳楔楹杙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

河中李獻卿武安樂薆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遼
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惠
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
孟津李蔚眞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
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
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
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
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
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
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
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
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
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
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illegible]使[illegible]
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
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
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
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必
助閣下藹藹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
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
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
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
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閤下澂
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
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
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
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
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斂力之不勤學之四
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
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間居方冊中以古之聖
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
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
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
特立獨行於衆醉羣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
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
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
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從再至閣下之庭勢位
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
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
趨一拜之微意閣下且感之矣不鄙充勤[illegible]物過[illegible]
其不足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
跡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
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以當
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
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
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
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
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閤
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澂敢不以古賢人君
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閤下哉通年習俗日頹儒
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竈乞墦何所不至今
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斡其機丕變其俗若俾踈賤
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澂以
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

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閤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㵐雖不肖頗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閤下㵐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緣庭參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㵐再拜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適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即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屢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逆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爲之慮耶抑眞以擣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妝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喧童稚架蒲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罄某悚息待罪

文章類選卷之十五

文章類選卷之十六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万里一息何期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申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揚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怜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鎮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聒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
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
是方捧罌鶯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其舉踞據枕麴藉
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
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
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
豪侍側焉如蜾果蠃力果之與螟名蛉靈

出師頌　史孝山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
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
寔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
朔風變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
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
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
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
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
太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
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
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
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
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
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
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
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
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
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
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
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
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
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
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
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
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
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
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
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
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
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運籌
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
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區
逆遇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奥
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
迴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怡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窘
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
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
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素各既扼引師
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
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

東海克滅龍且余于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金
功惟德辭通絕楚彰越觀時弢迹匿光人具爾瞻翼
爾鷹揚威麥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
烈熊布耽耽其聏名冠彊楚鋒猶歇電覩幾蟬蛻税
悟主華面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
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
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
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
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
往踐厥宇大啟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
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
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丘景逸上蘭
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
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
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
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豨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
平城有謀潁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陽陵之勳
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

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
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
胡格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
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
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
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
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
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隨河辯
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音婆董叟謀我
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衰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撓擾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
識之妙紀信誑項軺以焦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
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
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
皇媼烏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
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
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剏宣其利鑒獻其
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
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姧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後復指期曾不逾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杲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河中府連理木頌　韓愈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
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
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
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
儀閔仁䘏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
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
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
理之柯同榮異壟之末吾儕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
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避無極
王余抑也奮肆㚷婾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
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求固俾
斯人兮不忘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
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
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
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
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
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
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
君父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
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
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宋太祖閱武便殿頌　呂祖謙

臣仰惟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洒掃華夷以
丕靈承上帝之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揀驍銳之士
咸集闕下罷其巽儒者命郡國蒐補其數焉四方之
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鬬集以程其能親
臨以作其氣所以摩厲之者甚至於三年廼屈鑾輅
御便殿而閱武陛戟百重彤庭如砥扛鼎翹關之雄
落鵰穿楊之技剽纓鳴劒之銳並效其能天容日表
不違咫尺視其勇怯以爲殿最賞春罰秋風動營壘

用能東征西伐顯有丕功一舉而平荆湖再舉而平
蜀漢三舉而平劉鋹四舉而平李煜兵鋒所向如雷
如霆如摧枯如破竹無不殄滅者蓋藝祖閱習之功
有以先之也嗚呼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
千里之外閱之於踐祚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
以啓佑列聖開拓炎宋丕丕之基者閱武之功居其
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沉幾也臣切述其事拜手
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野戰羣龍分割山河風氣不通皇矣藝祖
受天景命神武奮張六合厎定開乾闢坤厥惟初元
肆彼神指布於幅員尺籍伍符簡其剽銳造于王庭
肅較厥藝竿質虎皮力不勝兵是汰是斥練擇惟精
時其三年天臨廣殿曰熊曰羆賈勇自献陛廉九級
左城右平旌旗如植有聞無聲貝胄朱纓流星白羽
肅其戎容行行伍伍前壘揚業後貫戟技連袂逢蒙
比肩由基劍躍長虹弓翻蒲月怒氣回薄髮衝眦裂
静如磐石動如飄風出奇入正滅没無蹤帝臨軒陛
廼嘉廼奬積金至斗眎勞第賞執門之下交相激揚
雖怯必勇雖柔必强靈旗南指荆湖卿壁萬仞劍門
如入吾室俘囚劉鋹海波不興煜惟狂童覊以長繩
於赫王旅動而無敵揆厥本原繫閱習力藝祖聖武
同符禹湯混一書契于古存光藝祖聖謨真開鴻業
列聖閱武相望史牒豈無顯德其規未洪亦有驪山
其刑未公大哉斯舉百王之極小臣作頌颺之金石

青宮受寶頌　虞集

天曆二年六月己酉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臣等拜手
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
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肅巽謂之寻賢是皆人道之
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
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堅
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餘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
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
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
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内者也臣嘗讀周
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潜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
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讚上九曰
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
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
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
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爰命輯成天運日行
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
萬民徯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
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毋即安次于郊坰坰有豐草雨露既渥
芘坰于牧繁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
奉寶來趨維時范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屬
寶來自南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
浴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
子孫千億

駐驆頌　孛术魯翀

維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即位修明
世祖皇帝隆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忠

簡王之子拜住丞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憲弼
我世皇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勅詞臣即王所有范
陽釆地朔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銘既完十有
二月丞相承詔蕆事凡犒工勞衆郡邑無所擾饋賀
無所受天子遣使牲牢之饗秬鬯之禋數異禮隆不
一而止父老聚觀或至感泣明年春正月帝幸涿州
至碑所重瞳凝竚顧瞻有懐秋九月幸易州還丙午
帳殿碑垣之南駐輦御殿上顧丞相若曰汝祖考之
績之盛世載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
益懋世德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既旦太官饌已上
步自帳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歲壽從臣
以次進觴天顔和怡甚久廼去丞相諭䎗曰皇上眷
我祖考至此不刻以志則未有以稱汝其銘之䎗祗
栗奉命用敢叙曰

太祖皇帝開創大業忠宣王孔温窟哇太師魯國忠
武王木華黎佐佑神謨拓定疆宇繼世國王皆著大
功忠憲王孫國王世胄年十有八嶷然以鉅德大人
相世廟統六合舉百度底雍熙仁覆天下以垂大猷
以迪來哲皇上念垂統之艱難守成之不易懷往烈
慇股肱聖度淵深非一介臣能闚萬一敢即所聞見
以獻頌曰

赫赫聖明嗣大寶位祖武斯繩昭我皇制慨想先正
駪佐我家奄奠八紘帝業以肇昔我
太祖疆理萬國忠宣忠武功高輔翼雷雨方屯忠武
汛掃華夏之民國王蔭𥙿巍巍世皇幅員既同弼成
治隆忠憲之功奕奕忠憲虎變莫測年未及冠烜著
明烈端冕正笏不動色聲儁傑在職儒碩在廷何昧
不昭何墜不舉何絶不紹何遠不瞻三十年間再秉
鈞軸天極地蟠孰匪亭毒至元始終中外人心大耋
齠童締慕至今天日清明終古莫晦祐石廟廊宗社
永賴相國今誰忠憲胤嗣民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
克膺滋益光大一以至公熙我天載帝謂侍臣丞相
之賢家世所因其勅詞垣于忠憲勛大侈以文配永
河山以竦見聞涿鹿范陽王有釆食山川蒼蒼北拱
帝極蛟螭盤拏大鰲負之德音不斁神訶護之六龍
翺翔馭日霄漢再待郊坰目此銘篆淵鑑昭回駐驆
永懐郿清煙鑾以霽九垓從臣焜煌千乘萬騎能不
激昂以勵忠義世世奕契生此德門君臣道合豈徒
示恩忠憲來雲源源裔裔臣頌弦刋丕告無斁

文章類選卷之十六

贊類

贊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禮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伍員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一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贊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

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贊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贊揚雄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来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埶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東方朔畫贊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
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
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
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
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
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
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
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
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
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
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
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
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
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
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
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
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
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
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
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陵時遠蹈
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
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
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
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
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
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
孔明仿佛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
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
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遺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
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
二八外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
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
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
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
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
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
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
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
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
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
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
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
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
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
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
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

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
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
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
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
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
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
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
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
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
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
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
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
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
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
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
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
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
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
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
遜字伯言陳群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回乾軸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
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
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
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
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
顧哂連城知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
道歎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
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
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
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
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王生雖覯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
跡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
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
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
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

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霧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
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
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
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
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
久而可敬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
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
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
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
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
寔由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
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鶺鴒固慎名器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
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恒
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
放同賈屈洗洗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
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揖載味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昌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
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當收雨霽如再開闢蕩蕩焉
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
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臣濟於艱難感
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極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像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
佐天昭勳德也昔者舜以五人致理周以十乱反正
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
勳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
唐莒公劉瀹公之倫探元符達帝圖首戴神堯舉為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
已任諫若不及謇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
言也虞永興紀合羣儒旁求百代明脩王礼兆諧帝
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
孫趙公舉大義除元兇安宗廟定社稷以報我丕烈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臣牧也英衛受天勇智權武
佐聖藏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
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叢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
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
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
忠雲從之雄勇也其餘皆榱棟殊材黼黻異制傳諸
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
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愊小不遺退者
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
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振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
大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
此非盛歟昔陸機表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
尚或称之況乎遊聖代覩圖光目睨凌煙而頌聲不

作其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輙盡所蓄各爲讃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俾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扈自陷大逆敢没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通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隨天亡羣盜倡狂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烈光爲瓜翼胏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爪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維則佐高祖達太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元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慧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仗策千里來謁帝閽蜿蜿梁公賓懿賓聰實公賓馳羽義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胷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靡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擢出寘根鸞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袞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約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橋然自慶亦莫敢予侮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爲大國楨秉時恢能唐室大開故人相攜直上太階更爲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有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谷盡其志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戰其繩則直諤諤嶷嶷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晉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礼與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我嚴功伊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臣飭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爲天下父有子而賢爲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覯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等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群孽亂剛爭竊神器鳴業將墜公揭大義一臣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為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王之以王帝躬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黜非其由令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欽莒公王佐之村間運未開登晉龍基代萬姓請命為天為媒扳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占公元勲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含沓横擁其流巨靈勃然手擘太華決注東海功平造化粤我聖君將舉晉陽

帝命是将往極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光
當路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𨚗用奇制变大事
立决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
河势始豁赫矣渝公尚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群盗熾熒帝怒褒殺五星從太白煥照参
野将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
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傚壮士不死唐威載
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
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雷應鼓如截遠若剃
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
同氣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難何威明惠和策勇篤
智長駈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将萬古曷瞻鐵山嶤
嶤

李英公勣

横流莫極大乱莫舄英公傑出應運爲将尚楚楚覇
尚漢漢王天時人事随我所向長地縦蕤東據河洛
楚楚封豕来濟同悪豨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
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宂群穢殄滅
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邪金甲同光告成于王
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
掃雲黒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緑不見南牧島夷未庭
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
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褒服委他華髪皤皤終始三朝
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尚運俱行㧾帝元戎
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連龍節中分虎旅
啓行萬里秉氣一鼓劍揮雷庭旆巻風雨先馳咸陽
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權兵柄
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勲之盛

長孫邳公順徳

泰山未明雷欝出崖日觀赫開舒爲丹霞昔我太宗
賢傑潜屯帝出于震攔其盈門邳公炳焉賓様其間
功参造物謀協先天执殳前驅捧轂南轅以労以舊
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徳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
爲唐儒宗秉觀石渠始生古風秉精繹思假道書圃
駈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羲黄心聽尭舜語歸来帝側
献可替否帝告永興爲儒之倫開六籍三墳建樂
章礼宗先師是宗共廓辟雍辟雍沉沉天子所臨戒
叙武誦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鐵貂羗髳咸
誦德音羽林孙兒亦岳青衿洋洋聲教無遠不曁日
月所照皆成文字欝開古始掃蕩澆季賓我群儒成
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遅鄂公敬徳

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欝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内指麾無前
熊威虎力隠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徳之屯
手拔禍根掃除氣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
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山二順性保命
局㺅飲露静奏清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搶彼頹厦

嘗爲新秩路車玄衮開國有宋武德之碁群尊內盡
巍巍宋公肇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
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
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我敢彛境至大不容纖
塵雪山倚空氷壑照人耿介絶倫爲唐貞臣

張鄭公公謹

有偉鄭公佗佗而貞侁侁而仁寔太宗信臣有宋守
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
以疑以蓍爲先知是筮是咨鄭公嶷然排闥折蓍挽
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
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苦痛在
身天慄覩中哭不避衰君臣之間曼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駈義徒
舊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頂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欵
春日滿川流水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
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盈覘斷伏忠就禽萬國瞻漢
帝曰不通古之烈士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
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抉隋名教之英

高申公士廉

維岳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
仁孚人綸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
婚媾之中雲龍潛會逹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
弼文開泰過彼庸蜀蒋鍾涜李文翁之化若掃于地
申公攸祖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覘勃興儒雅
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尊吏
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鄭公開山

溫溫殷公初若懦夫餇印試吏褒衣爲儒大風驅雲
怒而之俱遭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旣闢厥功有赫
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
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掃銳氣盡來
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鷙轉山沒
遂作心膂是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氷裂禽若鷄羣
縱若鯨奔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偉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攀龍上天續翻鵬奚
積風乃舉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熊虎頓伏
鯨倒溟波鯨觀蹬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辭于城三朝
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玄

褒公虎臣先運而豫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
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柳宵屯
風謐霜凝嚴扃達晨天子之使駐軍軍門安衆秉威
此真將軍侁侁桓桓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群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尉虎爲鄰列境連城
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
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引忠歸誠豹变蟺伸金石之契
移爲忠臣弈弈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
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四皓贊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隆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
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

漢氏也噫周道絶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𡚁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鳴飛于冥時也天下大賢一人收繁苟幾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倭倭然俯定儲后權也馳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樂以安天下之器澤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躰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

贊曰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爲礼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息位是爭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illegible]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霹靂琴贊引　柳宗元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爾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龍馬圖贊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遂人畫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鳴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數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跳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太路遵兮世瘽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淪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

仁兮嘆兩般類孰足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孔北海贊　　蘇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曹操陰賊險很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譏公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屨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且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昨漢公使元德誅操無難也予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公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免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向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踏所取我書春秋與齊豹盜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有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二踈贊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承彌羲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進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伸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此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李端叔真贊　　蘇軾

顯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胷腹之撇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漢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盡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抑將遊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蘇東坡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墻上前論士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变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

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
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
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丕其一丘
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又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
亦一東坡非一亦東坡槁項黄馘觸時干戈其惡之
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
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
奪則与天地相終始

山谷自寫真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
乃謂之賢何也顏淵當首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
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息在深
藻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沉陸之屈懷迷
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又白
首不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爲若乃登山臨水喜見
於清揚豈似優孟爲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

警學贊　　朱熹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諸葛孔明畫像贊　　張南軒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伏羲復正卓然不合方卧南陽
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乎有事不昧者幾
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
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原象贊　　朱熹

太乙肇判陰降陽外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
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廼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
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内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
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
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
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弥意萬年未著常式

稽類贊　　朱熹

八卦之象説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説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

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復卦贊　朱熹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闢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敬贊一辭以詔無倦

心經贊　眞西山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寶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必廓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窓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虞集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廿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羣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荊王脩朔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像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玉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為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況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滅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照我後之人乃為録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官遺像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盤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冕不為輝光塵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

問符者也

王允中真贊　劉因

幽赤光鬚胡為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鬚鬢雖衰顏胡為而壯耶凛然横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視循然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靜脩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虖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絶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

王定國真贊　蘇軾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濫而老不枯也

文章類選卷之十七

文章類選卷之十八

銘類

燕然山銘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万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土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説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劍閣銘　張孟陽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之逆

道清斯順閉由往潟開由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剏盛鉄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赴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衡壓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

石闕銘　陸佐公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惎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鈎陳[illegible]百神[illegible]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遑山渠洄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煨炭之徒守以藩籬戰同枯朽輦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歷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賢之度不信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收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偃秩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掾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敬躋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使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輿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觀變礪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磐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

懸法無閟蔵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廢雙起偉我偃蹇壯矣巍巍剪映重疊上連翠微
布教方顧淡日枌輝懸書有附委篋知婦鬱崖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
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轍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祚我華觀永配無彊

文塚銘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
也蛻愚而不鈍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
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
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
天下將以文為聘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
月星辰文乎析常昆虫鳥獸文乎彛器徐方之土文
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旗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
工婦人雕磐涂漆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
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
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昔不敢嘆不敢吹
不敢嗟不敢欣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
如臨上帝故有發如星光如虹氣如鼓宮之水又有
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蔜燎之色則有如春陽如
華川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
為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升觀之而必蹈散之泛浮以為道演之
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矣文之使
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
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鮮
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
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豎之同人豎筮者曰嗚于地
中般般隆隆七日而復復宗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
召龜而合將聽龔吉卜於火如黍兆惟曰不吉卜於
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閼閼土
協吉景景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晉之兆乎
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矣將不崩不竭為滋
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
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遠化
為虛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
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為樂為土鼓為缶
將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
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瘞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
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
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埋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
滴為醴泉以味乎詔[illegible]慎無構為城社以狝鼠憑妖
慎無孳為良材以雕琢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
見藝鳴吁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蠙使之飲泉
既而他年遊塊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
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坊在耳目而來歸兮奄
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詟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
麟見吳文其無祟乎嗟非珠玉飲無裙襦後世詩礼
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蓁莽之野大塊之丘
昔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蛻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新修刻漏銘　陸佐公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晉盈縮之度無
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徽宮戒井守以水
火分故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

無紀衡宏載傳呼之齗較而未詳霍融欲分至之差
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吾
度遺篇承天無實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
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
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行不
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
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
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
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昔乖於開箭異錯銖爰命日
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十地四參
以天一建武遺靈成和餘軌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
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神造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
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
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
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疏密永世貽
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
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
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樞席事百巾机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
哉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
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衡銷亡
遷遯水火爭倒衣裳擊刁鈄火叢木乖方爰究爰度
皆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比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聃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履薄非兢臨深罔戰從受靡愆登降弗爽唯精唯一
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
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瘞硯銘 韓愈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
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
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
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
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柳宗元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
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嘬宿而死興號呼撫臆
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沿凷成墳於其左作小廬蒙以苫
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踴晝夜號天孝誠幽達神為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
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
而克致斯事謹案與亡廢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
所導生與耨耒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
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
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
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
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
默禱隱冥引刃自割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
惟昔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昊捧土濡涕
頓首成墳拊膺腐眥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啁
啾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穎顯李氏矣與之倫哀嗟道路泗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歎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有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塗山銘　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函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万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懷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進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著定混區俾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井銘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罋綆負江水莫克井歛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咸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垍其利悠久其掘者浮圖[illegible][illegible]牙將米景監者將晏凡用罰布六千二百役庸三十六大木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竭惠我後之人噫嗜甘似于政其來日新

武岡銘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適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万視公之令如風雷愁號呻吟喜有欣訴投刃頓伏頸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爭生婚嫁來于潭戍致天延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光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益兵三倍爲沓頑臣敢于大邦文儒中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嘯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李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
泊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持
不迹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
類以示我子孫弥億万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
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嶞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
彼𢡟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克迩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閭
公示之門我思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
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蚩蚩由公而仁我始冤酹
由公而親山吠澤獸輸賦于都佝允刋木室我炯旗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想公功
陟于大邦遠我去我誰嗣其良有允之舟有犀之韻
既曰余固公不可路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
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苔痕上（空）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
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閲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
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傳巖銘　呂溫

昔商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爲瑞
王在于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寔得於此曾不待歎
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介之衣被公袞之服授受之
際君不疑臣不懟大哉逸乎商之所以興也君非武
丁之心周乎天地傅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會訢合
如此其易嗚呼見賢非難知之爲難知之非難用之
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爲心歆無前
宗之事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能夢得契畫入其廬
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況亂亂之中乎恍惚之際
乎銘曰
赫赫湯德如日不威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
世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傅說說始胥靡武丁即祚
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顯赫有無之間
邂逅相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契如舊君臣
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傳岩
脫鱗鵬升作霖昔和奮楫川澄金在吾礪木從繩
君何言哉枝道中興[illegible]勳業所徵舜禹階阿衡要湯
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取惟艱哉何沾事中天授神闕
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聖通高宗得說
乃在恍惚揭銘鑄光万古不沒

秦坑銘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
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
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
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恣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
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
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歲而不改者其天
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

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祿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旹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旹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旹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漢鼎銘　蘇軾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旹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之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万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洗玉池銘　蘇軾

世忽不傚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道墜婦覬嘗瓚盜竊黑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旹父吊古啜泣道逢王人解驂推食劍璏誠珌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蹔旹節沐浴以章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旹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和仲父銘之維以咏德

崆峒山銘　王元之

軒轅氏之為聖也天下肯麗足履者皆知之況適協

巨賢乎然則枉万乘之禍不自爲尊也降匹夫之室不自爲辱也陟千巖之險不自爲勞也所以然者下風問道而已哉故放勲法之以師許由重華繼之以諫善卷文命宗之以尊子高凡數帝者天下非不理也諸侯非不賓也兆民非不安也陰陽非不和也祥瑞非不至也所以孜孜于一山翁林叟者何哉蓋恐後世失尊賢好問之道爾聖人之用心也其有旨乎洎去帝及王厥道漸衰君以尊爲極臣以賤爲隔極則以下問爲恥隔則以上達爲忌尊賤之不通上下之不安厥有萌矣然亦有審象于傳者謂之聖獵賢于渭者謂之明吐握于朝者謂之勤雖去道愈遠亦庶幾乎及王化下衰伯國孔熾狗良之家起逐客之譏作高祖一沛公也見奉春君箕踞而坐霍光一將軍也使蕭望之挾特而入遂使賢者抱道以思退不肖者忍恥而求進至有剸瓔其唇吻詭怪其容儀嚅嚅于閽寺之前趑趄于廊廡之下朝佞夕媚殺白而不知其已者又何屑屑哉夫如是則抱帝王之道蘊經綸之材者老死空谷寂寞無聞未嘗降一尺之書飛一介之使別肯屈万乘而顧匹夫者哉斯後代未後于古也可痛惜哉是故首陽二老佐帝者也恥于王也乃去周而株薇商山四皓佐王者也恥于霸也乃去秦而茹芝豈無意于君邪無意于民邪蓋尊賤不通上下不交之致也嗚呼不自尊者取万世之尊也自尊者取一旹之尊也君天下者得無思邪某讀軒轅之紀嘉崆峒之請爰德垂誡乃賡作歌其辭曰

崆峒之叟心豈聖兮軒轅聖也不自聖哉崆峒之叟目豈明兮軒轅明也不自明哉崆峒之叟耳豈聰兮軒轅聰也不自聰哉寂寞巖隈執爲來哉吁嗟後君得無鑒哉

王氣臺銘　　王元之

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惡苟理合天道無休降禎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爲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而反災祥不爲難矣烏有築高臺厭王氣升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觜長距雞鬪六國而擅場復以鉤爪鋸牙虎噬万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歛蚕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成五嶺築阿房驅閭引之蓄盡付回祿藏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太半之賦則黥首豆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柳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兩體六國嗷嗷上訴求主天科使民息肩于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氣于是祖龍巡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祈之于天天厭秦也授之于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何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遜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後万民之業薄賦歛省傜役銷戈鎔兵擯讒誅高斯之暴政脩唐虞之墜典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銷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某遊豐沛閒觀臺之舊址思古懷覧悵然有懷泥輪濡毫遂爲銘曰

臺之築兮救秦之衰救之不得爲漢之基氣之厭兮應漢之昌厭之不得速秦之亡秦之厭漢甘惟一身漢之厭秦乃有萬民高臺巍巍王氣氤氳秦政已矣漢德惟新怏怏前古茫茫後塵故國無沒荒基草春行人環睇惻愴斯文

西銘　　張横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橫渠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魯壁銘　王元之

在天成象璧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煥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皋夔稷契伊呂之功著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泯歇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義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皋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攻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其遠乎嗚呼金有籯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守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復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坑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塗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載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忽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克己銘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欲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虛舟銘　真德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汎汎長川縱其所之云誰刺船
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讎德人天游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物自春𩆜洒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凝
豈曰子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戈矛動與物敵㾱翁有言
吾誰竦親子今自名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
往安子行萬變勿動

顏樂亭銘　程顥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
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洛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
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至樂齋銘　晦庵

沖吟北窓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
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子語無味乃然
是有味者乃酒乃醰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
乃繳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惜式鈎且深

省庵銘　誠齋

人無鑑銅當鑑以身人無鑑身當鑑以心一善之萌
鬼神知之非鬼神之知吾心已知一不善之作海既
亦覺非海既之覺吾心已作知之斯行吾心吾朋怍
之斯絕吾心吾鉞孰鉞孰朋省則勇而朋亡鉞喪省
則徙而以省攻昧維聖作對以味翳省廼埴覿井条
省以日吾省以昔參省以三吾省千之維聖無過維
賢寡過欲寡未能吾其敢惰

學古齋銘　晦庵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曰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敬恕齋銘　晦庵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小無大罔沓怨恫
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求放心齋銘　晦庵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万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藏書閣書廚銘　晦庵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
匪金厥籯含英咀華百世其承

蘇氏藏書室銘　袁絅

六學潟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
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致行傳謂默足以通紀其知

閑敬焉執持道焉執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極剖决蘊
章經緯有程靈根湛盧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
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蹟仰止元聖學海彌溢

安氏尊經堂銘　　　　　李术魯翀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微惕子其銘之於在古昔
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曁蒼姬氏四術廼崇
詩書禮樂順古範鎔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抹之
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蓍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
二禪三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
刑於詠歌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霸
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其用不窮大禮大樂
升降汙隆宇宙有經終古莫忒民無能名功載人極
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究紩相與捂之曾子思孟
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
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民衷恒世以儒名味道之醇
服義之精百氏詖聞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
至小無內至大無外晦不加顯不加泰風雨震凌
懌懌是屋六籍鳳峙噂匪雌伏安父之嗣倜叔季穉
子韶孫繩繩繼繼豈徒藏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斯
務勤之其徒之賢蘇伯脩甫將以所聞往相告語多
岐亡羊克敬克念無或怠墮請以勉鑑

瓶城齋銘　　　　　閻復

利欲之兵或蘖吾城躁厲之揉或蕟吾瓶墨其守不
若脩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篤聖賢之詠鈐若然
則城何懼於脫爲瓶何恙乎建瓴哉

訥齋銘　　　　　吳澂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
斂於什近仁者歟是爲君子儒非小人儒

箴類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
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
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
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
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
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
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
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
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
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
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
子所雠結恩而絶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
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昬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
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
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
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
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
如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
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
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
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
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
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
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
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
不言而代序万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
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
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
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 六首　李德裕

唐李德裕傳敬宗立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
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
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
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切惟念
故自先聖偏倚寵私：能竭忠是負靈鑒云
云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
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

宵衣箴

諷視朝希晚也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
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乃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
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諷服御非法也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
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
非此勿服惟辟為難

罷獻箴

諷斂求怪珍也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蠻輅徐駈屬用千里厥後令王
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
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諷侮棄忠言也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湎
叅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不從
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諷任羣小也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聽隱不能蔽明漢之孝昭
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
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諷偽游輕出也

天子之尊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献殆斯可戒懼

五箴 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誡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迂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慼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知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師友箴　柳宗元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四箴　程頤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后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礼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彞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来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端拱箴　王元之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籙為君實難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驕惟開泰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誡箴誡惟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祸君或好諫臣何不忠臣或盡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惟民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体餒不充腹是以聖人所寳惟穀無侈輿衛無奢宫宇當念貧民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錐御服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饍郁郁有粱有肉一食之用千夫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竭須知府庫聚民膏血勿謂强兵征伐不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刑賞雖由已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或濫虧損天鑒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閹官執巾沃盥干議政事于何不亂豎刁易牙所以敗其國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已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番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邊塵禦之以道踈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謂仁政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齔官惠子無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禋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政体用傷罔或弛紊國經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城息慮乎清净之場斯則妙有蚩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乎覆車在眼庸庸祇祇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調息箴　晦庵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旹随處容與猗移静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翕如百蟲蟄氤氲闢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勿齋箴　真德秀

天命之性得之昔人人之本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為物役耳狥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人欲紛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礼以為準惟礼是繇
匪礼勿徇曰礼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
孰範其馳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万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鏑飆馳孰敢奸命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留内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酪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万善自出念玆在玆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真德秀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盖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原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弃
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虚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忌氏繼之命曰思誠更两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恃而求之實近非遠

心箴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
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敬齋箴　晦庵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絅齋箴　鄧文原

元坦使君以絅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作
箴曰
維古哲人德美内植揚休弗矜及躬愈密在易坤厚
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衒鬻
碎諸裼襲身章之則彼夸眺者内視歉如悪從流僞
以眩聾愚鼓鍾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入斯弃
翳南郭子尚絅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愼獨箴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萌
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曰愼獨
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挐
厥心則昏於乎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文章類選卷之十九

解類

解嘲（并序）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先歷）人之珪儋（都甘）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徒可）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子恭）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徒結）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普回）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去）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潘）禺（音愚）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製以鑕鈇（方無）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禮）存而越霸五羖（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之）摺（力）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巨禁）吟（疑）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竹栗）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illegible]閑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女加）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烏典）蜓（徒典）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者也折脅拉髂（口亞）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氏）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魚檢）頤折頞（於）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

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
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
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
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
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
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
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
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
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
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廣陵散解　韓皐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
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
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
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
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
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
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
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
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
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
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旨盡在
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
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
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一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
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交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曾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音盲細木爲桷欂音薄櫨侏儒椳音隈闑魚列扂亭點楔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音迂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弋爲楹而訾音紫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卦名解　王安石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恒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説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剥剥者消爛之名也剥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遯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夷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

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噬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無妄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順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辭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復讎解

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男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原類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宫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
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
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
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
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
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
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
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
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
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
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
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
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
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

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声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声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声與形者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声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毁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教　王安石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

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頼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歴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盗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文章類選卷之十九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

論諫類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脉著土也）土（覛視）陽癉（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古銜反）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富辰諫以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人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鄭伯

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
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
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
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
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
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
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
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
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
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
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
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
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
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
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
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
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
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
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
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
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
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
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石碏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
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屠蒯諫晉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于冡

臧文仲諫卑邾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
縣諸魚門

晏子諫誅祝史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内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鮑文子諫伐魯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
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
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
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
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
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
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

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子胥諫伐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埋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絶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

封事類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元光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結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

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illegible]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切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再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令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

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勍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大雨水溢封事　岑文本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毀宮寺十九太宗令百官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彫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不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己酉擬上封事　　朱熹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　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切有懼焉者誠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孱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疏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　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

以絶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体統
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飭府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
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　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
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輙取
事爲之説而昧死以献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
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
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
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
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
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
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
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遊衍馳駆土
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
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
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
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
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
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変乎然所謂學則又
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変以極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践其實者學之正也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
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
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
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
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
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
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
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
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
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
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
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体於上妾接承於下
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徳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
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
門之内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
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
心脩身動由礼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
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
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
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黒故賈誼之言曰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
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
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
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薫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
踈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
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薫陶之助所
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

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薫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礼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撿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本朝大儒程頤在　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　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　紹聖　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誅敗國妨德乱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宮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傑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絶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寵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後令尔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　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絶神奸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瀆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灾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禄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眞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

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乱亡者何可勝数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𢭏以秉礼執法而絶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乱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礼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方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朱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数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循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礼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刑修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盗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豊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体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体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長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体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

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体日亂國勢日
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
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
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
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
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
彼得以盡其猷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
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
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
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
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
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
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
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明英武

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
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
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其八

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
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
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
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
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下
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
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
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
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
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

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
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
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礼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
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
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
然不知名節行撿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
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
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
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
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
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
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
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

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
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少知治体是豈可不
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其九

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
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
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斂必將
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
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
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
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
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

日乂民力已殫而聞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
是致户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
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
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惟務自寛已
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
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
巧作名色寅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
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内自京師
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多浮費亦
豈無可省者切計若能還内帑之入於版曹
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
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
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
大爲分别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
而民力之寛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体至大
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尽今亦未暇尽
爲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
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壬午應詔封事　朱熹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臣朱熹謹昧死
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
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内無事乃
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
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
歷爰初踐祚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
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虚日其規模固已宏遠
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
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
下幸甚臣切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爲無人
忠言嘉謨崇論谹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
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區
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
承以爲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
已耶抑真欲博尽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
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
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
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
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切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
十年不迩声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
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
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係群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
深慈以至於膺受付托奄有万方者其必有以致之
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
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
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内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
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
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
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屛伏閭閻十
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内
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
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嘿默終不爲陛下一言則又非
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此亦
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
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

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耻未除戎虜之奸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乱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冑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切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切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悉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

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乱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

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奥而難知也然其計所
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説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
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
是説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
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
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
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
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衆則我之所大
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
臣切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
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
一利何若而必爲之夫復讎討賊自强爲善之説見
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
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
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臣以
有講和之説故也此説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
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
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强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
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
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
也故今日講和之説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
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
不能悉其心力以聽其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
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
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
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
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
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
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之弱之謂也適
所以使之窺見我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
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後一日如前
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
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
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
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
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
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
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
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
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
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
之中是以陵前覆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
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
縱横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
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
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
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
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
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
之甚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
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没而豈可使
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
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
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
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强不較明矣
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賚

而所得者未必堅也何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
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万有一而出於少不
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
無忘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
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
不肖切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
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
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
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
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頗失所望臣愚不能識
其何説而切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
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戰我所以應
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
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体是乃未攻

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
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
追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
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
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絶約任賢
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
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
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
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
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
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
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
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
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

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戚
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
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
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
之監司奸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
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
狀而斥去之矣將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
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之休其事之病為民之
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
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
似亦有意乎此矣蓋目前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
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
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
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体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

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
責明治体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舉所知布
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
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
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
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
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知而知郡守得其人
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
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
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矣
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
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
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
示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

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叢流逋銷
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
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愚天下
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
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
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
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
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
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
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
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
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
其不然今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
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蔡勞儉苦憂勤過甚

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
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
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
可期也又況旱蝗之灾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
誼未遐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切
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
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
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灾異而脩德以致中興
也是宜於此三術婁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
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恥此愚臣所慮獨患議
者未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
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咈親志臣
切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
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

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
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
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屣脫萬乘而不以
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
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
讎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
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
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
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
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
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
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
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
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

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典垂
萬世法而況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
更之也非責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
損益顧義理如何耳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
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
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切聞之
上流督帥物望素輕縱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戎兵
江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
愚智之所同慮臣雖鄙闇亦切疑之况今秋氣已高
虜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
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噏俯仰
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
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群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
末第獲叨寸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

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

疏類

請立梁王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新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濉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

事富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

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王察焉上嘉納之

諫昌邑王疏　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湊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
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
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
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
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
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
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
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
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
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
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上救陳湯疏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愠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
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
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
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
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
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

舉薛宣疏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
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
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
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説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論梁王淫亂疏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十漸疏　魏徵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正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正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正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寔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正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在正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發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正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

七漸也在正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正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諍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正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便別驅任市物鐵屬於塵道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

議揚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不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於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夷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牀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

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illegible]貢士不稱行實冑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其謬哉秪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招慰拓拔疏　李大亮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illegible]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illegible]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illegible]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靈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羇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縻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匈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平高昌疏　褚遂良

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學昌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也

諫軍旅宮室疏　充容徐氏

貞觀已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

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行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宮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爲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頤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圖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推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畋獵疏　　虞世南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也

陳時政疏　　馬周

臣歷覩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尔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多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

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一

策類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先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武帝問賢良策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昚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宜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四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北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
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
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
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
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
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
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
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
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屮上
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
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
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
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
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
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
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
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
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
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
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
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
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
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
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
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
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
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
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
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下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得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對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

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與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放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治安策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且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
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
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王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
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廑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
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
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
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
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
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
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
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
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
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
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
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

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綵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

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孼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

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

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諰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審勢策　蘇明允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之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夕而善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

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亦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　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係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天

與新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而不敢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可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

任德不任刑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于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伯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君術策

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矣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好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有好爲名高者臨財而推之以讓其親見位而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拳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逡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

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忌也有所相忌而不爲少避之則奮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以折之也素畏則無以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御天下之奸雄蓋臣聞天下之奸雄其爲心也甚深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之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顧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日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毋暇及我妙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奸與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妙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illegible]

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媿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臣事策

蘇轍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蠹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旦晝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我其用令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圖富而

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奸臣切觀當令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目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令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令之武臣其子孫之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厲法禁策　蘇軾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惟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令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令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隄防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待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

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曆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已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策

蘇軾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謹爵賞惜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一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愛惜謹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旣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

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以不
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
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
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
必不可信則人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
也

決壅蔽策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
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
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
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
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
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
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
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
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
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
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
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
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
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
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
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擧天下一毫之事
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
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舞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擧天下惟法
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
者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
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
而不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
而不行也昔威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
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
擧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
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
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
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
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
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
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
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
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
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
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
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
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
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也故
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
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
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
者不可勝數也故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
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
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
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擧矣天子求治之
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
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

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蘊蔽决矣

崇教化策　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際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潛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遜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誘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事已當復爾業亦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腕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之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教戰守策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

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省費用策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

資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盡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歳歳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其費用之多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而無飢也歳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歳之入纔足以爲一歳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謫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以為窮忠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歳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盡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歳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徒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illegible]間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蓄材用策

蘇軾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頼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蚓蚖之所蟠豺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區之二虜聚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以衰其詞未嘗以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内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它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召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弃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募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從而廢之令之論者以謂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廬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豪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顔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倡勇敢策

蘇軾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

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
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
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
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
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
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
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
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
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持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
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
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
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
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
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
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
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illegible]情
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
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
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
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
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地之
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
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
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
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
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
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
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
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
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
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
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
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
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文章策　陳君舉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
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
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
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
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
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
爲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
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
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
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
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
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於小夫賤隸非止於
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
而其辭其義粹焉一執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
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
厝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
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俗之日漓人才之日
乏之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
辨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

不愿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淺之文揚雄其尤差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謂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帙是自獻而先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陳君舉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避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數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

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乏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則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没則未得以爲伯則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人

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令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其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艱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令之官應令之人廢令之法娱令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收民心策　陳君舉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

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卹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人不以爲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爲德何也媒之而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叚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求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機也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觖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觖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

毛詩序詩者須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淡其心亦有
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
者尚自淺也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
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乎雲漢之旱宣王之惻
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
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
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
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
災吾則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
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
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
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
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
之歸心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
德天地之雨露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
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今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
圖未盡復也
主上踐祚以來江浙之間飢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
民病也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減租之詔遣振飢
之使却免錢之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王中
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於鄒魯之鬨有司死焉而莫
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發之報而不可以尤民至
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非先王之政
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無政
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
反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
喜以鄒之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末矣愚故因鄒之
災賀今日之所必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　君大之

治原策

呂伯恭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救斯世君子許其
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憂世之士
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
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
堅而守者終渝未達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
可邪漢之文帝寓內晏阜煙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
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
者二長太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儷也意者
危言駭世姑一快胷中之憤邪長沙之歸歷變履險
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殆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
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
如是之資得如是之時顧乃湛於早陌安於小成愛
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冀其一悟爾雖然誼誠愛君
也誠望治也開導扶掖豈無其術何至遽攘臂以扔
之邪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衆矣四躰伸縮寧
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
嬉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
於誼稽其猷告自原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
末也伯益論來四夷而儆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而
首以謹德而仲尼為魯慮亦緩顓臾而急蕭墻聖賢
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
後者內治於為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
專土桀驁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廷公卿
玩細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
其原遽欲斧其髀而縶其頸則疎矣天下之患懦者
常欲一切不為銳者常欲一切亟為甲兵朽斧鉞鈍
養癰護疽偷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偏

歸國家是滔滔者既不可勝誅號為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已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舉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也誼與漢廷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畧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際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匈奴為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悍高令令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瞎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慢朝之惡不敢肆也令攬其躁或沉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尚得為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均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驕足而覩其聽一則歷心而俟其言孰可同日而語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重崇之舊德宿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後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貿則有券君臣聚精會神之際而肯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闔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懷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下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傅說旦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躐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邪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訴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識如甲胄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恭而繩聯亦非纖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傅說自命然天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睠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於史元宗渝其約不待他日方崇秉國政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為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亂雜之約曷為而許閻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尔高力士揚思勗名出宮壼嚴騃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冊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為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況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及用不怍不慍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為帝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侈心邪念闕政姧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基群情衆論隱匿壅閼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砭壁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尔吾何為預之哉氣雖氣激辭憤闗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

後為唐中層嘉之屬規儆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
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它未
即見惟於陳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
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傾許是君德已
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傾許言者之
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叶
於中文帝獨不可自智而為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
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
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語也
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念至唐德宗而始有
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
而非天芽甲根荄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
主之善乎小夫寠人借隙光以自飾切勺水以自多
要不出範圍之内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衒哉

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鬪
巷儕輩互相尊操者何其小也若文帝之世此論已
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鵩而已哉史称姚崇善應
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
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韋太
平之難肇發大位雋進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
所慮漸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庭臣碩輔政當厲
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
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其間
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献諫
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也崇
矯誣上天一旦破其扃鐍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
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侈者實崇也
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

未流氿濫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
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之說
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兢
業祇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
大原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詖之私
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以語
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識者
方譏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
法列于古訓雜然而識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
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
使益加姍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已
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尽
詘坐於朝議於堂行於邉皆便捷輕銳知變而不泥
文者也其效令可睹已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

滯遂槩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
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舉天下之桀萃天下之所
貴而集有之雖悍強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循者以
君臣之典叙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令惡肩
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万目睽睽見利
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弊唇腐本為
誰計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
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
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
一也　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詡典
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
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切有所疑焉幸因[illegible]
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illegible]
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illegible]

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不
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
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
改者决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覼縷千百疏而不
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
自既已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效
雖恥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
軍政未核覆按謳崇爲漢唐憂者尚十居其五六焉
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齊
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模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
也如使約三章之明威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即墨之
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衡决人誰信之哉令日大
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
思除一弊事是一弊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小人
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万官億醜之衆博覧遠馭焉
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爲徧乎所遺
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豨歔摧挈訏擇未已而惶惑
繼之激昂未已而懈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覬繼之
向若凖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
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
十年尚勤蘊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
元之説也誠諸神爲治之大原提其統据其會則出
治者無一出一入之素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
移矣講大原之所在憫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illegible]
等而議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二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三

檄文類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
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

忠死亡之罪譲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門河為固

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鮮不轢矣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消）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勖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物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鷇（口角）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淵）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亡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盛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

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户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

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横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横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吕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合鳥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内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

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内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説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没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

名海内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彦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户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没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窄雨絶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没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鷄子鵊決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蛇在手

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䇢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如律令

檄蜀文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窺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氐羌方国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覩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国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国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耶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弃仁義忠信於中国者即爲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專倨不王弃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国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狀類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愈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

祿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
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
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
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
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
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
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
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
者分將委棄汨塗老死草野今胃中之氣勃勃然復
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
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
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
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
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
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
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
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
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
獻於左右焉謹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韓愈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
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
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
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
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
徵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
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
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
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
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
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
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
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
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復讎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
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
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
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
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金鑄

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
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
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
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
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
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
伏聽勅旨謹奏

擧馬摠自代狀　韓愈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擧
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
間盗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
寛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
謹錄奏聞謹奏

爲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柳宗元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
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
雲上瑞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
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
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
而再至徵諸古諜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
冊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陸贄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摠有四
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
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
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
計之司當今切務須銜制點吏不可斯須闕人待
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細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
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
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
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
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
於此希顔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
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
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
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
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
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
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急則生患
寛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
動踈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宜獨有識深鄙
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致
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泱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黜負屬不忝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
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
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陸贄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
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
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敕慍
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靡然相
賀懲忿釋怨欣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

於絕岸收摋蕩於𢷬流殄寇清都不失萬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蒸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癈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憂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捲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猒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遠曆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又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

違於匡輔之義洊嫌止貽於身患遠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則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
昌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進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
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愼之鞀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
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
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賓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
愆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又時運方屯物情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
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
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
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惟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
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
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
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
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
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
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
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嘗聞理之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
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愼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
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
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爍已甚禍災已成雖欲
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
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
愼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愼也業業危也幾
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
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愼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
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
杜其漸而愼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
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
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
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
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顧極於尊榮愛則

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
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雖復言者禮
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
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
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成其君是則輔弼之
任臣欲俾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
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
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
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
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
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後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
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
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
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
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
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
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
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
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
微誠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陸贄

右重審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
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
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
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
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
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為允孳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
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
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
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
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
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
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
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
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
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

焚衆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
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
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黙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
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
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
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
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
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
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
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
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
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章珍幣所歸不領度支
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
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
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動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
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
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
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
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
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
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
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
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
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
多廉賈不處溺近遺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
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論叙遷幸之由狀　陸贄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
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
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
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
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
閒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
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
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
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
越禮闕令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
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
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
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曰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
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
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
於箠撻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
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
溥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師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
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
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
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怨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
懼興發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闤闠不寧
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
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
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
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
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若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
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
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
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
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
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久著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宜止盪滌祅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陸贄

右欽溆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漠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遺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猶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寵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猒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寖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輙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

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
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鎭撫戎狄之術焉是以
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
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
也其惠化則悦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天業
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衞
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
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
微雖府衞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禄山竊倒持之柄乘
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
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illegible]以諸牧有馬每州
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
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
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犬
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
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
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
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郤
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
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
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
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
業今則勢可危懼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
臣末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
禁衞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
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
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
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
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螫舉國來寇
志吞岐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
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
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
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
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
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
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
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
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
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
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
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
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
間耳何可不畏而堅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
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
臣梁崇義田悦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
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
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
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
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
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
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
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
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
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

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
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
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
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
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
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
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
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
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
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
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
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
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
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
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
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藉於營
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
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
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
柄議制置則彊榦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
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
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
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
過聽愚計使李晟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光徒勢
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
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
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

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
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
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
搉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比類一切停罷則冀已
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
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
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陸贄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
凶黨攻逼襄城鄉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
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謬組昇朝
薦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
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
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禁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閑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
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
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

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
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詔不黙輙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
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黷武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
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咸有滂遭詿誤内蓄危疑
蒼黄失圖勢不得止亦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惡
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葢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
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終
化若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虚言假使四五兇渠
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
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
不過蹴踘距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
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
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
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歳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
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咨肉揰骨呻吟里閭送
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
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
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
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爲
過爲聽度輙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
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
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
若謂臣此說葢虚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
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悦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
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
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
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拔窮巢元
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
也田悦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
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
而大軍遂駐遣孽復安其後䛕運日增師徒日益于
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
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
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
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鋭而今者挫然而勢
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
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
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
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
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
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
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慜惜
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
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内爲之行費居送可

疲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揺不寧事變難
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
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
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
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
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
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
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
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
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
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
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
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
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
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由悦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决皆受田悦誘陷遂爲倡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
不附進退遑惑内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遂又退歸
巣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
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兊徒互
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
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
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
之資意殊無猒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
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
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
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匱
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

瞻遂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
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
爲繼援累勑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
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
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
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
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
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
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
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
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
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
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
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遷留不進乃請
益師於是選神策鋭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
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
幾逾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
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
獨田悦寳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
之田悦寳臣皆蓄鋭養謀剗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
悦喪敗寳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
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
勝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悦朱
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悦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眞
馬燧足得覩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

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從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
貰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陸贄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
海内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
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
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
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
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
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
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
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
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
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攉
之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虧威嚴言且
保險[illegible]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illegible][illegible]望而[illegible]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
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固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無忌不服令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
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
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
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illegible]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
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
上下否隔於其際真爲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
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
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
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
淬鋒潰疵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
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懔懔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
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
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
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顔
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
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玄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
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
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
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
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
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
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
非遙謹奏

議學校貢舉狀　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
狀奏准勑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聞
奏者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

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
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
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
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
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
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
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
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
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
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
有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
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
訟聽于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
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
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
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
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
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數者而短長之議
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
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
兼採譽望而去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
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
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
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
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

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
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
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
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
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
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
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
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
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
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
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
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
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
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
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
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
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
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
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貨賂公行權要
請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
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舉人多出三
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矣曉義者又皆去以爲
明經矣其餘皆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
施之有政能否無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
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
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
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

欲登俊良黜庸回捴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臣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弗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毁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然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　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論時政狀　蘇軾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録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以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責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

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爲獻謀而充獲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以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耳豈特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諫買浙燈狀　蘇軾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狀奏右臣猥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是以臣等見同列臣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千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遊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親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

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其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買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令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謹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歛之意或形於民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唯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一千匹德裕上疏極論

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者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然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建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勸以姑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是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

同降配遷徙准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能飛騰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害也今用事者又欲漸銷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翕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卒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愁而庾純任愷戮力

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鎖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入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恩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累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饕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在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

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與賊輩覬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汜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盗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一十五疋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録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盗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虚誕之説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羣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纔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

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衽而長嘆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古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内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内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措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聚歛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歉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厚歛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

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爲甚也夫財者上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盡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巳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巳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巳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巳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亦木病巳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尊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後之擢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焉喪家之禍君父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况阿合焉事致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巳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兹待罪而已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三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四

詔類

尊太上皇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鋭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疑獄詔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封爵之誓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又

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三月詔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爲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封功臣詔

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十斤

不受獻詔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除肉刑詔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漢武帝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求賢詔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勸農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觀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
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

議省刑法詔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郎議省刑法

報馮異詔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
懼意

賜東平國傅手詔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
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
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

沈文季加侍中詔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
軍將軍文季業宇花正鑒識通允秉茲恭恪誠著匪
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圻殫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
加寔爲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遂施行

建國號詔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
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
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渉造
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
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
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循百姓見聞之狃
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
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
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
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
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
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
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
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即位詔　王鶚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
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
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
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
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
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冲人渡
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
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驛馳歸日前之
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
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
不謀而同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
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
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
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
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
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

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繼承平未易遷就而飢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親祀南郊赦　　虞集

朕膺昊天之成命承祖宗之貽謀祗纘丕基于今三載撫萬幾之統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嚴報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衮冕致明禋于南郊尊我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作解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永言配命克有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寧之福

制類

授崔翬右僕射兼太常卿制　　李虞仲

勅僕射貳令之職也奉常正卿之選也假中臺之極稱冠列寺之崇秩無此兼命必資重賢前判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崔翬道合時中識通政本含五行之秀氣為一代之偉人文學致名公忠莅職清貞不撓方康自持曩昇台階助我憲祖實著贊時之績用存經國之規周旋累朝揚歷大位出作垣瀚入標羽儀風雨有不已之鳴雪霜無可變之色秉是全德開闡異詞乃者輟自夏卿授之戎閫統荊衡之巨鎮嗣羊杜之前聲政推洽平理在徵復禮樂之器予心所難冀流合雅之音將考依經之制慎簡斯久僉諧乃俞俾迴軍旅之謀式暢人祇之職伯夷官業佇乃脩明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常卿散官勲封如故

授李曄宗正卿制　　賈至

門下前弘農太守李曄體正心和操端行潔或政能茂異所涖必聞或忠孝兼全避推勤讓咸推公議多負卿才官惟其人用必有適宜欽爾職以洌予敷可守宗正卿

授張沛司膳少卿制　　李嶠

鸞臺新除齊州刺史張沛禮義高族忠賢令緒才優識通學敏詞贍實蘊幹時之具雅懷在公之節絃歌出撫亟動於謳謠符傳所經必聞於課最允稱衣冠之胄是謂廊廟之珍三署為卿九流莫尚宜廻負海之駕俾登象河之列可司膳少卿主者施行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白居易
勑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
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
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
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姚崇等北伐制　蘇頲
黄門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
蓋威不襲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斯不
得已而用之朕以寡昧誕膺鴻業思欲率於動静歸
之教化豈要荒之外棄為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
子罔不遵我文軌修其貢賦歲時相望道路於屬而
默啜素稱桀驁鳴鏑於狼居頓目懷柔屢書於象魏
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議以和親使臣累資鏘帛侍子
令襲冠帶廣中國無事長城罷守戢干戈而銷劍戟
者朕之意焉豈謂我盟不渝爾約斯背伊庭之際遂
敢侵軼西北偏隅尚聞嘯聚雖摧其精銳而困於圍
逼此不虞之失也朕甚憐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
懲敵然蹤有勇成能宣威而制勝朕由是詢謀士之
奏覽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於遠圖而舉長策
隨時之義其在豫乎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
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天降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為本
居有四鄰慕猷是先坐知千里以仲山甫之操嘗夷
吾之能智湧泉而不窮精貫日而愈厲信廟堂之柱
石鼎鼐之鹽梅必能奮爾六奇先我三傑可持節靈
武道行軍大總管管內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
將軍兼檢校單于大都護鎮守軍使張知運寬厚沉
毅外方內直威而勇決自懾單于之臺惠則撫循咸
御將軍之術可中軍副大總管權檢校原州都督李
歆忠家承將相器兼文武求古人之節臨事不回讀
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左軍副大總管檢校左威衛
將軍靈州都督呂休璟慣知邊要久探戎律誠期報
國去病安用家為書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可右軍
副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論弓仁右金吾衛大將軍勿
部珣左領軍衛郎將攝太衛將軍張直措單于副都
護藏懷亮右領軍衛中郎將王海賓前朔州刺史劉
元楷右武衛郎將楊楚客并州定清府果毅元蕭然
等頗牧為用闗張其敵懷才倜儻嘗邀百勝之功立
志經營備習九章之訓弓仁盡珣並可前鋒總管直
楷可左虞候總管懷亮可右虞候總管海賓元楷楚
客蕭然等並可行軍總管太僕少卿田崇璧鄜州刺
史尉思復等強力從政精心在公知無不為利有攸
往入數事要省閱稱其明練出綜條察吏人畏其嚴
明崇璧可兼行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司馬兵部郎
中李休光司勳郎中張敬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刑
部員外郎楊欽明江州別駕李邕等或特達珪璋所
謂從橫之資或翩翩書記曾聞及當之詞可以光贊
帷幄並宜入幕並可行軍判官靈武軍兵加蒱十萬
人馬既少宜於內外閑廄抽壯馬添滿陸萬疋原
夏等州要害處亦量加馬其後軍兵六萬人馬二萬
疋先來點定宜令衛尉卿李延昌左羽林將軍楊敬
述等至冬核閱且當處團結待後進止其有先鋒破
賊斬馘摧堅功効灼然者並委軍將便定功賞不須
限以常格總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棄軍迯
命者便殺其有棄軍入賊不能死節者妻子依叛緣
坐法凡此和衆誓于師兵統燕犀冀馬之雄屯斬蛟
縶黿之勇鼓鞞沸野旌旗彗雲豈式遏於河塞方靈

殺爲於沙漠於是乎單醪以信之芳餌以賞之戮揚干之傑必行其令持攙苴之兵不枉其法堅壁清野則投石而有餘追奔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權宜於閫外仍布告於天下暫勞永逸在此行焉主者施行

授宋璟御史大夫制　蘇頲

黃門三台副職百寮之師紀綱是任莅事惟能國子祭酒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東都留守宋璟含純粹之德稟清剛之氣學研精以辯政文體要以經遠言人之寡數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自具陽秋立誠而不懾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當閫決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覲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儒夫有立俾光天憲式副人瞻可御史大夫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韓弘河中節度使制　李紳

門下王者統馭萬寓緝熙庶政必有文武全器柱石之臣出壯藩岳入和台鼎使其功彰中外聲播華夷所居而人心自寧所莅而軍令自肅充是任者其惟至公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受天地凝粹之氣得山川崇深之靈厚其體而壯其容虛其心而宏其量早洞戎韜之術久膺節制之權隱然大梁克有成績及功宣盪冠志展勤王懇申戀闕之誠竟遂來朝之禮位高百辟衆冠一時恩極而愈恭名光而益勵朕方欲樹以垣翰仗乎忠賢乃眷關河之首實惟股肱之郡自昔重寄無非元勳是用命以上公復兹雄鎮於戲頃居東夏父子偕分閫之榮今處近郊伯仲並登壇之貴道尚積於忠實顧何愛於寵章往惟欽哉副我明命可守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薛存誠御史中丞制　白居易

敕庶官之政得人則舉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修者其斯任之謂歟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于左曹居必靜專言皆讜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于朝端況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而急下不犯弱而違彊率是而行號爲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餘如故

韓琦加恩制　王安石

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予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兹天子進撫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頜言之行開朝廷之兩社祿万域之萬邦聚獄具藏器寶加重中辭樞軸之要外即藩屏之安衡統紘綖備三公服飾之盛嘉猷戢蕃大將咸儀之多序績既崇脩方弥謹協成宗祀之禮預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思與徽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奬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褒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正守仁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勳封如故

侍制司馬光可禮部郎中制　王安石
敕左右侍從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
勞可録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
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
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諍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
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可

呂公著同平章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
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
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謀
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
悦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將叙維乃烈考相于昭
陵蓋請靜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
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
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
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繁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
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資於房喬
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
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
事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
議軍國事

范純仁右僕射制　蘇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
精神折衝故蕭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
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
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
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
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
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覧觀仁祖之遺
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書藏孫之有後我心
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
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褒隆異數於戲時難
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捍
兵之姚宋予欲安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
古人以称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

文彦博平章制　鄧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寧老成重於典刑天
下所以資其智迺眷舊德時謂元勲謀合祖宗之心
名載鼎彝之器申敷賁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内
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
上柱國潞國公文彦博敦大而清明方嚴而信源出
則東手旋䘏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
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兹傅説之總百官萬
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
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
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
狄之情庶幾有為底于極治陪孰多井申衍眞封於
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
師矧我耆英無媿前哲往寔一德用格多盤

加封孔子制　闕後
盖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
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
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

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之埶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璧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左丞董文炳贈謚制　李槃

折衝禦侮誠社稷之良臣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途雖殊於生死禮當極於哀榮故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董文炳王佐之才將家之子自出宰於劇縣嘗入侍於潜藩山路間關謁戎軺遠趨於六詔風濤洶湧扈龍舟首渡於三江迨予嗣服之年委以專征之任截彼淮浦至于海邦招降兩浙之新民撫定七閩之故地大小數百戰奮不顧身勤勞三十年厥有成績往者睢陽城下父已殁於兵鋒比來揚子橋邊男復終於王事一門忠孝萬古芳香及茲幹事而回方以不次而待何言中路殲我良人蓋非卿孰佐於朕躬而獨朕悉知於卿意弗預異數曷慰永懷其陞一品之榮以賁九泉之隧倘其有識藉此無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継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説若不失善良鶴鳴九皐而聲聞于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説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擊軋青臺治曆本於筴日月而迭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乎在爾身有垂没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寵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加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口宣類

賜文彦博致仕不允口宣　蘇軾

有勑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爲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吕公著乞退不允口宣　蘇軾

有勑卿柱石中朝蓍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遼使射弓例物口宣　蘇軾

敎卿等致命國賓出游禁籞爰修射事以佐賓歡宜旌審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賜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秋冬衣襖　王安石

有敕卿汝等水澤將堅風飆載厲永懷黎獻方寄外憂當飭使軺就頒篋服

符命類

劇秦美新 并序　　楊子雲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維)盱盱(吁)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吁倍)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䁱闇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從)擅衡(横)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於仰)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奔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然)除仲尼之篇籍自勳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紀)獷(古猛)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侵)潭(淫)之瑞潛大茀(沸)經貰(陪)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亡河

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宛)葉(攝)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必)浡(勃)沕(勿)潏(韋)川流海渟(庭音)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嶽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有長壽極孝也制成

六經洪業也比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練旒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鳴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攢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布洽侯衛厲揭要荒濱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為可以已乎宜令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屢采粟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疑庶績越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眞聖明之式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蒞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

弈世勤民以方伯統牧秉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三五華夏京遷鎬時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烏穆符郁侖純嘏吠繹亦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弱弈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鈏夫赫赫聖漢巍巍嗇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琮而不願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列作至於遷王黜邑寶監之事渙揚寓内而禮官儒紳承厲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思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敘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播瘵懸流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廷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美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若然受之亦宜勤恁

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綜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擬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僉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餚羨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蕭經五聖之碩慮矣將紛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貞符并序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敚鬭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

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蜥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烝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其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惟悸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車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臺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焚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沿于北祝栗于南暨負西

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成久昌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德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昌不爾忠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册文類

武帝封齊王册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于廼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册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册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恭廼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下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昭帝賜韓福册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光武賜諸侯册

册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魏王九錫册文　潘元茂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帶城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厥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内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度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盗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

河潼求所逞欲殄之渭南獻戡萬討遂定邊城撫和
戎狄此又君之功也群早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
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
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
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
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
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
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
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
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
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
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
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之
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
綏爰九域罔不率俾　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
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
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
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
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右錫君玄土苴
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
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
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
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
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
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
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
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
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
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
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
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
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
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
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
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
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頃惟寡昧不克明
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
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紀德蔑聞皇靈不歆
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
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勤
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耻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
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冦
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
粢盛庶品蕆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
主尚饗

皇帝尊號玉冊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
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

祖既平夷趙賀之於書幅負廣長振古無倫獲壽
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遣
阻倘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率威董之而不讋夫豈
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視其宗親包荒
有年 成宗繼序憫久驁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
畀 陛下授以
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猿 足付神器之本
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蒼寒冽之鄉不遠
不難如堂適庭至則奬厲諸軍脩明法制擇長果毅
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洸洸汔汔士氣日作
將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殘戎行霆馳電擊
大北其羣虜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忸屢勝
狃狡不懲恣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
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芼倪畢稟降口百萬致兹敉寧
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 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
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圜一心捷是
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風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
自親宮未旬浹上尊
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 列聖未
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祼太室選踝龍輿徘
徊
太祖龍旂九斿劇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
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
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
登既賑既恤實施未博民罹罪呂再肆大宥至德難
名赫赫巍巍惟爲大樹一漏萬井觀如
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冊玉
寳上尊號曰 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
性
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子冊文　　徒單公履

皇帝若曰 祖宗聖緒恭承丕顯之謨兄弟懿親宜
正元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以至公咨爾皇
太子仁嫡德器淵深英姿玉粹武奮清宮之偉績文
參定策之殊勳豈特華萼交輝之情式相好矣其在
危疑守成之治須決贊之故於連枝同氣之間付以
監國撫軍之任茲上承於
母意蓋允出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面授爾皇太子
金寳今復遣攝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爾玉冊
維寵命之荐膺尚謙恭而自牧益盡寧親之孝益勤
事上之忠以敦九族內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皇后冊文　　程鉅夫

維皇慶二年歲次癸丑二月辛卯朔越十有六日丙
午
皇帝若曰朕荷 天地祖宗之祜
皇太后之訓嗣大歷服思底于治必立元配表正六
宮咨爾弘吉剌氏寔我家世戚嫡嗣所自出積德流
慶肆啓爾來嬪于朕淑慎孝恭令譽昭聞承命慈闈
爰正爾位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禿忽魯授爾玉
冊玉寳命爾爲皇后惟天地定位萬物以生日月並
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萬化以成上以事 上帝奉
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爲朕內助惟爾之賢其承
念厥德履中體順俾 聖母暨予一人以寧豈惟爾
嘉天亦求相念爾共享我有國欽哉

皇后冊文　　袁桷

皇帝若曰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于以奉承 宗

挑化成天下朕嗣大歷服祗循憲章宜資配助用彰位號咨爾皇后寃吉剌氏淑愼柔嘉遵道是行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寔生元子國本斯建興龍重鎮介于紹封粤若臨御之初贊畫計慮厥相維多正位中宮天人協祥令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旭邁傑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攸則表正母儀萬邦是觀惟躬儉節用則徽音是嗣惟求賢審官則私謁靡于匡朕德格朕心實爲有賴詩書所稱罔專美于前代噫敬厥初終有慶尚其念之以膺爾景命

赦類

赦天下 漢獻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獂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因之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赦天下 漢獻

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赦殊死以下 漢獻

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爲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即位赦天下 漢獻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奉天改元赦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尔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致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

打凌遏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蒸
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天
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
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
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以徽号加于朕躬固辭
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瞿然体陰陽不測之
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
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兵豈
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已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
不常係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
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
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
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荅天休可大赦天下改
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
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
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
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治好生之
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
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
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
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
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
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
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
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
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
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
罰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孫別敕官諸州縣
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
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
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
搆大廈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
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
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
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
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尔功特加彝典錫名
疇賦求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
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
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
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
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
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
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
鎮克寧惟尔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
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
許迴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尚
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
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
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
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
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暨

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
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税間架竹木茶漆榷
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寇戎攻劫
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
夏税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遷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
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
天宜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
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
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
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
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
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幷識洞韜畧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
薦天下孤老疾惸獨不能自存者並委州縣長吏
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
内外耗竭貶食省用冝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
絶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
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内外官有冗員及百司
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
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
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貞元改元大赦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
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
朕燭理不明遵道招損往遘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
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自
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斁禮物廢虧日居
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齋心永懷坐以
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
且歆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廸於群情俯抑誠願郊
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顔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
洽災沴荐臻去歳旱蝗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
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饉困窮殍餓轉死丘壑關
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
爲而致兵戎之後餘祲尚存獄犴之中滯寃未釋又
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
厥路無由抱義銜寃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
于人爲之父母實用愧耻今玄陰已謝春日載陽勾
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内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
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
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准勅令量移收叙
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
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詿誤棄
其累代勲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冝洗滌以待初
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
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
仍准前後勅所在優給賞錢幷與甄叙如有因危効
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翻然
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勲必當終始全護仍准
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
等皆被劫制久爲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令王師
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惘宜令諸道進軍
之日唯存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
及立功者並准河中將士例褒奬之爲國之要在於

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閭境性命繫乎其人將從
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柬髦彦
寄之化源自令已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
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
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
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
書判求人務騁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
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為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
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
録事參軍者所司依資叙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
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贓
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録舉官姓名聞奏以為褒貶其
內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
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便人其京官職
田及息利官錢等無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
攤繫親隣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
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為兩税事頗
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為姦哀我
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税外應有權宜科
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
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兆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
點召官從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
百姓屢守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竹在
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
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塋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
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廪秩有等
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
家尚羅凍餒之患忠信重禄豈其然耶內外官禄及
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參詳定額聞
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
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
勳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勑合請賞錢入委所司節減
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
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外所司勘會
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勑處分諸軍行營并
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
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
伏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
速皆類條件聞奏數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
之二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
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奏類

明堂月令奏　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
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
冬興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
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
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
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
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
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
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
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
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
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
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奏記詣蔣公文　阮嗣宗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
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
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
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
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
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
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
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畋獵奏　魏徵

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
為誡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
覆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
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慶忌之技不得用而枯
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
近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
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比也
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
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
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去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
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
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也

教類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季友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
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
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
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
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撫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
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
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
刊之烈主者施行

修楚元王墓教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貽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
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讃
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
勿翦追甄然結撫墓徊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
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表類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
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叡聖纂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
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
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
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
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
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
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
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
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
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
之罪

出師表　　諸葛孔明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臣不勝受恩感激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去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虚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

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

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隷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情表　李令伯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多
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
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
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
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
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
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
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
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
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勸進表　劉越石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
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
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
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
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
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
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
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
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
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
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
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
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
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
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
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哀朔垂上下泣血臣
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
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
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
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
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
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嚻然無所歸懷雖有夏
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
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
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
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
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
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
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
曾無與二天作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
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
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
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
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
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
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
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
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
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
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
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闚窬伺國
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
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
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
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
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
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
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
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
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
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邵輕車將軍關
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
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
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
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
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
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
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
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
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
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
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
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
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
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
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
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
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
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
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

未遇方隅多事乞留簡恩使臣得速遂也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讓中書令表　　庾元規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頒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方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解尚書表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亦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諫重討高麗表　　房玄齡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

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
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
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
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
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
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民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
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
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
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
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
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
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
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
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
鍾張詞窮賈馬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蹔飛
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
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
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
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登堂
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
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
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
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
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
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
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
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
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
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
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
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
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
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
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
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
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愧今
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怨外爲新羅報讎
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
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
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
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
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
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也

唐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是時
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其諸子曰當今天
下寧謐咸得其宜而主上准欲東討高麗
方爲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矣
遂上此表及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寢疾危
篤尚能憂我國家如此玄齡此表雖諫太
宗不從然終爲善策也

賀祥雲見表　張九齡

臣某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
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爲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於

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貽鑒符聖其應甚速豈
云玄遠陛下孝敬之深勤恤所至靈心如答神道何
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
居近侍倍百恒情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甘露表　武元衡

臣某言伏奉今月九日聖恩以元和殿前所降甘露
宣示百寮者伏聞聖德至而和風應元氣滋而靈液
降不有上瑞曷彰盛時況甘惟旨味露則仁澤豈無
外野故呈祥于中禁不於別殿特表慶於元和光凝
棲鳳之林氣浥傳香之樹將使五靈集祉卉葉流芳
伏惟陛下先天奉時王道立極不言而風雨咸若無
為而禎祥荐至故得蒸雲降液覩陽不晞如脂如飴
殊連星緯可以彰聖感可以保豐年漢致金盤魏籍
璧爵方茲冥兆因有慙德臣過私鴻造幸偶昌期希
代耶符徵生平覩載欣載賀徒竭犬馬之誠舞之詠之
其樂華胥之俗無任

賀慶雲表　韓愈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
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
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
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
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
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恋
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寶之德祥見京
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
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
壽之域以躋（以或作已）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
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奔實倍常情伏乞宣
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臣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
抃踊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賀雨表　韓愈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
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
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
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
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嘉穀奮
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
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
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御史臺賀嘉禾表　柳子厚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
百寮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
風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
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獄不懲於贊祐
蒸谷用遂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
叶見天地之同和六穗然稱於漢臣異畝恥書於周
典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
任忭躍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　柳子厚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
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

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
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
承千載光被六幽蠢賊盡除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
識太平懇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
錄微功盡昇獨惟聖慕事絕酬答萬國觖望百工怨
思是以恬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歷凝命寔
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
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
行歡呼遠市於九圍滂流普周於八裔慶超邃古炎
冠將來臣獲守彊荒逖承大典濆汙比陋河清幸遂
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無任塵賀昇營
之至

上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元豐七年十一月上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　聖旨賜
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
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
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
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
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係生民
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庶使前後
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
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
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
奉承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
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
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
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　先帝違棄群臣陛
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
身喪志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
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
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
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
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
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若煙海抉擿
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
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
以備撿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
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
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捂不敢自保罪負之
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
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
嘗不在　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
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
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
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
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
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
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賀赦表

王安石

臣某言伏覩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
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某誠
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
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昊豈時臣九州之冤

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爾遭昌辰乃覩斯事恭惟
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數奏九功率籲舜璋之衆髦肇
稱莫璧之新禮廟邁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
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災第五玉以襃封
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
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實不勝
於竊抃

謝翰林學士表　王安石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
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
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
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為官
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
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
托而無負則在此位而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
初無學學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
建明之大體則或疏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
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荒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
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
於群臣賢否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己以聽
之發聰明叡智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
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
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
心紬繹温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
職司之所守

徐州謝獎諭表　蘇軾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粗免
疏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職褒稱勞勉
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膺茲寵伏念臣學無師法
才與世疏經術既乏不深史書又其所短累忝優寵
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輔之政
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州并流淮泗百堵皆作益懼
吏之劬勞三板不沉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illegible]
上賴天功獨竊[illegible]之榮以為救室之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聽四海仁兼萬民哀無辜之遭罹推
使以存問既蠲免以賑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錄臣
之微勞益將責臣之來効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合
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枯鈍少補絲
毫

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

右臣今月日酉時供奉官[illegible]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
奉宣[illegible]召臣入院充學士者[illegible]而
優使華天[illegible]平生之最
望省循非稱愧何[illegible]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
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
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
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
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疏冗散
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
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
武天縱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小毖求
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
得兼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身不遠
古雖愧内相之名志嘗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進大學衍義表　真西山

以汗竹雖遷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illegible]

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欽一旦遭逢之幸惟大學設
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
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脩己推及物
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追師
儒之継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晩而知趣謂
淵源遠矣實衆會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
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
時念將開廣於聦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
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
朝豈魋魋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
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閑而置散因極意以研
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
以窮年首列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乱安
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
加詳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
崇深期効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
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右念
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瑳琢磨而篤
於自脩定静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
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
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進三朝實録表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藏　三后在天實監玉堂之
紀奥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
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温文睿哲統之丕業之創念昔
継承功以著德以彰在兹纂録首崇筆削之任式宏
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繫年繫月豈足
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徴於今日臣等以所編成
順宗皇帝實録一卷 成宗皇帝實録五十六卷事
目十卷制詔録七卷 武宗皇帝實録五十卷事目
七卷制誥三卷總計一百三十四卷繕寫已畢謹具
進呈

謝賜禮物表　吳澂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於
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蓮蘺之幣承恩過厚
揆分何堪俯歷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賤士燕
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繇見道長值朝家之興
運有幸為民愧碌碌之謭才乏卓卓之奇節以言其
文華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識凡庸自甘晦
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靡不覆燾小物亦
預陶鎔惟成宗法至元首貴丘園之隠歷 武宗逮
延祐府升館閣之華先帝擢之禁林 今皇興以經
講讀古訓對揚恥先誤蒙 上聖之簡知得廁群賢
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之年而螻蟻微誠莫
後驅馳之志外之弗能効勤勞於群縣内之弗能裨
謀議於廟堂糜廩粟費俸錢素餐甚矣辱高位速官
謗請論懔然因負采薪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
葵藿常戀闕庭柰景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
補於國況又耄耋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兹
盖欽遇 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
汨没於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
父惻隠之仁悃欵控陳乃臣子辭譲之禮倘冒昧而
拜既實跼蹐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
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廉豈是歡榮等如祗受臣栖
遲畎畝既難強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誓當竭精神
而報上所賜鈔定既走除已闗閉謝恩外未敢欽受

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歐陽玄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録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于以著當代之設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纘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華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閑雅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稱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諭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徵實為本而文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圖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録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秩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賀正旦表　劉敏中

曆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方之賀歡均朝野慶洽天人剛健體元寬仁育物董官常而敷聖訓炳如日月之臨恤民隱而降德音翕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維新臣等夙被寵榮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裨財成輔相之功願億萬年永享泮奐優游之樂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聖德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冊之儀慶溢九重歡騰四表受天成命遵祖詒謀謂

王教攸基實為人倫之重然治道之至厥資內治之勤[illegible]法象於軒星崇聲明於椒掖以贊嚴宸之孝[illegible]以協太毋之徽音臣等服在近司願觀盛際道[illegible]義易占順承載物之亨願擬堯封申富壽多男之祝

賀建儲表　姚登孫

坤元居上挾皇統於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於奕世神人闓懌河岳清寧聖德難名徽音夙著心遊太極兩儀妙玄範之功身佑三朝九鼎重宗磐之勢適春宮之肇建知景命之永延臣等嘉與諸儒欣逢盛典日月啓重光之運幸圖照臨華嵩開萬壽之期[illegible]歷歌頌

賀聖節表　鄧文原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冊航稜瑞露閶闔騰祥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illegible]貫成盛德在躬[illegible]所而[illegible]當立經陳紀之始為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illegible]著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illegible]無逸之壽慶祝華嵩

箋類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傚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

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㛹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季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令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𢧐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拑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愆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是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幷示龜賦披覽槩然君侯
體高俗之材秉青蓱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此乃天然異稟非鑽即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
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出越海龍驥所不
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
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
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
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
岐路西東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
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
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
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
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顔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
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
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寞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
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蓮心於秋實如其
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攬涕告辭悲來横集不任犬馬之誠

賀皇子牋　　柳宗元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
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治伏以尊贊揚輝光纘
名九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
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潤宗

元忝守逖方覩閭盛禮躍踴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
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正旦牋　　虞集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秉翟奉景福於一人
惟溢宮闈慶延宗社忝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
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肯瑶
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洪禧以永菩
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關雎正始之音萬
年室家樂既醉太平之運

賀千秋牋　　楊文郁

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為長男載啓
亨嘉之會慶鍾中觀歡溢寰區克哲克明允文允武
春坊翊善茂隆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奉天顔之喜
益臨彌月之御宜膺百順之祥臣守禰備洞官趨
庭賀幸聞樂府奉重暉重潤之章請合輿情上四竹識
俾昌之壽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七

啓類

奉荅勑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

臣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譬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覩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貫馬而入室說爲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納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感謹輒牽率庸陋式酬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影臨啓慙恧罔識所寘謹啓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勤義褒宣勑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塋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搆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撫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鄭尚書啓　韓愈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悸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微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遂其煩黷慺不論之豈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懇狀乞與諸司官吏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遂以慙歸俛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鴟鴞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鄭留守啓　韓愈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荅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蹤跡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

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上裴晉公啓　柳宗元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
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濟夷之功魏邴述業未若兼
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
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中甫魏邴之
勳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
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
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
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以佐豪髮謹撰平淮
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于下執事庶
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
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李中丞啓　柳宗元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
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
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常而編略
成數卷伏念閤下以文章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辛
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
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也敢飾近文及在
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卷不敢繁故也
倘或以為有可采者當譜錄其餘以增凡席之污去
詭節伏用兢惶謹啓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
節麾備三公之典榮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
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羡伏惟某官
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
典司密命抱攬中樞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
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
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
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
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圖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
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
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
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
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某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
近仁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
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遡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
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上宋相公啓　王安石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
之意干磨為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勝書而
寵答優為禮貌略去等夷緊獎予之大隆滋固皇之
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
伏況某官風華豐茂天韻閎深早冠胄於士人亟奮
祥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為天子之光令實美名布在
與人之誦惟江都之巨懷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
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巖石方圖師尹之賢實是碩蹤
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賀歐陽少師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掐矣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輓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埃之外常恐慈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

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知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以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謝辭啓　閻復

芹宮角藝物無貴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邛詞客自茲以往作者寖多摘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擲聲金之美子雲翻吐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楚淪修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旁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然未窺孔氏之門牆宣德遠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為舉科之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典刑百變遼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撿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為嚴以粘皮骨為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為常事馳騁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為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慨斯文重厄於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春秋二季之問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騷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為主加程文律度於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於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褒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衿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歲難而易涸文慚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而摘句五言中度敢論鄭谷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蚓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斑鼫鼠之窮顏將奈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不以菲薄之下濫[illegible]令稱批以充揚恥不益礪操脩重鞭駑鈍進而[illegible]已雖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金之願銘心[illegible]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碑類

郭林宗碑　蔡伯喈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言不求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司徒褚淵碑　王仲寶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猶於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表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表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婿於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為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敦邦致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許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為侍中啓不務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續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惟幄之功應
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乂之重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
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
直弘二八之高賛亶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
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
致欣於樂正羊職說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毋憂謝

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
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值三季在辰戚蕃內
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
月蔽虧出江泒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絃於宗
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寔
繁宮廟憂逼公乃揔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
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
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
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
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
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
情均天屬㩁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
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

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賛宏規參聞
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
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
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賛奉時之業弼諧允正
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
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
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
任隆於百辟蹔遂沖旨改授朝端遷無異言遠無異
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
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存資敬情同布衣出
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雖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閒以琴
心曖有餘暉遲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

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臣之同致知在三之如
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
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劒三十人物有其容徽
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
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
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
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殞社齊君趨車
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惆慟於丁宣
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
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
也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游當世不
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擬

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克祇悔誰云克備溢
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歎
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蹕之眇然
餐與誦於丘里贈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景
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辰
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聰明聽
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
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
元斯九内蓄惟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
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
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蔓蔓辭翰義
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積梁陰載缺德猷靡歇儀
形長逸悄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唐鄂國公尉遲恭碑　許敬宗

蓋聞嶽靈昭晛協其神者申甫緯象騰斌含其精者
伊傅用調芳玉鉉增耀金符譬八柱之承天猶四溟之
載地是以邠郊創曆宜契非熊之兆沛野開基譬會
攀鱗之傑莫不凝徽簡策篆勲戈鼎光裂河西而濟
美期礪嶽以疇庸若延經啓睿圖彌綸聖業麾兵師
於丹水夷餌石之伏渠振文策於烏江掃拔山之巨
祲祁揚七佐鎔鑄五臣致我后於勛華軼前脩於樊
灌名高絕代其在忠武公乎公諱恭字敬德河南洛
陽人也原夫玉派靈長控昌源於弱水璆基峻遠峙
層構於軒臺叶粹氣以擒賊橫威朔野奄崆峒而擅
武跡跨中原亦猶江馬南浮圖基巨麗溟鯤北運激
勢扶搖是故軒冕傳華半神州而交蔚忠良秀美曄
帝里而馳芬與夫由余去危斥剪鶴而作霸日磾受
顧光珥貂而累葉考諸聲實固不同年而語也曾祖
本真後魏中郎將冠軍將軍漁陽郡開國公贈中書
六州諸軍事諡曰懋道粹黃中寄侔丹化冀徽章於
珪瑞飛茂績於鍾鏞大父益都北齊左兵郎中遷金
紫光祿大夫入周濟州諸軍事濟州刺史雕鍛杞梓
翹藻人倫用匪齊鈞丞深微管之寄價符趙璧愈揚
入秦之美考伽隋授儀同三司衛王記室皇朝追封
常寧安公贈汾州刺史幽州都督材緯三端揚鑣武
庫位階一命頓學文房下調悲於季葉飭壤昭於昌
運故知壯氣猶生貫千秋其尚想名臣不作瞻九原
而增悼弄璋剖符之贈或冠封墳之典公鄭林抽穎
崑嶠疏源非假七齡早驚凌霜之幹爰滋九潤先孕
聯雲之實瞻言廣術企列戟於髫初屬想傾義俯廻
戈於度內雄姿岐嶷覆簣裁規沉勇潛貞涵泉韞量
飭躬由禮撿性依仁匪衛搜於齊桃丞翹誠於益荀
言泉河瀉應千里而無違俠氣飇騰輕百鎰而有裕
加以鈐符玄祕劒術精微偃月疏營右澤左陵之勢
浮雲寫陣鵝張鸛列之奇莫不夙契靈臺暗窮神奧
由是啓光日下溢秦中而翠虯驤霧必先階於尺
木紫燕追風初發蹤於步武爰膺執戟之選以効棄
觚之節蒙授元帥都督拜朝散大夫轉正議大夫加
銀青光祿大夫大業十二年也未展雄飛載羈下列
何異予力色呈瑞儷彩司晨一角効祥儔蹤警夜俄
而運鍾旒冕政弛求衣大漫襄陵長虹貫日公迺行
吟梁父希管晏以思齊屈跡淮陰俟蕭張而佐命皇
家補傾極振頹綱提劒風驅援旗電掃劉武周不稽
天氣寔猶人謀怨窮轍以抗威嗤焦原而自逸公見
麇昏偽迫以驅馳取譬辛毗甫依袁而免突同夫馬
援聊寄隗以偷全尚鞠飄徙據其危堞太宗俯離鳳

邸親御龍鄣軍次介休將屠偽邑早欽英略深嘉
勇飛箭以述皇威投金以申同德公鑒窮無象識照
先機虛西楚之如狼陋張角之吠犬遷歸真王期乎
定大擢授秦府統軍于時帝道惟新王途多故瑞雞
之野式靜雲雷獻蜃之川未均霜露蕞爾凶狡久肆
回邪載動神兵龔行天罰救楚妙筭雖獨運於冲襟
授律宏規固思憑於猛將乃以公為行軍總管道後
前茅追奔若順海乘茲破竹潰敵如決河積甲齊山
中嶽曰其咸定封豕築觀王城於是又安飲至鎬京
策勳居宸所賜金帛蓋以千籍其後六紘偏師五為
總督北殲猾夏南廓滔天戮鯨鯢於洙泗溺騶驥於
漳滏所向風靡賞越彝班時外難初康內豐方兆春
坊階亂構禍深於夾園李屏窮凶為𧰼尤於傲象公
早參惟帝思固宗祧驟起聖懷累明大義九年六月
二凶伏辜雖天道禍淫蓋賴君之筭也擢拜左衛大
將軍兼太子左衛率貞觀元年授右武候大將軍屯
兵數萬咸令統領職歷二官兼司七校龍扉靜柝總
禁旅於瑶山馬珥臨戎肅嚴兵於鈎禁於是威馳銀
牓寵峻金吾拜上柱國吳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
千三百戶若遷灞日跳峰奄衡巫而廓鎮雷尊風驅
瀉江漢以成池爍礫涵輝明珠韞媚是稱奥壤獨擅
雄州佇寄惟良以敷景化連帥之重僉曰爾諧貞觀
四年授襄均鄧淅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班條驚俗
載屏丹帷虛犴遷澆寧因諸服布中和而醉化浹旁
潤以馳威惠澤潛通吐浪由其絕渚仁風普暢肅谷
所以浮江弛風牘於東皐歲儲京庾契成鱗於西序
家知禮讓道被湘沅俗均鄒魯里稱冠蓋既洽吐誦
地接股肱佇求人瘼八年授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

封建功臣改封鄂國公冊拜宣州刺史昔炎周裂壤
滎陽茂十邑之庸有晉疇榮壯武峻重封之典校其
優劣詎可扶輪累遷靈鄜夏三州都督懋茲宏德亟
牧大藩控十角於星街信覃玄塞總百城於天塹義
偃朱方端委之風橈危冠而變俗氈裘之長棄鳴鏑
以歸仁乎紫封流渥朱輪從傳莫不情深借冠變切
留黃可謂柔遠以德人稱遺愛者矣既而俯鑒忘筌
景文成之茂蹈深惟蒲器躡太傅之高蹤漏促銅儀
惜良夜之不追體安玉杖諒坦路之難追奏擬青規
辭榮絳闕特廻天睠賜其誠請於是冊拜開府儀同
三司禮秩加等已而從容廊廟怡暢丘園架巘圖蓮
疏池寫箭後堂歌吹通逸響於南鄰別業林泉接芳
陰於西第加以陶風元穆動冑兼之里遂高陽門承
通德故能聯姻瑶牖結慶璿枝榮亞元吉寵班右戚
清樓聳搆逕通嬴女之津黃閣凝扉近接天孫之館
長筵綺合韋珠與謝玉交輝廣廡雲浮舞簫共桃金
遞奏庭烏効祉樊曜槐端隙駿流年俄潜柳次嗟乎
巨川洗濟奄遷舟於夜壑高臺遽傾倏摧梁於亭翼
粵以顯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薨於長安之
私第春秋七十有四皇上情切宗臣痛深國老舉哀
別次罷朝者累辰昔平仲云亡趨輪軫慟宣尼告逝
述誄申哀未足方此撤懸喻斯輟祭追贈司徒詞曰
飾終之典實屬於勳賢追遠之恩允歸於令望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鄂國公敬德志局標舉基宇沉
奥忠義之節歷夷險而不渝仁勇之風維造次而必
踐廻誠申於霸府茂績展於行陣西漢元勳韓彭非
重東京名將吳鄧為輕著恭肅於軒陛馳聲猷於藩
岳方隆朝寄之榮便追止足之分蘭雄林而兼濟植

嵩操而孤徃道映千古譽光百辟與善俄褰殲良奄洎永言遺烈震動于心宜崇禮命式旌幽壤可賜司徒使持節都督并蔚嵐代等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餘官封並如故所司備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皷吹贈絹一千五百段米粟一千五百石陪葬昭陵葬事所須並宜官給并賜東園祕器儀仗皷吹送至墓所仍送還宅并為立碑仍令鴻臚卿瑯琊郡開國公蕭嗣業監護光禄少卿殷令名為副使務從優厚稱朕意焉又下謚詔曰名以實稱事光於前典謚為表禮縟厚於尊言故博聞強立步傳擅文成之美行剛服遠冠軍膺景柏之賜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鄂國公贈司徒并州都督敬德襟宇宏敞機神祕遠氣茂英果情馳義烈闡雄圖而賛業標峻節以凝功道叶宗臣望隆時宰爰升九命之寵宜享三事之位福謙從説悼往增酸奉上危身試許國之貞操安人和衆亦經邦之懿範詳式茲典錫以九名可謚忠武仍遣使持節備禮告柩以顯慶四年歳次己未四月丁未朔十四日庚申陪葬于昭陵禮也惟公資和清粹稟鋭雷霆勇冠六軍不失獨夫之色志澄四海期於萬里之外登范車而繹慮蕪陳室以栖情蒼璧内融負肓冥其非遠白珪外宥體黄裳而愈固藝彧微而咸綜技雖末而旁該象弈初窮先穿卧石魚文且擊遂引飛泉擅扛鼎而推雄掩蒙輪而劾捷觀其事親孝事君忠居身節與士信識逼其夢志鑒窮於未形智括其神臨事期乎不測非外物之攸奬咸宜體以自然逮屬艱虞披荆而扶帝業功宣草昧借箸以沃神襟戡危升而發糸暂收掩孫吳而高視轥韓白以長驅是以捨代僊齋以青丘之呑夢澤擢堅礿鋭猶黄閃之穿魯縞祥符捧日亮堯景而增輝道契從風燮虞熏而演化故能冊書誓策青社疏桒位兆衙諸資五申而統律守深錫壤按十部以宣風年毙抽簪禮優執醑懸與勝躅昭茂寵於安車納駟高門峻朝章於行馬斯所謂遺烈可紀令終有傲者歟有子右領軍將軍寶琳鳳羽嬀姿龍媒騁逸丞相之子道懋傳經王公之孫望高剖屐捨八戉而効職副九列以騰芳發孝揚名克隆華閥顯親移譽爰樹豐碑紀德盧山戡表茂陵之域題貞畢陌式分京兆之阡庻令過客於文立名可則故懷斯惠望拜知歸其銘曰

商周龍躍尹望鷹揚風雲冥感鼇瑚曾驤於赫皇祚祤禎會昌錫茲元弼勳烈推光茂德初誕英徽早暢猥宿攜精鬼文協貺棄繻關下受符圯上松策金韜騰猷玉帳貞心孤勁猛氣横飛長戈挨雄戟雙揮蛟分承影鴈落忘歸韞奇佇睿屈跡乘機奮起射天妖凝關日明一光啓半千秀出道契祕錚功宣投律燾北先馳圍南載逸受脤揚威專征耀武馬陵削樹篤方鑄柱雲卷鳴祠風驅薾雨靜禮破竹銷氛玉弩戎衣式定河帶同盟望高四履寵峻千兵裂壤扮邑分塵柳營網維方邵躡跡良平出建隼旟入參鳳輦名班資五貴光儀鉉朱戸吟笳青門樹冕金裝甫散璇霜遽踐昔恭丹扆載牽黨琴兮陪玄堤空悲穀林紛紛禮縟杳杳光沉闇桐永閟宰樹方深聠言史筞遂振徽音

益州夫子廟碑　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

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熙紫泉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革昧鳳驛受河洛之圖帝象攡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鐘鼓衰而頌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蜜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戎道而横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絶由是山河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畢乘時之箓與九圍之璧與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

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菲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眞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據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躔月恒星知太紫之宫八柱衡霄羣嶺辯中黄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冊衡滄海浮天控涓涔於巖渚西周捧袂倦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郯子叙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

降跡也若乃叅神揆訓銀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郊紲乘黄於下邑湛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宫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良投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籠六藝筌贊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及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

於南宫運斗樞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法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篆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脱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虚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勿居攄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

敎遠而微言絶卄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
五傳列春秋之轄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洛
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
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黃金石長
懸闕里之堂荊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
也達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無黃裳而
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
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
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踳楡杞
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絶董易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觀神道設教而萬物伏焉豈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
精握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杖金篡
以揚華夷太宗文武皇帝以朱翟承天移玉衡而正

區宇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歷數而
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饗俘旋太史之宮
六辯同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明動天樂繁
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紘閭闔兼匝
之鄉煙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極間越海陵
山豎亥塗窮於廡下薰腴廣被景貺潛周乾象著而
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紫洞兩露均華
栖玉燭於玄都風雷順軌丹莢翠菌藻繪軒庭鳳彩
龍姿激揚池籞殊徵肸蠁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
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為岱畎東臨
陟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
由是六戎胥警橫紫殿而擁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
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墀而會神祇御玄壇
而禮天地金箱玉冊益睿筭於無疆玳檢銀繩著[illegible]

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舊國諒[illegible]
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云亭吟翠虯而望鄒魯泗濱
休駕杳疑汾水之陽尼岫凝鑾暫似銅山之典迺下
詔曰可追贈太師訖豐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
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
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惟寢
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
并向來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
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illegible]
縣學廟堂者太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
分牝馬境徇蹲鴟嬴錦室於中區訖銅梁於右地玉
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遥臨寶牒祕馬山之
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芙靈秀出之卿傍清地
絡[illegible]郛由其斜合繚牙所以會同文翰之[illegible]

智士之風歟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獎而[illegible]心三
蜀名儒相成均而變色採周規於舊宅詢漢制於新
都開基於四會之壥授矩於三農之隙土階無級就
摯壤於新權茅茨不剪易曾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即
架椽桑夾谷幽蘭爰疏戶牖儀形莞爾似聞沂水之
歌列侍閭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曉闢橫組帶於西
河絳帳宵懸聚青襟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
於齊人而宣風觀俗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祿大
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
子高秋九月振玉贊於唐丘寶筭千齡躍璇蚪於太
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衮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
軒裳之重折玄元之緒擁朱虛之位拜五節於秦京
揮金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潛鎔水性之災丹筆申冤
俯絶山精之蛊執文依之擁彗道往而謙尊董相國

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字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
也皇根帝緒列五鼎於三朝青瑣丹梯跨千尋於十
紀仲舉澄清之譽未極夷塗上元卿相之材先登上
佐冰壺精鑒遥清五聖之郊霜鏡懸明下映金城之
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晉岳之英長河
之靈沐雲漢之粹精荷天衢之元亨旌旗赫弈於中
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擢曾秀於龍門驥穴
騰姿吐榮光於貝闕自朱紱就列光膺令宰之榮墨
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鳧且舉彩入銅章乳翟朝
飛聲含五綵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猶
主壺觴之境曠懷泉以御物長筴足以服人重泉之
惠訓大行單父之謳謠遂遠猶為夏絃春誦俗化之
樞璣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妥
授禋廟之儀載開重欄之制三門四表煥矣惟新十
哲宗師萬嶠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尋行鄒魯之風縫
氣英聲一變賓諭之俗於是侍御幽恩摛鳳藻於瓊
林丞相高材排龍姿於璧沼遣榮處士閑簾註孝悌
之機頌德以臣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為政也可久其
為志也可大方當變化台極儀形萬宇豈徒佢仰聴
亭風數一同而已哉勤幼乏適才少有奇志虛舟獨
泛乘學海之波瀾直審高驅踐詞瑒之閫閾說質文
之否泰衆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已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嗟呼今古代絶江湖路遠恨不得親承
妙音攝齊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摳衣於天人之際
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為銘曰
五帝既没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
月缺星圓禮樂無主宗祧遂微大哉神聖與時迴博
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爸有人宗

遂荒天爵尼山降彩泗瀆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
文谷登膺中都歷試聿情貫一玄猷絶四栖遑數跡
寂寞河圖違齊出宋歷楚辭吳風衰俗毁禮去朝無
麟書已卷鳳德終孤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
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財成四術歷往實歸升堂入室
翹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群辟權傾終古陸離彩凝
蟬聯茅土涉海輕河登山小魯皇家載造神風四被
掞玉題祥繩金署德韋懐聖跡同亨天則廼睿台庭
爰昇袞職玉津同派金堤茂坂智亡高風文翁澤遠
吐淳壤沃聲和俗愿載啓仁祠遂光儒苑沉沉壺奥
肅肅扃除靈儀若在侍列如初槐新市密杳古壇蹤
摳疑置奠壁似藏書泛泛寰中悠悠天下徇名則衆
知音蓋寡硬石名變遂風亂雅仲尼既殁天何為者

曹成王碑

韓愈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刺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弃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衣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揚炎起道州拒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護王之遺誣在理念太如老將驚而底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撫勞垂魚𥬇𥬇施施即貶于潮以還入賀及是然後號謝告賓泐觀察使厯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屛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弃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鐵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嘷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鏃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𦈢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賊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

一誠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
顔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
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
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
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
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
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
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
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
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
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
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
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
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
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
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
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
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
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
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
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
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
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
帥山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
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

師道封晉国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
其副揔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
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盗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内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顔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郾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州士共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荐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其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鐏爵靜絜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

頊易廟之圯損腐朽於剌史王堪長慶元年剌史張
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請曰乃我一碑石載二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其事俾刻之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柳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鬭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旅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
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
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
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
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
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
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
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南霽雲睢陽廟碑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
賈之相求思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
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
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
天寶末寇劇憑陵噬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圮
犄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元老用武
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
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
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

黜而奔師忠訥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
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旨雖齊固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痛通南北之奏復
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
已絕守疏勤而彌堅屬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救
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
板偪陽懸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蓋鄭師
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
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
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
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
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
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
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獎之數
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從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
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懷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
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
陽歲時致祭男在繈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
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句踐之心羽林
字孤知孝武之志擧門闕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
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
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懦以懲寇俾其專力
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
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賊敵之日世徒知力保
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
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
緋魚袋歷於浩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慨祠宇久
遠德音不形頤斷貞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

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推其誠
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
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
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
即圖之詞可繼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
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
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婁婁凶
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此役睢陽制其要領
潰潰不流疾風斯勁悌彼外奔寇穴中偵鈐馬非難
折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
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
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逐
孤城既拔渠鬼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逮巢穴之固
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偉焉勳烈孰與齊蹤
天子震悼曲是元功旌襃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
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粃宰伊碩黍稷伊豐
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韓文公潮州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
故申呂自岳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
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幽則
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
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

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司馬温公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慮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經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此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信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

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巳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謹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　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能市而往弔當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喜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　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　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為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義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甚哀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三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

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
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
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亘皆承奉郎以元祐三年正
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 上以御
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
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誌其墓矣
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 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
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
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
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
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
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
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
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
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
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
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
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
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為疊州都
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
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
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士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
孫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
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
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 聖子受
命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
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
自西一馬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矣如
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
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
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
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
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
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
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
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既覆其族延及平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
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
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
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
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

治端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
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
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
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
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強弩射江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
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
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
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
托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
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
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
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
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曲阜孔子廟碑　　闕後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　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
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
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哉曰[illegible]平
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衍[illegible]
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
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
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
惟恐居後閭里祠宇燬于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
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寧假濟臺領
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
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
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
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
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
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擅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
佐鄉長者謀曰方今
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
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
郡翕然助之僦工傭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
野采棟楹桷榱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
百石並称是露階鉛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
視甄陶鍛冶丹艧髹漆以至工師[illegible]積各有司存經
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illegible]事於五年之秋
不期月而告成殿基重簷亢以層[illegible]緣以脩廊大成
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illegible]座既遷更塑
鄆國像於後殿締構堅貞規模壯[illegible]大小以極計者
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旦遠
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聯翩千禩祖庭頓還舊觀
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
廟碑爲請會選曾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持敕中
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灑掃仍
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悚踖既述興造始末

獨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顯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遍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 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次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裒集奉常禮樂於兵燹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

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為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措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趍汴闕禮在魯蒸哉 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遹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汛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肇新肆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憲廟踐作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傳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兆踰吐蕃分軍為三道禁没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 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傳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解經略之

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貉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其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

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而
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
之者薰然而温濯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
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
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
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
乎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 陛下建中和之
極凡以紹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
敢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
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
夷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諭之詩鑿池苙習再駕
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
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
啟佑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
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
之夫各有所畏而耳今也錫赤始磨之崖紀無能名
之績桓桓烨烨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
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臣事
先皇帝叠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
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陬
水融山峙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匀萌鮮鮮
谷飲巢居燕及跂鶯聚誰之恩 聖祖神孫武烈文
謨前枝生存既有典常誰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
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點蒼蒼蒼為迹堯疆井鉞參旗
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 帝禹廟成工浙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 請紀其事鋟諸樂石而以
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
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 忠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
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
古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
禪會稽則尤為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
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 其道里遐迩則會稽寔在
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
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跋鑿告成
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
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
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
懋于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勤躬胝胼以宣地利
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
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
時投艱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繄
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于東土
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群居毗鑿服習
聲教邈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觀其因山之制而
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
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
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内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
夏治洛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尊謚 列聖繼承用弘
斯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
傾圮官為繕完若江浙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
焉戊申歲大祲饑疾疠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
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為民省
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

得請遷謂祠下閈梲梁桷風雨攲壓黝堊弗治毋幾
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逼年更爲寺歲侵祿
蠹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
徧工庀具傭役惟時鉏兗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搵
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君帝臨止川谷胥頫
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
興庶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
水土也九賦旣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
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數陳其說後千有
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衆難而不變信其
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
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
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奥究諸力行者使
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
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
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纘
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協贊襄益
將挈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具孚歲則順成廢
淚華裔惟帝安靈茲土茲飫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
斁臣謹稽首拜手而詩之其詩曰瀰河之東有山嶭
嵳鎮于南土夷阮崇岡首帝會同圭璧斯皇翩其駿
馭若帝陟方君陵嶠山弓劍是藏維是横流潰潰懷
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壇帝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
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祀登薦肅
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墉吉蠲未
孚雲旆龍章緊帝賚胥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浹
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長春宮碑　　姚燧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
李蘭肹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
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曰
太祖皇帝當剗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
蠻俾近臣劉仲禄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
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　帝之所問
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
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
訓諸皇子者
世祖皇帝已數故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
爲大長春宮者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有
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
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辜下翰林臣燧寔以其
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
禹迹之舊其所後服有非兵不能讋故萃衆智驅群
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寄衽已以然成敗
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乎至勞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傺刃視徼四海之士驛遽萬國
之社稷與臣妾億兆蒼然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
振枯槁非圖夫祝栗家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
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
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
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獻大故久焉而成功其
事之殺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皇旁求方外

之士從容暇豫循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於試之世
不知爲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
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
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己卯長春承命絕宗金使
將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
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
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沙闐之沙
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
之半觸寒涉褱戰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彰斯世計
是勞勤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歟　帝錫之虎符副
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後其田租蠲
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
亂未平而鼎急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
戰伐之際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
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
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
俠以武自斷而漁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
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邑子所謂名不可
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
世祖常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
陛下以聞而知顏爲碑以表其由則長春之名籍三
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
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
請則宜以
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
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叙報可豈
天固存　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
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跂祇
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
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
親以炎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
極矣又憂自火經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
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吉若曰　先皇嘗令江之
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
所聽爲若然　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
臣所不愛竟格而止自今其惟以　先皇成命從事
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闕也有阴而來也有遂其
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咸激奮
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息矣
陛下飭然之俾也若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
之力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寶
冠薦之玉珪被之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
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
極者爲　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璲敢拜手
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劉平下土既奠南邦
西陲未綏廼鼓廼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
萬國郊犁劉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龍之騁確
確其艱孰明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黄昊尚友
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
年已組催歷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求卒

維　帝手之曰天覺予飭無念忘子訓史書虎符璽
綬璽書誕告凡為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
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　帝之仁于死
予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衆有一絶一繼維出
其守有弐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
太祖皇之刻我
世祖對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
剚穹臣拜稽首　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　帝歆崇
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禅不臻
寔祉弗屆於皇我元萬棋攸賴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內地户族散處
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
並建置靡遑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
茲為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之曰
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
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縣是定為上都大興為大都兩
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旅子來
置而勿征首建孳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
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須以成化俗儆蒙
繫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為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來思粵惟　皇祖置
應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
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回上都首幸華嚴君曰列聖在天
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迹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祉
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宿止其以　先帝所構殿鎮
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
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
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
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續俾萬姓
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竊以為天地生物無心
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是極是訓西方聖
人則曰本性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
為物為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戚解之
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
湛空無有垢累道窔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
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
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群動與前聖相合
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殊異臣桷爰從屬車聞首
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寄縝緻為本行傳宗洞山
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為方外友磊落有大計因得
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寄今授
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
則求以傳謹再拜稽首為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監觀群
生啟性有恒驕驁忿鬪失常是行沉昵昏惑執妄是
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為明為靜猗與

皇功始戒定或俞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求證巍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巢井雲凝瑶臺積香浮浮側㐌枚枚堥稱畢觀心掉膽擢相旣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 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 列聖在天鴻續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 列聖之心拯彼大迷竟皇具陳讃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澤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九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

行狀類

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彦升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首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湓口世祖此贊兩藩而任捴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旣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復選衆而舉敦說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河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戸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旻龍丘狹其東皋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故知鐘鼓非樂云

之本纔麤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徒戚里內蜀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畢載穆數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後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王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冀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彫其朴用悔其明舜化之有倫繄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莫為公私君親之義遊為隱犯公二極一致受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綠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北面論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中戚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頹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肆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巷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睿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謀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慭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綱天憲寘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細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擁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藪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幌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上之風申其趣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己五王君大降節憲台致

之有由也其丹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
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
贊該百行遵衿禮禹於未萌申烱來古戒於茲日非直
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
綴而序之山宇初搆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
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
既而緬覩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
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刋
削授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騬騄不追聽受一謬
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户席寓物垂訓
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息從諫如順
流虚已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
貌無外悦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
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
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
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
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
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
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
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
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
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
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
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
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王壃取
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
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
壃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
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
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
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
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
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回
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
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
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
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
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
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
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
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
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
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
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濟富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赦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中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

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眷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

來巢嘉氏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感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
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
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
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
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
闕其郛闕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
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㷀恭無妾媵不飲酒
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
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
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
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
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
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
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
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韓愈

君諱某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與晉為趙氏晉
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
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
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
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
君才隋末為蔚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
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
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鈴衛倉曹參
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
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
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
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
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
朝行在衎衛獻御服用物弓甲贄器幄幕奔走危難
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
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
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
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
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
君在家行孝友侍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
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
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
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
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
實生已覲負土封其墓夫人榮陽鄭氏王屋縣令況
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蔬飲水藥物必
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敏
前左衛倉曹參軍敬暗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
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
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擬其大者為
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
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宗元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着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嫉曠放弛而惠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内行着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探撫奥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于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鑚礪倦不知游息感不待援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絜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惡鋪大和以惠鰥寡歐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没之患政無苛令苞苴之蠹審割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徹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問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謡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勲郎中除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説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綏九賦推厚之心以固和懸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舉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爲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與漢代之課第覈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心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竟吳越之城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宫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無失中加銀青光禄

大夫迁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
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
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
子搒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
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
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討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
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
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汚是歳盗據淮㴨方議
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攘
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懔慨
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石者也王衒誤天下
殺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
擬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盗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
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
臣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
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謩于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
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
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
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謡大和擊壤之頌歸
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
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
胥胥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
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
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
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悦曹參之言絳侯懃曲
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乗間入邑詐
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
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絕中否

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将莅盟諸戎戎果縦兵
邀好大敺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
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
以諷所以示寛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
勤懇動合聖謩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乗輿服
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盗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
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状未甚指明方春
殺人恐傷和氣上覧之大悦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
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
上相與光禄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
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
供入之實頗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免復本
職白志貞有爵勤之勤獻利屢中上嘉其功効特寵
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骨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乗致
寇盗之招也累疏以闗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無務
有耄志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
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
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
焉無所屈也故勵心積慮慱蹇之道表于朝端弼違
擇回朴忠之誠決于帝念内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
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禄
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遺其子孫無一畝
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禄而飽僃室而安終身泊湯而
細故不入其逵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
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絜静儉德也推疑獨斷
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固大節也犯顔以陳訏謨至忠
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兹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
以榮號章于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

罪在宗嗣敢用評議舊行數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
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徽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宵貴里諱京既冠
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
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
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
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
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
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瑞仲兄前大理評事
褒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
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揚舍人炎讀其
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
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
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其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
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闔闢之壯與其
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
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
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
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
莊禮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
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
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

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
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
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
加恩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
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
咸恂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
不果後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
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
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
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
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
祭之不墜緊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
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憚其上下之勤輓
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
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
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
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
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貲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
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
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
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
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
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
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
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
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

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涵古老纂司
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説紀事
朴實不苟悦於人世得以傳其業其學自聖人之書
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
故實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
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説者耶夫其忠
烈之寔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
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刹之
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潁考
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
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
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
夫人又没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
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
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彦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
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
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
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
定時以眞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歳庚戌｜太
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　太后和
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説帳中常
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
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
軍中督粮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遂定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
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
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
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從公邊蒙
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之德
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閲戰忠
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臣
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
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
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
戰勝状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
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
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
申｜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
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
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
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
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
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
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
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
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説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
歳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
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
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
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
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
渠墾中興西凉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户四五萬悉授田種須農具更造舟置
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臣貴人曰
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
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
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丨天
子命吏請得與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丨天子所
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丨莊聖太后來詰問公
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
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
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
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
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忤此心事朝廷宜勿忘自是
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
旨行之中與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
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户文蔚卒不
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廵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
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廵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
境見其墾闢者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剌令刻石在
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
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
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
徒閙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
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丨上怒趣召治之困急
逮不入見丨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
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
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佩

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
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
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
矣而又重妨播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
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
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
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
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
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
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
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
沁輙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
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
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
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
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
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
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宫數爲
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
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廿九年朝
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
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
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
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
今司　憲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
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
行賄乞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俾阿

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忻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蠹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九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數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倨倨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

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屛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貸已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屬朔方軍興粮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找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從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媪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

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
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
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弃遐公望宫號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
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舊臣
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
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大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
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 先帝新棄天下
陛下將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
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
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
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
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
公自 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
就揖上觴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
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
甚讚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
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 先帝之意
也是年詔修 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公於 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
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 上聞之
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
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
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
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
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

政覺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
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已任故
言事 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
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
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政者不可
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
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
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
公仕官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
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 世祖
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
允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
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
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欵故
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
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
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
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
氏元帥其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
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
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
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
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
人長適趙珌次適周儆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
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
張繼祖次適侍其平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

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髙里先塋之東公圖之老
臣勳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
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録其歴官
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
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徳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
不任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姚宗夫人三子長徳英徳
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
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宥凾平
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
賤公方五歳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粟夫人舂蓬
稗為糧筅藜莧為菹活之荒歳既就外傳嗜讀書束
脩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禄食先足旨甘

有餘則市筆札録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
其尋薄也為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
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離親善身兩
間之間人壽幾何焉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絶
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李一時名公碩儒歳丁未
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潜藩俾侍　今皇
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参議
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劃京兆隷潜藩擇
廷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賫出入從宜使辟故真州
總管髙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
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塩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
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
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捍
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
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淵峻用
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書為潜藩用
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未從南征至鄂留
後行營庚申以為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為北京宣
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為燕京宣撫使燕多
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
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
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
三年惡巳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㨿勢之籍民
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
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潜藩故臣相無有
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生

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
公拜稽首曰　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為令臣烏乎可
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　陛下
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
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
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處水旱之歉一權
變以絶欺詐之擾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覘凡可與民
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蒲扶左
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
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
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
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
不為應懸巳俾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
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瘐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

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疊七年會上以
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
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
皆具自以爲不冤公嫮其誣召鞫其妾搒掠一加服
不移晷盡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
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
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
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
南徙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
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
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
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
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藁束百萬公是來也
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
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
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
受兵食方畧公說誘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
之地不降何歸攻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
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其偕中使奉
璽書來故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友賻
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
進鄭堅其不下也中使不愉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
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
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
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
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
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
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饟支半月賦

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
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
施思播諸山壁水栅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
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顓獨軍圍合州初
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閭受圍必徵諸屬州
兵盡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
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
語州將張珏以　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
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
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
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下大於宋之天下子
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勸俚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
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
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
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戮下以盜賊遇君竊
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
亦爲檄刻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
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詗事成都皆獲之當
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
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與等導
帥幹揚獮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
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極矣
重不見審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
持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斗刻耳未
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
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危窮
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掾若功者誠懼汝慣其後服
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

活此民豈計汝嫌怨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
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
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
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
還部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
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
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
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
境矣公曰蛮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
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洶懼相擅
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類 天
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款豈必煩兵不
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
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

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爲百萬人非公
惠活寧闘死不降事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
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
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霣館垣外公
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
是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
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
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
中書省之命下蛮夷望轊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
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冢經
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 上
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
千緡具塟先妣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孛羅賻錢
王百緡具眞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即

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享年六十三夫人胡氏前公
卒今夫人其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
尹諸軍奥魯頭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劉秉恕幼在室嘗集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
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
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耀於
時毎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妹氏不以語
人人知爲姑若從毋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炯
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
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撿姦慝奮發忿急不能
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巳入不
測淵者事巳輙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
則施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 上嘗賜以玉
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

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償
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責而得功又可冨而厚享耶不
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
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昔未嘗恃形勢取
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畢
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耆爲言願奉毋錢百
金交驩令取子自益部之亦不爲謝王相七年及事
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予道請聞斯行以絶專嫌
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
厭誦凡人賢而有聞蒲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陛扶
留之故閫幙得士爲多皆視爲巳職當然未嘗語人
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
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蛮夷聞其諭招推結
荷海渴愛慕義三道來兵爲之抑首思徽利於萬里

蓋成功於一介實亙紆江馬革包糧斬木通道舁餉
要荒御賞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事於其家天下
之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恩不過如是
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
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
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潛藩　聖皇非遽貴之也亦嘗身接之而訓之指授
之親以細微觀其敬怨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諳習以
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旣久而後知遇也
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傅
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眷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
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
不欺不見有疑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
悲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旣久可與晞古海內者將不
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頫夏進遺事求狀公行
娭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頫嘗同受學義不得
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
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謹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
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
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
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後與鴛水翁爲同志友
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
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
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
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
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常賜見上都便
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擬
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
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　州還
河以避浮鷄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
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漑其地其三順
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
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
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
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
澧河其間可漑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
漑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
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漑田二千餘頃每奏
一事　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眞不爲素餐矣即受提
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
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濒河諸渠先是西夏濒河五
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
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
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漑田九萬餘
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
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
年授都水少監公言舟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
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
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別瀘
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
東燕京以北漑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
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
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職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

大河令其淤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
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
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
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
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
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入泗汶與御河相
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
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
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
至是江左旣平 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
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
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
推明曆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
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
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
年深亦復攲測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旣又別圖
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
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
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
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
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
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
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
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
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
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
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

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
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 御指陳理致
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昃 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
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
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
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
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上可其奏
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
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
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
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
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
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
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
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
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
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
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
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
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
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凉州北極出地四十度
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
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
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半雷州
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青七

年新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大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筴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幷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眞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illegible]

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未爲定
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
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
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
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
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
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
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
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
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
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
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
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
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
理爲蓋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
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藁公於是比次篇類
整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藁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
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
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
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
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
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灤事便
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
謂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
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
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
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

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
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
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
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
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
通惠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
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
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
運官糧歲若千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
至是皆罷是秋　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
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鈔一萬二千五百緡
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牐
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
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
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
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
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
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
日
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
廷所倚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
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
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决金口以下
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浚唐來以溉淍河之地

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
運畢通建斗牐以閘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
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
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
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閒皆為
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
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
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
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
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
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
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
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
名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
分換母殊詳一時間有超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
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
旋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
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
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
礙且距崗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
見漸長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
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内同附直距
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
門以兩線相望旁取其正中所當之劃之度之分之
抄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
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舊一行
已嘗駮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
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數夾
測横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
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
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
舊制亦自機妙
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
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
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illegible]
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
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
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
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
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
大爲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
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之次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
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
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後
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
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
保民壁鄒平縣之黌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
萬歸欵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
厚所部殷足而境内以治庚寅歲覲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
沛徐邳獲其兗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
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消亂
公致仕序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
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
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
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爲代輸
之流民以歸蔽察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爲
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六處以隸治績仍
升將陵爲州初以質子侍王藩娶阿可亦眞氏生公
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爲
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
龍洞旣奠而雨需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
于襄干揚累奏戰功
世祖皇帝在王邸總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輒
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
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爲
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
用兵若干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
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
獲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
所向款附至陽羅堡
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
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舡名
白鷂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
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
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略城東南隅彼悉衆守
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旣下則城自陷矣攻之
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隨陷
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降民數千徙之內
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
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撫之勳治郡
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尚
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
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民
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愼守卿司
中統三年春李璮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據濟南
前此公聰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略以爲諸路
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
不下今更包以甎石而儲粟於內且留壯丁之轉輸
者于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
息率皆困弊而璮假都督之重擁彊兵至五七萬日
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唯知璮之號
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璮參佐儻中
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北方可慮又大駕前歲
北征舉臣躬扞牧圉而璮獨以禦宋爲辭旣不身先
六軍後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
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璮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
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璮獨不喜其
和奸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
市馬諸路無論軍民繫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璮方
散遣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璮締交
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璮用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
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五百
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盜屬法
制初祈宜復舊額而歎盜仍前又前歲王師渡江宋
人來攻璮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爲

控兵用而又侵及盗課誠使瓊絕淮而南歲附一二
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此而徙以兵賊候
之丕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而擇人代瓊且徵瓊
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東南須瓊鎮戍剌真督
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不若撥瓊北行爲策之善
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都督内足以分其勢而伐其
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謐侯樂聞以歸
二年元會
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
與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討毋泄至是瓊兵西來城守之
卒數不滿千公遂借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
以諸王合必赤鄒兵擊之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
從公討賊劉山東盗課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
掠以公爲前導而瓊已據濟南諸道兵既令詔無攻
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既不得出公
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饋道攻下塞柵脅從之民相率
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迎却之以功遷大都督
秋七月甲戌瓊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咸爲逆徒
盗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戒收兵毋入
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鑰辱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
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
國上將軍有故吏掇拾公諸父罪辭連公
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
起公爲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户佩金虎符宋安撫吕
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撫吕
曰得張齊蕳手言吾無退矣公持詔往諭文煥遂擧

城降十年從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
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勞成
疾豎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主遂
東兀魯回河又以二女爲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
便畜牧遂留居閒歲一至濟南優游暇豫以佚其
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之正
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
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爲諸王忽剌忽兒
妃次適姜從吉次爲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
千户梁紹祖諸王乃顔之叛連謀于兀訥忽赤金
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聽故及於
禍始速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顔搆亂亦嘗
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
上嗟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
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轉歸濟南養疾有
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
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餘事聞加賜二
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户元里被
吴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
萬户次其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
暨閭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
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爲
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爲然餘
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視其故侯如路
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讎者公遷真定民傾城
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
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
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思遺

受爲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
命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
外里巷室家悦喜於内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
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
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
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
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
吾身老矣戎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
唯以死捍賊終不闕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
子孫卒屬有不一力討賊者吾有劍在衆聞其
言勇自百倍乃諭僚屬士民塗南山自保躬將
輕騎駐將陵以拒壇故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
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之下其忠
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二爵善始令
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
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衛有方總戎遠征
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萬充副都元帥國
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
公平昔事迹求爲行狀故詳録行實而以謏聞
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
公諱慈字元遠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
仲爲孝友謀於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
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瓊少習邊將憑仗智勇
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
自許角端在手必無將魯之侵蓮花拂腰甚得蛟龍
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
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盤基於天下良
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
敵三槐以鼎鼎象物知其神姧五等以栢珪瑜授瑞
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受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
史[illegible]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齔甫就勝衣
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
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
高談故以辯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
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邑合一千
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illegible]中
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惣機衡是勤王略惜君
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厢親信出[illegible]梁州防主華陽
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
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
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圖原
軍師撤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
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丘揚旌錦水白
虎之俗難安黄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
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惣府司録仍轉司
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鑿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
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
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
出境即用和聘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
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
爲志軒丘陣法叢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

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關户籍咸貫巡警
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寔寄藏知逸司隸似畏都官
既而孤城鄭姬不捐其年巴水滛翁不瞖其疾春秋
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吕子明之疾甚歎彭吳王阮元
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
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
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
法三篇天弘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讀
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
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列冠蓋連
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
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蒲野愁氣連雲況
復松領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臨洮之
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
子歸於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
有黃金之碣隱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
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
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霸城嚴
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連鑣衮服草靡青丘
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劍足身挺書堪面試矜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
蛇盤綬蔔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
矜掚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
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脈河陽備師洛浦
置陣成皐連旗廣武朝兵減竈夜營多鼓箭起六槃
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豎驚二竪
遊魂通夢言反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途登石紅

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壁擁
武侯爲病樂公爲社雲蓋低壠霓裳紛下碑挑金龜
松撗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太原王公神道碑　張說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拾之南山之璞問然不有
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隱
然不失其正也語夫狄運以行道爲辭以比德亦何
代無其人哉公諱方翼字仲翔太原祁人王周之後
也王子以敗狄受姓徵君以遁世爲名司徒之濟艱
難義形漢室太尉之圖畢甲心畫魏朝開將濟所言
則知尚書志力兄弟繼美覽周書所載則見潁川忠
烈子後皆封臣節奮揚於百代家聲籍甚於四海大
王父可徒定公東隋氏之崇也王父駙馬開府文公
格先朝之懿也考特進慎公仁表皇室之甥也公門
惣四岳之靈當子分五漢之氣是生時傑爲人紀
公雄姿沉毅凜難犯之色虛懷信厚坦招納之量識
略精斷達應變之權神守密靜堅不奪之節孝友內
兆於冤懷忠放外灼於既冠加以思參造化識合鬼
神文其詩書武其韜略推此才也以從政焉永無遺
矣夙遭家難哀過柴瘠京師號曰孝童王毋同安長
公主引貴遊之誡示作苦之端命夫人徙居鄠墅儲
無升粟庇無尺椽公躬率傭保肆勤給養墾山出田
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疇千畝二年而廈屋百間日舉
壽觴獻珍膳矣夫約能久不亦仁乎在困能亨不亦
智乎永徽初始宰安定誅豪暴以育人察姦宄以中
冤異政三舉清風一變除瀚海都督府司馬以毋疾
辭職爲姜恪所便遂徙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王本
立上書理公國之惇孝不圖濱䢴有詔徵還而親不

特心與衰絶氣屬禮存詔御醫孟默朝夕診視免喪
逾年僅堪履立樂成公東討新羅薦爲將帥詔公持
節雞林道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肅
州以爲慢防㫖冦非重閑也乃大築雉堞嚴備橹械
人知有恃戎亦來威儀鳳歳河西盡蝗獨不入州境
鄰郡湊總提挈如雲公傾私泉以資之引激水以立
碓舉火而竈日哺千人遂有芝草叢生豊年屢降人
之詠德刊石存焉裴吏部名立波斯實取遮匐偉公
威厲飛書薦請詔公爲波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
扵國以安西副護杜懷實爲庭州刺史公大城碎葉
街郭迴立夷夏縱觀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風謁賀
洎于海東肅如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史以波斯使
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實更統安西鎮守碎葉朝廷
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實又以永不失鎮復命實
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揺矣於是卑薄啜首唱
冠兵群蕃響應蝟毛而竪公在磧西捷無虚歳屢卑
薄於弓月陷咽麪於熱海剿叛徒三千於麾下走烏
鶻十萬於城外皆以少覆衆以誠動天萬水暴長發
擨而三軍涉渡葉河無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是士
卒益勇戎狄益懼璽書下問皇靈遠爍邊夏州都督
徼詣奉天宫熱海之役流矢貫臂陳血染袖事等殷
輪帝顧而問之視瘡歔欷曰爲國致身乃吾親也妖
賊白鐵余據城平以反奉詔與程務挺討擒之善公
有發石壞城之計反風焚擲之感封太原郡公元珍
冦邊受命討撃公以無甲乃發思造六片木排衿關
鈕解合畫爲虎文北至閔先與虜合戰若驅猛獸蒙
皋比臭之敵也胡馬奔駭獲其二啜桑乾會剠西鄙
禾降初公善書與魏叔璘相𡚁工射與趙持滿齊名

帝每曯之賜比鳴轝賞深懸帳嘗獨行夜又有猛火
長文直來趣逼射而仆爲乃朽木也太宗壯之援出
千牛及抵滿伏法暴骸公哀而收葬爲金吾奏劾高
宗義之釋而不罪履道坦坦多如此類適將任帝莫
龍爲國方虎天下膏潤群生雲雨惜哉不辰悄焉遘
侮嗣聖之除天后臨朝有凶人誣奏公變后從兄常
懍怏怏司刑御史侮文嬌制不名苛法遷於崖州路
至衡山寢疾捐館春秋六十有三垂拱三年閏正月
十九日葬于咸陽原君子曰斯才也斯望也難乎免
于斯之代也周公聖而謗屈平賢而放賈誼才而謫
李廣勞而廢彼天命之糾紛此人情之惆悵神龍中
興以陷酷吏例復官爵爰爲人極忠爲令德神之聽
之始枉終直信矣有子故光禄少卿瑛今秘書監珣
皆篤行純孝慎終思遠評少也蒙會文昇堂今老矣
豈能文旌墓遷司漢籍感激論都尉之書邕敘危情
追美樹揚公之碣銘曰
上德惟公氣秀才傑孝弘世美忠廣前烈日月必照
江河思決雖地必通暗機先徹卓犖文藝峥嵘武節
勳由宰邑惜悃臨郡海女遊途山虵可問師律三愆
軍聲六振鋭氣入營長雲出陣肅將國威烜赫天外
玉弩方禁雲旗卷旆天道茫茫自古多傷功存西域
身棄南荒易簀中路懸棺反葬寳刀生衣玉玦無光
後有才子先賢不亡

太子少傅竇希瑊神道碑　李湛然

若夫懸象著明保傅繫三台之位厚德載物公侯分
五嶽之尊環耀佩而布陰陽佐林蒸而平水土斯所
以寅亮天地寧濟寰區自匪器稟英靈藝兼文武發
揮成務之術謨楷具寮之德則何以弼諧邦教調護

元良粤惟纂懿前脩追蹤上哲惣淳粹以秀出偶會
昌而挺生賢戚載彰寵光崇貴者其在我司空幽國
公乎公諱希瑊字美玉扶風平陵人也昭成皇太后
之介弟開元神武皇帝之元舅即隋工部侍郎左右
武候大將軍納言司空上柱國陳國公抗之曾孫皇
朝駙馬都尉工部禮部二尚書右領軍大將軍殿中
光祿大夫上柱國華國公誕之孫太常卿潤州刺史
贈太尉荊州大都督上柱國幽國公孝謙之元子也
而自祥生石紐祚啓金刀盛業與塗山比崇長發將
觀津方永文昭武穆帝載矢之於典謨累將重侯后
族布在於方冊故得國華人傑崝振古以騰芳服冕
乘軒迨呂氏而益茂莫不歌鍾繼響喧喧遝比里之
音邸館相望藹藹亞東都之盛歷代之所推挹豈可
一二談哉公鼎佃禓華公門孕秀仰庇軒星之曜傍

吞間氣之英天生仁智之姿日用溫恭之性弱齡志
尚卓爾多奇阮瑀之朗朗無雙黃憲之汪汪不測豈
可同年而語也年十有五補脩文館學生鼓篋上庠
橫經太學中年考校僉我大成屬穹昊降災高宗厭
代白雲方馭攀鳳駕而無追素憤為郎翊龍輴而暫
往既調授潞州參軍尋遷常州司兵參軍事上黨閑
山毗陵郡邑既承君子之命又參從事之班夫惟濫
觴蓋茲而始扶搖一拜安國相王府功曹參軍久之
遷為屬時睿宗之藩潛龍德在田猨嶸尚咨累接曳
裾之侶屢陪飛蓋之遊樂善載歡承恩莫二唐景雲
元年睿宗登極加朝散大夫除殿中尚食奉御黃金
兼錫朱紱增榮調九沸於宸羞薦八珍於帝膳景龍
元年又遷為太府少卿兼知尚食事司幣藏之珍賚
奉雲天之宴樂養承恩獎增峻寵章二年加銀青光

祿大夫殿中監乘輿服物御府斯殷纂慎日宣爪牙
之寄曾未踰朔又拜左右千牛衛將軍而帝謂公曰
朕昔在藩嘗居此職而其宿衛親近今故授卿其承
寵私有若是也衛鈞陳於北極應上將於南蕃榮冠
等夷地兼勳戚雖古之位踰九卿班同三府者亦無
以方焉先天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
檢校光祿卿無何又正除光祿侍中同掌即耻貂蟬
郎中改名候司殿掖豈有高堂擅青龍之疏張湛推
白馬之名兼而有之不其榮矣開元二年遷太子少
傅襲爵幽國公加賜食實封二百户以六行之姿翼
千鈞之務琢磨光乎玉裕輔導整於銅樓有華廣之
清簡冨臣衛之法義庶常儀刑八座遥藉二宮福履
有綏降年惟永而過隙之影背閶闔以言旋但閱川
之波辭少海而無返開元五年歲在丁巳冬十月丁

巳朔二十日景戌暴薨於東都章善里之私弟春秋
五十有四嗚呼哀哉惻感宸旒有切渭陽之念哀纏
士庶逾深鄭國之悲粵翌日聖上舉哀於洛城南門
輟朝三日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賻八百段米粟八百
石及東園祕器凶事葬事官給務令優厚仍令將作
大匠韋湊充使監護河南少尹秦守一為副鴻臚少
卿李顒持節齎璽書弔祭儀仗送至墓所并為立碑
發引之日令工部尚書劉知柔祖祭有司考行謚曰
某禮也遲命屢洽事殊彝典惟公降靈純嘏稟秀中
原風範自高衣冠甚偉雖地稱金穴外家之寵克崇
位翊瑤山儲輔之尊斯在而謙以約已德以潤身九
列重其章明百寮仰其忠儉夫所謂貴而不驕志明
而晦者無適喻於公乎名命雖臨濛暉莫駐佳城鬱
鬱遽開京兆之阡詔葬繽紛即赴畢原之路旌旐飛

歔而茄誠噎恩容衛動而行路悲酸子朝散大夫行
太子典設郎鎮次子太子內直郎鋼等銜恤哀退而
不及粤以開元六年夏四月九日癸酉歸葬於京兆
咸陽縣洪瀆川之北原八水分流五陵交對星辰照
爛於東井煙景密通於西岳龜言筮告此地攸安萬
古千春德音何託惟披文與相質恪奉絲綸冀地久
而天長永昭徽範不才不敏敢述銘曰
昭昭茂族赫赫崇膺石紐疏系金刀建封軒星代稟
閶氣時鍾鳴陰必嗣嘯谷相從越洎我公秉心貞吉
肇遊庠序歷登大秩東都勞人西都賦實龍飛偶運
鵬圖匪日絲綸騷委章紱增榮既典六尚俄昇九卿
鈎陳任切武衛資英左右惟允於斯作程獻替嘉猷
戎司光禄琢磨儆範方調鼎餗憯矣神心宜哉倚伏
鲁不遐壽奄焉薨覆帝念元男情深渭陽輟朝興慟
詔葬哀傷丞峻典禮逾崇寵章鼎門南出畢陌西長
旆引轄軒笳隨魂轊容衛哀咽山川迴牙秦塞徒指
漢原已暮紀盛烈於豐碑庶有旌於武庫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韓愈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
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
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諮者仕慕容垂國為
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後簡者
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
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
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李鄘謂
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
進士選為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
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藏樊僕射澤以襄陽北
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從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
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
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
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
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
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
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
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
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
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婚嫁之大燕投譁民事拖罷不
旋日用能以十月成政俍征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
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
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
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
與太原之很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
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
必極醉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蕭閣據
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
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
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
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
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
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貪無以養所欲
得者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　韓愈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户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疾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頌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逝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遣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途天子征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賾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仲軼是二者其適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佚佚而積涵涵而停韡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冤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敞之必絶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歿
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
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
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
浹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
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
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汴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
武之亂以自空居汴司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
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
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
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
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
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
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遒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既質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朝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安石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
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某之孫晉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曾孫其先
南皮中人從獲鹿令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
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寄治經章解句達先師宿學譽
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
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
令兼潁川郡王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
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
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東明兩縣監
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
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正殿說書而以
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
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辟事折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
以上以儒術為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
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
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太史詔以
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毋之諱禮不
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
近歲屢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
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
獻公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
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
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游愽戲之物
皆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
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

銓摧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
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
撫公舉能誠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
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
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
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瀆殺李陵
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貢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
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
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
經不可用上即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宗慶
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
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
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以
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屈服不能發口執政
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
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
極衰時驕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
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
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
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
樞密使五年以集賢院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議祔
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勅遷
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將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
既而勅兩府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
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辟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上
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
大名府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與得近公公疑
爲姦考問具服則悍急不及會獨娶貝州以反公即
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擣
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
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
捕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署公暴
從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
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歸爲南軍以戰
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擢
超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以
拒亡卒兼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絶主
不時贖則聽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
元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元觀使既而以
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
相視其儀物歲中判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
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
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
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常賜銀飾肩輿士大
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昇蒼然肩足皆胝行路
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中居頃之出治許州
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獻以
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治大
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
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
漕魏信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振捄人用歸
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

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
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撿校太師兼侍中充景
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陜州大都督府長
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寛惠為
治人安樂之他將相賜公使錢多使年利公度所賜
為用故在所尤不擾今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
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
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撿許州入見又辭所
辭不許使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將太醫
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
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于第上親臨哭發洟為
不視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爭別
賜黃金給塟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
塟開封汴陽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歛官開府
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
運翊戴功臣食邑萬五千戶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
著書有群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
卷又奏議文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
集賢殿脩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大人繼配陳氏武信
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
大常博士集賢校理蚤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
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
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
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
又官公內外族親凡若干賈氏自謫及耽傳至相帝
皆以文學至公又以經術取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
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哀榮君臣
相遭孰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莫比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
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
有博六藝使廌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筵于殿中
登開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緣乃丞御史督制廉尤
胥澤在下惠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延大塗
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
終徂在天公則隨薨芺甚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
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傍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
祚曾祖昪祖天挺父思温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
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
不仕以淑其里竭休濬慶迺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
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
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餔過昔詰旦
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刮劘抗摩
磊砢而直廉稟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
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
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馱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
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
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
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
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道使者一再起公既
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綏頫
以談絫若所陳也
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
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病及設作更化用公之言居

多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
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
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
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殖元氣
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 帝偉公所論以
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絶
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遽請和屬
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
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輙潛師侵宋兩
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真州籍
為口實公答書譯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曰喻
邊將戢戍守固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答纍自璮一
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
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
皆不報頗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
悦數也揵鑰館所塈垣揷棘驛吏訶閽吏士鳴柝防
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感
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
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
若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
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
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
江漢名城望風嚮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
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踐朝以聞異眷隆其
瘁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
天子悼焉官其子秉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
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
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
則宋權臣似道竊鄂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
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
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
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
陷善良雖智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而宋有亡
徵公與阨會其忠難不渝始終名節僅一時而耳百
世著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
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
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踈近如一
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侍方嚴風岸
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𦬒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
際可為已墮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揄撰
續後漢書紬丕擠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
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
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
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
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秖修婉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秉麟也以文學
行治擢真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
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秉麟謀從公之曆兆孟
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請摯曰
先子墓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若
銘揭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宋儒文雄有
秀烈於國執德愚靡異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

可捄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
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
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忠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穀
鄒曽縣乘濂伊猴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濂其瀦
孰植其滋孰芬其菽孰喣孰吹有實其居賔吾
能戱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蛻冠巍憲言祁祁
躍淵天飛蹯公雲逵廼睠南顧廼休王師廼命
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凛乎危削繫操觚
榮觀幽龘删述盻兮名義昭埀溥言還歸昔壯
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耆龜
清廟宗彝不旣厥施與論㠯嘻烝烝嗣慶罔永
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詒宋命
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廿三年行御史臺侍
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
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内艱辭亡何連詔江
浙行省丞相蒙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召
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
俊被旨集守令戍將迫變一道廼行夏四月至
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
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㚐原其門人
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曽祖彦玄
祖一鶚考應琇滑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
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寳祐乙卯薦于
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
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illegible]州若以事忤
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寃不董槐執政竟不堂參
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教授己未趙葵宣撫
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
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
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什事者公毀家以庚不
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歷江上宋社日
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
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拂賈旨臺評
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
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
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户講道門之者翕如若周岳熊
朝余安裕楊應拄余奕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
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輙曰
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
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
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牢辭
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輙敗不
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
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
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
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
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
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
年後抗論儉宰老猖㞭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
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廼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
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　皇帝夢一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决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

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下踐龔陳言猶
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
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若
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
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
可以威奪其自信乎此類先生之比也貧若甚衣結
履穿行霊中人有啓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
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
林學士盧公摯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
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
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
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
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于在集賢待制番易周
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當謂先生天下
士忠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
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斗
黽玉毀折我朝天明延完其節雖鳴風雨歲寒楫松
伊其板蕩古有藎忠道統既開人文斯一有美翔鸞
載鳴載集曷迪厖庭曷裸匪京萬里水天介石自貞
奚卒不施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賈著鍾鼎之勲
而弗踐衆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
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
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為大將自　太祖太宗定宗憲
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
績豐功不可勝紀述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
柄即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
立省部以杜絕攻出多門斜封墨敕之撓外設六道
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
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
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為徇情枉法之私又奏
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户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
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
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
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
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
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
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為都元帥
府君為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
王又以天倪為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
年發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
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
都市繒幣為北覲需既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
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
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廻轡南
行即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
成義亦當往况有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賫市幣之金
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
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
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觧將兵三千為助遂破
走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
大曆寺夜斬關為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
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槀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觧合
軍攻仙走之笑乃觧恐民之猜貳也驅萬餘人將斂

之公曰與皆吾民不幸為賊驅脅何罪而殺之不聽
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為不可
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荊棘拾瓦礫官府民
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由是數
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他郡
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
適至　上素聞公名遂以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
五路授公為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答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諸
城公遂下太康柘縣毛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
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
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為備矣不聽會公以
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
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
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　上命乞帥
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為兩翼夾江注射公
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
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
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清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為河南
等路宣撫使是歲秋　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經畧
使二年春　上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秋九月
從　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土
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阿里
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
濟南　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璮兇勢甚
張　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赴

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歷
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軍門誅同惡數
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
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　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
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
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　上慰勞公悉歸功諸
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
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
公為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　上將有事於襄陽
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賜白金百笏諸帥萬緡公至
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
援蓄銳而守兵食有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
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
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
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
內附
聖天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
以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荊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將由郢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
襄陽　上聞亟遣近侍賚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
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
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
公歸至眞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
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
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
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
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
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

春二月有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
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恵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
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碩德位兼將
相爲大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蓍龜望重四朝恩隆百
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於顏
間視富貴功名欿然退避若將有浼於已者此其蘊
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
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之子稍長
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讎恥爲姪尚
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得歸之　上曰但聞爭
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
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公姪爲真定路總管後數
年公又乞致仕　上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

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
歷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冒請上曰
卿奕世忠勤有功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
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
官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真定
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璮變後議者以諸侯權
重爲言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
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
弟即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畧使朝廷
遣阿藍答兒句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答兒性
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
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畧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
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
人蒙須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

從西北貴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
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
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虜數人
出城將殺之内一俘氣貌異常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
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橐中金贖
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留務無大小
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間由是真
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
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
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遽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
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
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
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楫真定順天兩路新
軍萬戶曰椋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右丞曰杷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
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
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宏遠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
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
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
恣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獄無欺傾誤協宸慮事
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爲
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簣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嗟
我公屬橐鞬十宥八九其在鈞衡暫而非久暫而非
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
聰紀綱卒立
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棟樑
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膽

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斷公云亡執佐時康家
象賢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視
此銘章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
國
太宗承之旣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
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
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佐
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經綸
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
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
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晋卿姓
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
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
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剌定遠生榮祿大
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
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
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
部尚書恭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
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
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
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
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晋實用之以爲名
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
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
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
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明
年京城不守遂屬　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
詣行在入見　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
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旣爲臣子
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　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
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
尺　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　上
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
鶻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誇於公曰
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
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　上聞之喜
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
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
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　上大異
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
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
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　上
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
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
早廻　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
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　陛
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　陛下無疆之福
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
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士
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
駕車行刼有司不能禁時　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
馳傳往治旣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

求免中使貳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
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
然皆得安枕矣已丑　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
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
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　陛下新登寶位願
無污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
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怫
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
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絶之自　太
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
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
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
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
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
四十萬石　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
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
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
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
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
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
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
得不激怒皇叔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
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
搆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
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
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　上
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

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法
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
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
爲晚　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
效之辛卯秋八月　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
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　上笑
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
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
留於燕　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
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
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　上問中書
知否對曰不知　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
白中書省償之仍勑令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
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栽種
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
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
山後之地　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
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
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春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
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
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
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
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解遣人
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
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
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
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

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 上始然之詔除究刑民
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
又奏遣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
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
入城求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
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
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
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旨
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
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
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
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撫存百姓以其有用故也
若勝負未分慮懷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
因一俘囚罪戮百人者乎 上悟詔除其禁金國

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illegible]人之得[illegible]
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
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illegible]出降期月之
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
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
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
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
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
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
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
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
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
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
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

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
申 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
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
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 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
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
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
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
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
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
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
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
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
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

者則已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
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贓令本路民戶代償其
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
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
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
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奏定令
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
臣脫歡奏選室女勑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
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
京足備後宮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
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 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
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蠶絲五穀耳非
産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
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

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
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
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之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
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
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
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
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
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士貢十曰置水運
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迭失告公
私用官銀一千定　上台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
曾有旨用銀否　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
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　上坐萬安殿召阿散
阿迭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
上譲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
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
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
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
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　上意乃解戊戌天
下大旱蝗　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令年租賦乞
推行停閣　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
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
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
賴以安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
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
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
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
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
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

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班超之言
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
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
之五臟有不損耶　上說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
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　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
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
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
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
獎借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
奧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
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
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
上亦頗惑眾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
上曰汝欲闘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
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
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
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
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
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
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樂生
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
而徇私情且狡兎三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
上疾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
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
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
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
上少蘇后以為奏　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

生冬十一月　上刎豫已又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
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
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
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與都刺合蠻方以償
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惲公沮其事則以銀五
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
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令從意書填
公奏曰天下
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
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與都刺合
蠻奏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
事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
行若下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亦不能以
無罪殺臣后雖怒其忤已亦以先朝勳舊曲加敬憚
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
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為之罷市絕音
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以中統二年
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
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亂隔絕殁於河南
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
咸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為中書左丞相孫男
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
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　曰希　曰希　女孫五人
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
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
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
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

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
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
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
夜嘗誡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
學也其學務為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算內算音律儒
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
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
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
元曆行於世既違公七年令丞相持進士崔衍狀以
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
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
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
通趨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
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
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
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
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
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
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
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
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
白玉堂堂維國之華
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
如再開闢內外嚮治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為
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
以殺為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於風雨
指麾群雄圍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潜行公卿

求活草間隨材擇用爵為棟梁綱羅四方狩麟蒐鳳
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肅何關中臺閣討裁
典章粲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遁浮聚羣蔽野僵屍
我煥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
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
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在盟府名
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𧦝𧦝新阡浩浩流泉不
朽載傳尚千萬年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一

墓誌類

唐故相權公墓銘

韓愈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
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
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
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
凉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
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孝與蘇源
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録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
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
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
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九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孝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絶
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称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𥘿得人不
以負拘轉户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既謝辞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以幾教化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
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

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後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吾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沙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觀戚莫敢過門省頗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薄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衰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無不存臧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弁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劉先生夫人墓誌　任彥升

旣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闡德斯諒無没鄭鄉寂寥揚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自撰墓誌　白居易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鍠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夫諱季庚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太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謩二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三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某月日葬于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歛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

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韓愈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敎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懾環封奏其本從宗稱爲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自撰墓誌銘

杜牧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佑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從郁駕部員外郎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牧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曰上窮天時下

摭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
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後問其次曰禮部考
功爲小行矣禮部言其終曲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
夜微困亥初就枕寢得袂勢夂酣而不夢有人朗告
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如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
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旁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
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
繼木星工揚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
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
歲遷合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冝哉復
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
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
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桹桹年十二
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
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後魏太尉顗封安平公及予
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宮

翰林供奉李白墓誌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厥洩一蹶斃於空谷唯餘
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而天風不
來海波不起揚翼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即故左
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
西成紀人絶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孫女搜於箱篋
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
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
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名姓故自國朝已來漏於
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通其邑
遂以客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
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
取所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文高挺三蜀之雄才相
如恩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
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
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
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
綺論當世分草和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
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相褒將褐
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
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
洽召公作序時公以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大將軍
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公自量疏
遠之懷難久於密侍俟間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
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
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
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者哉脫
屣軒冕釋羈韁鏁因肆情性大放於宇宙間飲酒非
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專於文律取其吟
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不求之事求之其
意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章號
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
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
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
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
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
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
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
士其死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爲

左拾遺制下於形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共坐專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集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之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奬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邑因令禁樵採備洒埽訪公之子孫將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則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户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没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之不任布裙糲食而所仰給邇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涕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已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其所言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事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十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勑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求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勲庸道德之家兼豎碑碣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illegible]墓銘輒刋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公之宗族編緝斷簡以行於代云

其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馬晦以麴蘖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其適所以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漫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臨幽壤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毁名不虧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趍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閺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部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逵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師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氈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坐銘曰官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允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韓愈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

血數十年以斃殺卩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爲藥誤其李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
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屛人曰我
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
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
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
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
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
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
皆殺人不可食一[illegible]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
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
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
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　柳宗元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
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
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
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
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
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
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
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斂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
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
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
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
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賓
庚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
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
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冠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
陳嘉謨指授禍本納於夷執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
地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
貨地偏而具五人儲侍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
城幹控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
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illegible]徒廓地數圻
以歸于我理鳥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
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
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
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劃連島以闢
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
之阻若爲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
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
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
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
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
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
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
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喪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
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
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壟以告
于幽明銘曰周限荆衡秦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
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究陵北
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
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吡贊顯揚彰徹既受休
命東兹峻節處其謀猷守以廉絜厚農薄征匪貊匪

襍遺商平貨有來胥悅臧山跨海堅其編列制器足兵濆㟏巘結鳥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闢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豁海無遺迕冠罔踰越琛賮之獻罔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勲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達岡㫺兆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柳宗元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爲皇太子以藩變遘奪危僇致禍後封恒山爲愍王贈荆州大都督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大宗曰趾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虞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爲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急官遷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爲請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爲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苹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勑咨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島𧗾夷剽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使既至則𣪠弓槖甲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淬濯諸首長咸頓首送欵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蝺鼓江流壞北岸𡍣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黃丹砂爲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𢖍事有緹五兩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歛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没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興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行儉劭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文濟維祥實亘實延冡議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肅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懷克懷以信詖辭告訕卒白其訊島𧗾猖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遂彼群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冊之金玉以爲公服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關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矜情不伐喜蠻人涕懐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蝨孽告妖悍石構灾升屋而號推發卉裳來聘來覲臚讙原祔之顯魂松柏芊芊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李元賓墓銘　韓愈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賁州刺史鄧君墓誌銘　柳宗元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建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涖故自始仕以至没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吏職於劍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南則亭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内專平準莅非人錫石之地飛免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凡蠹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柬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録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横廉貴三州事蕞爾之下直道有立獷悍之内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聞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乖以君爲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獄西蜀平其狴犴遂視南楚總茲條貫實遷化居貨殖攸贊吹煎鎔範貢輸增算旣飭財賦亦專傳館去牧荒陬熏其聽斷敘勸以息暴戾斯遑行非遷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魂散年極中身嗟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興歎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肉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道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貞曜先生墓誌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嶺南經畧副使馬君墓誌　柳宗元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其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劇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荊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船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皐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領南五府儲跱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爲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閑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爲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爲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儆曰做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寢以平撫民以辯懵夭不華悍吏不牟惟實于盈亦贏其籌公以忠拖私以義踣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携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耋耄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柳宗元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觥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君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華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慶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脣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尊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閑國難輒不寢食謀慮憤叱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諒字遵慶弟曰某銘曰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貞勇光武輔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贄以膚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歔欷閑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仙于京代山九九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銘　柳宗元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亢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黄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闢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順學禮而善爲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待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陽以寧鬬根仇怨敎諭克順從公于荆綏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志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拖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其月日祔葬旬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余𨒪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禆吏環衛分曹南越之庵從事以寧永安披榛荐仍于兵是董是經旣柔且平浩浩呻呼華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于海壖殯于鄧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纏而不廬允允令妻壁首而君焉歔號嗚助哉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奥隅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柳宗元

裴氏之昭曰贈戸部尚書諱某稽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吏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汴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旣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叔且廬銘曰

世守不迂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妻其躬乃相戎政宮臣理𧽊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旣寧告養于京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庚終爾誠陰侍里閭膝歆不遺有弟之恭旣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柳宗元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内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其人也夭而不

嗣世之感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没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温和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呂侍御恭墓銘　柳宗元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剌湖南七州生四子温恭儉讓以温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佗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横書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冑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究冀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道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纘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單衞佐加協律郎入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邀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瘡瘇加瘠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奐曰褱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歟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剌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夫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渢渢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哉死乎吾誰依

戶部郎中曾公墓誌銘　王安石

公諱某字某先封鄫鄫士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人某爲唐沂州剌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政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知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從人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揚允恭督揚子運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挩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富貴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郡

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獻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德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予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忌之除户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歲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歲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已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幷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士在空壘無人之地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士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爲姦以科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旨意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綸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涿支多生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户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䧟於俗媚佛鬼以汙我家人行之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某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議大夫公没八年而博士子肇生生若干年水潰墓改葬公龍池鄉之原頭某年月日也葬有日肇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安石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愈自謂志可行卒之閼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士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其施及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公子非在茲耶

襄陽丞趙君墓誌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

州官為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庋於
卜筮五月甲辰卜訓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
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亘
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
日來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
吾為曹信是迹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比二百舉
武吾為子施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
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
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
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
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儋之鄂州司馬
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
為舞陽主簿蔡帥反弛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
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
元刺椰用相並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摯之信也施之有冬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
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
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綦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尒勿忘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陵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
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
卿𤊹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
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
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
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
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
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
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
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數上書下妄以伊周自
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
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
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
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
城尉人咸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
遠得洪雅尉今固當尒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
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
得也先生不荅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
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
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
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
理公前國士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
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
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
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
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
音考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
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
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
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
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

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餉非
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
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
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
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龜翁之女
揚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
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
總管府知事河南雲[illegible]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
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
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兇山
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
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
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
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
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
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
尓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
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
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
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
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傳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
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喑嘻粗工
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
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曾齋先生願
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
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
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
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
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內劉
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
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
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
一旦能横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
得其劇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
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
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
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狀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
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
其無有鞫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廉師西京宣慰使
倒剌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
峻風節者成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
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
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
西河絶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
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烧棧猶車
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爲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椎
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
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
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總
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發舊案以書適近侍
臣括馬其州館鄰墻也聞獄吏呵問終晚得公姓名

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
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他特秋其給仇非宜言
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勳臣子開
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
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蠧撤撿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
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
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
完堤以捍河水暴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
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
而卒公與兄搵即葬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
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明年遂召
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子其徒數十人
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翼翼然先生成法也爲歎
曰嗚呼遂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以善及人如是明
年遂疾滿告歸鄉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彦隆或河
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縗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遂
備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
有續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已
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苫塊嗚呼學可以範世
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遂平昔善公錄
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茍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
之一投淚擲筆數年終不能敘其事去冬以史事又
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毋夫人爲言持幣泣請且
使其子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遂還其幣曰吾無荅
吾士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
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顧居順樂堂號順樂先生唐白
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
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商孫起爲秦將封武安君
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
耶銘曰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
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袷廟嘗知職不舉耶三
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綳角敢言人難彈
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枝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褒觀
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聿嗚
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
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刻其首碣
石阡陽千祀無朽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
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於之未
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
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
將彈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
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一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二

墓表類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宗諱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其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柳宗元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李頗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扶滿渭北節度延爲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表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鴻書載筆乘軺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潜機理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傚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離歛默苟休息月校歲會莫不如畫庫豐財羨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寄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騁力中塗蹶足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怀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賵賻甚

掌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𠂕匄救助事用無闕丹旐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莫有愆素故交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掩欷廣輪顧盼無依徘徊增哀頹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佐朔方戎政閑黙首康冠惠文垂衣裳才不施天茫茫刋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安石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安石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剛斷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至公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恍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淳載公之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不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王安石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閥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𣆀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决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訖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辟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名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治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且得人一善若己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南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此豈特一鄉之善士與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辯直有操守好

學能自刻厲及游濟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
是饜飫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
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觀前賢奇蹟偉
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推耕牛以饗賓王毅乘
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已私而
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廼歎服曰先
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比淩後赴戊戌試趾河
北西路遠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
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俯俀乃以所得成就學者
立言傳後著三為書數萬言其於為天地立極為生
民立本為聖賢立法數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
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
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
之凡經指授者雖鄙目碌碌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
善不顯諸用然懷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
左轄張公以鄉明義來周郵吉郎之曰吾非踽踽涼
涼閒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顛交而弗之允者魯
齋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揭學館夜半欲起謂予曰吾於漢丞相亮
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
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棲遲蓬蓽心融一天自
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
兇辨天府七星說章于以張皇幽眇振濯漢靈一何
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將既
而聞卧疾屢之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撲早
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
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
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
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媲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
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
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
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
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户部尚
書戎益確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為
之表

誄類

王仲宣誄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
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
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
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
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
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
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
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公自君二祖為光為龍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
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
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
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
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

凉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髙尚霸功投身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嚮我明德投戈編鄀
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
與軍行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
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
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
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
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
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
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
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
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
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迴軌
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
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　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
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
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
逵勲惟嬰恩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充及荆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
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遠覩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決彼樂都
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辯祿延喜余亦偃息
無事明時嘯昔之游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居吾語汝[illegible]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
長沙投賈[illegible]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去何從其湼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
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緇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
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
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
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楊荊州誄　潘岳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揚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續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没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爲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强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徹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泚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皐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强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襄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綜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流東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悖偽師長逼將乘雖寡帝眷南極總褰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賤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勲考終定謚聲群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寡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虜閒釁剿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羣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緯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䘏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槩於貞孝若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

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貞不常祐義有必甄勉父勤
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
先舊勲雖發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孤繢飢
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
哀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
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蕪萊朔馬東騖胡風南
埃路無歸轉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
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
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扃料敵壓難時惟陽生凉冬氣勁塞外草
衰邊矣𢹂虜乘障犯威鳴驖横厲霜鏑高輦軼我河
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鼙爲圍翳翳窮壘嗷嗷孽
悲師若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拑秣守未焚
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疲傷拊巡饑
溺方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
哉貴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
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
嗣嗟爾義士没有餘喜嗚呼哀哉

宋孝武宣貴妃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閴悼泉
塗之已宫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
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烟肅雍揆景陟屺爰孫國軫
喪淑之傷家凝霣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
鍾萬其辭曰
玄丘煙熅瑶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
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
軒勉麗婦俗出懋蘋蘩脩詩賁道稱圖照言翼訓姒
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閣陳風緯藻臨象分
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
華寔邦之媛敬勲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
遜遠下延和臨朋違怨祚蠱集祉慶藹迎祥皇胤嗇
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
梁視朔書氣觀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緫滅
容暈翟毀袿掩綵瑶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
改軿輅晨遷離宫天邃别殿雲懸靈衣虚襲組帳空
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
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曖兮玉座
寒純孝擗其俱毁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
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乎哀棘實滅
性世覆冲華國虚淵令嗚呼哀哉𦨶凌既肅龜筮既
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
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
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旌
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
於松霧涉姑繇而環廻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
轀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抵陰重局闕兮燈
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
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顔延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
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
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
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
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没芳流歇絶不其惜乎雖今
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

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
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
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
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
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
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
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
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
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
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
其寛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
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
望古遥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温和而能峻
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
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禮
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
爵同下士禄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
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藹
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
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
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

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
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
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
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嗚呼哀哉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江總

君諱襄字師卿吴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參
軍父閑揚州别駕齊永元紹曆蕭遥光謀反伏誅閑
以州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

時年十四號毀殆滅布衣蔬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
佐郎出為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
記室入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為
丹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
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于墓所
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
華宫家令出為鄱陽内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
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
屏迹還鄉吴民陸黯起義兵攻郡擾攘之際發憤而
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濟暫之吴國百舍不容
千里無饋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飦粥夕共
瓢飲契闊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志臨哀
能詠久願摇筆時事屯邅不遑削藁梁季適越朱戢
干戈卅人仕累為物所役杼軸於懷四十餘載循閉

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洎訖未幾何但東海成
田南冠永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絶
望通波之永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爲誄曰
嶠岳頎茂充裔繁昌寶門禑穆宦仕蟬聯食采命氏
遐哉陸鄉丙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問令望
玄鬢弈禪翠弁金璫流聲世祀列讃祠堂別駕貞烈
志存名教詳生徇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
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韜光耀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
至性通神淚枯壠樹哀感[illegible]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
玄黃絶晦蔬布終身心符岳婞室等原資分甘共感
爲族外姻契之今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
紛紛蘭臺觀書洛市強學侍問濶身爲已結髮濯纓
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
棘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犂履臨伏不競
紫紛自理商席無譏師訓胄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
欽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遊息承華書記筆札
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笳
二儀迴斡四氣淹晞離景遽沉前星奄滅攀已弗及
銜恩守節昔荷故臣攀號摧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
含章式肇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
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
廣弘條教精窮毫癸典選推揚操刀容刃不紊朱紫
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緗素捜文遺闕
上妙鉛槧譽成春月鷹行攸序龍作簡才讓珠不拜
賜劒恩來帝曰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玉弩流災
年臻几杖病息草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
風驚夜燭黄鵠超遥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啓足
忽忽世路辛苦艱虞寻戈蕭道懸骨交然家無半救

地絶飛芻念君桑梓零落滑枯傷君井邑子戾崎
嶇喪亂絶卜葬董荒蕪悽涼故友拊標遺孤臨穴
外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爲善宜懼脩名難假德
合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臺臺清名
泠泠獨寫嗚呼哀哉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陳子良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鄱陽王
之曾孫也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派
清瀾於天潢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昴宿挺質珪
璋敦友温恭仁慈孝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
耽思群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
才江淮貴遊獨繇領袖故可以坐覩蒼鷹俯拾朱
紫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娱恥與
蜂灌等列洎有陳失馭西遷于隋而兄弟十人自
晉新在棠棣之詠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其行也
屬皇朝有道咸序搢紳乃拜吏部外郎東宮學士
冀州司法參軍禮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
列也君莅政能官咸熙庶績所在遺愛置言成範
至如纓緌之士草萊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雲萃飡
德音而風趨李膺曩號楷模王商昔稱賢智方之
蔑如也適應入蹊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
明哲春秋五十有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
新城郡之官舍嗚咽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
敦莫逆既同羈旅彌篤綢繆非無陸機之書尚有
鍾儀之操誰謂吉士奄逐隙駒嗟乎盛年何晚促
之如此也嗚呼哀哉音之絶絃軫歎聞笛傷心余
雖謝古人寧不悽慟是知身殁名存寔由著述況
復故人景行何能泯之敢以闇見乃作誄曰

嗚呼哀哉粤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
王赤眉作梗黄屋去亡有嬀之後應運遐昌君之
顯考祉爲委質在行既高居寶坦逸篤生夫子如
坟雲日儀形信典聲名本實機神電舉雅調風生
還同照乘有類連城學迴班固才冠劉楨金湯失
險天獸有陳幸逢隋德預沭堯民青蓋西度紫氣
東淪依依去楚悽悽入秦梁亳之𨚍忽傾風樹綸
𡧤押鳥穿池憑霧兄弟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綍
粹預銓衡龍樓振藻司冠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擅
美含香趨奏事禮承祀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
既臨鄭城是面視民如傷事心惟戢冏覽善政潘
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己非難余之室人君之從妹
加以篤款頻紫提誨銘之在心没齒唯佩契闊闗
朧連翩冀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巫會琴臺兼遇
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
君積善永保元吉不言别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
奄弃蘭室嗚呼哀哉承諱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
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
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兮難窮黄泉寂兮易暮客
泣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蟲嗟古人兮神交念往
哲兮虚通淚有竭兮心尚感聲有止而哀無窮宿
草衰兮凝秋露白楊慘兮生悲風痛遊魂兮安在
徒醊酒兮招空嗚呼哀哉

哀冊文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冊　顔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
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illegible]
纚綍(音弗)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
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珮悲黼筵
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
臣累德述懷其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
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
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
迎我王度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
載詣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
釋位公宫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
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壼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
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
顯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
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撤塗弛衛嗚呼哀哉戒凉在
律杪秋即穸(音夕)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
輅遷蹤噭噭(古弔)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遥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
夾體壽原邑野淪鵠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
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冊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宫啓自先塋將
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於行宮禮也舉帝舒阜玄堂啓扉祖徹三獻延
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鷟輅而撫
心痛撤奠之先序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
辰旋詔左言光裁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遥緒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
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
敬始紘綖教先䄠稑躬齎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
韜光君道方被丁佐求賢所謂無詖顧史弘式陳詩
辰義孚下曰仁蔵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
邦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
行德閟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家臻
寶業身嗣昌曄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
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
金穴璋璜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痛相告禔寢[illegible]

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舜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
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酇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陵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鐩[illegible]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
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綷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
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籍閟宮
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
而表命慕方纆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
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唐高祖皇帝哀冊　虞世南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
太上皇崩于大安宮殯于前殿之西階粤十月甲子
朔二十七日庚寅將遷座于獻陵禮也九天落構七
曜沉暉引鸞翻於雙闕駕龍輴於六飛哀子嗣皇帝
諱擗踊崩心攀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巳
紀去昭景而不留即幽途而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
終爰詔史冊敘德宣風其詞曰玄覽載籍邈聽皇王
立德可久應運期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耀降祉
真氣呈祥蔥珩朱紱熊軾龍章契叶禎符誕生睿聽
彤雲晝聚黃星夕映爵卷潛躍幾深莅性地載天臨
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
蚩尤躍旗王良策馬技山殪日滔天沴夏蕩拚黎元
阽危宗社提劒創業杖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
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践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
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盛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
錫命介珪禮優乘石煙雲改色鏞竟變音觀圖受命
負扆君臨仁霑動殖化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堯心
削觚返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
伊源叛換應變雷動稟機電斷十角雲消二川冰泮

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
丹烏在藻水浮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
要荒合軌鞮譯遐通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
有懷高謝脩爾樂陽杳同姑射趣詩禮以承　稟義
方以成化聿應景福方期大年玉几　金滕遂騫
絕玉日之晨省遷千齡而上仙攀帷扆以孺慕抱劒
舄以纏綿嗚呼哀哉慶奉顧託式遵遺志捐珠玉而
不蔵即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為纂垂風聲於後嗣
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紀市背沃野於神皋越通
川於渭涘懷岐下之前跡睠新豐之舊里銜哀噎以
留恩挑聯翩而顧指悲風急而古木吟平野晦而愁
雲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不駐亟時
游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哀歲凜凜而
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逝水之東流

躬喬山之風掬蹐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
哀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暑無金石之固勳華異
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翊玄功與
至德延列辟而為首俾軼五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

唐太宗皇帝哀册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
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
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紀凝
秋龍惟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諱覽
册興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徃駕
之綖邈奠樽盈而悲序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劒滋
遠清徽方閟爰詔司存傳芳瑤字其詞曰三微固祉
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勳浹著玄牝家傳縉雲
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繼幾作聖良畫自得
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蒼兕爰發朱旗首令
冢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
霸政宏著天兵電照月陣風馳蚩尤遊剪猰貐成誅
閏位不虔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祆轉圜上略
容光下濟從邑垂仁寅門灑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
青戾同規玄珠叶契發揮三五聲明遐裔泛野休兵
靈壽偃革升巖蔵銑遵河奉璧學肄徐輪丘園散帛
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埏寬樂華曾舉
禮棻旁垂沙場盤剪斗極咸羈狼山入闉潮海歸池
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質鳥服來儀大矣秉時
悠哉利見文龜浮洛應龍在淀潘露飛甘卿雲呈絢
松萸望幸瑤華方燕仙丹劒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
千年掩曙暉於離照嗚呼哀哉弘璧陳階鈞天罷佾
夢齡遐想宮車晏出大隧弗營元龜獻吉辰軫効駕

羲和司日迫靈心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凝清秋於
廣陌遡悲風於長衢經陌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
鋒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
漢啓泉闡穀林搖落橋巖變衰平原淒兮白日遠深
渚潛兮秋雲飛覽銅爵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
哀哉嵯陵玄壤隅山窮路肅衛翻英輕池委素羲庭
易晚松陰難曙萬方悲而雨泣三靈慘而雲沍嗟厚
德之長違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
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遠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
揚翹寵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太穆皇后哀册文　李百藥

維貞觀九年歲次乙未冬十月辛丑朔二日庚寅太
穆皇后擇宮啓自壽安陵將祔于獻陵其日至尊親
奉奠于大安宮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龍
攢風啓翟輅朝陳方祇靖德園魂靈神哀子嗣皇帝
諱攀弓劒而長號想禕褕之靡御痛異宮之隔禮切
分心於窮慼二南風化萬古徽音式昭史册如玉如
金其詞曰玄功肸蠁景福氤氳將開樞電且應黃雲
曰惟基命于昭德性配天不失復夏無競門德丕承
華宗遞興皇家漢氏祥發慶膺寔符世冑並會休徵
帝妃比渚聖母東陵從景陰陵含章嬪則柔順弘範
幽閑毓德率禮無違尊師罔忒言昭圖史聲芳邦國
帝錄將啓天妹言歸塗山表既渭汭增暉外求才淑
內鑒幾微頻繁夕膳絲枲中闈琴瑟匪諧冰霜愍景
道叶離明貞符允悅渚德勿用內教爰設世罕交泰
時虧地節膺期集祉含和履正華渚降祥高禖誕聖
渚著軒象未彰靈命奄御雲衣俄飛天鏡嗚呼哀哉
受終撫運馭極乘乾物思厚德政關承天瑤攢委冥

金屋虛筵嗟故劒之無託歎房樂之徒懸嗚呼哀哉宸駕上僊玉几垂裕率土遏密同軌畢赴背撤陽之神宇指原陵之封樹悼虞妃之不從遵周典而遷祔嗚呼哀哉蒼茫昭世冥漠神心松庭幽寂隧路凝深儼龍輼而未進切鳳吹之哀吟水滔滔而不息日黯黯乃將沉百神驚而玄兆遂萬國慟而寒山陰晦重雲於畢陌結微霜於穀林嗚呼哀哉極宸宇之儀訓播英聲於先后惟皇運之天長配靈崐而地久流凱風於椒掖散白露於陵阜軼任姒之高縱邁嵩華而不朽嗚呼哀哉

文德皇后哀冊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於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轜曉前儼帷帟於空殿爾陛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出哀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反鑾輅將引猿搏已撤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齊越姜疋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紃組執勤琁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黃道偕昇化宣風始業贊玉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應物達理撫機先識體備簡能髀無朕側績苞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勵約懷冲履正景曖風暄霜嚴冰　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觳皇支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　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晨興非豫德音彌整馬驟無

封鵠珠斯昇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珮於曾城今冥永夜吟松栢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泫泣閧哀厲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騤騤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而隱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斃停人何生而能久惟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皇帝哀冊　武后

維弘道元年歲次癸未十二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行天皇崩于洛陽宮之貞觀殿殯于乾元殿之西階粵以文明元年五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發自遷洛旋于鎬京以其年八月庚辰朔十一日庚寅將遷座于乾陵禮也曉霧收碧晨霞泛丹庭分羽衛殯啓龍攅哀子嗣皇帝輪攀訴谷卑崩號泉殿悲鑾輅之空嚴感鳳樽之虛薦擗摽摩潰充窮殞裂剝思攀而還逝羸喘興而復絶俯惟煢戀荼毒交侵瞻白雲而茹泣望蒼野而摧心愴游冠之日遠哀墜劒之年深淚有變於湘竹恨方纏於穀林念茲孤幼哽咽荒襟腸與肝而共斷憂與痛而相尋顧慕丹墀迴環紫掖撫眇嗣而傷今想宸顏而慟昔寄柔情於簡素播天聲於金石其詞曰月瑤誕慶靈丘降祥仙源濬遠聖緒天長繞樞飛電驤室騰光鳥庭闢象龍德含章六藝生知四聰神授晦迹登庠韜光胄緩玉詞條緝瓊文囿發揮綠錯牢籠紫宙鑑符敎敏量本疏通賓門表譽納麓彰功始潛朱邸或躍青宮夏余欽德周誦

傾風粤自銅闈慶膺寶命惠露動植信洎翔泳淳化
有敷至仁無競教溢璇寓道光金鏡五龍開運六羽
昇年西雲應吕南風散絃晷符羲日蔭廣堯夫賁園
旌士楚林藂賢潛明上格財成下濟問寢承親在原
申悌戒盈茅宇翻奢土砌衢室禋宗雲門饗帝以聖
承聖資明嗣明禮崇殷夏樂盛咸英時和俗泰天平
地成永同文軌長垂頌聲德動乾符威清地紀澄氛
樾宄掃沴濛汜推轂六師坐知千里亭毒寰縣鑾鏡
圖史霸戰林聳月旗雲亘疊鼓蕭關鳴笳松嶝追涼
水殿避暑山楹霞洞浪井樹響層城務簡通三神凝
得一玄池肆賞青丘佇逸訪道順風養真乘日將牧
襄野尊師石室寶獻河宗賚歸王會浮黿交影飛輪
繫軼雲封為款日觀申虔告成七廟歸功九天無事
無為爰遊爰豫胥域延想汾川滁遷儀鳳巢阿飛麟
在馭火林歸朔鄉移蹕所冀玄壽齊年紫皇授輿
旅館炎纏未央遽脫屣於宸極奄乘雲於帝鄉亘天
維而落構匝日寓而沉光殉百身而靡贖積萬苦而
徒傷魂銷志殞裂骨抽腸受玉几之遺顧詎寶業於
窮荒嗣君孝切諒闇居喪荷大務於殘端積衆憂於
未亡所以割深哀而克勵力迷衿而自強嗚呼哀哉
泱埏遏密綿區縞素恨鈞天之不歸睠鼎湖以凝慕
嗚呼哀哉攀聖躅遠戀德滋深訴昊穹而兩泗擗厚
載而崩心泣人靈而灑悲戢晦宇宙而起愁陰嗚呼
哀哉緹琯移序朱明應律娶靈方營龜謀獻吉皆九
洛而移馭儀八川而從蹕列璧羽之逶迤動鍾挽之
蕭瑟顧園邑之蒼翠望巖埏之紆縈喬陽之舄不追
茂陵之書方出嗚呼哀哉跡圖懸圖神降長流去重
陽之弈弈龔大夜之悠悠□霸塋之薄室契紀壘而

莫修思山門於夕月悲隴樹於新秋嗚呼哀哉想軒
加鳥之攀龍思予山之戀鳳矧承眷於先房誓牽毀而
哀逝豈謂務切至纂事違深控仍徇公而抑巳遂奪
情以從衆悲千罔極之悲痛萬終天之痛嗚呼哀哉
恭惟聖烈寔鐘微衷敬因彤管載撰玄功業彌遙而
道彌著時益遠而聲益隆播二儀而不極橫四海而
無窮嗚呼哀哉

隋元德太子哀冊　虞世南

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乙亥皇太子薨
于行宮粤三年二月庚辰朔六日乙酉將遷座于莊
陵禮也蠶縷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
其如昔皇帝悼离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
以長懷思視膳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撤
祖階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軒轜於振容揆行投
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
長久乎天地其詞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
儀國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
前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觿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
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蕤蕤先路舄弈渠門
備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服雅盛梁園睿后膺儲
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禮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晋
衽賁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閈閎九重神州王化
禁旅果客聽言偃草高視折衝惟康清秘親賢允屬
從景鳳瀾飛華嫣王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是便蕃
思謀啓沃恭惟積德豐衍繁祉粤自天孫光升元子
緣車逮事翠纓奉記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
愛敬兼資優遊道德恭巳承疑南山聘隱東序尊師
前粹神儀深穆其度顒顒覿德温温審喻炯戒齊箴

源連玉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
亘綬景福永祚元良神理冥寞天道難究仁不必壽
善皆感愆祐遷瑤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
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惘攀具寮其如夜嗚呼哀哉
迴環氣朔荏苒居諸露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
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楹殿虛嗚呼哀哉將寧
市寢長遺望　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輓鶴
怨而不追顧龍驂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
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遂之幽深羅夕煙而稍起
送落景而將沉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
御而流泱覩纓弁以霑襟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秋
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
永飛聲而騰實嗚呼哀哉

唐中宗皇帝哀冊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
應天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
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
晝攢毀帝離輼輬紼霜廻丹旐雪引御夕臺之
妙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聽在原之墜響感聯萼之
凋陰禮莫收兮泣遺迹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
式揚鴻懿咨睿烈於金牒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少
典之子重玄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絞
龍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霧南浮彤雲北睽掃
剔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纘戎前慶身珮星斗掌
握曦鏡克明克睿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聲
中律呂辭含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
移朱邸春誦夏絃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啓鵬
舉提象鸞飛鑿乾離圖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寧虞

歌撫絃堯親興睦媯德逾禮萬寶阜成四門光闢宵
衣若厲道風猶尺野接翹車殿橫儒席留連鶴蘥婉
變辭客潤洽泉草恩周卉蟲醍譯籓輪要荒　幣削
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瘢痏帝圖廣運
意難誣犒犯祥籙孤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蓂搖厨龜
負綠檢麟銜斗樞孝思罔極崇膺克饗親幸國陽式
陳昭配畢薦容輿娩情贈朡薦璧森羅明祇肅對玄
精倫典洪範盈晴將竦華蓋遙封岱丘獸紫宙之阨
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蔫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嗚
呼哀哉惟幾在辰穆卜違占仍几虛座綴衣室景渗
攝提悲纏昱日群臣奉於末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
哀哉宗伯旌典同軌赴辰龜謀入兆畢鞲移輴唱若
挽於香掖咽酸笳於曙昊彤階皛皛兮露驚月玉座
微微兮夜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
淒愴朔飈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曉駐石馬之
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疎杏之原長覺深松之路遠
嗚呼哀哉伊昔睿詰先謀壽宮猗郁我后復幸方中
委冠劍於泉夕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變道
無瞬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皇帝哀冊　蘇頲

維開元四年太歲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太
行睿宗大聖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從殯于太極殿之
西階粵十月朔其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帟褰周
青臺警節儼無聲以塵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
神武皇帝諱追攀引繞瞅擗司常悽廢物其湯逆感
衆靈而影翔潤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
寶其詞曰高祖興唐岳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
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光伊何朔善傳聖在昔　分瑞

炎初割符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祗膺服儒
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王
子事周毋退象藏睿冲襟釋名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撝
乃政復亨而運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牝構孽紛
紅肆災飈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垂登宸極順
大叱心忘我帝力艱譯修貢親賢任職樂英巳敷禮
緯重飾宗廟率祀郊丘肇禋養而迎夏芟以祈春靜
默沿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
吾所尚陋伊祁之莫緒追闡鉄而將袞帝允執乎厥
中皇可崇於太上始授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
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風理極兼變言
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寧
年罕驗顧命是屬付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
攉絕以穪慕竟猒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
而呻屬外群悲於縞素中不痓於珠王蜃輅迎轉龍
帨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遲遲而徙靡旆旌
悤悤以感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岳之幽途禮既獻
而三撤神方穸而九虞遠奉游冠近嚴歸蹕因高而
渭川盡見憑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横霜攢悲松
以翳日嗚呼哀哉粤羲軒之建子烋兮今問傳其不
巳猗簡冊之尊聖眞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藹
華露滋揚至德啟求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以知
之嗚呼哀哉

惠莊太子哀冊　張九齡

維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十一月丁巳朔二十四日
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
寢畢闋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午將陪葬于橋陵之栢
城禮也爾幕宵布羽蠡宿設西序啓欑南首成列皇
帝深天倫之感崇后儀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
於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其
詞曰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藩衛京師克荷
成憲罔不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闡孝友
天至道則昭合跡無自異性實生知學兼時習易微
書遠詩言禮立德心有鄰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
難挹方伯出鎮邵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
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
叶卜韡韡同軒皇皇改服疾遘中路凶傳左轂寧不
悲谐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
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
俱受經於置醴既荏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
禍於蕭墻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宮之衛常治家人
之禮曷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
茂典將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
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
所萃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撰吉會同盟以
送哀夜漏盡兮晤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發三挽而
徐進將一去而不廻嗚呼哀哉背泉門兮遲遲驅白
驥兮騤騤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
蓋寂寂兮畫帷遵舊途而何有覽陳跡以如疑面都
邑兮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
長辭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穸昭鴻名於美跡將在
皇諸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芬於蘭桂傳不朽於
金石諒紀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唐玄宗皇帝哀冊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
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

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將遷座于泰陵禮也
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朕履無復求衣孝孫皇帝
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綍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
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
祖德其詞曰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
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歷
數光宅區寓惟皇得一承帝嗣五赫哉威初萬物斯
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
氏趙啄皇孫我獨杖劍神斯武貫上排閶闔俯掃軒
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
宗爰受寶命問安視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之
政一着獻兆百靈翼聖躍馬絕流水不敢競潛龍變
動往續丕績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
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杜知
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冀
廣訪列搢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弭威加德
馴戎狄[illegible]塞不[illegible]塵琛賁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
堠梵衷弃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
淳然後制禮節焉作樂和焉東祠后土南郊上玄齋
祓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
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
尾三脊朱草非煙繽紛効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
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
餘美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勲對文齋日月秋風
靡逮推曆正元調律平害礼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
弄虞敷詞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
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命子出震

紀明授閏徙驅猛士累剪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游
離宮故苑詩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
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户
告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淚爲雨於
哀哀哭成雷於郊郭遺蹤迹而徒攀蒼衣冠而何託
同軌畢至圻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輴於帝臺
儼將行兮前揖似有顧兮徘徊過春城兮如送望秦
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遠接橋山之
往隧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
厚夜蒼蒼終天戢輝文始建極武餘英威玄德不朽
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興變化侔神聖兮安可希超前
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肅宗皇帝哀册　裴士淹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四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大
行[illegible]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崩于長生殿旋殯于
兩儀殿之西階粤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庚午將遷座
于建陵禮也獨到瑤宮河依象闕籥捧宵霧庭徹曙
月森鶯翔以成行儼輼輬而將發哀子嗣皇帝諱充
窮感慕擗摽傷摧真玄哀而增蕭瞻白雲而不迴雨
泗噎兮千官泣天仗搖兮萬國陪懿業方永神轡潛
翳迺詔有司騰芳後裔其詞曰高丘演慶玄牝開祥
寶曆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累聖重光七葉增睿
時惟我皇天帝褰裳全真養正窅然姑射欽哉有命
謂禹知子踵堯傳聖伊昔休應虹流電繞猗蘭養德
叢桂疏榮徇齊純孝弘裕欽明光含玉理秀發珠衡
辯日多悟朝雲更輕尊師樂業問寢揚名三善克舉
萬邦以貞叶契斷金觀書群玉性與蕙變道存濡足
[illegible]兮考言登禹受籙運符提象禪同偶燭景昇[illegible]

大屈成曲戎羯緜間書稱猾夏轉旆秦川連兵朔野
水靈潛衛山祇嚴鍛順時徙邑聿來岐下用翦脩虵
匪 戎馬輯寧黎庶保乂宗社赫矣天府於皇纘都
琁瓊饗 璧沼崇儒進善求瘼明刑恤辜丹巖蔵鈇
綠浦捐珠容成啓路王母獻圖功宣祀夏道洽歌虞
物莫疵癘人用昭蘇檪陽先意棣華增睦冠帶麟洲
賔延鳥服招諫懸鼓哲師推轂禮備樂和遠安邇肅
恩猶覆燾義涵亭毒露臺愛費茅宇觸奢比蔿群富
甸物若華御雲牽蓋濡露垂葩畝秀同穎階榮指邪
潔慮高居凝神下濟遠探仙訣深入真諦穆穆頌聲
温温愷悌紫鍾三古牢籠八裔方生之靈奚集良巳
之文莫繼佇襄野而來巡憩祁宮而興沴嗚呼哀哉
底分弘璧庭臨綴衣如天落構像日徂翔弃璇寓而
奚速啓金滕而遂遠鳥𠨂龍圖之瑞青丘丹浦之感
照朊縫兮如在痛攀髯兮不歸崇嵫兮愁雲積郊
原空兮落景微嗚呼哀哉環瀛縞素輿諱凝慕號鶴
協吉象耕遷執珠玉重而不廢襲稱應而有數靜鶴
陳于塋所閉闇闔于應路靡管南紀之壘空望西陵
之樹嗚呼哀哉蒼昊浩然緹律亟遷既深悲於寒暑
俄隕涕於韶煙皆鳳城而紆鬱接屬峙而聯翩息與
駕于懸圃閱鍾磬于廣川神理冥其造物皇情毖以
終天嗚呼哀哉三光猶變九丹非術螢隧蒼茫斷隅
蕭瑟渡清渭而徐轉指甘泉而半出薤曲斷管以臨
風松門倚巖而蔽日嗚呼哀哉 末命戒茲群臣
至德神功天長地久邁千祀之騰茂居百王之冠首
俾下武而欽承彰典蕃而不朽嗚呼哀哉

節愍太子哀冊 李乂

維景雲元年十月朔日節愍太子梓宮啓自歎杜郵

其日將陪窆于定陵禮也層衛初列鳳仙將違閬少
海而不留赴窮泉而莫返皇帝懷副君之大義降猶
子之深慈飾忠烈於逝者備哀榮以送之漢幄虛侍
周墻霈事思臺空築幽延求閼金相兮玉裕捐行兮
旌能峻節兮無泯芳聲兮有恒其詞曰素雲流祉白
水貞祥祀叉百代威加萬方勤焉家國赫矣皇王帝
子攸降乾男以將邁德誕靈懷文抱質漢臺占秦
宮近日敏對不群能言罕匹藝該百適詞含六律朝
露自舉夜月聽遊醴薦推穆書成重節典戎仙衛作
牧神州是謂元子光膺孟侯少陽正位太學知道春
誦夏絃尊師敬老紫承至巳寵聽璿環三善不忘四
章旋遂過闕則下入廟斯趨曰仁與芊終始不渝聖
敬日躋溫文歲廣望高周副才優兩用事有倫出
言無黨政成中外聲溢天壤邪臣作蠹匹夫知悅不
顧身尤將奧國難忠義期伏誅戮是斷獲戾宮朝歸
魂霄漢白駒過隙蒼蠅止藩水逝西沼霧凋北園鶴
關誰馭鳩里徒寃瞑目於此傷心詎論嗚呼哀哉去
日淪輝前星隳彩形神遊謝德音如在物是人非年
移運改聖明延鑒徽章有待有待伊何慶逢開闢延
鑒伊何恩隆典冊即鳴鳳之岡嶺啓占烏之隧宅人
辭中壘之桑烏思平陵之栢地如伊水山連紀市嗟
妾化於仙期欲問安於神理五營戒列萬國咸酸挽
鐸朝唱旌麾曉寒指牽牛以南渡登飲龍而北傃顧
青舍兮非春掩玄扉兮大暮昔之來矣銀牓銅樓今
之往矣曠野荒丘冉冉兮辰促蒼蒼兮道悠惟聲華
與純懿比金石而恒留嗚呼哀哉

惠文太子哀冊 蘇頲

維開元十四年歲次景寅四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

太子太傅岐王薨于洛冊謚惠文太子殯于正寢之西階仲夏景申將祔于橋陵禮也曉風北清魄月西照列鐸挽以嚴鼓出軒除而減燎皇帝㡿深天倫寵異天人追遺眞於將逺慟哀懷其若新震以貞位文以光謚爰詔司存𢌞甄遺懿其詞曰重玄之門唐系居尊五色之土岐封効古瑶圖正位兄一弟二寳華承庇帝三王四常急難兮特詢以事竟扶翼兮能塲其志其志伊何程才則多武以之靖文以之和勇超東年思奪東阿是曰具爾曷云其他單詩守成忠肅鍾美克順克比爲臣爲子河書聚學沛易窮理毫使露濡賦令雲起出沓岳政入慎邦紀魯衛則侔武拓斯擬傳于元嗣欽若端士往錫朱斿來朝紫微家人輯穆藩后增曮甘旨不同而不膳珍華不共而不衣楚謀或隱梁辭寧違屬逖武以封還侍升天而慶歸猗那兮揚名於後懿鑠兮脩業可久冨貴兮于何不有閒忽兮曾莫之壽嗚呼哀哉宵欲分漏草傳于奏天初辨時悪切乎思駭馬連踣而交使近臣驕命而抉醫望君王兮何遲遲俯擿擿兮猶若期至不至兮欷長辭悲莫悲兮惟此悲外皆罷儼兮内獨漣洏豈吾季之在哉崇后儲以謚之孝依橋岳仁本京師莊泪文兮疇能忍茲靈輴稍發清道徐按整承華之鹵簿瞻德陽之宫觀樹陰陰於國門擣耿耿於天漢盈舊戀以𢌞復畜新哀以聚散㷀然嗣王若不勝喪慘天地之何心悲閟山之已長夫儉爲之德謙固其則存歿是膺惠文是徵存也高臺深池之不競歿也備物重器之不矜嗚呼哀哉典冊之有憑惠文之有稱故奉先皇之松栢成太子之園陵嗚呼哀哉

謚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　謝朓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早棄萬邦聖烈方遠式尊帝世俾𢙣鴻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言繫莫宣其道有求斯應則影響庶同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擿風聲伏惟大行皇帝令信四時齊光日月創光大於登庸通神機於授命因時以惕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𢌞闢物成務重維國綱風行草化心往如神左賢右戚内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烝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猷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饮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㳀允極鴻名謹命某申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議冊文　蘇頲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户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於百姓之謂德形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故先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光宅容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歷顯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假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度疋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又之占反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闇九族敦叙免喪問

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蔵容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
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悼讒說所不
入納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絡
於文章之囿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
餓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
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
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歲塡于牧方採原陵之露華
感而過夢必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
冥神意恆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
之陽邈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膏拯數
遷五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
哀號攢既啓鳥耘逾暮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
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
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愛觀
知以安人君則懸先王之典暮垂後裔之光烈者蓋
天之所稱矣謹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議

此篇唐大詔令及文粹並作謚冊文編作英華
官以其有臣某上議之語又首末頗類謚冊
故題曰兼云謚議冊文而八百四十卷別有
謚議門此殆一時變體今仍其舊按本紀九
月丁卯上謚詔令作十月十三日庚寅疑是
奉冊之日

唐德宗皇帝謚冊　權德輿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丙申朔孝孫嗣皇帝臣
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
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自魯流雍
師律旣貞會陝收洛克燁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
乃宅丕后纘服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
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
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
有祲沴變生京穀省方屢薄弘陰隲之功整旅致誅
申震耀之令鴟誼滅息侯王軌道丕冒持載鏡清砥
平然後明禋毖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
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澂寅
衷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封設樂叢
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讒
口於宵人宥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而尊
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奏歌陳於樂
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
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
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
被陶唐之盛也惜怛忠利虞帝之教也亹亹穆穆周
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
帝者之上儀方將龜升介丘待檢玉諜奄遺末命永
棄多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沖昧懼忝孫謀君
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
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
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平
章事杜黃裳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
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于無窮
嗚呼哀哉

唐文宗皇帝謚冊　李珏

維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七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哀
弟嗣皇帝臣伏惟大行皇帝德升上玄功定內難百
辟勸進萬姓樂推洎順人撫運嗣統立極凝旒建大
中之道執契弘無爲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

承九廟之禁籞萃玉宮之養以文思光亦縣以武
德澄滄海恙倫厚下端莊肅物遂聰無不察難續若
不知成湯之六事閒德大禹之九功咸序學無常師
惟恪王是式仁必由己以蒼生爲心修雅樂而簫韶
成音戒逸遊而靈圃望幸遏外夷之教爲釁殆絶舉
中古之典泯洋勃興官禁無私恩嬪嬙無侈服每宰
臣伏奏卿士宴見論道何嘗於日旰恤刑已至於歲
減大關諫路深排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
之而又賞之寵成貴寵惟法是訓匪唯誠之而又編
之貞符𤣩瑞王者之所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
徽號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修
明祀事刻經誥之琬琰真宗廟之琮璜鷄鳴而起孜
孜於聚晝日入而息矻矻於羣書敦叙九族厚戚藩
之恩協和萬邦悖戎伏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
必從乎人欲應變懸解知幾如神日者數逢儆擾星
有譎見克己脩德側身勵政和人心以保乂謹天戒
而來祥復貞觀之故事編開元之政要旌别淑慝澄
滑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睟容百姓未康每勞於聖
慮聽政餘力游藝緣情探二南之風雅窮六義之教
化汾水著韶柏梁變體膄雋人口馨香國風南山崇
崇京國之望不列祀典綿千百年舉神授職發自精
懇興雲致雨響應屢祈至於出官人放鷙鳥太官節
重味之膳外府減外土之貢　僉賑乏平糴卹饑蠲
螟不爲災水潦不成沴日月臨照天地含弘肖翹蠢
蠕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鄙封疆之虛美超邁三
五度越聖賢繇是四夷入覲罔不庭九　六合罔不
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適　日
用憂勤時臻治平形悴神勞至于大漸啓金　而緘
縢憑玉几而有命顧屬冲昧丕承寶圖祗奉神器不
克荷今因山戒期復土備禮痛深手足哀結精靈呼
天擗摽闕　增感夫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鴻
生　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彼古道易茲大名
對越昊穹式揚徽烈謹遣太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珏謹奉冊上尊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
廟號文宗伏惟　靈昭格膺受茂典陰隲宗社介福
無窮嗚呼哀哉

祭文類

祭古冢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當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得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窆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絜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王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忮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玄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滄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孰同衆散亦均寒暑六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難遇梁鴻難偶廷無饋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示服臨棺葛巾從定桐棺以遷墳不易壙坎不及泉蒿無帷什子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殆君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神其歆止

爲薛令作祭劉少監文　楊炯

中書令河東薛某謹以清酌中牢之奠敬祭故少監劉公之靈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上天祚漢人神攸贊開國承家枝分葉散郡赫赫於臺省駟馬談談於里閭德之有隣吐符降神家之積慶受祿兮宜君星曜可以衛南鄙邑可以賀西秦言鄭公之不死鄭張衡之後身擁州爲績高之地初登史部尚書郎喉舌之端始拜郎官見天子而題柱侍明光而握蘭

入麒麟之閣圖書掌於河洛測琁玉之璣造化窮於
制作大風頹也方絕於雲天有力負之生悲於壑
嗚呼哀哉言念平生求其友聲適我願兮共得朋從
之道又吾嫂也俱承下嫁之榮良辰美景必窮於樂
事茂林脩竹毎叶於高情攬蓮蘭而無愧指金石以
當行誰言倏忽遽隔幽明人非兮地是心折兮骨驚
卜日兮先遠陰靈凝兮歲將晚臨平郊兮望行幰君
一去兮何時返石室兮沉沉蓬萊山兮寂巳陰蒼烟
漫兮紫菅深陳絜酒兮涕沾襟嗚呼哀哉

祭揚盈川文　宋之問

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揚子之靈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吐液西
岳生靈爰叶通契降精于君伏道孔門遊夏諸子精
微博識黄中通理屬詞比事宗經匠史王璞金渾風
摛雲起聞人之善若在諸已受人之恩許之以死惟
子堅剛氣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尚忘大君有命徵
子文房余亦叨忝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拜東堂志
事俱得形骸兩忘載惟寒暑資病洛陽衆馬同弊若
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常苦飢今日猶在之
子妙年香名早傳從來金馬夙昔崇賢門庭若市翰
墨如泉千載之後聞而凜然死而不亡問余何傷傷
余命薄益友零落生平之言幽顯相託痛君不嗣匪
我孤諾君有兄弟同心異體陟岡增哀歸葬以禮旅
櫬飄零于洛之汀我之懷矣感歎入冥見子之弟類
子之形悼往心絕慰存涕盈右人有言一死一生昔
子往矣追送傾城今子來也乃知交情惟郭是戚有
崔不易來哭來祭哀文在席帷席可依冰雪四藩家
之哀哀實徑微斷今我傷悲情勤昔時子文子翰我
誠我特子宅子兆我營我田子有神鑒我言不欺我
有絜酒子其歆之我亦引觴儼昭神欺魂兮歸來聞
余此詞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
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
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
屈原不終於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
人達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
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
卿於西陜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
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
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
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
林其秉艷也似凉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般揪同遵
者擴落群心不際若攄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
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數
奇兮自傷屬文毋之丕遷應才子之明駁拔淪秀於
蘭畹侍仙遊於柏梁命以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鸞於
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旅爲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
越裳殊許靖之新適憶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
法度沸洗瀷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禁門端華于
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
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發雖則妙醫
莫識實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
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
契寄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妻既懇且懃自予與君
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雲相挹沉窮海兮同竄復文

房兮垂入川流遽閱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淪
冥兮若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恵兮情倍多
道之南宅困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
藉藉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毎困於鑠金身沒誰恨其
埋王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俾役韋公贈穀
禮縛養手崔子理感情屬相視有素見覽增慟登君
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氏山兮
山上雲桼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
靈兮聞不聞我逌瑤屑君知自久坐泣焚芝遣哀盡
柳關視祖載爰遊危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祭崔侍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兵部郎中員外曹良史等謹以
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
以才起天臨明代是生君子長戟高門層堂峻址孝
友仁愛衣冠標軌清通正直省闥儀理東帶立朝惟
國之俊抑揚吐納金聲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謨厚
奉外不為傲坦率內不遠真泛交而容博好施而能
均欲人規已恕已及人故者不遺其故親者無失其
親歷否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
明三辰何孤我德何負兹神搏空落羽中駕摧輪昔
時寮列今為弔賓凡二三子夙承恵眷聯務七兵歲
陽三變兮與時積事由更練謇謇公庭申申私宴慟
音徽之永奄懷儀範之不見哉容止於絲足渚眉目
於蒙面哀哉奈何零潔如霰細陛初疾以迄將亡意
氣精爽乾乾自強顧瞻賓客勉勉矜莊几不樹弁衾
無解褒詰言靜寄憂公不忘猶看駿馬尚聽名倡靡
帷不撤靡樂不書俟焉信宿魂歸眇茫歲初置酒春
中酹觴何吉凶之共哉同歌哭於此堂自古及今人
誰不沒豈歎生死所嗟倉卒倫途未半壯志先化兮
子亂年遺孕數月在覩覩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
靈奠易收深悲難歇尚饗

祭李侍郎文　張九齡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九齡謹遣倉曹
參軍李某以晡酤之奠敬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
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内水鏡而無垢
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
數而後對淑慎自已也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
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去歟生涯
溘盡精魄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升降雲霄榮華
侍從曄曄光照日歟月歟有榮有凋冉琥孑孑白曄
蕭蕭同官之感俾余克銷靈之來歸兹焉旅次駐望
無覩悲恙自至頃寄邇而寄音今寞然而結歎南北
于遠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奠饋尚饗

祭劉左丞文　李華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于故
國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誼傳長
沙運丁中興衍廢于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
言行已埋塞續儒濟德俾世為則專門繼起人用不
惑李孟叔仲並華于國文傾遷固理破揚墨濁斯渾
清曲莫容直孤玉沉韻高鴻墜翼嗜昔之年逆虜悖
天帝命西平董戎于關上宰姦回蔽明怙權沮以監
撫海内翻然督哥舒將盍不速轅兄在西垂飛章上
言喻引古今易亡為存將悍姦邪不聞帝閣文武房
公懷慨獨論迎吠狺狺竟寢斯文華黍諫官亦嘗披
肝千里同風寤寐永歎請受監收蔚鎮豐安乞固上
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擊頑哥舒衣華掌祀嫁

門明明仁兄紹介三軍舉族在此懼爲福源竟迫方寸孤天負恩聖朝孝理未忍行戮爰詔三司伏念哀矜網脫烏鳥恩開極措實賴仁人再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於朝兄志提挈出泥登霄言于宰司大啓學徒陳沈泊華可備師儒堂堂呂言允我四物措中不行何日忘諸功曾埀待恩比天倫手足是比朱祐一人交愛惟深嗜春盈親艱阨流離存亡永分冀遊門闈以慰酸辛誰謂淍落今唯二人嗚呼哀哉第參邦寡兄鎮海夷誰云存殁共被有期謂天無親胡與善違孺子孳孳遠奔喪惟季也嗚呼天剝我四支平生故人横淳交頤寄定空原時追與師官事北備禮不成儀廻望舊邦素車遲遲尋陽地古舉目慄悲執紼流物誰堪此時餘生易感况已衰羸泣薦痍汙竟兮臨之尚饗

祭田横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悼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抑所實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竇司業文　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鬼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収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獄權命守高平命副儒宫朱衣絲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違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鐵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受既勸任厥之途自視雛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魄立並躬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僕射文　韓愈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

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艨舡敗蹟顛而不踣乃得
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嶠交州抗節番禺去
其蟆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
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戎
收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淮法參穢昔
賓棘莢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
公弁侯耕借之牛東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
號腥膻公往滌之兹惟樂郊惟東有捌惟西有虺顛
發朋鄰我餘有幾崒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
公之踐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
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
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
熱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
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輸酬酢文字曾
不醉飽以勸酒哉噫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
尚饗

祭張給事文　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
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
逮君皇考舜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
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
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蠱纂文有光屢辟侯府
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蜚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
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鄰頑悖未孚繄君之賴
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蹊
虺豺發釁閩府屠割潰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
弓矢攢攢千萬爲徒詠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角汝
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懲屈變色君義不屈
躬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
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
與寇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御哀致誠使建
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
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
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
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
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
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
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
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
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
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
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

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員外文　　梁肅

維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曙昔之年接兄討論侍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道莫存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爲斯文郁郁耀輝自五百年風雅陵遲假手于兄鬱爲宗師乃登憲闈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擁在豺虎氛霧漭漭浮汙我躬雷雨作解逮身于東帝曰孝哉可旌於忠名彰右掖跡蹤南宫丘明有恥玄晏方病清淳閑卧樂道推命哀十大賢不侍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塞道窒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時約手文章之間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攜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君則先逝嗚呼哀哉曩日朝列出使持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歿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賻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所在哀何可忘銜然二孤詐彼哉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來臨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處士褫子文　　權德輿

維貞元二年歲次景寅十月朔日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權德輿謹以時羞之奠敬祭于故李處士十六兄之靈惟先吏部文德冠時天下翕然有所宗師鍾美於兄式克似之受自釋歲濬然清姿惟我與兄世

有藹欎歷若璜琥芳若芝蘭居易處厚中明外寬裕
於潛源澂為清瀾放懷外物清機善謔討論不倦名
教為樂迭用古義以相博約先王觀風命史陳詩雅
南之後其道日酣騷楚怨思王風洗夷升降之義與
代相隨國朝數公稍振舊風兄實求已服勤於此數
隙羅則不野不史含寫佳境優遊精理七發未終俄
謁不起追惟前年訪我由拳握手開襟懇懇欵言孰
謂此訣死生間焉今我來斯舊館依然文伯既殁教
委哀慟子敬下世徽之永痛嗚呼哀哉流形賦命孰
主張是昏嚚闒茸或壽或貴方直清明乃夭乃否如
何斯人才命不侔未室未仕濊以化㒰志業靡申沉
痛泉壤福善與仁胡其忽諸嘉肴在邊旨酒在壺寄
此一慟洗瀾滂濡尚饗

祭呂衡州溫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
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
呼天乎君子何屬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
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
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
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
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
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
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
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
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
殺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
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

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
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
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
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
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
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
昌大與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
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
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
可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
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
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
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棲
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
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
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
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纛文　柳宗元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禮有大
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為兵主用以行
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
盟抗侯以射雖有右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
祀有蠢黃孽保固歷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
命施戚于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
日敢脩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
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覦惟克勝敵以全天
兵去茲蠢孽達我涵育以厥隸圍役于校人海隅悉

獄求底下理無或傾刃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祭先聖文　王安石

惟王之道内則妙萬物而外則師王者爲緒餘於一時而皷舞於萬世學者範圍於覆燾之中而不足以明高厚之德今與諸生釋奠而不敢後者盖學校之儀而與其所以變禮之意也

祭先師文　王安石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知性矣然後用舍之際始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而以公配享焉

祭魯齋先生文　吕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弘心之不能自已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没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諳不同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群呼四訌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巋然古風捴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翼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求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没也又望於公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懷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與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衰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蓧眞稷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危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韋臯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闕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兩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爲師寅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徃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揚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
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
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
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人主察其
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録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
然亭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斯運之未至不
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
使干戈相尋書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
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捷茅不來殺
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逕
車摧路歡動牛斗嘆其來暮應對斂曲不武不怒放
監弗遂請視全叐剖析利害略無僘借我不彼欺彼
不我詐宴勞稠叠朝継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
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鼉之淵而
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
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頼
子以成子才子名播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
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
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開
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燿南荒
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對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
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廪無見粮賓客蕭
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
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
趙佗而朝漢關終軍孺子携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
敗較生予奪公之清哀邀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
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賫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心
大慟継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
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
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
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
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
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
常而再新顔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
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継継乃家廓而無聞迨
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
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祕淵淵河洛大暢斯
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朱子而大
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
歸惟前賢之是謹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
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鑑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
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
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
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
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
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
振王綱正人心而析末命覩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
事者欲名言而莫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千載継絶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

一旦擬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壹壹氣不
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
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
孰克爾耶宜乎
上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
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
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
絶今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訪披諄至容聲謦欬不遠伊邇
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既耶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
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
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墜遺老或懟力接淵懿家藏
多書伴昔下渠下至琴弈亦窺其朕博學洽聞瑰偉精堅
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賓延後先
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
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譴公泰而舒我疑靡跋三十
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
歸而守書易我愈我亦喜優游自詭其果曰易春秋曾與
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
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
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淵悲遠莫致之
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
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
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
者師之知行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
進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敎授之
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
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效公
之歸老猶振頹波遐云逝矣為之柰何八十雖壽在公匪
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晏
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逃不及尸千里致
奠寓哀一詞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
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楩柟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脩
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希構乎明堂渥洼異種
綠耳騄駬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
鹽車弗獲馳騁手遐方先生之學涵蓄書囊先生之守錦
心繡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
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石驥
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
茫茫哲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
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
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
難撫治論賢遺世乖數才與時夸識為予器文勝自教授
墓則蹟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淵辭乘時之隆肆其餘
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灕素發洪帷師掌帝制渾
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遷之朝有老成衆與有
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
遠為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還身有遺用永著弗著千里寓
哀明恐共私國之遺老我寧不忌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為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寬鬼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志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楊氏子承之哀辭　柳宗元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天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粗紛疵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戚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

愫醇懿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賤耿介兮又綜寬學之勤兮行弥專質圭璋兮文凤羽翅凌厲兮馳

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躬有毋欻
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
寞魂冥冥兮竟難託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
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
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愁苦
兮徒何爲

林處士哀辭　　袁桷

道家言黙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
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眞其道
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耻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爲
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澌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
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彥栗形臞而
器温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
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
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以求之
傍取傳記之說勦絶傳會撮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
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
擊而心領焉意者可謂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
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溢徑離尸坐瞠目漸
入於無聞之傳予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
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
之道非一嚴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
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
在問學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眞有命矣悲夫延祐
六年三月辛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守友護哭且
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九
皇播契精兮璞圖兮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濟巨
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迷兮陰風旋數寔紀兮吾
何愁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旗還兮木葉丹儼夫人兮
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也
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
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
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爲重四夷賴之以爲安萬民
化之以爲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
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痾反復而竟不
延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爲遽奪公以
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
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爲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爲
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海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
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
辭者蓋非一已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
之失所望也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三

彈事類

彈曹景宗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卻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犯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史諜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埸侵蹙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指蹤非擬獲戮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鼓弛鐘鼎遠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頃至隆功歸造化澗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廟固理絕言提自逡胡漢迭又惠洛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憝彼司珉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彈劉整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去晉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逡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去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眾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叔整復去寅米分財贖當伯又應屬叔整意貪得錢
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逡經
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
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
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
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
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
屛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
二月九日夜去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
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
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
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
手誤査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
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
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
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
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
被奪今在整處使恙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
潘僧尚議整若輙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
等私使若無官令輙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

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至
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
微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
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
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輙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
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
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
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儷合之義升降窊隆誠非
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
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
淪雜罔計厮斯庶販鬻祖曾以高賈古道明目腆對
顔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
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蔑莫非早隸結褵以行箕帚
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寢歷御
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垂
哀矜與言思清澈俗者也臣實懦劣品謬掌天憲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
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
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好
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
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微胄家計温足見訛爲息嫦覓婚王
源見告窮盜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繼
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
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
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
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懸𨰻繩違允茲簡裁源
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
人者親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不蕕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冑納女
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
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
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
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云云

劄類

用君子保泰道劄子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易守天下之泰難臣獨曰
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盡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
賢渴於聞諫得一善唯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
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
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
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自
丞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諫謂言盡矣而厭於聞
謂患之隱者爲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爲不足防姦生
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
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
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也伏惟
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躋天下之公與利除
害同百姓之欲無濫刑無橫斂不聞一夫有怨嘆之
聲姦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
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
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
私謁不行苞苴絕迹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勤政
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
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
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忘初心或容小人乘
間而壞我泰道爲陛下惜耳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
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
明辨之謹過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
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
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群臣以純一之意守
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乞開言路劄子　上官均

切聞比下詔書慰安中外令具以前九宿姦舊惡
切置而不問蓋諫仍不得譁治臣始聞之疑惑不信
數日以來搢紳士人傳者愈衆以爲信然臣以不肖
備位風憲聞而不陳則爲隱情疑而不論則爲曠職
仰負陛下任使之意臣切推詔旨必以爲前日黜
一二大吏姦詭刻深搢紳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
自全之意故爲此詔以慰安之臣以爲賞罰者人

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懼要在處之至當斷以必行而已若懲一二姦臣而以同類恐懼爲疑又爲普赦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陛下以前日斥去一二姦詖險陂之臣爲是邪爲非邪以爲非邪則命出之日天下之士莫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爲陛下聰明睿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爲是邪則去邪勿疑不當感而中止爲姑息之政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爲職至於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係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鉗默者有矣未聞預詔曰某事當言某事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爲徒設而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四方士人下及芻蕘之賤皆得上議朝政下言利病是時天下之人莫不懽忻鼓舞聲竭所聞以裨日月之明而又歌頌詠嘆以爲陛下有寬明從諫之實今日之詔乃戒言職有所不得彈治倘或有之實恐上累陛下從諫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法度未爲完具生民未爲充富内有未舉之政事外有未賓之夷狄實朝廷廟堂孜孜夙夜講求利害博採衆言之時若使諫官御史上覩朝廷之旨次寬大臣之意中心憂結所懷有不得論列天下之事有不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也若陛下以爲宿愆舊惡務欲蓋覆許以洗心自新則言者有摘發細故不足深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也誠恐不當預戒以有所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言之美臣愚欲乞追寢詔書以副前日開言路之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頤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死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躬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
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
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
得至於上前要在修飾之物不接於目淫佚之言不
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
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
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奏車子爭道劄子　蘇軾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
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
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
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言婦女不當與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
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
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
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
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
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
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
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管當人施行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
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眾人
正相捐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
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深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
數奇性疏少慮平生紀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
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
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
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深流臣本
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
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
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
之軀以報丘山之德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四

序事類

叙范雎見秦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魏而攻齊網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欲少出師而恐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舉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敘公子無忌救趙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

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
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
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令下令軍中曰父
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
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

左氏叔隱桓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
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
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
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
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
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
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
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
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

叙毛遂定從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
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
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
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
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

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與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敘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敘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巓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敘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令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公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

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手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敘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中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戰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敘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
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
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
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
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
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
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
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
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
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
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
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
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
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
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
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
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
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
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
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
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
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
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
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
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
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
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
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
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
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
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
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
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
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
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
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
中皆左襢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
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
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
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
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
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

中日晡時遂擊産産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
敢鬬逐産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産帝命
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
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
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使人誅燕
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叙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
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
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
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時上
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
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
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揚主之
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
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
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
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
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

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
内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
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
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
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
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
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
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
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内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
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
吏任用遷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
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
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内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揚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 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

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一 敘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媿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搔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

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茍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
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
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
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
持錢三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
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
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
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
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皐令將
漕最上以式材中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
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
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

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
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
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并兼
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
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
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
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
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
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
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
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
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
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
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
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
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
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
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
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
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
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
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
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
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
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
及與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
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
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
曰株送徒入財者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
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
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
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
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
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
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
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為
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
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
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
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
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

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廵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黄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敘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户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黄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敘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道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五

判類

水損免輸判

山東水損免輸訴云先承東封恩給復累折省司以為經二年不合

對　　揚式宣

天作淫雨害於嘉穀東夏之人實罹其弊發倉賙恤已軫聖皇之心舉恩累折猶有下人之請雖承恩厚水旨在當年而經國寧人事資可久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人或不康君何取足且禮莫盛於封禪歡莫大於覲禮人霑厚慶自給非常之恩歲及災侵何阻後時之澤請從周賚以副堯心

旱暵判

新鄭縣旱縣宰使居擊[illegible]斬山州佐責其不藝免職

對　　趙璀

設官分職體國經野風雨不時山川是禜眷彼新鄭地惟故韓歷代升平俗懷遺愛百里之任無製錦之能四時之緒之如絲之雨青青娟草卷書帶於祇壇灼灼鮮花發綬文於李徑密雲不雨徒矯首於龍星離畢無徵空舒誠於兔月其才不淑縣令寧假於鈞金明德惟馨居祝勞神於斬木州佐道優展驥法峻蒼鷹責其不藝之辜處以免官之坐愚謂直筆理合緘詞

求隣壁光判

郜珍性好讀書家貧隣家富乃穿隣壁取燭光隣告為盜

對　　王適

郜珍黃冠野客白屋寒生仰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擬蓬門之三逕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志因人之利尚或不為竊隣之光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百遍無疲原憲弊衣杖藜而非病顏回陋巷飲水而多歡既知讀書應聞對馬與其穿壁何如聚螢若覩過知仁推情赦獄東縕之婦尚未過於黃沙懸梁之夫庶獲哀於丹筆違禮入律理或難容居法徇思斯焉有在

旱令沉巫判

鄴縣人王行吉攝姊先解作巫縣令劉感緣旱五日祭漳水遣姊祈雨未降令遂挺姊投漳水中遣問水神不降雨所由姊因溺死斷故殺感不伏

對　　王適

鄴縣時炎漳濱地旱三農務切[illegible]望青穀方[illegible]事於山川故無遺於祠祀思月離之澤南畝徒勤詠雲漢之詩西郊不潤雖土龍矯首不見朝躋而石鷰欲翼無聞夜雨劉感頗學師古未達隨時巫人既不假神河伯又非求婦天則不雨女也何辜遂使聯彼江妃莫返凌波之步偶夫精衛長齎銜石之悲斯則抑入憑河事乃非命違法致罪理在可疑

負劍辟咡判

甲負劍辟咡受詔者不掩口或告失儀曰唯而未對

對　　敬括

父子異倫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遺其責負劍者甲莫履乎禮爰辟咡而有詔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喙口斯張心尚滯於童蒙氣先及於長者倖之內舉斯闕義方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為常仍許何為

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俗請
置判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爲非所宜
言不爲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著令文且方右
軒懸爲降已其置之何過
對　萬希莊
華物訓特觀入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捄之以雅章
苟操縵之見淫誠布政之爲僻卯或上下乖序雅節
亂常匪所以易俗宣風適足以貽刑立辟且禮資成
代樂貴移風諸侯軒懸自有感緑之節州將鹵簿豈
係賓社之容欲以大夫之懸俾人觀習是棄先師之
禮云誰降殺

琴有殺聲判
甲鼓琴多殺聲景與其隣懸鏡於樹以盤水察之盡
達微隱甲訟景非理云恐有害人
對　梁涉
緑琴高張觸物易操朱絃促調緑心應聲既彰哉以
在山亦湯湯而著水甲逢有道每歌詠於南薰景[illegible]
無爲亦歡娛於北里彈絲靜聽無聞獨鶴之吟外物
生情忽作捕蟬之思平生雅意妙曲先知避逅商音
有隣便覺鏡懸於樹疑挂魄之澄空水止於盤若冰
壺之在鑑隱微必察善惡斯彰纔聞蔡氏之絃遽作
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抵於章程事則可憑
訟宜無咎

樂師教舞判
甲年十三爲國子樂師教之舞象甲不受命樂師將
撻甲云違禮不伏
對
夏序報膠建國尊務養老齒胄先王大猷所以長幼
分規道業差序咸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
則於樂章中和祗庸導規儀於性府既大成以方就
爻小舞而首陳必在準繩無或差忒興言國子辯慧
所聞系彼勳華金張錫慶遵其禮樂將夏中徽學舉
知儀言辭外傳年昇舞勺及踐上庠春誦夏弦深其
順節尊師重道寧顧踰閑佩觿之辰成童未及摳衣
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陷於無度儻聞
一知二亦何守於彝倫必也非禮勿言固可拘之年
限制于未亂詳茲雅得紀綱扑作教刑撫事難從撻
楚

陳設印綬判
甲陳其車馬印綬諸生非之曰稽古之力豈無前事
對　杜兼遂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
新博聞強識究前言而識往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
三千門徒續于斧棘十五志學慷其發蒙黃憲而初
邑里有聲陳寔而終海內多譽方今美其教化厚以
人倫春誦夏弦遠邁永平之際東膠西序殊超建武
之初戴憑所以重席周福因而獲印於是庭列輜駕
堂循禮容將以勸凡今之人豈徒矜稽古之力孔宣
父之至德斯其務本桓春卿之雅意誰復間言諸生
或非竊謂匪當

勸學犯夜判
長安令杜歷有百姓王丁犯夜爲吏所拘歷問其故
答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歷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
非政化之本使吏送歸家御史彈金吾郎將不覺人
犯夜許云縣令送歸非金吾之罪

對　蘇頲

王丁果行育德師逸功倍參則不敏佇揚名以立身回也如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發藩金非實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瞑出香街聽嚴城之鍾鼓歸歟不遠行者宜息墨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姦擿伏冀靜於枹鼓慕道崇儒豈威於鞭撻奚殊政本不抵彝條竟釋吏人之執旋辱宰君之恵繡衣驄馬石室生風警夜巡晝金吾翊道雖將順其美不存訶察而各恭爾職罔或愆違有觸睚羅允符嚴簡

於途墜坑判

寡子讀書於途墜坑來晚師行檟楚令以罰非其罪令師謝過俱不伏

對

學古入官不學將落聖人所以留範君子誰非用心猗哉寡生勤亦至矣手繩口誦何劉寔之能匹負書穗笠豈蘇秦之可加悠悠長途是諷是詠憮中襟而始勵經巨險而方歸師以來晚見嫌聊申檟楚令以罰非其罪乃起異端在師雖則傷嚴遣謝又乖通論且尊無謝卑之禮卑有順上之心蒙雖不才此未為允

着服六年判

兖州人平辨受業於田才才亡辨着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為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遣小女上表稱寃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對

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業擅籯金道光珍席夙漸升堂之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還如北海之前函丈拒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辨雩川童子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預受顓門之業庶祈榮於青紫希變彩於朱藍日就月將罰於之恩何極陵移谷徙頹山之痛已深舊宅凄清空門絲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嗟二物之長收顧百身而莫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封松楸六遷檀柘屢時緬肆書遇祥縓今日凶齋悲逢弔鶴論情雖會於寧戚撲理未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道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小女以衛寃伏奏雅叶於雞鳴大使以糾慝彈豪正諧於隼擊取宜錄奏伏聽寢衷

事貌相似判

甲容貌與乙相似甲殁後門人師事乙隣人讓其非禮

對　康季子

容貌相似陽貨感於仲尼德義可尊門人師於有若歲丁辰巳甲遂云亡月亦居諸乙方傳學實喪子於東魯復疑汝於西河已寂琴歌詎聞金石思其笑語寧忘罰水之恩慕彼威儀爰動頹山之戀不墜吾師之業還昇弟子之堂惟爾酬育專之可也讓其非禮於已不然有事古風未驚今聽

直講無他技判

丁寧經直講每無他技進考或人告濫

對　王靈漸

丁以聚學立身脩詞果行從師氏之六藝當孔門之四科淑行惟深鱣魚已落清言如屑塵尾先搖既珍席之有光亦經笥之攸屬籯金奪價琢玉成功皆取判於一經蓋不資於他技誣其善誘生此薄言肉也

兼人常閗於片折參則不敏必造於兩詞請更推尋
然議斷剖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六

問對類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東方朔荅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

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廪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聦明有所不見聦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内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

游說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色少）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𢧁扐磬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會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𫎇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音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六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含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犛毛𣪠而度高乎泰山懷汎軌濫（音檻）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盤）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音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㩁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晉問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欝怒若熊羆之咆（鮑音）虎豹之嗥（豪音）終古而不去攫秦摶齊當者失據熊狄惴怯若卵就壓　振振業業覶覶𦖷𦖷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

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瀆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馱越委泊涯涘呀呷欱納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鶻于嵎崩石之所轄躍大木之所擢拔瀨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擅橋之所御鱗川林壑瀰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豊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鏦爲鈎爲鏑爲鍭出太白徽摩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桄桄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逆之如熒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氷谷之積觀者膽棹目出㝆液當空發耀美精亘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蝶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畢兕七屬乃使踉趨夜夾之倫服而持之南暾諸華北讋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枸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産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紜紜輻輻轔轔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黙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蹟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飈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空躍十里相角風駿霧鬣齗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攫地跳梁脛骨蘭筋交頸至齧闘目相馴聚溲更䖸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蠭集啾啾濼濼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歛攻教捽手飛麋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硐壑之紆縈陵嶒屼之杪顛谿泉源之塗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峦拂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䂸䂸若兵車之來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灝灝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礼巘捎殺摧崒块圠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鵾鸞鶩鶴號鳴飛翔軀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収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没類㤗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嶙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追躡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捽首軒尾㵎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谿山編

天既溥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
出林立峰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
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
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吴子曰
吾聞君子患無從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
人不患無宫室患無宫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
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滓涯千里雷馳重馬
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
罶罷罣織紝其間巨舟軒昂仡仡還環水師叟呼聲
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
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榭螂推移梁會
網壓騰天彌圜掉搟擁頸以登夫歷山之壵如川之
歸如山之崔如雲之披其有秉化會神振拔連淪擠
奇文出怪鱗嗟飛濤而上逸生電霤於龍門者猶仰
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
嚼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
遠去若夫鰍鰌鮪鯉鱣鱧魴鱮之瓚眉蔑裂者夫固
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
溢饜飫腥膏騁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
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吴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
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瀰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派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
延布脉寫膏浸潗湿滑汩彌高掩庳漫罹冒塊決泱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瀠瀛沛減偃然成淵滲然
成川覩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灑甘鹵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声無形煙結迅
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纍纍齊債離析鍛圭推
璧眩轉的皪乍以殞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電碎寵
疑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年日
晶熠煜凝聚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
康夆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皭乎巖乎狂山太
白之湫漪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
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褒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
賫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吴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既聞民利吴子曰
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
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
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機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温奉册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
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罰達禁止
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楚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
右有秩禽牢饒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六
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
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
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娱以奉其上故其民至

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觸而捜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頴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闘諍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規類　　元結

五規

五規者何一曰出規二曰處規三曰戲規四曰心規五曰時規也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予有始賀拜假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求賤其客得禄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挈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絶汝若思爲禄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後妻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猒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而往也以手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象許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然終不復二論然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究元子啼不止名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

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轞爲而象兒之彼教兒望次山猶僮𨽏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感一兒使不知所以象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具卿曰於戲吾獨立于空山之上戲歌教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象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感之以及者乎具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酵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桎酒復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暴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汾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五規并狀　　司馬光

臣光幸得備位諫官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𤨏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議伏以　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若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雖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急務謭陋狂瞽觸冐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

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切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屠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吏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三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二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横潰肅代已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 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宇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万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 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式懼弥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 祖宗之成法苟不廢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廢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

失令不爲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哉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飭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切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怨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計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有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

成也係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之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王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康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逡巡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聲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望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使游逍遙而先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切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憂救有罷衞門散數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不相遠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柱為舟摶土為楫敗布為帆打索為纜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浮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還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

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讒言考得失使誅無不當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言語類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推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不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
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禁日䟽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

罪言　杜牧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
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
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渫
淳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亦脆弱
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
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
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
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
為之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
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
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
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
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
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
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
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矣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
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
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
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
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千萬不能過鄴
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
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
蹊齊曾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
裹混頑廻轉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
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
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
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
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
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
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
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
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
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
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
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
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
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校之
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
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
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
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
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
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
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
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

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
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
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
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
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
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
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
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
常懸在魏明曰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
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
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
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
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
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
於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
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
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關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
徹蓋整衣磬爐瀝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
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肸
蠁而荅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群山猶人之
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
鳳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
盡乎余之敬詞之黷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
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illegible]
知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无妄兮為妄之
者之誡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
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
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
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
器屬宮室臺榭務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
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
也今周用鈇軓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
士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覲農事治家子
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
下非百執事羽翼小予[illegible][illegible]宋人之[illegible]也然予不敢
易時而侮器使不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
内外謹懽怏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
人生矣而告卿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拾虎逢狼改時
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逢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
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
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
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滷民時而煑土有禾黍民
時盈庚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
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曰百姓憂而聖人
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瘥漢壞既廣百姓饒
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滷在田
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以
乎泉生則稅畜而郡縣邑刱而吏翻吾視宋人之澤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

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

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黄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嫱美召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宫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宫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謳其賞哉

録野叟語　孫固

戊寅莫春孫子與友人至某縣某驛見壁上幅紙榜曰勸農文就讀之約三百許字丁寧諄切大率勸民早輸官了租税友人大駭曰此非勸農文乃催科文也余未及應有野叟霜鬢赭貌藤冠藜杖傴而過曰子不識字爲我誦之既而曰子奚駭歟催科文遍天下也農曹文移則催科臺奉行則催科督郵下縣則催科縣胥下鄉則催科朝出廳事據案顧盼非催科不視也吏覓鶩行鉗摘紙尾非催科不書也繫累半道身無完膚問之則曰催科未足者也黠胥魁吏擁蓋裹肥問之則曰催科有力者也至於閭閻之疾苦獄訟之冤濫不暇察也問之則曰疾苦冤濫不察不荅也不善催科譴且立至故善催科者雖贓暴而獲上官之譽以爲彼強敏人也有才幹人也大則剡薦次乃舉廉吏次亦不失善罷不善催科者雖廉平而貽上官之怒以爲彼懦者也不能事者也大者奏斥次乃撤追次亦時被責問必供析承認乃已意嚮如此雖欲不催科得乎催科文所以遍天下也先期趣辦已納滯追猶閣詔令挂在墻壁月輸集矣版帳足矣供具張樂銜盃相賀然酒行未終督郵已至則官吏無人色而敲扑囂呼之聲震庭下矣誠若此何暇勸農雖然循故事也天子命太守縣令以勸農爲職不以催科係銜也於是擇近郊之名勝地有茂林清湍崇巒秀野可快心娱目之所每歲仲春帥其屬造焉揚旌旆鳴鉦鼓陳幄帟羅俎豆鳴柝以召其旁之父老既至命吏讀文一篇以諭之且徧揭於鄉都里閭間曰此勸農文也吁勸農如是乎吾聞古者省耕補不足也省斂助不給也勞來勸相察勤惰而賞罰也矧民田皆上所給然後勸課之法行自井田化爲阡陌千六百餘年矣民自爲生官不恤也有田者不自耕欲耕者又無田矣勸哉不足者不補不給者不助惰農者無罰力田者無爵矣勸哉且力田既不必勸無田者雖勸無益庸人孺子知其然也然所在勸農未嘗無文也或聱牙其辭或平易其説識而新之不相聚也嗚呼可謂工矣而吾小人讀之不識其字聽之不解其義瞶瞶然也子以爲古人養民之政百不一存而此勸農故事相仍不廢獨何歟固爲催科也然則吾邦君之文不亦切於事情也哉而又奚駭

余問野叟姓名不對而去意其隱君子也爲記其言

铙歌皷吹曲十二篇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廪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時事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覩漢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聮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令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令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爲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毋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冐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爲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爲晉陽武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坻平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訴田坼流洪輝有其二翼餧隋斮梟鰲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樹東土爲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黄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贊猛虎慄慄縻以尺組啗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之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𣪠𣪠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内定申掌握鋪施葵夷二主縛𢘆華戎廓封畧命之曾早以斮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果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黄第四

涇水黄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鈎喙決前鉅趯傍怒飛飢嘯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搖耀鋩鬼神來助夢嘉祥脳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㤥一方

右涇水黄二十四句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蕩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枿第六

苞枿蔫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迹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来從凱還金奏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龔

右苞枿二十八句

李執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
第七
河右澶漫顏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上聾下
聰驁不可迴助桀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
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
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
廟為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
侵邊或傅于郊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
渠窮竟窟宅斥余吾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明
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
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抵之摇枝葉攸病守臣不任
勤于神聖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
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耆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
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
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束力踰山徼張翼縱漠沙
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
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
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
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
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
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
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
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
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
第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
王卒如飛翰鵬騫騞羣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
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

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
睢盱萬狀乖咿嗢九譯重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
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琴操十首　韓愈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
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乎歸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右將歸操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
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
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
君子之守
右猗蘭操

龜之氣兮不能云雨龜之抃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奋魯知將隳兮哀莫予伍周公有鬼兮嗟歸以輔

右龜山操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右越裳操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右拘幽操

我豳于家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莫爾予追無思我悲

右岐山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母寧不悲

右履霜操

雉之飛于朝日群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群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右雉朝飛操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相隨飛

右別鵠操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右殘形操

樂章類

補樂歌十篇并序　元結

自伏羲氏至於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其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祀往帝歲時薦享列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二十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黃雲漠漠兮含映逾光逸我聖德兮溥博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

聖德至深兮奫奫如淵生類娭娭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四句
玉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脩脩根莖五德涵柔兮渢渢而生其如
何兮抽抽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七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拊淙淙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
合兮英華渢渢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
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抵羸羸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元化
滉滉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群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
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
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民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
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護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護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聖人生兮天
下和萬物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護二章章四句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并序　皮日休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
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
銘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乎樂章樂崩亦從而
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以
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
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
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
卷之音者乎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爞爞皎日欻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爞爞皎日
欻入于地厥晦厥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
勿馳勿驅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繄彼臣庶
欽王之儀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
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祜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酳既酢
爰陳爰舞象物既降全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蔡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嬉鳳之愉愉
不篝不筱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雝及宮我有[illegible]
自雝及雝我有貨幣我卒不懲我貸不匱碩碩[illegible]

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憓一撲而滅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王有掌封邉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饔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蹔蹔衡笄犨犨褕翟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為江河大塊孰埏播為山阿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祴夏之歌者賓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之節禮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為之行賓禮三祭器也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忠樂也為之行事也

祴夏三章章三句

驁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珪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驁夏二章章四句

冬至日祀昊天圜丘樂章八首 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等作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文化穆兮天歷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圜丘泌仁曲成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迎俎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皇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肅九室諧八音歌皇慕動神心禮宿設樂妙尋聲明格祼奠臨律迓氣音入玄依玉几御黼筵聆㵿息優周旋九韶遍百福浔信工祝永頌聲來祖考聽和平相百辟貢九瀛神休委帝孝成

皇帝行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聖后清廟肅雍致誠勤孝在貌思恭玉節四夏金鏘玉鍾繩繩雲步穆穆天容

酌瓚登歌肅和之樂一章

天子孝享工歌溥將躬祼鬱鬯乃爇膋薌臭以達
聲以求陽奉時蒸嘗永代不忘

迎俎雍和之樂二章

在滌嘉豢麗碑敬牲角握之牡色純之騂火傳陽燧
水溉陰精太公胖俎傳說和羹　齊戒豐潔俎豆有
馨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鍾管磬肅唱和鳴皇皇后
祖來我思成

酌獻用文舞一章

聖謨九德貞言五千慶集昌胄符開帝先高文仗鉞
克配彼天三宗握鏡六合煥然帝其永祀率禮罔愆
圖書露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諗功傳黃龍蜿蜒
綵雲踊躍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福於皇萬年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玉劍作鎮金門文王餘緒
后稷謀孫肇禋九廟四海來尊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備樂君風魏推幢主周贈司空不行而至
無成有終神輿玉業天歸帝功

景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權輿帝文天齊八柱地半三分宗廟觀德
笙鏞樂勲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歷載聖生昌后歌有媯胎炎孕皇天地合德
日月齊光肅雍孝享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四海困窮黃旗舉義三靈會同旱望春雨
雲披大風溥天來祭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廟宗百神削平天下大拯生民上帝配食
單于入臣戎歌陣舞轔轔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高皇邁道端拱無為化懷獯鬻兵戢句驪禮尊封禪
樂盛來儀合位媯后同輝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文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鬱起丹陵禮物還舊朝典中興龍圖友及
駿命恭膺鳴球香瓚大禧是承

睿宗大聖真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霏爛告我帝符噫帝沖德與天為徒笙鏞遙述
俎豆虛無春秋孝獻因後此都

皇帝受福酒昨福和之樂一章

備禮用樂崇親致尊誠通慈降敬徹愛存獻[illegible]稱壽
呼慶承慈皇帝孝德子孫千億天包天域長亘不極

送文舞迎武舞一章

六鍾翕協六變成八佾備佯八風生樂九韶兮人神
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亞終獻武舞凱安之樂四章

紫被瑤爵亞維上公室如昇氣門不容躬禮殷其本
樂執其中聖皇所慕天地幽通　禮市三獻樂變九
成降循軒陛仰歆皇情福與仁合德因孝明百年神
畏四海風行　總總干戚填填鼓鍾奮揚增氣坐作
為容離若鷙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雍雍　烈
祖順三靈文宗威四海黃鉞誅群盜朱旗掃多罪　武
兵天下安約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長見風雲在

撤豆登歌一章

止笙磬撤豆籩廓無響肴又玄主在室神在天情

慕禮用愬嘉恭撰屡豐年

送神一章

耶嘉樂設靈爽感若來思如往休氣息廻風上返寂
寞還惚恍慓虛駕結空想

祀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宫戒吉珪奠春舒
鍾歌暁溢禋云克備斯文有秩

迎神用雍和

昜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陽玄端肅事
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令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宫和律掩希雲誕敷懿德昭神
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祀夕月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玉帛用舒和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展敬璧薦登光
金歌動映以載嘉德以流會慶

迎俎用雍和

朏展爭擧天宗禮闢夜典涼秋陰明湛夕有齊斯百
有瀞斯碩稷稷其暉穰穰是積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豫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鶩辭昭茂典光前
烈夕曜成功表舊明

睿宗太極元年登黃地祇於方丘樂章一十一首

林鍾商

大樂和暢殷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
無德不覲降靈醉止休徵萬入

太簇角　盧從愿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棊布
方壇砥平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姑洗徵　劉晃

大君出震有事郊禋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洽
候暖風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羽　韓休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
馨香在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黃鍾宮）　王晙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揚寶鼎呈符
歊雲孕祥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illegible]）　崔玄同

聿修嚴配展事禋宗祥符寶鼎禮備黃琮祝辭以信
明德惟馨介茲景福永永無窮

登俎用雍和（黃鍾均之南呂羽）　賈曾

蠲我漸犧潔我膋薌有豆孔碩爲羞既臧至誠無昧
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

禮物斯具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真對越在天
聖明佐神宥然汾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太蔟宮）　何鸞

樂奏云闋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報于天惟馨薦矣
既醉歆焉神之降福永永萬年

武舞用凱安（[illegible]）　蔣挺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紱冕肅事壇場大禮已
大樂斯張神其醉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　源光裕

方丘饎腊嘉饗載謐齋敬畢誠陶匏貴質秀薦豐
芳俎盈實永永福流其昇如日

露布類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絶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攙削姦宄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治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濬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俞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聞姦徒爰戴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蠛之物腥彼宮闈散作句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敦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蕃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冀華榮驚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莛拼之英梟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鑾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惋九服囂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秉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豐陰貸光誅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衽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纂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咯灞滻以揚旆敵

旋國而下營土壁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雌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萊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兇冑於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拔丘陵而渙泄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麛倉東繚垣推以成壘溢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慓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蟻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蜋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爍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殷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倒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污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數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否

烏將堅尚顧危巢妖孽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鬪而雷馳彝髴發向敵之風回祿肩燎原之焰焉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誠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覲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左先鋒兵馬使董玭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楨金州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其剪滅燒欲乘凌胥之鋭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討即誅夷

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殘戮其氣豺武其心皆先皇孕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臣唐中興之期先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以建醜類擒擾功有輕於折筆猶逃密網尚返貸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士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爭先規雄圖於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囊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濟斗華胥之夢淵然萬天之風臣謬膺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欽郝歌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幼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王元之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玁狁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用絕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長風我國家乘五運以膺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万民喧桃李之歌神武惟揚四海絕萑蒲之盜建德尋青於裾鑽世充俄繫於桴因武關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杜伏威蜂屯江表東手來降徐圓朗鼠竊山東連頸受戮蕭銑之兵銷薛舉之電掃隴川民心於是悅隨王業以之大定唯茲左袵潛我休戈頡利豺狼其心腥遊異類信天地之偏氣爲聲教之外臣前王忍含育之恩歷代患羈縻之術和之則防如虺豕違背歃盟攻之則道若犬羊疲勞師旅我高祖以洪基肇創黔首未安慮王化之不敷拾鬼方而弗顧稔以稱臣之禮加其厚往之儀持神鋒而方俟斬鯨鯢養良犬而未逞顧兔誅臣爲之切齒壯士爲之銜冤天威久戢於雷霆醜類逾滋於蜂蠆伏惟陛下經綸草昧掃蕩攙搶出震宮而日麗九天廓皇道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志忌渭水之侵鋒甲理兵將問鐵山之罪而又侵疆宇擁動邊民慫惡貫以既盈恭天誅而無赦臣謹稽征鉞伏義平戎執予彼曲之辭乘以我盈之勢鼓聲動地三春墊震之雷戈甲連雲千里散龍蛇之霧指陰山而直入趁馬邑以兼程康蘇密應變知幾先來顧附蕭皇后離郊去里再見京師頡利有歸款之方求朝謁穿中餓虎猶爲掉尾之請筆上飢鷹猶有掣鞲之意臣與副將張

某等知其猶豫恐逸猖狂遂乘無備之時表忤群人之討聯三旬之路食擁一万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容掩耳斬俘馘於万段虜羊犬以千羣頡利生擒義誠斷首尽復恒安之地永清大漠之塵韋精龜幕之人從茲率服洛鐵祉金之士將見獻琛臣等職忝專行材非善戰實賴自天之祐敢言破虜之功追荷皇威不華閫外之寄咸知寮茀自聞堂上之兵佇見與未雜於沙場戢干戈於武庫憧憧夷狄長傾奉日之心寂寂邊城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任紫聖戴天忭舞歡呼之至

題跋類

書箕子廟碑陰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從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諭人方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乎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成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梅聖俞藁後　　歐陽脩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聲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簨筍音者虡巨音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
必曰鼗桃音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
彼淸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
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
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
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
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
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
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
也聽之善者亦必得於心心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
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
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
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載間未聞有得
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洩於金石疑
其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
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
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
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歟漢之蘇李魏
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
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
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
鬱堙晻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不純焉今聖俞亦
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
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春可以
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
其感人之至所獨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
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
至於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
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
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先前所謂
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
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黄牛廟詩後　蘇軾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廟詩也
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
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
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
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
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
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
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
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
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
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先
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
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
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
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
爲録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跋紹興親征詔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

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跋砥柱銘後　黃庭堅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瞀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以遺之

書王蠋事後　秦少游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暴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剸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受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以仁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郤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堅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愧於天無怍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嗔口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誼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德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愼到接子環鄒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無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旻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治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也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見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謀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　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書韓退之傳後　張宛丘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
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於
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
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
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
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
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刋者未畢而磨
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
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
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
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
以天下犇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
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
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
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
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
汙政其昏惑督乱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
私智而濟以敵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
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
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
之排以巨峽迫以高巃而後怒號哮吼聲震百里抗
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
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
而名益聞邪

書宋齊丘化書　張宄丘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
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
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遣去情累
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
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
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
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
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而可
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
廢矣

題王充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捜其帳中
見之輙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
爲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
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爲過人之功何謬如
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爲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
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
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爲果可
用乎孰衛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
夫下人之及邪

跋西銘　張栻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
作唯夫私勝之横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
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
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
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体察
求仁之要也

跋太極圖說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
生之所講論荅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
此圖何邪以爲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

易繫著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祕於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求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攷之當自可見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智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為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一往一來至誠之無內外而天命之無終窮君子修之所以戒謹恐懼之嚴者正以須臾不在乎是則窒其通迷其復而遏天命之流行故爾此非用力之深者孰能体之近歲新安朱熹嘗為圖傳其義固多得之栻復因之約以已見與同志者講焉噫言之之易蓋亦可懼也

周禮發題　　陳龍川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為泰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棊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經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以有待焉

跋陸宣公集古方　　楊誠齋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謗者歟或曰窮而不忘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跋周子德穎齋記　　真德秀

按詩實穎實栗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穗壯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斷

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予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殖之始芽之茁者栗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鹹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凉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邪爲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孳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揠苗以助長適爲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陳慧父竹坡詩稾　真德秀

昔王子猷居必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个而有詩一篇好風良月長吟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爲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爲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吟長吟兮陸續鳳鳥起舞兮鸞爲度曲兼此樂兮誰知雖簞瓢兮亦足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篇　魏鶴山

吾友李肩吾博見強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陽山中爲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余獲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小子憲肩吾所以遺尔者多矣往敬哉其體習踐脩惟無斁

讀柳宗元傳　王半山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别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跋劉元城元祐姦黨碑　胡澹庵

或問其曰孔子云吾黨之小子又云吾黨之直聖人亦有黨而乃云君子群而不黨何也此聖人公天下之言也夫與人爲群則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安得無類故云吾黨然聖人能出乎其類而不狎昵朋比者心自無黨亦故又曰不黨三代盛時無黨無偏上率以正而下無敢不正故雖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何嘗患天下之有黨此之謂立直木而影自不曲也漢唐季世上無道揆已且爲黨魁而責朋黨之難去故鉤黨誅黨死黨昵黨偏天下而黨錮之禍之解此何異立曲木而惡其影之不直乎是以孔子知君子小人不能無黨而不能使之死其黨惟正身帥人已自不黨此端本澄源之道有天下國家者尚鑒兹哉

書隱居王適中壁　劉龍雲

吾友適中天資豪爽雖蹭蹬有司積稔而視古中人猶吷蛣也故論文則拔牙角商詩則跳䠠奧突頫頫千世爪掌萬微不冷汰而清不嘬嚌䑛而腴與之匹如汾鼎周鼓楚於越箭不徒古韻高出而弥令坐揖蕭洒也豈與風塵中物計勝負哉

刻武侯廟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厭爐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嘘而再然之艱乎其爲力哉是以國稀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降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榖終兒女子手將驅馳一死備志邪由是毀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向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枕

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囹圄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岩懸兵决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獄武侯其不娶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景耀南陽時人不與仲穀伍泊受社稷寄撥剛當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蹟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蕭曹彼居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内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其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其文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録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憐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胷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雜著

金鏡

唐太宗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贊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促人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同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一作題）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於一世以此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寬躁強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授其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剖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射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涼出水必發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陵空（一作軒）之勢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採材爲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椽（一作桷）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弦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爲永誡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若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障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斁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如無）孫晧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戲在不遙若驚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逄則被戮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放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暄寒失序則猛獸肆毒蟊蝪爲害夏桀商辛豈非[illegible]獸之儔乎予以此[illegible]之豈非天道之數

也錄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爲犧千里降雨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云爲君難或云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一作是以帝一有雷震之禍殷紂致飛砂之尖多營池苑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觀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省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毁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才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一作臣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今古奔馳貴賤不等爲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臣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爲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爲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後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讎袁盎是也子身而執節孫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爲永一作水鏡白起爲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爲闔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如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自貽殃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杜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唯損己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爲君子又爲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得委仗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內乃本根古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人所希逢至如鑽燧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慇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與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己聊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嗤也

一作昔許敬宗撰太宗實録

對蜀父老問　盧照鄰

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鄠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遷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厖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之旅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

衆正南面而已矣膚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
至中消悫蕙不厭短獨不全膚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
顑頷顏色疲怠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河其無恥也
何其不一干聖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
聞先為卿矣則烹何故區區冗冗無所成名余笑而應
之曰井𪾼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
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迂
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騖莫赦三宗之徼又夫高抗不
屈萬乘之威道在則尊瓢匪陋熟務則組紱斯違或立
談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轡而仕蜀論都
之會或射鉤以犯遇匡霸之材亦有勍為伊周暮
為柰跖當其時也襲珩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
吆唼故使龍丘先生盂朋擁二門太守不如絳灌孟
軻偃蹇為王者師范睢匍匐為諸侯客富貴貧賤予之
餘事仁義者贊達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鴻鴈之隨陽去不
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
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
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
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窟來庭風丘款塞金華已偃羽檄
已寧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
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丘既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
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綿蕝公玉帶之圖將焉設
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圜丘
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由則風雲
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囹圄不將
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儔金科在握丹筆
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隧舟

天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弦歌
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
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
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略無
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怫之是故天子恭己羣臣濵成
握於而陵稷尚撫掌而笑阿衡無為而萬物皆遂不
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迹者拓
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裹足於
山巖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
冕雖華猨狖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麋鹿不之處也載
驪以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鶢以鐘鼓不如栖之
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
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義農
之化覩媯孔之篇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
霞泛月搦扎彈絃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
霧突無墨子之煙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
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神禪疑作之篇終聊斯
乎指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
夫聾陋長白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主人之什
旨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衛龍而光有
北請終餘論永告卭僰

訟忠　　　　牛僧孺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
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
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
皆然之其以為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
不務為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
雖欲不亡其亡固勉是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

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傳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後謂臣諆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捨人徼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勃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況捨人事徼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illegible]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今強晉迫脅非道殘勤士死難於弘爲得矣奈何丘明不識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虎後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於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忠不謂反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冊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訟乎

擬劇秦美新　岑文本

伊太極草昧元氣氤氲二儀肇闢三才乃分火化之風既往結繩之政靡聞邈哉邈矣故靡得而云也逮乎書契興爻彖辨皇王蓄謚號闕歷選列聖迹聽遺燧農崇行道之化堯舜弘揖讓之風湯武以干戈而稱盡美成康攻刑厝而衰成功雖步驟殊時澆淳

異世(一作)道有文質政有隆替不則天文因人垂制規模煥其有章聲實眇其難繼異哉秦氏之爲政也恃崤函之作固因襄文之餘烈窮起翦之暴兵納鞅斯之邪說蕪穢[illegible]之地削六雄之轍先王之道廢晏聖之德滅利[illegible]長距殫蒼生之命刮語焚書愚黔首之性海內響其凶威天下苦其苛政於是懷道挾術之士背二秦而遠跡抱樸養素之夫竄九夷而自適趙高闖然啓其亂陳勝吳廣伺其隙裂六壐於二代縣亡廟於一擲永鑒其弊吁其劇歟粵若漢祖之龍飛武宸極居大寶威素靈之符行玄聖之道靜大亂以永寧濟斯人以難老泊文景之纂曆乃守文之有聲逮武宣之繼統亦王功之有成然而闕皇王之要道遊天地之至精乃踵秦之制度尚沿秦之章程既紆開於以作孰與發其[illegible]明雖時秉於六位寔始謀於三靈若矣我有新之創業也累功而據帝圖積德而膺寶命政化洽於巖廊恩澤溢於號令四表荷其孕毒萬物遂其正性帝典闕者既補王綱弛者咸正其德也深厚其道也彌盛若夫文軌大同夷狄向風武功也制禮裁樂遷風變俗文教也肇改正朔變服色至聖也盡禮郊禋致敬鬼神大孝也幽人咸洎奇士畢至濬哲也既厝刑書亦廢囹圄鴻德也是以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龜威浮洛飛黃服皁一角九尾之瑞朝夕垌牧并柯共穗之祥日月畿服超邁古之芳英邁前王之簡牘莫天意也如此其人事也如彼諒可以披緑圖詔青史降齋郊下嬴里登介丘以昭德禪梁甫以播美稱記牒於無窮被歌頌而盈耳俾夫千載之上往聖思其鴻名百代之下後王奉其[illegible]尊圖崇基於造化合至道於神明豈不美哉豈不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論之爲術愈精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人也使後之君于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焉

題安昌侯傳　皮日休

安昌侯禹見時災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絜齋露蓍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占如有不吉禹爲感慟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爲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己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己兵戈屢動則歸於己萬物有妖則歸於己時政將弊則歸於己此眞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爲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弼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臣於君下不能稱其職孜孜稱其於筮爲事斯不足以爲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但問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將擇占問之事自有司存爲宰相者當提六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天下之柄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諭之近乎佞以誠諭之近乎僞爲宰相其名僞之耻耶嗚呼漢之事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恥非崇師道之過矣

蠧化　陸龜蒙

橘之蠧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嚙如飢蠶之遠不相上下人或掁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驚一旦視之疑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轃黃分朱間黃腹填而椭緌綾纖且長久醉方寤翩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暫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蟄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絜也無嗜而取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蠧後不見觸蟄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亡公崇浮飾數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蟄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蠧化者可以惕惕

誥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理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鑑逮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反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若是則鳳遇矰繳而猶廻翔其間耶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杖蓍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狗非飾詐廣引秦過以譽惡德是捨其篡逆也典古之狗顛扶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則嚮者所著若鳳

之訹得不為誣鳳也獸𪂹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illegible]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意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之人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雖知莽之不可臣也故矯為其詞姑務脫禍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倖然楊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於從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可欺也哉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孰為最曰有諫秦者齊人茅焦也曰[illegible]然龍逢耶殷微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氏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有必為而諫有必距當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戮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且肉視虎狼水顧湯鑊謁謁造庭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敬從其言雖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爭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士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決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其心乎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其詞乎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書而退

義激　　崔蠡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始來者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於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飢不能育弃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貌常人也視其服又常人也歸主人居傭無有闕亦常傭居之婦人也旦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居且父又無有稱宗族故舊來訊問者故未自道然莫有知其實者焉凡為左右前後隣者皆疑其為他且窺見其飲食動息又與里中無有異唯是識雖紡績婦人當二者皆不為罕有得與言語者其色莊其氣顒顒莊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其云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意似沒身不敢貳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既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illegible]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頓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尚衣爲焉歸人前志不衰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於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急且走婦人即畢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長於蜀父為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法斃之卒棄市當幼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顧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賤之人為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已乎其夫決既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公按蜀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知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尚

恩夫不得為累推之於孝斯孝已推之於義已孝且
義已孝婦人也自國初到于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
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過孝有高愍女庾
義婦楊烈婦今蜀婦人宜與三婦人齒前以隴西李
端言始異之作傳傳備博陵崔蠡又作文目其題曰
義激將與端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蜀婦人在長安
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嫁于二十一年去于元和
初

記異　白居易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
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
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
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于外兄熟行
方渴將就憩且求飲焉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
自繫轡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窗闥之間
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
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
塵壤冪然無足跡蹤晃知其非人悸然大異之不敢
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
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如此觀其辭意
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之
果有王胤老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蘭若東百
餘步葺墻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
而王胤老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胤之二子與
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
居不祥乃撤屋燃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
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曾婦人來爇孽竺之室信不
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
溼竈爽閒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
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
隱慝鬼得誅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
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太原白樂天云

止妬　楊夔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顧娛於目俄為
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拗其憤恚殆成疹左右識
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為膳可以
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
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蓋諸以
遍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
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
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其言將詔虞人廣
捕之會方崇內典誡於血生其議遂寢

釋言　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
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
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
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
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
至是三者於敓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

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求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敎於言乎夫敎雖出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交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敎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旣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司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逆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勳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敎宰相又敎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貓相乳　韓愈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伊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旣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旣已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

本政　韓愈

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敎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恭尊情飾汰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遷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

後雖砪砪决不可塹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愛直贈李君房別

韓愈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趍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九

雜著

截冠雄雞志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啄且飲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衆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蹙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翱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且其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雞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雞頼其召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雞不見答然而其迹未嘗變我焉翱既聞之憫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雞義勇超于羣羣皆妬焉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友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逮乎吾心旣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于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紀鵶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條舒柯布葉疑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旣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凉雖高臺大屋諒無慙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鄜得息其下覩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屋者也洎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旣陋槐且爲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隣俱賈食者也某以槐故利兼于隣隣有善作鵶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鵶鳴凡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懍然懼悚以爲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不去鵶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瘵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謀後亦以稀賓致困簡言曰假爲鵶鳴禍樹殃家甚於真鵶非聽之誤耶然屈平響訐非不利於楚也靳尚一鵶鳴而三閭放楊震訐謀非不利於漢也樊豊一鵶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

禽暴　舒元輿

冬十月予視獲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支憂傷于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當藥而得之擣擷塗枝叢植千陂一中千萬廖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衢衡塞江其雜敢商是藥既絶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嗟失馭之民化而爲盜関梁急征商不得行

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民出乎四裔況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厄乎飢吾不知安用畋者爲

養狸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趫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 之初未爲某居時曾爲冨家廩堵地而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私常白日爲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黜逸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塵坌勃欋穖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稍稍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嚙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庭守扳擊敺而嚴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爲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貪而賊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効其力殘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 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捂其財下嚙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下流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豈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覩冢其災於是乎記

吏商 柳宗元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賈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敚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臧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敚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起廢答 柳宗元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黨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廐病顙之駒曰

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勸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硱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群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爲他馬巴僰庳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藥之絲浴剔蚤鬋刮惡除洟莝以雕胡秣以香萁錯具鱗纓鋈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綾或膏[illegible]或刺其脏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礙石立之水涯幢旟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王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跌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頗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英彼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非角羈貫排躙角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黨老拄笏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愚溪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濁以自彰穢迹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

一經於汝而唶我以愚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大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臨江之麋　柳宗元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而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上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柳宗元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取材　王安石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

能不貴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從謏才之人或見贊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艷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諷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艷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乎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賤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鑒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專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鄉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諫官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脩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使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俟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

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逐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取
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
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
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辯之晚矣或曰
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扶也曰安聞
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蘇軾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
有補於世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
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
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
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
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張九齡抑牛仙客　蘇軾

軾常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
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
若名節一衰忠言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
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
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
之才盜取神器如反諸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
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
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謹哉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
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
六鶴最為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及縣時官賣宣
和內府物也銅祿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掬府君
部役特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
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壁重鐵殺與石無異先
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
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
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
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
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
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
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
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
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
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簽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
有之雖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
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
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
奪遺簪敗屨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
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
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
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
而趨我躬且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三
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
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
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
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
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
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
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

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吾
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
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
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文章類選卷之四十終

文章類選四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凝眞子序并慶府圖章以史攷之蓋慶王㮵也爲太祖第十六子好學有文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寧夏三十年始建邸是書刊於三十一年則在建邸後矣序稱暇日會諸儒將昔人所集文選文粹文鑑翰墨全書事文類聚諸書所載之文類而選之分五十八體然標目冗碎義例舛陋不可枚舉如同一奏議也而分之爲論諫爲封事爲疏爲奏爲彈事爲劄詩不入選而曲操樂章仍分二類又如序事類載左傳隱桓本末鄭莊公叔段本末及子產從政凡三篇而戰國策范雎見秦王反刊於前顚倒失次其甄綜之無識又概可知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第二九〇册
作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页数＝８２１
ＳＳ号＝１０４８６８３４
出版日期＝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7月第１版